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十七回　珠宝招强人　荒林恶斗　神威折魔女　群盗倾心

卓一航进退两难，摇摇晃晃，走两步，歇一歇。玉罗刹哈哈笑道：“来呀，来呀！”忽听得岳鸣珂高声叫道：“练女侠，住手，住手！”卓一航乘机止步。玉罗刹抬头一看，只见岳鸣珂和一个老和尚如飞跑来。

玉罗刹气往上冲，一招“雪卷苍山”，把红云、青蓑二人迫退三步，冷笑道：“岳鸣珂，你邀了帮手来了，好呀，咱们再痛痛快快比一场。”剑诀一捏，刷刷两剑，“分花拂柳”，左刺岳鸣珂，右刺老和尚。玉罗刹正打到兴头，剑势展开，不可收拾，飕飕两剑，俨如骇电奔雷。不料骤然之间忽似碰着一股大力反推过来，耳边但听得一声：“阿弥陀佛！”自己的手竟似给人执着推了回来，不由自主的横剑当胸，就似专程向来人抱剑答礼一般。玉罗刹大吃一惊，只见那老和尚合什笑道：“阿弥陀佛，这里灵山胜地，厌闻杀伐之声。女菩萨把剑收下来吧！”玉罗刹道：“咦，你是谁人？”暗中运气，活动筋骨，正想再试试那老和尚的能为。忽又听得一声长啸，铁飞龙已上到山上，高声喝道：“练儿，不可无礼！”

玉罗刹愕然收剑。那老和尚稽首说道：“铁居士别来无恙！”铁龙飞抱拳作揖道：“镜明禅师，请恕小女莽撞。”玉罗刹听了义父之言，才知面前这个和尚，竟是少林寺的住持，与当年的紫阳道长并称的镜明长老。心道：“唔，这个老和尚倒不是浪得虚名，比武当五老强得多了。”

镜明道：“贫僧在紫阳道长与天都居上之后，又得见武林剑术大放异彩，实属有缘。请铁居士与令媛到小寺一叙如何。”玉罗刹听他称赞自己的剑术，心中颇为高兴。铁龙飞见岳鸣珂在旁，却想起他气走自己女儿之事，不禁“哼”了一声，岳鸣珂叫了一声：“铁老前辈”。铁龙飞板面不理，岳鸣珂甚是尴尬，镜明长老莫名所以，道：“这位是熊经略的参赞，又是天都居士的唯一传人，剑术精妙，与令媛堪称武林双壁。”玉罗刹冷笑道：“剑术虽然不错，人品却稍差。”镜明长老一怔，但见岳鸣珂面红过耳，料知其中必有别情，笑了一笑，道：“熊经略就在寺中，他刚才还提起你们父女两人呢。”玉罗刹道：“好，我正想还他手套。”拉着铁龙飞随镜明便走。

原来熊廷弼和岳鸣珂等先到少林，坐下不久，便闻得外面厮杀之声，岳鸣珂料是玉罗刹追来，所以拉镜明长老出外劝架。

镜明长老又和白石、红云、青蓑三人打了招呼，请他们同上少林，白石道人哪里肯去，狠狠的盯了玉罗刹一眼，转过面来，婉辞拒绝了镜明长老的邀请，说道：“贫道有事要先见舍妹。”镜明长老道：“既然如此，等下请和慈慧师太一同来吧。”于是分成两路，白石道人和李天扬、龙啸云等上太室山，镜明长老则带玉罗刹等回少林。

玉罗刹随镜明长老进入少林寺中，到了解行精舍，只见尊胜禅师正在陪熊经略闲话。玉罗刹持手套递上，熊廷弼笑道：“练姑娘，你千里追来，还此微物，真有古人之风。”玉罗刹道：“什么微物？是宝物才真，我全靠它才打败了红花鬼母。若只论本身功夫，我还真不是那老妖妇的对手呢！”玉罗刹说得极为直爽，熊廷弼给她引得哈哈笑道：“姑娘，你若定要道谢，那也不必谢我，应该谢他。”边说边将手套递回给岳鸣珂。玉罗刹大出意外，怔了一怔，岳鸣珂道：“这点小事，哪值得提。”铁龙飞掀须说道：“大德不言报，江湖上讲究的是恩怨分明，练女，事情已了，咱们走吧。”尊胜禅师诧道：“铁居士，你刚刚来到，又要走了？”铁龙飞道：“相知在心，何

必长谈短论？”抱拳一揖，和玉罗刹转身便走。熊廷弼追出去道：“练姑娘，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说。”玉罗刹道：“请说。”熊廷弼道：“朝廷大军不日开到陕西，姑娘，你若不愿受朝廷招安，那就不必回去了。”玉罗刹哈哈一笑，道：“经略大人，你是怎样带兵的？”熊廷弼知她话意，笑道：“处境不同，不能执一而论。”玉罗刹道：“一军主帅，断无见难先逃，不与士卒同甘共苦的道理。你带的是百万大军，我带的是几百个你们瞧不起的‘女强盗’，处境虽有不同，但在我看来，却是一样。”熊廷弼微微叹了口气，知道不能劝她离开绿林，只得罢了。

玉罗刹与铁龙飞去后，镜明长老问岳鸣珂道：“听那铁老头的口气，似乎对你颇为不满，这究竟怎么回事？”岳鸣珂无亲说了。镜明长老道：“你无意中造了此孽，必须自解。”熊廷弼笑道：“你何不早说，你若早说，我就替你向哪个铁老头陪罪，由我出面，再替你作媒。”岳鸣珂默然不语，心中十分难过。

再说白石道人和李天扬、龙啸云等目送玉罗刹上山之后，绕过山南，直上太室峰顶。白石道人的小女儿何绿华正在山顶游戏，见父亲和姐姐回来，又笑又嚷。白石道：“快请姑姑出来。”李天扬心中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跟在众人后边。

不一会，慈慧师太走了出来，李申时跑上前去，叫了声：“妈妈”，慈慧喜极而泣，把他一把抱进怀里，叫了声：“申儿。”忙着又向龙啸云道谢。李天扬见此情景，阵阵辛酸，想开口说话却说不出来。慈慧正眼也不瞧他一下，拉着儿子忙着招呼红云、青蓑等客人入寺。

到了寺中石室，李申时张眼四望，“咦”了一声道：“爸爸呢？”龙啸云这才发现李天扬已悄悄走了。慈慧道：“这样的爸爸不要也罢。你们怎么碰上他的？”李申时流泪说道：“不，爸爸是好爸爸。妈不能不要他。”把事情详细说了。还未说完，慈慧眼中己有晶莹的泪光。

再说李天扬踽踽独行，走到半山，忽听得有人尖声唤道：“天扬！”李天扬一听，顿如触电一般，缓缓回过头来，只见自己的妻子泪流满面，飞步赶来。李天扬道：“慈慧师太，贺你们母子相逢，我无颜留在这里，愿你好好保重，教养申儿。”慈慧以袖揩泪，嫣然一笑，道：“廿年前你忍心离开我们，现在又要抛弃申儿吗？”李天扬道：“过去的事，我很惭愧。你当我死去了吧。”慈慧轻轻说道：“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以后种种比如今日生。”这两名话正是李天扬认儿子时所说的话，闻言一怔，知道李申时已对母亲说明一切。只见慈慧微微一笑，又道：“而且从今日起，我也不叫做慈慧了。”李天扬叫道：“绮霞，你要蓄发还俗了么？”何绮霞道：“你不做官我也不做尼姑，这不很好么？”脸上泪痕已淡，隐隐泛出红潮。李天扬大喜，想不到她一旦回心转意，破镜重圆。

两人携手重回山上尼庵，白石道人等正等得心焦，见他们夫妻和好，双双回来，皆大欢喜，纷纷道贺。欢笑声中，白石道人忽见何萼华和李申时并肩倚偎，状甚亲蜜，心中一动，何绮霞道：“哥哥，我也要向你道贺呀！”白石道：“什么？”何绮霞道：“请你人内，我要和你一谈。”

白石道人默然无语，随妹妹走入内室。何绮霞道：“哥哥，你看申时怎样？”白石道：“人品武功都还不错。”何绮霞道：“我经此大变，益知婚姻之事，勉强不得。夸华和申时青梅竹马，自小相投。哥哥。咱们亲上加亲，你意思怎样？”白石道人和卓一航来回万里，经了这么多时日，已知卓一航

并不属意他的女儿，又目睹了妹妹这场婚变，听了“婚姻之事，勉强不得”的话，面上热辣辣的说不出话来。何绮霞道：“哥哥，你说呀！是不是申儿配不上你的萼华？”白石强笑道：“妹妹哪里话来，只要他们情投意合，我们做父母的也免得操心。”何绮霞微微一笑，叫来李申时和何等华，把婚事当面说了。李申时傻乎乎的叫了声“舅舅”，何绮霞道：“傻孩子，连称呼都不懂。”李申时改叫：“岳丈大人。”叩头行礼，何萼华抿着嘴笑，显见十分高兴，白石道人见此情景，心中虽然不很愿意，也只得答应。当下说道：“申儿，你的武功根底还差，以后更要用功。你随我到武当山去，我请师兄黄叶道长收你为徒。你这十多年来，就只是学了一套峨嵋剑法么？龙啸云的剑术，好虽然好，到底……”摇了摇头，何绮霞颇感不快，截着说道：“到底及不上你们武当的精妙，是么？”白石道：“我是想申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何绮霞道：“若不是龙啸云肯苦心教他，他还更不成器呢！”说话之间，龙啸云在外面唤道：“申儿！”李申时道：“谢岳丈大人好意，但改投门户，现应先禀告恩师。”

龙啸云倒很爽快，听得白石道人要李申时改入武当门下，一口便答应了。众人听得两小订婚，喜上加喜，又是纷纷道贺，卓一航尤其高兴，拉着李申时问长问短，平时他对何萼华总觉拘束，听了白石道人宣布婚约之后，态度立刻自然，和何萼华谈笑之时，说话也流畅了。李申时心想：“原来这卓一航为人甚好，以前错怪他了。”白石道人看在眼内，虽然婚约已成定局，但心中又添了一层不快。

第二日白石道人等会同了熊廷弼继续向南行，半月之后，到了湖北，分道扬镳，熊廷弼带岳鸣珂、王赞回江夏故里，龙啸云西上峨嵋。武当三老带卓一航和李申时上武当山。

黄叶道人见卓一航回来，又提起要他接掌掌门之事。卓一航道：“弟子孝服未满，想回故里迁葬祖父遗骨。三年之后，弟子愿披上黄冠，回山听师叔差遣。”黄叶笑道：“你做掌门，却不必做道士。你家三代单传，你怎可学我们一样。”卓一航道：“弟子参透世情，对尘俗之事已经看得很淡。”黄叶道人微微一笑，把眼看白石道人。白石面上一红，道：“你结婚生子之后，再做道士也还未迟。我们视你如子，一定要替你选个好女子。那玉罗刹野性难驯，是我们武当派的公敌，你可不要和她来往。”黄叶道人尚未知师弟已把女儿改配他人，闻言微微一愣。直到晚上，白石道人请他收李申时为徒，他才知道原委。

卓一航在山上住了半月，祭扫了师父的墓后，下山回里。黄叶道人本想请白石道人送他，卓一航坚持不要。白石道人对他已不似先前宠爱，卓一航客气推辞，他也便罢了。

其时明军在兵科给事中刘廷元率领下，正在陕西大举“剿匪”，卓一航沿路受到盘查，幸他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大官，刘廷元还是他祖父的晚辈，一说起来，人人知道，后来卓一航为了免受麻烦，索性和军队同行。走了几天，经过川东的定军山，正是旧时玉罗刹安营立寨之地，卓一航经过山下，只见山上余烬未灭，山寨早已化成瓦砾。卓一航大骇，问同行的军官。军官笑道：“这一仗不是我们打的，但听说这一仗极为激烈，而且香艳之至。”卓一航问道：“怎么？”军官道：“盘据这座山的全是女强盗，听说个个都是美貌如花，打起仗来却凶恶之极。她们只有几百人，我们调了三千铁骑军去围攻，围了半个月，才把山寨攻破，三千铁骑军死伤过半，但还是给那股女强盗突

围冲出。我们俘虏了十多个女匪，全给那些高级军官抢去。那些军官正以为艳福不浅，谁知有三名军官，急于成亲，当晚就给女匪刺死，其余军官全慌了，不管那些女匪多么美貌，都推出去斩掉。哈哈！幸而那一仗没我的份，要不然我也许做风流鬼了。”卓一航面色倏变，冲口问道：“那么玉罗刹呢？”

军官诧道：“玉罗刹？你也知道玉罗刹么？”卓一航道：“听武林的朋友谈过。”那军官定了定神，笑道：“我忘记了，你是武当派的高徒，难怪武林的朋友对你提过玉罗刹的名字。这玉罗刹名头极大，听说凶狠无比，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幸好这次围攻山寨，玉罗刹却不在内，要不然这一仗更难打呢！”卓一航听了内心稍安。这支军队开赴延安，卓一航家在延安府外，军队直把他护送到家。卓一航的案情早已昭雪，家门亦已启封，家人也都已回来，见公子归家，人人欢喜。自此卓一航暂在家中练武读书，按下不表。

再说玉罗刹听得朝廷派大军赴陕，兼程赶回。铁飞龙则浪荡江湖，找寻女儿。玉罗刹回到定军山时，正是山寨被攻破后的第三日，大军已经开走。这几百名娘子军，是玉罗刹一手训练出来的，玉罗刹只道她们全已战死，心中大痛，拔剑斫石，誓为同伴报仇。当下换了男装，赶往陕北，想和王嘉胤联合，与官军痛痛快快打他一场。

沿途兵勇络绎不绝。玉罗刹为了免惹麻烦，昼伏夜行，她轻功超卓，地方又熟，一遇官军便先躲避，不过四天，已到鄜县，离延安只有一日路程，过了延安，以玉罗刹的脚程，不消三天，便可到王嘉胤陕北群盗聚集之地的米脂。玉罗刹急于赶路，黄昏动身行了一程，忽见前面几骑，也在赶路。其中一人，背影似乎甚熟，玉罗刹加快脚步，抢上前去，那些骑士，见一条人影旋风似的掠过身边，齐都惊叫，其中一人，马鞭刷地一扫，出手本来也算得甚为快捷，莫奈玉罗刹的轻功绝技，武林第一，江湖无双，马鞭掠面而过，竟自扫她不住。那人道：“咦，这是人是鬼？”有一人吃吃冷笑，又有一人道：“陕北多异人，高上当前，竟然错过，真真可惜！”

就在电光石火的刹那，玉罗刹已把那几个人的面貌看个清楚。那一行共有六人，其中三人，体格硕伟，鹰鼻狮嘴，好像不是汉人。尤以当中那骑，少年英俊，相貌甚为威武。另两人则是军官装束，用马鞭扫她的就是军官之一。看他出手，武功甚有根底，想来不是普通人物。

但最令玉罗刹惊奇的却是后面那骑少年，看“他”面貌，听“他”声音，竟似是铁珊瑚乔装打扮的！铁珊瑚何以会和这些人同在一起，玉罗刹再也猜想不透。心想：我义父到处找她，不知多挂心呢？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却会在此地和她相遇。今晚宁可不赶路，且看看这妮子葫芦里卖什么药。

玉罗刹打定主意，悄悄的溜进鄜县县城，神不知鬼不觉的飘身到城楼之上，等了一会，那几骑马进了城门，玉罗刹暗暗缀在他们后面，见他们竟然进了知县的衙门。

玉罗刹更是惊奇。找了一间客栈，歇了一会，听得三更鼓响，施展轻功绝技，悄悄溜入知县衙门。先把一个更夫点倒，问他客人住在何处？那更夫是县衙中的差役，如何知道？玉罗刹想了一阵，问道：“那么你们的知县老爷住在哪里？这个，更夫自然知道，当下如实说了。玉罗刹道：“委屈你一阵。”把更夫的号衣撕下一块，塞进他的口内，把他缚在角落的石狮子上。拿过了更夫手中的木忻，敲了几下，便照更夫所指点的方向寻去。

上房透出灯火，县官居然未睡。玉罗刹潜伏窗外，听得县官问夫人道：“这几个客人要好好服侍，那几碗冰糖燕窝，你叫丫鬟端去了没有？”夫人道：“燕窝都弄好了。可是那两位官长说要早歇，吩咐衙役，不准打搅他们。”县官“唔”了一声，道：“也好，那么明早再端去吧。”夫人问道：“那几个番子是何等人物，为何朝廷派了两个御林军统领护送他们？”县官微微笑道：“那年少的番子，听说是西域一个小国的王子呢！”夫人道：“怪不得那两个御林军统领对他必恭必敬。”县官道：“那还须说，那王子的身份是外国使节，若有意外发生，不但护送的御林军统领要给治罪，就是经过的州县长官，也要受牵连。”夫人道：“哎，现在兵荒马乱，盗匪如毛，若他在我们县境内出事，那怎么好？”县官道：“夫人放心、那两个统领都是好手，而且我们县境内有数千铁骑军驻扎，谅盗匪不敢乱动。”话虽如此，到底担心，过了一阵，那县官自言自语的道：“刚才已听得敲了三更，只要过了今日，明日送他们登程，不消半天，便可走出我们县境。白日青天，沿路又有军队，定保太平无事。”哪知县是武官出身，有点胆量，对夫人道：“我出去巡一遍，也好叫你安心。”提了佩刀出房，玉罗刹悄悄跟在他的身后。县官行到西边角楼，楼下有几名守夜的衙役，见县官来查，过来行礼，禀道：“官长们都睡了，大人放心，没事儿！”县官游目四顾，道：“好，你们小心点儿。”玉罗刹躲在一棵树上暗笑。看那县官去后，正好有一片黑云遮过月亮，玉罗刹轻轻一掠，疾如飞鸟般的上了角楼。

角楼里黑黝黝的，玉罗刹伏了一阵，忽听得有人上楼，脚步极轻，玉罗刹飘身躲上横梁，那人上楼之后，到东面一间厢房的门上轻敲三下，房里的人燃了灯火，在微弱的火光中玉罗刹看出这人正是以前在延安府和自己交过手的云燕平。心想：此人乃是大内卫士，他昏夜到来，却是为何？难道朝廷怕那两个御林军统领顶不了事，还要加派护卫不成？

云燕平进了房中，玉罗刹只听得房中的军官笑道：“恭喜云大人，外放做带兵官比在宫廷中好得多了。”云燕平道：“还不是一样？”房中的军官道：“外快总要多些！”这当儿，玉罗刹只听得云燕平发出诡秘的笑声。

玉罗刹心道：这厮既做了带兵将官，为何却像小偷一般，偷偷摸来。云燕平笑了一阵，道：“目下就有一宗极大的油水可捞，兄弟正要与两位兄台商量。”房中的两个军官齐道：“请说。”云燕平道：“我日前接到刘大帅转下的文书，说是有外国的使节过境，要我协同保护。想不到就是由你们护送，这好极了！”房中的两个御林军统领乃是同胞兄弟，一名王廷福，一名王廷禄，原先也是大内的卫士，和云燕平甚为稔熟。王廷福道：“云兄，我们也料不到你就在此地驻军。只是我们匆匆过境，纵有什么外快可捞，也轮不到我们的份。”云燕平道：“我所说的外快，就全要靠两位兄台帮忙。”王廷禄道：“云大人敢是说笑么？”王廷福已知其意，笑道：“这个外快可捞不得。”云燕平道：“为什么？”王廷福悄声说道：“我们是护送的人，若然劫了外部使节，罪加三等。你不怕满门抄斩么？”说着还用手做了一个斩头的姿势。话声很低，玉罗刹在外面只断断续续听到几个单字，可是玉罗刹乃是绿林大盗，闻声会意。心想：外邦的王子来朝，皇帝免不了要赐金银珍宝，这果然是宗极大的黑道生意。可是这样的“生意”，黑道上的人也大都不敢下手，想不到云燕平是朝廷的将军，也敢动这念头！

玉罗刹静心聆听，只听得云燕平道：“主意是想出未的，你们兄弟放心，我担保你们什么罪都没有。”王廷福装模作样地说道：“愿听教言，以开茅

寨。”云燕平道：“现下时势混乱，盗匪如毛，咱们偷偷把这几个番狗干了，然后我再刺你们两刀。”王廷禄骇道：“做什么？”王廷福笑道：“傻兄弟，这个也想不出来。我们让云大人拣不是要害之处刺上两刀，就说是中途遇盗，力抗受伤，虽然犯有保护不周之罪，但力抗受伤，罪名减等，那最多是削职罢了。”云燕平道：“何况咱们还有魏公公撑腰，连削职也未必会。喂，小皇帝赐了他们什么珍主。”王廷福道：“详细的我不知道，听魏公公说，小皇帝登基未久，就有远邦皇子来朝，非常高兴，他是孩子脾气，一高兴就胡乱把内库的宝物送人，听说只是一支碧玉珊瑚，价值便过百万。魏公公说时，羡慕到极。”云燕平道：“那几个番狗懂不懂武功？”王廷福道：“看样子懂得多少，但不是高手。”王廷禄道：“只是哪个小子惹厌？”云燕平道：“什么小子？”王廷禄道：“哪个番邦皇子也是怪人，他中途遇见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谈得投机，那小伙子说陕西盗匪极多，路途不靖，他竟一口答应准那小子同行，把他当成随从。”王廷福道：“那小子年纪虽轻，听他言谈举止，却是江湖上的大行家。”玉罗刹心中暗笑，铁珊瑚自幼跟父亲走南闯北，比你这两个呆鸟当然要强得多。房间内云燕平阴沉沉的说道：“那小子叫什么名字，现在在这里么？”

王廷福道：“那小子自称姓金名戈，他们都住楼上，那番邦王子和两个随从住在东面厢房，那小子住在西侧的小房。”云燕平道：“好，我上去瞧他一瞧，什么路道，可瞒不过我的眼睛！”王廷禄道：“可不要打草惊蛇！”云燕平做然说道：“料不会阴沟里翻船！”王廷福馅媚笑道：“云大人久历江湖，轻功超卓，那小子能有多大本领。贤弟，你这是太过虑了。”云燕平微微一笑，玉罗刹在心里也几乎笑出声来。

云燕平走出房门，施展轻功本领，一按檐角，飞上顶楼，却不知玉罗刹己如影附形，跟在身后。云燕平寻到西侧的小房，取出一个形如鹤嘴的东西，在黑暗中发出一点红亮亮的，好似香火一般。玉罗刹是大行家，一看便知云燕平打的是下流主意，想用“鸡鸣五鼓返魂香”弄晕里面的人，然后进去搜索。玉罗刹心中骂道：“这厮枉是朝廷的带兵官，却干黑道上下三流的勾当。”本待拔剑把他杀掉，转念一想，在这里闹出事来，却是不妥，看云燕平正想把香火插进窗隙，玉罗刹手指一弹，把独门暗器“九星定形针”射出，云燕平忽觉微风飒然，香火已灭，吃了一惊，游目四顾，竖耳细听，玉罗刹早藏在楼角飞檐之后，云燕平听不到半点声色，怔了一怔，重把迷香燃点，正想再插进窗隙，玉罗刹手指一弹，飞针再射，云燕平又觉微风飒然，香火再灭。飞针极小，玉罗刹出手又快，云燕平竟不知道香人为何熄灭。如是一连试了三次，三次都给玉罗刹打灭，云燕平毛骨惊然，急快下楼。

那两个御林军统领见云燕平这样快便回，颇感意外。问道：“云大人可查出那小子是什么路道么？”云燕平面上一红。含糊答道：“是西北黑道上的高手。”王廷福道：“我们兄弟也料他是黑道上的朋友，觊觎这帮珍主的。”云燕平道：“路上可碰过什么怪事么？”王廷禄道：“一路上都没事情，只是昨晚将到县城之时，却碰到如此一桩异事。”当下把碰到玉罗刹的事情说了，还道：“那人快似疾风，我们连他的面貌都瞧不清楚，真是邪门！”云燕平沉吟半晌，道：“既然如此，明日动手之时，分那小子一份。若他不肯就范，我自有法对付。容二哥正在我的营中，我邀他一同来好了。”

这番话玉罗刹听得清清楚楚，心中暗道：“好极好极！明日我正好一箭双雕。先把这些狗贼杀了，然后把那帮珠宝独占。哈，真是天赐良机，我要

重聚义民，占山为王。和官军对抗，那是非钱不行。这帮珠宝，听他们说来，价值不下千万，有了这笔钱，我可不必再另动脑筋了。”再听一阵，听得云燕平和王廷福约好动手的地点，是离城五十多里的“野猪林”。玉罗刹暗暗发笑。

这“野猪林”是有名荒险之地，玉罗刹心道：“他们选这地方下手，真是深合吾心。”料云燕平不敢再上楼窥探，便悄悄走其实哪个胡服少年并非“番邦王子”，他是南疆罗布族大酋长唐玛的儿子，名叫唐努。南疆种族甚多，各不统属，到了唐玛继承罗布族酋长之后，联合各族，结成同盟，自为盟主。唐玛励精图治，想把南疆建成一国，因此派遣儿子来朝，藉此观摩“中原上国”的典章文物。明朝新皇帝由校乃是一个小孩，根本不清楚南疆各族的制度，把大酋长当作“番王”，因之也就把唐努当成“皇子”。其时明朝国势已弱，番属久已不来朝贡。由校登基未久，便有南疆罗布族的使者来进贡汗血宝马与和阗美玉，因此甚为高兴，大臣们为了讨由校欢心，也就把罗布族说成西域一个“小国”。由校一时兴起，便把大批宝物赏赐给他。所以唐努虽非皇子，怀有重宝，却是真情。

铁珊瑚为岳鸣珂拒婚，负气再度离开父亲之后，回到陕西，在途中遇到唐努这一班人。铁珊瑚年纪虽小，阅历却丰。一看便知唐努怀有金珠重宝，铁珊瑚是个倔强的少女，回到陕西，立定主意，想学玉罗刹一样，占山为王。所以她也想劫这帮珠宝。

且说第二日一早，王廷福兄弟继续护送唐努登程，走了一阵。却舍了官道，抄山边小路行走。唐努颇为奇怪，王廷福道：“若走官道，今日难到甘泉（地名）。反正鄜县驻有大军，盗匪潜迹，不如抄小径行走，路程可缩短许多。”唐努不熟道路，听得也是道理，便由得他们带路。铁珊瑚知道今日必然有事，暗加戒备。

道路越行越险，中午时分，穿入一处丛林，林中山路，约有五尺多宽，仅可容单骑通过，夹道是荆棘蔓草，荒凉之极。王廷福道：“咱们且在这里稍歇一回。”不待唐努允许，便下了马。唐努不料有他，和随从也下了马。铁珊瑚嘻嘻冷笑，王廷福道：“金兄弟，咱们一碗水大家喝啦！”唐努愕然问道：“那儿有水啊！”王廷福兄弟放声大笑，对面山路上两骑飞奔而来，其中一人正是云燕平，他已换了平民服饰，不再是军官装束了。

铁珊瑚大声叫道：“这班人是谋财害命的狗强盗！”拔出绿玉萧，向王廷福腰间一点，王廷福转身一掌，骂道：“不受抬举的贱东西，好心分你一份，你却不领情，想独占么？”铁珊瑚玉萧连挥，全是判官笔的点穴手法，把王廷福迫得只有招架之功。唐努大惊，猛醒过来，一声大吼，向王廷禄迎面抓去，王廷禄拔出佩刀一斫，哪料唐努精于摔角之术，手臂一伸，倏然把王廷禄的手腕刁住，他的两个随从，都是南疆著名的力士，各取出护身铁锤，双锤夹击，迅若奔雷。

王廷禄武功较弱，手腕又给唐努刁住，猝不及防，南疆两个力士双锤齐下，顿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云燕平快马驰到，一跃而下，南疆两个力士舞锤迎敌，云燕平精于西藏密宗秘传的“柔功”，解下解带，舞得呼呼风响，铁锤一到，给他腰带一卷，轻轻一扯，“柔功”的道理和太极拳相同，都是借力打力，以四两拨千斤，这两个南疆力士，不懂中土武功的奥秘，铁锤舞得劲道十足，给他借力一夺，两柄铁锤先后被夺出手。狂笑声中，云燕平揉身直进，把这两名力士先后卷

起，掷向崖石之上，空有一身神力，竟自血洒荒林。

这时铁珊瑚和王廷福正打得难分难解，王廷福武功比乃弟强得多，一支练子枪使得风雨不透，但铁珊瑚的玉萧点穴之术，出自家传，自成一路，可作判官笔用，又可当五行剑使，虽然气力较弱，却是招数神奇。

云燕平叫道："你来收拾这个番狗，我来会这小子。"腰带呼的一声，向铁珊瑚头上卷去。云燕平看了铁珊瑚的招数，觉她点穴之术虽然神妙，武功还不是上乘。想起昨晚之事，深觉奇怪。心道：早知这小子武功不过如此，真不必邀容二哥来。

铁珊瑚挥萧迎战，战了十余廿招，忽见林莽密菁之中，哨声大起，森林两边，涌出十余健汉，心中一慌，云燕平腰带夭矫如龙，一扫一卷，把铁珊瑚皮帽扫落，现出一头秀发。云燕平呆了一呆，道："哈，铁珊瑚，原来是你！"铁珊瑚道："既知是我，就该快滚。"云燕平游目四顾，笑道："你那贼老子不和你来？哈，你还吹什么大气？"腰带一扫，又向铁珊瑚玉萧卷到。

再说林中涌出的那两股强人，都是陕南陕北著名的强盗头子，为了劫夺金银重宝，不惜冒官军包围之险，跟踪来到森林。陕北的悍盗过天星和九节狸首先冲上，只见一个老头，长须飘拂，手里拿着一根长达三尺的铁烟杆，大口大口的喷烟。过天星喝道："是道上的朋友吗？"那老头闷声不响，待得两人冲到跟前，铁烟杆突然横空一扫，一招"云麾三舞"，把过天星的流星锤和九节狸的"九节鞭"一齐荡开，信手一点，过天星"咕咚"倒地，九节狸身法轻灵，一绕绕到老头身后，转鞭疾扫，不料那老头却像背后长有眼睛一般，反手一击，正正打在九节狸胯骨之上，九节狸惨叫一声，胫骨碎裂，倒地狂嗥。

这老头正是云燕平邀来的帮手，名叫容一东。他和应修阳最好，当年应修阳为了对付玉罗刹，在华山绝顶摆下"七绝阵"原邀的有他，后来他因事不来，所以才由郑洪台临时拉了卓一航充数（事详第一回）。应修阳为此十分可惜，常说当年若是容一东能来，玉罗刹早已被他们合力杀了。由此也可见容一东的武功非同小可！

群盗见容一东出手厉害，怔了一怔，正想齐上，忽听得容一东哈哈笑道："臭强盗，你们中伏啦！"引吭长啸，林中喊声四起，涌出百余健卒，个个身披铁甲，按弦待射。原来云燕平也料到会有强人冒险抢劫，所以暗中调了心腹精兵在此埋伏。这一下，顿时把群盗围在核心，看看就要动手。

再说铁珊瑚力抗强敌，险象频生。唐努也给王廷福迫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云燕平的腰带越展越快，俨如一条玉龙盘空飞舞。铁珊瑚正在吃紧，忽听一声长笑，掠过林际上空。铁珊瑚大喜叫道："玉罗刹来啦！"云燕平听得"玉罗刹"三字，就似鼠儿闻了猫叫一般，手都软了。玉罗刹声到人到。不过两三照面，就一剑点中云燕平肩骨麻穴，把他踢过一边。铁珊瑚忽然凑了上来，悄声说道："练姐姐，不要伤哪个番 人。"玉罗刹微微一愣，道："唔，也好！"身形一起，一招"银河倒挂"，剑光绕处，王廷福头颅飞上半空。唐努见此威势，吓得呆了。

你道玉罗刹何以来迟？原来她在到野猪林的途中，也发现了群盗的踪迹，其中有几人还是从陕南来的。要知玉罗刹乃是强盗的"阿爸"，以前她坐镇定军山之时，陕南群盗抢来的财物，都要献她一份。她见有自己辖下的匪首到此，不觉故态复萌，暗缀他们，察看他们是各自为阵，独行抢劫，还

是已被陕北的大寨首领收编了。

容一东见玉罗刹突如其来，吃了一惊。这时官军的包围圈正在紧缩。玉罗刹一手把云燕平抓起，大声喝道：“你们谁敢上来，我就把你们的主将斫了！”那百余健卒都是云燕平的心腹亲兵，见主将被擒，果然不敢动手。

容一东尚不知来的便是威震江湖的“女魔头”，见擒了云燕平的竟是个廿余岁的少年，虽感惊奇，却还不慌。扬声喝道：“掳人要挟，算是哪门子的英雄？”玉罗刹盈盈一笑，把云燕平挟在胁下，笑道：“好呀，我就用一只手来会会你这个大英雄！你若赢得了我，我立刻把你们的主将放还！”容一东听这少年声音娇媚，颇觉出奇，当下说道：“你拿俘虏当作兵器，那当然是你赢了！”玉罗刹冷笑道：“你若误伤了我胁下的俘虏，也算你赢。如何？”这种打法，确是开武林未有之奇。本来挟着俘虏应战，令对方投鼠忌器，那确是大占优势；可是如今玉罗刹反其道而行之，非但不用俘虏作盾牌，而且只要俘虏受了误伤，就得算输，那就等于被缚了一只手之外，还得小心防护俘虏受伤，本是大优势的也要变成大劣势了。

容一东听得玉罗刹提出这样打法，又气又惊，他出道以来几曾受过这样的蔑视？

玉罗刹又笑道：“如何？”容一东心念一转，道：“既然如此，咱们就一言为定。你赢了我，珍珠重宝都是你的。我赢了你呢？”玉罗刹听他的话，才知他看重的竟是那批珍宝而非友人。心中暗道：“绿林中以义气为先，比他们这些狗官强得多了。”容一东道：“如何？”玉罗刹道：“你若赢得了我，除将你们的主将放还之外，珍珠重宝也全归你所有。”容一东双目顾盼，环扫场中群盗，高声说道：“你做得了主吗？”

玉罗刹哈哈大笑，把外衣一撕，露出里面的绣花女服，又把头上青巾除下，露出束发金环。陕南群盗已料知她就是玉罗刹，见她露出女儿本相，齐声欢呼。陕北群盗也深知玉罗刹厉害，虽然不是归她所管，但听得她愿与敌人赌赛，那是求之不得，当下一齐说道：“你若赢得了练女侠，不管什么金银珠宝，我们决不染指！”这时群盗环绕场边，官军包围在外。玉罗刹挟着云燕平和容一东对立场心。唐努与铁珊瑚坐在路旁。唐努还不知铁珊瑚也是存心劫他珠宝的人，对她十分感激，心中但愿这玉罗刹打赢，对铁珊瑚道：“姑娘，料不到你身怀绝技，更料不到你这朋友就如仙女一般，又美丽又神通，我今日得你们救命，没齿不忘。”铁珊瑚本来也想劫他的珠宝，但一路同行，知他心肠极好，而且豁达大度，算得是个塞外英雄，这时已把劫他珠宝之意打消，听他如此说法，心中暗叫“惭愧”，深怕玉罗刹战胜之后，立时翻脸，那就更难为情。

容一东听得群盗欢呼之后，才知面前这个少女，就是江湖上闻名胆落的女魔头！想起当年应修阳在华山摆阵，玉面妖狐凌霄与金刚手范筑都丧在玉罗刹手上，思之不禁胆寒。自己当年因事逃过，想不到今日仍与她陌路相逢。容一东这时骄气全消，心中只是盘算，怎样才能在玉罗刹剑底逃生。

玉罗刹扬剑作势，笑道：“来呀，来呀！”容一东铁烟杆一翻，一招“李广射石”，骤以大枪招数向玉罗刹平胸疾刺，玉罗刹哈哈一笑，横剑一封，“当”的一声，铁烟杆给震得歪过一边，火花飞溅！玉罗刹剑招快捷异常，身形一侧，宝剑直刺咽喉。容一东铁烟袋一磕，不料玉罗刹的剑明是刺喉，剑到中途，手腕一沉，低了三寸，剑尖指的竟是喉下“璇机”要穴。容一东大吃一惊，急忙滑步闪身，饶他躲闪得快，肩头还是给剑尖划过，“嗤”的

一声，衣裳破裂，鲜血沁出，这还幸是玉罗刹胁下挟人，身法不若平时轻灵，要不然这一剑容一东决逃不了！

玉罗刹一招得手，剑势未收，剑招又出。容一东奋力拆了两招，烟杆一斜，突然照被玉罗刹挟着的云燕平打来！

玉罗刹叫道：“好狠的狗贼！”身躯一转，一剑把容一东烟杆格开，挟着的云燕平几乎给他打中。容一东战法一变，不架玉罗刹主剑，铁烟袋磕、打、劈、压，全朝云燕平打来！玉罗刹料不到容一东心肠如此之毒，竟把好友当成活靶！但因自己有言在先，俘虏若给他伤了，纵然不是“误伤”，也难分辨。因此迫得改攻为守，一柄剑使得风雨不透，俨似一圈银虹，把自己与云燕平全身护住。

这一来形势突变，容一东武功不在应修阳之下，铁烟杆兼有枪棒与点穴之长，居然敢以攻为守，与玉罗刹苦苦缠斗。

铁珊瑚叫道：“练姐姐，这狗贼是有心伤他朋友，何必理他？”唐努却道：“这位女英雄说一不二，真真可敬！”

玉罗刹与容一东激战中，官军慢慢移近。忽然间号角长鸣，林间又杀出一彪官军！玉罗刹叫道：“官军听着，我们在此单打独斗，你们若敢动刀动枪，就休怪我不守诺言！”云燕平的亲兵果然都转过了身，想劝止那彪人马，休要再进。

容一东却暗暗纳罕，他知道云燕平不想让全军知道，只是挑选了最可靠的百余亲兵，到森林埋伏。这彪军马怎的却会杀来？

官军中一个少年将军骑着高头大马，神威凛凛，云燕平的护兵副将见这少年将军极为陌生，大声喝道：“来将住马，你们是哪一营的？”那少年将军大喝一声：“叛兵在此何为？赶快随我回城！”咔的一箭，将云燕平副将射毙！云燕平的亲兵大乱，给后来这股官军包围起来，全驱入了森林之中！

玉罗刹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那少年将军的一举一动，全在她的眼中，心中奇道：“怎么官军中也有如此英雄人物！”容一东见此情形，料知有变，心中一慌，玉罗刹刷刷两剑，骤把铁烟杆挑开，容一东飞脚踢云燕平倒垂的脑袋，玉罗刹一声长啸，身形骤然飞起，容一东一脚踢空，急忙撤回烟杆护头，哪护得住？玉罗刹左手把云燕平高举过头，在半空一剑劈下，铁烟杆立被震开，容一东脑袋也给宝剑劈成两半！

玉罗刹哈哈大笑，道，“你们来看，他身上可有伤痕？”群盗无不凛然。玉罗刹正想回身洗劫珠宝，忽见那少年将军，策马驰回，陕北群盗，垂手肃立两旁。那少年将军大叫道：“谁都不许乱动！”玉罗刹甚为奇怪，不知陕北那些强盗头子，何以会听官兵的话，心中有气，拔剑迎前，喝道：“你是谁？”陡见那少年将军双眸耿耿，目闪精光，连玉罗刹这样杀人不眨眼的人，也觉得他别具一种威严，令人震慑。玉罗刹心道：“好哇，这回我遇到对手了。”迫近一步，那少年将军道：“你一定是玉罗刹了？幸会，幸会！”

正是：绝世英豪出，天下共倾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冤狱毁长城　将星摇落　苦心护良友　剑气腾空

玉罗刹哈哈笑道：“你也知道我吗？官兵碰到了我，那就是小鬼碰着阎王了！”剑尖一指，少年将军微微发笑，陕北群盗全都变色，拔出兵刃，捍卫少年将军，陕南群盗叫道：“练女侠，这位是小、小……”少年将军连连摇摇手，道：“都是自己人，大家散开。”小声对玉罗刹道：“练女侠，我是小闯王李自成，高迎祥是俺舅舅。请到那边树下说几句话。”

玉罗刹怔了一怔，并不是“李自成”三字使她吃惊，那时李自成还没有什么名头，在陕西三十六路大盗之中，王嘉胤是其中一路，高迎祥是王嘉胤副手，李自成不过是王嘉胤这一路的一个头目而已；但唯其如此，所以以李自成当时的“身份”而能令群盗慑服。这件事情的本身才令玉罗刹吃惊。

玉罗刹要了一匹马，和李自成策马入林。玉罗刹问道：“王嘉胤父子好吗？”李自成道：“王老总已战死了，现在是俺的舅舅高迎祥领头，王照希夫妇和白敏都在军中。”玉罗刹一阵心伤，想不到离开陕西不到一年，变化如此之大。问道：“那么你知道我部下的下落吗？她们是不是全给官兵杀了？还有你们为什么假扮官军？”

李自成道：“刘廷元调了川陕甘晋四省的兵力二十万人围攻我们，各家兄弟，都在官军压力之下化整为零，流散四方了。上月我们冒了绝大危险，在米脂大会，三十六路的首领来了三十三人，就你们那路与神一元兄弟没有派人来，听说你们那路已突围入川，和其他各路比较起来，损失还不算最严重的。张献忠上月也从四川来到米脂，据他说在广元昭化之间曾发现有一支娘子军，他想派人联络，却给官军隔断了，你可以到哪里找她们。”

米脂三十六路义军之会，是一件大事，李自成的“小闯王”之名，就是那时得的。原来在王嘉胤死后，绿林群雄推高迎祥为首，高迎祥才识平平，全靠李自成之力，打了两次胜仗，局面才得小安。米脂大会时，因为各路首领，都有一个王号，例如什么“横天王”“混世工”“扫地王”等等，无奇不有。高迎祥新为首领，未有王号。他部下给他拟号，乱哄哄的拟了半天，还拟不出一个适当的来。当时李自成笑道：“我们现在闯一步是一步，闯到什么地步，谁都不知道。如果大家不振作的话，也许就闯不出陕西；如果大家把生死祸福置之度外，同心合力的往前闯去，闯到北京也不难。咱们现在首要之事乃是闯、闯、闯！称不称王，称什么王，我觉得都无所谓。殊不必为这些虚名尊号，浪费精神！”此言一出，群雄纷纷拍手，轰然叫好！不约而同的大声喊道：“闯王，闯王！这个王号好极了！”自此便把高迎祥称为“闯王”，把李自成称为“小闯王”，直到后来高迎祥在潼关战死，李自成正式袭用“闯王”的尊号。

再说玉罗刹听得李自成说出自己部众的下落，恨不得插翼飞到川西。当下想道：“这小闯王也是一个人物，这批珍宝待我与他平分了吧。”正想开言，李自成道：“练女侠，我求你一件事情。”玉罗刹道：“什么事情？”李自成道：“这批珠宝，咱们分毫都不要动它！”玉罗刹道：“什么？你们不也是来劫珠宝的吗？”李自成笑道：“起先是想劫它，现在我已查得清楚，这批珠宝可动不得！”玉罗刹道：“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皇帝小子的我们也劫，为何这人的却劫不得！”李自成又笑道：“练女侠，皇帝的好劫，到了这人手上，可就不好劫了。”玉罗刹道：“这是为何？我倒要请教请教！”

李自成翻身下马，招手请玉罗刹下来，一同坐在地上，正色说道，“满

州图谋我们中国甚急，边关形势极紧，这你是知道的了？”玉罗刹道：“边防之事与这批珠主有何关系？”李自成道：“你听我说。先前我还不知道这番人身份，所以也想劫他的珠宝充当军饷。现在查得他是南疆罗布族大酋长唐玛的儿子，唐玛是南疆各族盟主，若然他的儿子被杀，珠宝被夺，他一定把这笔帐算在明朝皇帝头上。说不定就要起兵报仇，那时东北西北都有边患，由校这小子，可挡不住！”玉罗刹默然不语，一时还想不过来。李自成又道：“我们虽然也与明朝皇帝作对，可是若然异族入侵，那么我们就宁愿与官军联合，共抗异族的。你说对么？”玉罗刹点了点头。李自成道：“所以不能替明朝皇帝再开边衅。可惜的是由校这小子糊涂透顶，勇于对内，怯于对外。抽调大军来打我们，却不整顿边关，连熊廷粥那样得力大将都罢免了。”玉罗刹不觉心折，觉得李自成气度之广，见识之高，殊非常人可及。笑道：“可惜你替皇帝小子打算，他却要派乒打你。”李自成道：“那是他的事。”玉罗刹又笑道：“看样子，只是满洲，明朝就挡不住。你还是趁在满洲兵未入关之前，赶快打到北京吧。由你来做皇帝，就不怕满洲兵入侵了。”李自成哈哈笑道：“皇帝人人可做，若然由我来做，可以保住神州，那么就做做也无所谓。”

玉罗刹听他说得如此轻松，也不觉失笑。心想：这人在最危难之际，还是如此雄心勃勃。而且宁愿放过价值千万的珠宝，另筹军饷，艰苦支持。如此胸襟，连熊廷弼也比不上。看来真有人君之度，刚才的话，倒不是说笑的了。李自成又道：“所以我冒充官军，也是为大局着想。唐努给明朝派来护送他的御林军统领抢劫，此事成何体统？等下你对他说，那批人是叛军，幸得朝廷及时察知，所以派我来清除叛乱。朝廷一定护送他安全回到南疆。”玉罗刹双目闪闪放光，笑道：“好极，好极！我服你了！你居然在逃命之际，还把这副担子放在肩上。这么说是你要派人护送他了。”

李自成笑道：“由我们派人护送，要比由校这小子所派的得力得多。此地离甘肃不远，送到了甘肃，再入青海，就非官军势力所及，也不愁再有云燕平这样的官军将领来打他的主意了。”玉罗刹道：“好，我就对他说去。”李自成又笑道：“云燕平这厮，请你借我一用。”王罗刹道：“这种狗贼，有何用处？”李自成道：“废物都可利用，何况于他。我们各路兄弟给大军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想利用他帮我打个胜仗，挫挫他们锐气，分散他们注意。然后我们才能安全撤退。”玉罗刹道：“啊，我想到了。你是想利用这厮赚城，攻占鄜县。你们穿的都是官军服饰，又捧出他们的主将，守城的官军一定上当。难为你收集了那么多官军号衣。”

再说唐努见玉罗刹与李自成并马驰人林中，大为不解，问铁珊瑚道：“他们干什么？”铁珊瑚也不知道，道：“也许是处置那些叛军吧。”群盗首领散在四围虎视眈眈，铁珊瑚颇觉不安。唐努把两个随从的尸体寻回，当场火化，按照他们的风俗，火化之后，收骨回乡。铁珊瑚见他目中有泪，想是心中颇为悲愤，铁珊瑚外表倔强，心颇慈悲。心想：这几个人万里远来，身死异乡，父母都不知道，这才真是不值呢。见玉罗刹与那少年将军并马驰回，心中忐忑不安。李自成回到场中，跳下马与陕北群盗商议，玉罗刹直向唐努走去。铁珊瑚睁大了眼，只见玉罗刹与唐努低声说话，过了一会，忽见唐努伏在地上，吻玉罗刹踏过的泥土。铁珊瑚随父亲到过西北，知道这是他们最尊敬的礼节。这才松了口气，心中奇道：玉罗刹杀人如草，强盗抢来的她都要分一份，怎么到手的珠宝也放过了？

唐努一点不知玉罗刹曾动过他的主意，感她救命之恩，用他们族中最尊崇的礼节向玉罗刹叩谢，并道：“若你有一日到天山南北，可一定要来看我啊。”玉罗刹平生从未试过内怍，这时却不觉有了愧意。当下把李自成的话转达，唐努道：“原来如此，中国如此广大，自然好人坏人都有，叛军之事，不必提了。”和玉罗刹一同过去拜谢李自成。李自成已和陕北群盗商议妥当。立刻派高迎祥手下得力的头目高杰和自己的堂侄李过，送他回乡。

铁珊瑚料不到事情如此解决。玉罗刹道：“瑚妹，爹寻得你急呢，可是现在兵荒马乱，也不知他走在何方？你和我一道到川西去吧，我可要请你做女强盗啦，哈哈！”铁珊瑚因岳鸣珂拒婚之事，心中颇有芥蒂，迟迟不答。玉罗刹测知其意，笑道：“那姓岳的小子，我以前以为他人品不好，其实也还不错。”将岳鸣珂借她手套，暗助她打败红花鬼母的事说了。铁珊瑚又欢喜又悲伤，欢喜的是玉罗刹对岳鸣珂的误解渐消；悲伤的是岳鸣珂辜负了她的心意。听了玉罗刹的话后，良久，良久，才道出一句话道：“他好不好与我何干？”

玉罗刹听她语气，知她实是想念情郎。反激她道：“天下臭男子多着呢！没有他们，咱们难道就不成吗？你和我去占山为王，我们高兴谁就把谁掳上山去，哭哭啼啼的是脓包！”铁珊瑚“呸”了一声，道：“没你那样厚脸皮。”又道：“谁哭哭啼啼了？做女强盗便做女强盗，难道我不敢跟你么？”玉罗刹正要她说这句话，免得她独自在江湖浪荡，暗地伤心。

再说李自成把事情办妥，送走了唐努之后，和玉罗刹道别，玉罗刹道：“你刚才说要打下鄜县之后，便全师撤退，你们要撤到哪里？”李自成道：“陕西居天下之脊，四川是天府粮仓，欲成大事，这两省放弃不得。陕西连年饥荒，百姓流亡道路，待时机成熟，不难聚众百万，出汉中而据已蜀，聚兵聚粮，然后再出潼关而争豫楚，挥鞭北上，扼有中原。形势如此，所以我打算在川陕边区建立基业。秦岭连绵八百余里，即便封山开荒也可养兵，我是准备撤退到秦岭去，养精蓄锐，乘机待时。你意如何？”玉罗刹笑道：“我可没有做女皇帝的雄心，我寻到部众之后，做山大王去。”两人一笑道别，李自成押了云燕平当晚就去赚城，攻打鄜县，按下不表。

且说玉罗刹和铁珊瑚寻到川西，果然寻到了部众，铁珊瑚和玉罗刹相处日久，知她性情直爽，当日弄糟婚事，乃是她无心之失，也便不再介怀，对玉罗刹如同对姐姐一般。

其时川陕军事频仍，李自成进了秦岭，张献忠被驱入湖北，流窜江淮。玉罗刹带了几百女兵，寻到了广元七十里外的明月峡作为山寨，安居下来。这明月峡是四川著名的天险之一，山上无路可通，只有山民用木板和木桩搭成的几乎是凌空的羊肠小道，上面是山，下面是嘉陵江，明月峡是两峰夹峙的山谷。有无名氏诗云：“天险明月峡，断壁高接天；飞鸟难飞过，猴子锁眉尖；低头望山谷，白云脚下悬。”形势险要，于此可见。玉罗刹部下女兵，个个身轻如燕，在明月峡安营，出入要比粗汉方便得多，官军也不易进袭。

可是明月峡地方虽好，却几与外间隔绝，一住住了三年，还是探不到铁龙飞消息。这三年间，玉罗刹听得道路传闻，说是熊廷弼再被起用，督师边关，也不知是真是假。铁珊瑚挂念岳鸣珂，也无可奈何。

过了三年，这时己是天启四年（“天启”是由校年号），川陕的官军渐撤，成为小安局面。可是这年春天，广元又闹起饥荒，广元本是产米之区，但官府横征暴敛，地租又重，年成好时，农民尚可温饱，年成不好，饥荒立

至。广元上一年失收，这一年青黄不接之际，饥民遂闹出事来。啸聚四郊，准备入城抢粮。

广元县的居民准备抢粮，派人和玉罗刹互通声气，玉罗刹答允帮助他们，派女兵头目乔装人城打探消息。晚上回来，女头目说了正事之后，道：“今天路上可热闹呢，有人说是道士迎亲。”玉罗刹道：“胡说，哪有道士迎亲的道理。”那女头目道：“我何尝不知道道士不能迎亲，不过看起来却真像迎亲的样子，怪不得老乡那么说。”玉罗刹笑问道：“是怎么个模样呀？”那女头目道：“听居民说，今天有一对对的道士乘马西走，大约每隔半个时辰便是一对。我只瞧见一对，可神气哩，身披大红道袍，神色凛然，就像做法事一般。居民说，起头那一对，还捧着一个红包袱，高举过头，就像迎亲时，男家先遣人捧拜贴到女家一样。每一对马儿的毛色也是相同。就差没有吹鼓手，要不然更像迎亲了。”玉罗刹眼珠一转，猛然想起一事，道：“嗯，时光真快，是三年了！”女头目莫名所以，铁珊瑚在旁问道：“姐姐，你无端端感喟什么。”玉罗刹微微一笑，道：“没有什么。”那女头目搭讪笑道：“寨主你说像不像迎亲？啊，听居民说，除了道士，也还有俗人呢。但道士多是老头，俗人则全是壮汉，一对对精神赳赳，同样披着红衣。有孩子逗他们说话，他们连眉毛也不笑一下。”玉罗刹笑道：“这不是道士迎亲，是武当派接他们的掌门来了。武当派最重这套仪节，以前他们到珊瑚妹妹家中寻掌门人时，也是一对对的来呢。”铁珊瑚道：“嗯，那么卓一航又要到武当山受罪了。他那几个师叔真讨厌，尤其是白石道人。姐姐，他们迎亲，我们抢亲。”玉罗刹“啐”道：“胡说。”铁珊瑚道：“你不是说过吗？你喜欢谁就要掳谁，为什么现在又怕羞了？”玉罗刹道：“哼，你这小妮子好坏。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心事吗？卓一航和岳鸣珂乃是至交好友，你不过是想从卓一航口中知道岳鸣珂的消息罢了。”铁珊瑚心事给她说中，涨红了脸作状打她。玉罗刹笑道：“不过咱们就是要抢亲，也得待一月之后，新郎现在还未迎来呢！”铁珊瑚手指在脸上一刮，道：“厚脸皮！”玉罗刹一笑作罢。

过了几天，饥民在县里闹事，大户和县官慌了，一面开仓赈济，一面派人到省里请军队来，赈济之粮有限，每个饥民每天只能领两碗薄粥，可是老百姓也真“纯良”，有两碗粥吊命，他们便己“安分”。他们哪知县官大户是耍两面手法，在兵力不够之时，便用最低的代价来怀柔他们，省里的军队一来，他们连两碗薄粥也不肯施舍了。军队当天来，他们当天就施行“弹压”，把几个敢于鼓噪的饥民杀了。这一来饥民大愤，又派人请玉罗刹帮他们抢粮。玉罗刹打听得县中的军队约有二千，立刻答应，和饥民约定，晚间攻城。

恰恰就在这一天，武当派迎接掌门的队伍已经从陕西回来，到了广无。

卓一航本来不想做武当掌门，可是三年之期已满，无可再推。黄叶道人派了红云道人和白石道人率十二名大弟子来接，卓一航无可奈何，只好在师叔同门催促之下登程，取道四川，入湖北，回武当山。

这日到了广无，只见城中刁斗森严，兵士巡逻街头，气氛萧索。问起来才知是“饥民闹事”。卓一航心中叹道：“外有寇患，内有流亡。这大明江山是不稳了。”武当派在各地都有弟子。广元城内有一座清虚观便是武当派的人住持，白石道人等进城之后，清虚观的住持便把他们接到观内。

卓一航并不知道玉罗刹就在附近山头落草，这一晚月暗星微，是山城春夜的阴沉天气，卓一航辗转反侧，中夜未眠。忽听得窗外有人轻轻敲了一下，卓一航以为是白石道人，推开窗门，一个黑衣汉子倏然跳了进来，衣裳破裂，

面有血污，在微弱的菜油灯下，显得十分可怕，卓一航吃了一惊，那人道：“ 卓兄噤声。 ” 卓一航瞧清楚了，这人竟然是岳鸣珂。

卓一航小声问道：“ 你怎么啦？ ” 岳鸣珂一口把油灯吹灭。隔室的白石道人间道：“ 一航，你还未睡吗？ ” 岳鸣珂摇了摇头，用手指着自己，又摆了摆手，示意卓一航不要说是他到来。卓一航道：“ 睡啦，我起来喝杯茶。师叔，你老人家也安歇吧。 ” 说完之后，把口贴在岳鸣珂耳根说道：“ 我这师叔真讨厌！ ” 和岳鸣珂蹑手蹑脚，脱了鞋子，躺到床上，两人共一个枕头，贴着耳边说话。岳鸣珂说出一段惊心动魄的事来！

原来熊廷弼罢了辽东经略之后，继任的袁应泰不是将才，满洲军统帅努尔哈赤自统大军，水陆俱进，一战攻下沈阳，再战又攻下辽阳，袁应泰手下的两员大将贺世贤、尤世功被金兵（其时满洲尚未建“ 大清 ” 国号，努尔哈赤自称“ 大汗 ”，国号“ 金 ”，至皇太极始称帝。）乱箭射死，袁应泰在辽阳城东北的镇远楼督战，城破之后，举火焚楼自杀。明朝边防大军，伤亡八九，溃不成军。于是河东之三河堡等五十寨，古城、草河、新甸、宽甸、大甸，永甸、凤凰、海州、耀州、益州、盖州、复州、全州等大小七十余城，全被满州军攻占，辽河以东，遂无完土！

经此一场大败，明廷大震。朱由校想起了父皇乏言，顿下决心，把以前弹劾熊廷弼的大臣尽都贬滴，派专使捧诏到湖北江夏，请熊廷弼复出，重任经略，复赐尚方宝剑。可是话虽如此，实权仍不在熊廷弼手中。本来按朝廷制度，辽东经略节制三方。所谓“ 三方 ” 乃是（一）广宁巡抚，统率陆军。（二）天津巡抚，（三）登莱巡抚。这两个巡抚分统水师，而辽东经略则驻山海关，居中节制。熊廷弼建议以广宁的陆军制敌全力，而以天津、登莱的水师分扰“ 辽东半岛 ”，这便是明清战史上有名的“ 三方布置策 ”。

卓一航颇知兵法，听岳鸣珂谈到熊廷弼所定的“ 三方布置策 ” 后，道：“ 熊经略确是大将之才，这战略攻守兼备，定得不错呀！ ” 岳鸣珂道：“ 战略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好的战略，却无可调之兵，其实也不是无可调之兵，而是有不听调之将，以至三方布置之策，只成了一纸空文。 ” 卓一航骇道：“ 熊经略刚强决断，怎么有不听调之将？ ” 岳鸣珂在他耳边轻叹道：“ 以前的宰相方从哲被罢后，换来了一个叶向高做宰相，换来换去，都是和魏忠贤一鼻孔出气的人。在辽东经略节制下的三个巡抚之中，广宁巡抚王化贞兵力最厚，偏偏他就是叶向高的门生，不肯听熊廷弼的调遣。熊经略要集兵广宁，他却要分兵驻守。熊经略以前所建的军队在袁应泰统率下，经辽沈两战，差不多全牺牲了。熊经略捧尚方宝剑出关，只招募得义军数千，而王化贞却拥兵十余万。熊经略空有‘ 经略 ’ 之名，实权反不及王化贞远甚。经抚不和，两人都拜折上朝，宰相叶向高袒护王化贞，操纵‘ 廷议 ’，竟然下令王化贞不必受熊廷弼节制。于是事情越弄越糟。 ” 卓一航道：“ 既然如此，那么辽东的危局是无可挽回的了。我兄不在熊经略左右，一人回到关内，却是为何？ ”

卓一航问了这几句话后，久久不见岳鸣珂回答，但觉面上冰凉一片，原来是岳鸣珂的泪水，卓一航道：“ 怎么啦？ ” 岳鸣珂强止悲伤，继续说道：“ 你且听我细说下去。熊经略虽然手上无兵，可是一到了辽东，还打了两次胜仗。可恨王化贞既不知兵，却又轻敌，满洲军察知他们二人不和，努儿哈赤复率大军渡过辽河，王化贞分兵各地，竟被各个击破。这一仗比辽沈之败更惨，王化贞全军覆没，还是靠熊经略亲率的五千亲兵，才把他掩护进关，

辽河以西全归敌有，连广宁也失陷了！熊经略和工化贞回到关内，立被朝廷逮捕。魏忠贤和叶向高唆使朝中党羽，联章弹劾，由校不知边情，竟然处熊经略战败失守之罪。”卓一航骇道：“结果如何？”面上又是一片冰凉。岳鸣珂道：“可怜熊经略就这样不明不白冤枉死了。”卓一航嘴巴一张，几乎失声。岳鸣珂急忙把他的嘴巴掩住，卓一航的泪水也滴了出来。岳鸣珂道：“熊经略是去冬归天的。由校真狠心，听叶向高之议，把辽东大败之责全推在熊经略头上。结果熊经略被斫了头，还要传首九边！死无完尸，复受战败的耻辱罪名，真是人间惨事，莫过于此！而哪个王化贞却反而被判轻罪，只是削职了事。”说到此处，卓一航再也忍受不住，哽咽有声。隔壁的白石道人又叫道：“一航，你怎么还未睡吗？”

卓一航故作梦魇之状，挣扎一阵，把脚顿得床板格格作响，过了一阵，才道：“嗯，我梦见师父。”白石道：“不必胡思乱想，明早还要赶路。”卓一航应了一声，贴在岳鸣珂耳边说道：“不要理他，你再说下去。你武功卓绝，怎么会受伤了？”岳鸣珂道：“熊经略在死之后，魏忠贤派人拿我。我灰心已极，想逃往天山。昨日途中，和慕容冲他们遭遇，激战半日，我打死了四个锦衣卫士，侥幸逃了出来。可是慕容冲那厮也真厉害，紧追不舍，我逃到广元，他们也到广元，我趁着天黑，绕了几个圈子，这才逃到这里。嗯，你的师叔是接你回去掌门么？”卓一航道：“他们铺张其事，闹得逻选皆知，我真不好意思。”岳鸣珂忽从怀中摸出一本书来，塞给卓一航道：“你替我保管这一本书，若然以后再有熊经略这样有胆有识的边关大将，你就设法把这本书献给他。嗯，只怕以后没这样的人了。”卓一航道：“什么书？”岳鸣珂道：“熊经略在家三年，著了一本书，名为（辽东传），将辽东的战略要塞，敌人的虚实强弱，各次用兵的得失，全写在里面。是了解敌情，专门对付满洲的一本书。魏忠贤派人拿我，只恐多半是为了这一本书。你是武当掌门，收藏这一本书那是最妥当不过。”卓一航将书塞入怀中。忽听得外面似有声响，过了一阵，只听得大师兄虞新城叫道：“白石师叔，外面有人拜访你老。”

卓一航竖耳细听，听得白石道人的脚步声已出到外面，岳鸣珂道：“我走了吧！只恐来的乃是追兵。”卓一航道：“咱们有难同当。若是追兵，你更不应孤身逃出。”

且说白石道人开了观门，只见慕容冲和金独异叔侄站在外面，后面一片黑压压的，大约还有数十人之多。白石道人大吃一惊。慕容冲笑道：“幸会，幸会。咱们以前虽有点小小的过节，那是你误卷入去，咱们彼此明白。那点过节，揭过便算，不必再提。只是今晚你们道观之中藏有钦犯，这却不是小事了。你想自身清白，请把钦犯交给我们。”

白石道人诧道：“什么钦犯？”慕容冲道：“就是岳鸣珂哪个小子。”白石怒道：“我岂会庇护哪个小子？”慕容冲道：“既然如此，那就最好不过，我们也不必入观内动手了，你把他缚出来吧！”白石道：“我整晚都在观中，未曾外出，他来了我岂有不知之理？这道观中是我武当派的弟子，哪有什么岳鸣珂在内！”金独异道：“白石道人，不是我小觑你，有本事高的夜行人来，不见得你就知道。岳鸣珂和你们所接的掌门人正是至交好友，这谁不知道？”白石道人心高气傲，哪禁得他这一激，涨红了面，气呼呼的道：“好，你们进来搜，若搜不出来，你得给我叩三个响头！”把观门大开，慕容冲等一捅而入！

观内的武当弟子全都惊起，红云道人也迎了出来，慕容冲在观外布满卫士，在观内各处也派人监守，然后问道：“请问贵派掌门卓一航住在哪一间房？”白石道人一瞧，十二弟子全都在此，只有卓一航不见出来，心中忐忑。但一想卓一航是自己邻房，有人偷进他的房间，自己岂有不知之理。便道：“我引你去。

你可要遵守武林规矩。”慕容冲笑道：“这个自然，对你们贵派掌门，我岂敢稍存不敬之念。”白石道人带他们到了卓一航门外，敲门道：“一航，开门！”

过了一阵，卓一航“咿呀”一声把房门缓缓打开，态度从容，立在房中，道：“你们来做什么？”金独异跨入房中，四处张望，哪有岳鸣珂的影子，金千岩揭开帐子，查看床底，也没人影。卓一航厉声斥道：“我武当派乃武林领袖，岂客人这样无礼！”他这话存心挑起师叔师兄的怒火。白石道人心中喜道：“一航这孩子果然不错，像个掌门人的样子！我可得给他撑腰。”也跟着喝道：“金老怪，你若不向我们掌门赔礼，休想出此观门！”金独异一声冷笑，便想与白石交手。慕容冲把他拉着，忽道：“隔邻是谁的房间？”白石道人更气，怒道：“是我的房间，怎么样？”慕容冲笑道：“你不招呼我们进去坐坐吗？到了你的房间再给你赔礼也还不迟。卓兄虽是掌门，但到底是你小辈，要赔礼也该向你赔礼呀！”话语冷嘲热讽，白石道人越发大怒，跳了出来，一掌击开自己的房门，大声叫道：“你来——”“看”字未曾说出，已是目瞪口呆，岳鸣珂竟然坐在自己床上！

原来白石道人一出，岳鸣珂与卓一航已想好计策，岳鸣珂立即过去，有心把白石道人卷入漩涡。

金独异嘻嘻冷笑，慕容冲抢了进来，劈面一拳，岳鸣珂一扑下床，剑锋横削，两人交手，顿时桌倒床坍，在房间里乒乒乓乓打得震天价响！

白石道人做声不得，金独异一抓抓来，卓一航拔剑挡住，大声喝道：“师叔，是他们无礼在先，而且岳兄也是咱们武当派的朋友，岂可随便任他捕人！”金独异喝道：“武当派又怎样，包庇钦犯，这罪名你们可兜不了！”卓一航高声说道：“师叔，别信他们鬼话，他们是乔传圣旨，图报私仇！”白石道人不知熊廷弼已死，想起昔日在京，他们果然也曾乔传圣旨，要害熊廷弼的事。岳鸣珂是熊廷弼最得力的助手，他们要将他置于死地，也在情理之中。白石道人胆气顿壮，想道：只要岳鸣珂不是钦犯，那就只能算是江湖上的私人仇斗，谁都可以助拳。我虽然不欢喜岳鸣珂这小子，但可得保全武当派的威名。眼看卓一航敌不住金独异掌力，白石道人奋然而起，拔剑加入战团！

金独异大喝道：“反了，反了！”白石叫道：“武林妖孽，人人得而诛之！吃我一剑！”展开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和金独异恶斗起来！慕容冲也从房内打出走廊。这一来，观中大乱，红云道人和武当派十二个大弟子一齐拔剑，与慕容冲带来的锦衣卫士，混战恶斗！

慕容冲与岳鸣珂捉对厮杀，一个是神拳无敌，一个是剑法通玄，恰恰打成平手。白石道人本来不是金独异对手，但金独异在三年之前，曾给玉罗刹挑断了琵琶骨，红花鬼母用最好的驳骨续筋之术，给他医治，用药培补，经过三年，琵琶骨慢慢生长，完好如初。可是骨虽可补，元气却已大伤，加以三年来荒废武功，更是大不如前。这一来此消彼长，白石道人竟与金独异旗鼓相当，打成平手！

武当派的剑法原是上乘剑法，十二个大弟子又都是本派中出类拔窄的人

物，慕容冲带进观中的卫士，竟自抵挡不住，渐渐给迫到一隅。慕容冲引吭长啸，把留在观外监守的卫士都招了进来。以众凌寡，形势又是一变！

混战一会，靠近道观大门的卫士忽然喊道：“城中起火！”原来是玉罗刹与铁珊瑚领了几十个女兵，混入难民之中，给他们领头，将县衙一把火烧了，抢到武器和城中的驻军大打起来，饥民越聚越多，片刻之间，已是过万！要知这班饥民，平时不敢与官军作对，一来是因为受欺压过久，但凡能忍的也就忍受过去，二来无人领头，不敢闹事。而今在饥饿线上，不闹事便得饿死，大家都舍命拼了，加以有人领头，人一多胆气便壮，过万饥民，聚集起来，犹如洪水冲破堤防，浩浩荡荡，杀声震天，锐不可当。玉罗刹一剑冲入官军队中，把带兵的统领一把抓起，掷入火窟之中，官军顿时大乱。

玉罗刹见局面已定，官军不是投降，就是全被歼灭，一笑杀出，把领导饥民歼官军的任务交给了铁珊瑚，看看已过午夜，稍一思量，便向城西的清虚观疾奔而去！

再说慕容冲等见城中大火，杀声隐隐可闻，齐都吃惊，只道是哪一股盗匪，攻破了城。金千岩叫道：“合力把叛贼捉住，武当派的不要理他。”这乃是分化之计。但武当派的众弟子，都己斗得性起，哪肯让他们合攻岳鸣珂，又混战一阵，火光越大，杀声越高，金千岩舍了白石道人，猛扑岳鸣珂，卓一航也舍了对敌的卫士，挺剑拦截。岳鸣珂刷刷两剑，展出天山剑法的绝招“移星摘斗”，上刺双目，中刺咽喉，剑法凌厉异常，饶是慕容冲功力深湛，也迫得闪身躲避。岳鸣珂翩如巨鹰，陡然杀出！卓一航道：“岳兄，你先走！”金千岩来截，岳鸣珂双手戴着金丝手套，不怕毒伤，左掌一震，将金千岩震得歪歪斜斜，立身不定。

卓一航欺身直进，一剑斜刺，将金千岩手腕划伤，岳鸣珂已杀出重围，跳上屋顶，径自去了。金独异大怒喝道：“卓一航是钦犯一伙，拿不着钦犯也要拿他！”双掌连环疾击，卓一航那一剑乃是乘岳鸣珂之势，论本身功力，却还不是金独异对手，给他一迫，险象环生，白石道人又给慕容冲截着，也正在吃紧。武当弟子虽有几人拼命杀出来救，可是金独异一招紧似一招，救兵未到，卓一航的宝剑已给他一脚踢飞，金独异哈哈大笑，一抓照卓一航顶心抓下！

金独异大笑未停，忽然另有一个娇媚的清脆笑声，好像银针刺来，把金独异的大笑压了下去，金独异面色大变，手足酸软，那一抓劲道大减，迟缓无力，卓一航一闪闪开，又喜又惊，抬头看时，玉罗刹己如紫燕掠波，从屋顶上疾掠下来！

金独异在三年之前，尚且败在玉罗刹手下，何况如今功力已大不如前。玉罗刹一眼瞥见金独异，盈盈笑道：“哈，你那贤慧妻子真好心，居然又放你出来了？你的琵琶骨已合拢了吗？”金独异这次原是背妻私逃，被玉罗刹一说，顿时想起妻子以前的话；若然不服管束再来江湖，就不理他的死活。心中更慌，舍了卓一航，夺门而走。玉罗刹笑个不停，手中剑却如闪电惊飚，转瞬之间刺伤好几名锦衣卫士，直向金独异刺去。金独异刚刚走出大门，给她一剑刺中足跟，一个滚地葫芦，跌下斜坡。慕容冲一声大吼，一拳照玉罗刹背心猛击，玉罗刹避强击弱，身形一起，呼的一声掠过慕容冲头顶，在半空挽了一朵剑花，杀下来时，信手又伤了两名卫士。玉罗刹的剑招，最为狠辣，所刺的全是敌人关节穴道，受伤的卫士痛得满地打滚，玉罗刹满场游走，俨如彩蝶穿花，东刺一剑，西刺一剑，片刻之间，受伤的卫士己有十二三名，

剩下来的全都胆寒。玉罗刹掠过白石道人身旁，笑道：“ 三年前斗剑之约还算数么？ ” 白石道人哭笑不得，玉罗刹刷刷两剑，突然从白石道人胁下穿出，将和白石道人对抗的两名卫士刺伤，又翩然掠出。慕容冲气红了眼，一拳将一名武当弟子打翻，抢过来斗。玉罗刹忽地放声笑道：“ 慕容冲，地下打滚的那些同伴尽够你收拾了，少陪少陪！ ” 突然掠过卓一航身边，笑道：“ 何苦在这里与他们缠斗？ ” 双指一扣，一下扣着了卓一航手腕麻穴，疾如飘风的冲出门外。白石道人大声叫嚷，赶出看时，两人己消失在冥冥夜色之中。

白石道人怒道：“ 罢了，罢了！ ” 对慕容冲抱拳一揖，道：“ 咱们两败俱伤，不必再打了。 ” 慕容冲一看，岳鸣珂与卓一航都已走了，而且自己这边又伤了这么多人，再打也不是武当派的对手，只好罢了。

再说玉罗刹将卓一航带出数里路遥，放松了手。卓一航怨道：“ 你这是干嘛？ ” 玉罗刹道：“ 不是这样，也请不到你来了。 ” 卓一航想起师叔们的固执，苦笑说道：“ 他们还以为你把我掳去呢！你住在哪里？ ” 玉罗刹想起“ 掳人 ”“ 抢亲 ” 的笑话，心魄一荡，道：“ 你跟我来！ ”

卓一航跟玉罗刹走到明月峡时，已是破晓时分，云海中露出乳白色的曙光，晓风拂人，如饮醇酒。玉罗刹跑在前头，跃上山壁，正想召唤巡逻女兵，忽听得卓一航在下面尖叫一声，反身跃出峡谷。正是：离合几番疑是梦，莫教真境也迷离。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孽债难偿 问花花不语 前缘未证 对月月无言

玉罗刹身形一起，飞燕般疾掠而下，问道：“ 什么事情？ ” 卓一航刚刚奔到谷口，玉罗利已到身旁。卓一航跳上一块岩石道：“ 我似乎瞧见有人，倏又不见，在峡谷里瞧不情楚，你上来看。 ” 玉罗刹道：“ 谁敢到此？ ” 跳上岩石，四面瞭望，不见有人迹，笑道：“ 明月峡形势极险，敌人若敢单身到此，那就是送死来了，莫非是你眼花么？ ” 卓一航道：“ 你跳上山壁之时，我偶然外望。…… ” 话未说完，玉罗刹忽然把手一扬，一片银光烂灿，向乱草之中掷去，原来玉罗刹耳聪目灵，只一瞥眼已发觉有人窥伺在侧，故作毫无防备，傲慢他说出轻敌之言，分其心志，然后突然出手，将独门暗器定形针，渔翁撒网般向敌人疾撒，心想：你纵是顶儿尖儿的角色，也难逃我这飞针刺体之灾！

哪料飞针撒处，一片繁音密响声中，荆棘丛里突然跳起一人，玉罗刹眼睛一亮，突见一朵大红花在眼前一晃，来人现出身形，竟是红花鬼母公孙大娘！

红花鬼母哈哈笑道：“ 一别三年，你出手越来越辣了！只是你如此接待客人，岂非太过分么？ ” 龙头拐杖顿地有声，笑得鬓边的大红花在晓风中乱颤！

玉罗刹吃了一惊，随即笑道：“ 原来是你！你放着你那贼汉子不加管束，到此何为？难道是想与我再比一场么？ ” 红花鬼母忽庄容说道：“ 要不要比。那就全看你了！ ” 卓一航急道：“ 公孙大娘，你是武林前辈，一诺千金，三年前之约难道就忘记了吗？怎么又提起比试之事？ ”

公孙大娘道：“ 我此来为的正是三年之约，玉罗刹我来向你求情了！ ” 玉罗刹道：不敢！你挑明帘（明白直说之意），划道儿（你意欲如何尽管定下办法之意）吩咐下来吧！ ” 红花鬼母道：“ 不错，我那贼汉子是偷偷溜出家了，但他出来不过几天，我知道他未做过恶事，请你手下留情，将他交回与我！我保他以后不再与你为难！ ” 原来公孙大娘发现丈夫偷走之后，立即追踪，在广元城外碰见败逃的慕容冲，慕容冲诳她说：“ 尊夫已被玉罗刹捉去了。你要讨人到明月峡向玉罗刹讨去。她在哪里做大王呢！ ” 红花鬼母信以为真，救夫心切，竟然不问青红皂白，真的一口气赶到明月峡向玉罗刹要人了。

玉罗刹听了红花鬼母道出来意之后，先是哈哈一笑，继而冷冷说道：“ 你的贼汉子不在这儿！ ” 红花鬼母道：“ 慕容冲岂敢骗我？ ” 玉罗刹抱剑当胸，并不答话，嘿嘿冷笑。红花鬼母怒道：“ 你笑什么？ ” 玉罗刹道：“ 笑你溺爱不明，笑你好坏不分。你那贼汉子是何等样人？你难道还不晓得，他溜了出来，岂有不作坏事之理，就在一个更次之前，他还和慕容冲一道，攻打清虚观，要捉熊经略的参赞岳鸣珂，这不算做坏事么？ ” 卓一航接口说道：“ 可怜熊经略给奸阉害死，传首九边，冤沉海底，他们还不肯放过，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知道岳鸣珂身上有熊经略的遗书，就不惜万里追踪，务必要去之而后快！他们毁了国家的万里长城，还要将熊经略所著的制敌之书，搜去献媚外敌！公孙大娘前辈，请问这是不是人天共愤之事？ ” 公孙大娘和玉罗刹都还未知熊经略遭惨死之事，闻言吃了一惊，都道：“ 这消息是真的吗？ ” 卓一航道：“ 如何不真？熊经略的遗书就在我这几，公孙大娘你若想助尊夫得奸阉之宠，猎取荣华，我便将此书与你！ ” 红花鬼母呼的一杖，将一块岩石

打得石屑纷飞，怒道：“你当我是何等样人？若你们所说是真，我那贼汉子任由你们杀剐，若然你们有半句虚言，嘿嘿，玉罗刹，那我可要和你再决个胜负！”玉罗刹道：“你尽管去查，哈，你信慕容冲的话，不信我的话，你查明之后，若不向我陪罪，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决个胜负呢！谁还怕你不成？”红花鬼母满腹狐疑，心道：我且找慕容冲来和她对质，提起拐杖，飞身奔出山谷。

玉罗刹吁了口气，眼泪滴了出来，潸然说道：“熊廷弼是个好人，这样惨死，真真可惜！”卓一航与玉罗刹相识以来，从未见她哭过，知她心中定是非常悲痛。玉罗刹以袖揩泪，忽然说道：“小闯王之言不错，要靠朝廷抵御外寇，那比盼日头从西边出还难！”卓一航道：“谁个小闯王？”玉罗刹道：“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将来代替朱明而有天下，我看就是他了！”卓一航从未听过玉罗刹这样称赞别人，不禁大为惊奇！玉罗刹忽又说道：“熊廷弼之死固然可哀，但也不见得除了他便无人能御外寇。”卓一航道：“听‘小闯王’这个绰号，想必又是一位绿林英雄了？”玉罗刹道：“正是。”卓一航默然无语，半晌忽道：“现今朝廷大军云集西北，陕西三十六烟尘全都扫灭，你何苦还在绿林厮混？”玉罗刹眉头一皱，忽又展眉笑道：“我和你三年不见，一见面且先别争论吧。”撮唇一啸，召唤巡逻女兵，女兵出来迎接，玉罗刹与卓一航登上高山，绕着山寨巡视一周，卓一航见山寨虽小，却是依着险要的形势建筑，布置得甚为严密，山上奇峰突出，犹如一头猛虎，张着大嘴，对着下面的峡谷，卓一航心道：“这里真如世外桃源，料想官军极难攻入。”

这时朝日方升，彩霞耀眼，俯视山谷，郁郁苍苍，深幽难测；仰视峰巅，则云气弥漫，迷离变幻。玉罗刹吸了一口晓风，情思惘惘，携着卓一航的手，悄然问道：“你真的要回武当山去当什么捞什子的掌门吗？”卓一航心魂一荡，道：“师门恩重，我虽不欲为亦要勉力为之了。”玉罗刹噗嗤一笑，道：“报恩也不一定要做掌门呀，比如，比如……”卓一航道：“比如什么？”玉罗刹道：“比如你找到一位武林中志同道合的朋友，结庐名山，精研武学。到他日有所成就，真能为你们武当派放一异彩，岂不也是报师恩之一法？请你恕我直言，武当派虽然名重天下，但你们前辈的达摩剑法失传，直到如今却还未有惊人绝艺，足以服世传人的呢！虚声不能久恃，你即算为武当派着想，也该在武学的探讨上，好好做一番功夫。”卓一航听了，思潮浪涌，感触频生。首先感到的是：这一番话不是玉罗刹第二人也不会说。自紫阳道长死后，武当派确如日过中天，眼看就要由盛而衰的了。发扬与重振本门的武学，责任的确是不容旁贷。继而想道：玉罗刹太过着重武功，却忽略了以德服人，这也绝非领袖武林之道。再而想道：玉罗刹这番话的意思，明明是想与我结为神仙伴侣，台藉双修，同研武功，寻幽探秘。我与她若共同探讨，以我派正家的玄门内功，配合她妙绝天下的剑法，各采所长，预料必能为武学大放异彩。何况她不但武功卓绝，而且美若天人，若得与她同偕白首，真是几生修到？终于在心里叹了口气，暗道：怕只怕情天易缺，好梦难圆，看来这也只是一场春梦而已！几位师叔都把她当成本门公敌，除非我跳出武当门户，否则欲要与她结合，那是万万不能！何况我是屡代书香之后，父师遗训，也绝不能与绿林中的女魔头结合。呀，真是辜负她如花美貌，可怜我福薄缘悭，与玉罗刹白头偕老之梦，只恐今生是无望的了！

玉罗刹见他垂首沉思，久久不语；哪知他的心中正如大海潮翻，已涌过

好几重思想的波浪！玉罗刹低眉一笑，牵着他的手问道：“傻孩子，你想些什么呀！”卓一航抬起了头，讷讷说道：“练姐姐，我何尝不想得一知已，结庐名山，只是，只是……”玉罗刹道：“只是什么？”卓一航心中一酸，半晌说道：“还是过几年再说吧！”玉罗刹好生失望，随手摘下一朵山谷上的野花，默然无语，卓一航搭讪笑道：“这花真美，嗯，我说错啦，姐姐，你比这花还美！”玉罗刹凄然一笑，把花掷下山谷，道：“这朵花虽然好看，但春光一去，花便飘零，不过好花谢了，明年还可重开，人呢，过了几年，再过几年，又过几年，那时白发满头，多美也要变成丑怪了！”卓一航心神动荡，知她此言正是为自己所说的“再等几年”而发，想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两句话，不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

玉罗刹见他眼角隐有泪珠，一笑说道：“傻孩子，事在人为，哭什么呢？”挨过身来，卓一航闻得缕缕幽香，沁人欲醉，几乎按捺不住，欲把心怀剖诉，迷惘之中，几个师叔的影子，陡然从脑海中掠过，尤其是白石道人，更好像瞪着眼睛望自己。心中暗道：“我若不顾一切，与玉罗刹成婚，背叛师门的帽子必然被戴上头来，那时我还有何面目见武林同道。”玉罗刹又揉碎一朵野花，抛下山谷，卓一航呆呆的看花片在风中飘落，忽然说道：“练姐姐，你的容颜应该像开不败的花朵。”玉罗刹笑道：“痴人说梦］普天之下，哪有青春长驻之人？我说，老天爷若然像人一样，思多虑多，老天爷也会老呢！咱们见一回吵一回，下次你再见到我时，只恐我已是白发满头的老婆婆了！”

卓一航给她说得心潮动荡，想道：“玉罗刹真是个大有慧根之人，她读书不多，不会做诗，也不会填词，但信口说出来的话，除了没有协韵之外，简直就是绝妙的诗词。宋词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恨难禁；惆怅旧情如梦，醒来无处追寻！’又有句云：‘叹几句离合，便成迟暮。’她说的话。不正就是这些词的注释？而且说得比这些词句还更明白动人。”玉罗刹又笑道：“到我白发满头之时，只恐你连看也不看我了。”卓一航明知玉罗刹用话挤话，要自己吐出真情，可是自己格于形势，万难答复，只好强笑为欢，把话拉开去道：“到你生出白发，我就去求灵丹妙药，让你恢复青春。”玉罗刹叹了口气，想道：“别人和你说正经话儿，你却尽开玩笑。”心头一酸，把话忍住。抬尖一望，红日已上三竿，玉罗刹如在梦中悠然醒转，忽然“咦”了一声道：“哎，日头都这么高了，怎么珊瑚妹妹还未回来？”卓一航喜道：“铁珊瑚也在这里么？”玉罗刹点了点头。卓一航道：“咱们叫她和岳鸣珂大哥相见，鸣珂大哥自熊经略死后，就心灰意冷，也该有个人安慰安慰他。”玉罗刹心道：“你自己的事都管不了，却忙着管别人的事！岳鸣珂要人安慰，我又何尝不要人安慰？”但她对铁珊瑚犹如妹妹，关怀之极，闻言甚喜，问道：“那岳鸣珂呢？”卓一航道：“我们昨晚本来同床夜话，后来听得慕容冲入观搜索，我就和他相约，叫他先行设法脱身，待那些人去后，再回清虚观和我相见。想不到你随后就来，一来就将我拉到这里。他找不见我不打紧，只怕我的师叔会迁怒于他。”玉罗刹道：“我以前错怪了他，不知他还怪不怪我？”卓一航道：“他知道铁珊瑚在你这儿，而你又是这样热心的月老，他喜欢还来不及呢！”玉罗刹想起以前做媒之事，面上一红，寨中巡逻的女兵巡到山后，见头领和这个少年客人谈得正欢，远远避开，玉罗刹忽然叫道：“你们这几个人下山接铁寨主去吧！”

巡逻的女兵应声而去。卓一航道：“不会出什么事吧？”玉罗刹道：“城中的官军已全数覆灭，抢粮的饥民不下万人，就是再来几千官军也不济事。

何况珊瑚妹妹近年武功精进，料想可以安然归来。”话虽如此，到底担心，和卓一航到前山眺望。

再说铁珊瑚带领饥民，犹如洪水冲破堤防，把城中的两千官兵，杀得死的死逃的逃，将县衙也一把火烧了，饥民打开粮仓，只见堆得满满的，其中还有好几年前的陈粮，饥民大愤，将粮抢了，然后再抢城中大户，闹到天明，每个饥民都抢了一两袋粮食。这些饥民声势虽然浩大，到底不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抢了粮食，心满意足，呼啸四散。铁珊瑚心想，可惜练姐姐只要女兵，要不然把这些饥民聚集起来，立刻可成一支义军，攻占州府！天亮之后，饥民十九散了，铁珊瑚集合带来的女兵，幸喜并无伤损，也便出城回山。

再说慕容冲在清虚观大败之后，一点受伤的东厂卫士，只被玉罗刹用剑刺伤关节穴道的便有十二人，再加上被武当派打伤的，总共不下二十名之多，没伤的只有十五六人，慕容冲大为丧气，叫没伤的人，每人背起一名伤员，几名轻伤的则互相扶持，摸下山去。

那时正是饥民在城中大闹，焚县衙，抢粮仓之际，慕容冲见城中火势正盛，不敢回到市区，从清虚观背面翻下山坡，在山边的丛林中歇息，看看东方渐亮，城中厮杀之声渐弱，正想派人入城探听，忽听得有呜呜响箭之声，三长两短，慕容冲喜道：“好呀，应修阳他们居然平安无事，咱们不必入城探听了。”原来慕容冲这次出京，除了要追捕岳鸣珂之外，还有打听四川“匪情”的任务（其时张献忠和李自成都在四川境内）。自石浩走后，应修阳已替了石浩在锦衣卫中的位置，所以魏忠贤不但派出了东厂的总教头、宫中第一把好手的慕容冲，还派出了锦衣卫的统领应修阳，用意就是要锦衣卫和东厂作“厂卫”合作，共同追捕钦犯，打探敌踪。那晚慕容冲带人搜查清虚观，应修阳则在城中卫所留守，这响箭是他们约好的联络信号。慕容冲抽出响箭，射上天空，也是三长两短，过了片刻，应修阳和四名锦衣卫士，摸到林中。应修阳见东厂卫士，伤者累累，吃了一惊，问道：“怎么，武当派的人居然和你们动手来啦？”慕容冲道：“武当派的也还罢了，那女魔头也来啦。这些弟兄们十九都是她刺伤的。”应修阳道：“咦，前半夜我还见她在城中带领饥民大闹，怎么下半夜又到清虚观和你们作对去了。”慕容冲咬牙说道：“这女魔头来去如风，防不胜防，若不把她翦除，终是我们心腹大患！”

应修阳老奸巨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要剪除玉罗刹，此其时矣！”慕容冲道：“你有什么妙法，说得如此容易？”说话之间，林边黑影晃动，慕容冲喝道：“是准？”晓色迷蒙中，黑影爬上山坡，原来是阴风毒砂掌金独异。他昨晚中了玉罗刹一剑，伤了足跟，滚下山坡之后，便躲在山边的乱草丛中，见城中火起，不敢独自回城，直到此际听了响箭之声，才走出来。

慕容冲道：“金老怪，你的伤势如何？”金独异道：“还好，没有变成跛子。”玉罗刹那剑刺中的不是致命之处，金独异虽然技艺稍荒，内功还在，敷上金创药后，运气调元，轻功虽然受了些影响，行动却已如常。

金独异见这么多人受伤，不禁咋舌，恨恨说道：“不把那女魔头千刀万剐，难消我心头之恨！”慕容冲笑道：“可惜嫂子不肯帮忙。”金独异道：“别提她啦，只怕她还要把我追回去呢！”红花鬼母昨日寻到城中卫所，恰值金独异已被慕容冲遣到清虚观附近埋伏，所以红花鬼母被骗到明月峡之事，金独异尚未知道。应修阳笑道：“嫂子已来了呢！”金独异打了一个寒颤，道：“你们见着她了？”慕容冲道：“昨晚没空说给你知，她此刻与玉

罗刹正在动手也未可知。”金独异听了慕容冲所说，跳起来道：“唔，你们不知她的脾气，若然给她知道你们弄假，那时只恐她不找玉罗刹的晦气反而要来找你们的晦气了。”慕容冲口中笑道：“不至于吧！”心中却是暗惊。应修阳道：“别愁，我有办法。”慕容冲道：“好，你刚才说到翦除玉罗刹之法，请道其详。”

应修阳道：“玉罗刹将卓一航掳去，你是亲见的了？”慕容冲道：“不错。”应修阳道：“卓一航是武当派的掌门，掌门被掳，乃是奇耻大辱，尤其是武当派的几个长老最爱面子，咱们不如与白石道长讲和，化敌为友，联同去攻明月峡。”慕容冲自负是一等一的高手，响当当的好汉英雄，闻言皱皱眉头，道：“若然如此，纵算除掉了玉罗刹，也教天下英雄笑话！”应修阳给他一说，甚为不舒眼，但慕容冲武功权职均在他之上，受了抢白，只好哑忍。

金独异笑道：“其实与武当派联手也很不错，不过慕容大哥既不喜欢，咱们另想法子。”应修阳眼珠一转，道：“咱们不凭外力，也可除她！”慕容冲摇了摇头，道：“咱们带来的卫士，伤亡过半，而且城中民变，她的势力更大，要想除她，谈何容易！”应修阳道：“慕容大哥知其一不知其二，饥民虽云声势浩大，却是乌合之众，抢了粮食，必然四散。昨晚我在城中偷看，玉罗刹带来的女兵，数不满百，就凭我们这班没受伤的兄弟，也不惧她！”慕容冲道：“百余女兵，自然不惧，但玉罗刹呢？难道你的铁拂尘就敌得住她的宝剑吗？”

应修阳面色尴尬，干咳一声，笑道：“我自然不是玉罗刹对手，但慕容大哥，你总不至于对玉罗刹认输吧？”慕容冲道：“若然大家各凭真实本领取胜，那她不是我的对手。只是她轻功妙绝，我是无可奈何。”慕容冲内功深厚，神拳无敌，说的倒非夸大之词。应修阳笑道：“这就是了。昨晚我所吃的大亏。全因武当派那班道士与你们作对，要不然只凭玉罗刹一人，那她自保不暇。”金千岩道：“啊，我知道应大哥的意思了，咱们赶先一步，在明月峡前面险要之地截她。”应修阳道：“是啊！咱们这班未受伤的弟兄，尽可对付她的女喽兵。慕容大哥和金大哥二人联手，玉罗刹轻功虽妙，也难逃脱。小弟不才，凭着这枚铁拂尘堵截，总也可以和她交手几个回合。我偷出城之时，见她正集合女兵，想必现在就要撤回明月峡了。”慕容冲道：“咦，她又回到城中去了？”他不知应修阳是误把铁珊瑚当成玉罗刹，心中暗暗吃惊，想道：“她转眼之间，又从清虚观回到城的中心，那轻功岂不已到了不可思议之境！”但转念一想，以启己的本领，最少可和她打成平手，金独异虽然荒废三年，武功稍逊一筹，也还是个一流好手，更加上应修阳，那么即算玉罗刹本领再高，也未必逃得出自己掌下。当下立即点了十五名卫士，抢去堵截。应修阳又对留下守护伤员的卫士吩咐一番，笑道：“一切准备停当，而且不论金嫂子是否识穿慕容大哥的谎话，我也有办法叫她再到明月峡去。金大哥，那你就更不必担心啦！”金独异大喜，当下一行人就在东方未大自之际，便立即抄小路，走捷径，赶到明月峡前。

再说铁珊瑚带领百名女兵，兴高采烈地离开广元，将劫得的金银珠宝，用两匹马驮，押回山寨。一路上都有老百姓送茶送饭，行程耽搁，走了一个时辰，到了山区，才没老百姓出来。铁珊瑚抬头一望，日头已像火球一样，升得很高，笑道：“练姐姐一定等得急了。”

再走一程，进入外面山口，两峰夹峙之间形成盘谷，俩边怪石林立，山

茅野草，高逾半身，铁珊瑚道：“ 马儿不能上山，将金银包裹卸下，把马儿放到谷中吃草吧。 ”话刚说完，忽听得呼啸之声四起，乱石丛中骤然涌出许多健汉。金独异一马当先，阴恻恻地笑道 :“ 哈，原来是铁姑娘，玉罗刹呢？ ”铁珊瑚大吃一惊，玉萧一点，金独异横窜斜劈，铁珊瑚道：“ 金老怪，你敢放肆，我爹爹绝不能饶你！ ”金独异平掌一缩。应修阳叫道：“ 管她的什么爹爹，铁老儿还在山西，咱们先把他的女儿擒下，谁叫她和那女魔一路！ ”金独异不见玉罗刹，又怕铁飞龙也在这儿，若他和玉罗刹联手寻仇，那可难于抵御，闻言放下了心，张开蒲扇般的大手，一抓向铁珊瑚当头抓下！

铁珊瑚斜身一跃，反手点倒一名卫士，女喽兵纷纷捅上。铁珊瑚随玉罗刹三年，轻功进步不少，而金独异却因脚踝受伤，腾挪之际，不若以前灵活，这一抓给铁珊瑚避开了。

铁珊瑚大叫：“ 散开速退！ ”应修阳哈哈大笑，率先冲入女喽兵队中，那些女喽兵虽然训练有素，却敌不住东厂卫士的勇武，混战中只听得尖叫之声与衣裳碎裂之声乱成一片，铁珊瑚蓦地飞身上马，把马背上的包裹骤掷下来，金银珠宝，满地滚动，那些卫士眼睛发亮，有些人便抢拾珠宝。慕容冲叫道：“ 先歼敌人，后拾珠宝，违令者斩。 ”缓了一缓，铁珊瑚双腿一夹，跨下的战马长嘶一声，冲入了第一道谷口，明月峡在群山之中，峰峦起伏，形成许多山谷，有如重门叠户，铁珊瑚心想：只要冲进第三道谷口，大声叫喊，玉罗刹便可听到了。

这时女喽兵四散，各自爬上两旁山壁，应修阳道：“ 擒贼擒王，追那雌儿！ ”金独异道：“ 是啊！将这丫头擒了，不愁引不出玉罗刹来！ ”明月峡峭壁陡立，爬上去要费许多气力，而且在上面打斗，轻功好的也占便宜。慕容冲听得金独异叫喊，一想不错，该把玉罗刹引下来。本来他不屑亲手擒拿一个无名的少女，这时也急急抢了一匹战马，随后追赶了！

山谷底下怪石嶙峋，铁珊瑚路熟，策马飞逃，从山茅野草中冲过，那些山茅野草，状虽可怖，地底却没有尖利的石头，铁珊瑚以玉萧拨开茅草，看看就快冲入第二道山口，慕容冲放马追赶，冷不防碰着一块平地突起形如刀剑的利石，马儿惨嘶一声，扑地倒下，铁珊瑚已进了第二道山口。

慕容冲大怒，翻身一滚，迅即跃起，手中拾了几块尖石，连珠猛发，慕容冲腕力惊人，相距百步，居然给他打中，铁珊瑚的马也惨嘶一声，四蹄屈下，铁珊瑚给摔下马来，寂然不动。

金独异叫道：“ 不要弄死这个丫头！ ”慕容冲暗道：这丫头武功怎么这样不济，莫非真个死了？我只要拿她来引出玉罗刹，可不想多惹铁飞龙这个强敌。上前察看，忽地微风飒然，几支冷箭骤然射到，原来是铁珊瑚的玉萧之中，藏有短箭，铁珊瑚伏地一吹，把短箭吹出，离地数寸，疾射慕容冲左右膝盖，慕容冲冷不及防，急闪避时，左边腿弯已中一箭。慕容冲称雄半世，却着了铁珊瑚的暗算，正是八十年老娘倒绷孩儿，气得哇哇大叫，双指一箝，把短箭拔出，大声叫道：“ 你插翼上天，老子也要把你捉下来！ ”飞步急追，这时铁珊瑚已进入第三道山口。慕容冲、金独异与应修阳从三面追来，相距已经不到二十步了！

正是：幽谷无人谁援手，荒山狼虎苦相追。

欲知铁珊瑚能否脱险？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一曲箫声 竟成广陵散　多年梦醒 惭作未亡人

铁珊瑚把玉萧凑在唇边，鼓气一吹，萧声几个转折，越吹越高，清峻之极！金独异道：“哈，你还有闲心吹萧。”忽然脚底一阵震动，山上响起轰轰之声，应修阳大叫：“不好，雪崩！”霎时间磨盘大的山石，和冰雪杂在一道，滚滚而下，原来明月峡两边山峰的积雪，正在这春暖花开的时候，解冻雪融，每年解冻之时，山口都要被山上倒塌下来的山泥石块所封。

慕容冲等三人武功卓绝，在满山雪块飞滚之中，腾身跃下山谷，耳际轰轰之声，震耳欲聋，尘砂弥漫中只见铁珊瑚拼命飞奔，慕容冲大叫一声：“哪里走！”双臂一振，从地掠起，凌空扑下，铁珊瑚再把短箭吹出，慕容冲已有防备，横空一掌，把短箭打落，左手往下一扑一抓，抓着了铁珊瑚颈项，铁珊瑚顿时半身麻木，动弹不得，叫道：“练姐姐快来！”慕容冲笑道：“我就是要等你的练姐姐！”雪崩之声渐止，慕容冲回头一看，山口已被山泥岩石堵塞，非有绝顶轻功，不能从峭壁那边爬下来，除了金独异和应修阳已进入山谷外，其他卫士都被阻隔在山口之外。

慕容冲挟起了铁珊瑚，愁道：“弟兄们都被拦在外面，若然玉罗刹带女兵杀下，咱们可是寡不敌众！”应修阳道：“既然擒了这个丫头，不如先回去吧。玉罗刹这女魔头自恃武功，胆大包天，她结义的姐妹在咱们手中，她一定会舍命来救。那时咱们反客为主，以逸代劳，更占便宜。”慕容冲道：“好，那么咱们快爬山走吧。”三人攀登峭壁，慕容冲武功卓绝，轻功虽然不及玉罗刹佳妙，亦自不凡，挟着铁珊瑚攀登峭壁，仍然如履平地。应修阳武功稍逊，但空手攀援，也能亦步亦趋。只是苦了金独异，他武功虽高，脚踝所中的剑伤尚未完全平复，在平地行走，尚没什么，跳跃攀援却是不便，走几步，歇一歇，慕容冲甚不耐烦，对应修阳道：“你扶他一把吧。”应修阳的轻功仅能自顾，心中很不愿意，无奈这是慕容冲的命令，只能硬着头皮，回头去扶。慕容冲歇脚等候，胁下挟着的铁珊瑚忽然尖叫一声，慕容冲喝道：“你找死么？”抬头一看，忽见山峰上有一条人影，疾若星丸，飞跃而下，金独异惊道：“是玉罗刹来了！”慕容冲点了铁珊瑚穴道，放在一边，凝神待敌，只见山峰上不是一条人影而是两条人影，先头的一人在另一边，并不下来，而是疾掠过一个个的峰头，向明月峡那边主峰奔去，这人看来似是女人，另一条跃下来的人影在危岩怪石之间隐现，面形虽然还未瞧得十分清楚，但却显然不似女人。

再说玉罗刹和卓一航走到山头眺望，忽听得山风中送来的闷雷之声，玉罗刹叫道：“前山雪崩啦！珊瑚妹子一定被阻在外面了！”正想下山，忽见对面山头，一条人影飞奔而来，定睛一看，却是红花鬼母。卓一航道：“红花鬼母再来，必是受人蛊惑，练姐姐，你可得当心。”玉罗刹道：“你在这里候她，我回山寨一转便来。”反身奔回山寨，卓一航独立山头，转眼之间，红花鬼母已是声到人到。

原来红花鬼母黎明时分离开了明月峡后，对玉罗刹的话将信将疑，一忽儿想道：我那贼汉子屡劝不改，做出坏事来亦未可料；一忽儿想道：不会呀不会，他偷溜出来，没有几天，而且第二天我便跟踪追他，他哪能腾出时间和慕容冲他们商量作恶。殊不知金独异这次逃出，乃是暗中和应修阳他们定谋，趁着红花鬼母访友之时，偷偷溜出来的，他们是早有接应的了。

红花鬼母猜疑不定，心道：玉罗刹既说他到过清虚观，我且到情虚观问

间。红花鬼母不知白石道人便在情虚观中，见面之下，几乎惹出一场大打。在双方骂战中，红花鬼母已探得自己的丈夫确实到过清虚观，但也确实是被玉罗刹所刺伤。白石道人骂道，“谁有空给你管汉子，跑到这里来找汉子，真是天大的笑话！要找汉子你向玉罗刹要去，哼，哼！玉罗刹的宝剑可不留情，你的汉子已遭了那女魔头的毒手啦！你找她，她也未必还得一个活的给你！”白石道人挫败之余，虽然观中弟子众多，心中对红花鬼母，却是内怯，所以故意用话挑拨，实行移祸江东之策。

红花鬼母救夫心切，无心与武当派再斗，闻言奔出道观，走出道观门口才想起一事，回头问道：“哪个什么岳鸣珂呢？”白石道人面色一沉，道：“谁与你管这么多闲事，不知道！”武当的弟子砰然把大门关了。红花鬼母好不生气，本待再跳入观中，可是回心一想：丈夫的生死未明，既知他是被玉罗刹所伤，何必还在这里和白石这厮纠缠。

红花鬼母急急下山，又到城中卫所找慕容冲，其时抢粮的饥民己散，那些受伤的卫士已被抬回卫所，红花鬼母一到，便听得凄惨呼号之声，先自心惊肉跳，入去一看，只见受伤的十居八九，都是穴道关节之处，被剑刺伤，这分明是玉罗刹的手法了！红花鬼母不见慕容冲，也不见应修阳，便问留在卫所中的卫士，那些卫士早得了应修阳的指教，答道：“慕容总管和应都头去救金爹啦！你老人家到明月峡去吧。”红花鬼母道：“为什么要到明月峡？”留守的卫士道：“咦，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吗？金老前辈被玉罗刹刺伤，生擒去啦！”红花鬼母道：“哪个什么岳鸣珂呢？哎，还有，熊经略是否被朝廷杀了？”卫士道：“嗯，是有那么一个岳鸣珂！可是这样的无名小卒，你老人家怎么会知道的呀？他趁着统帅被朝廷处死，偷了应该没入国库的东西，朝廷要追赃哩。不过，我们可不是专为追捕他来的。至于熊廷弼为什么被处死，那，我们就不清楚了。听说是通番卖国的罪名哩。”红花鬼母听完，立刻出城，向明月峡飞奔而去。

将近明月峡时，红花鬼母已遥见追敌卫士，急忙赶上去问，忽听得轰轰然如雷鸣，爆石的雪崩之声，其时金独异和慕容冲己进入第三道山口，红花鬼母刚进第一道山口，闻声知是崩雪封山，拦住落后的卫士一问，那名卫士正是应修阳的徒弟，狡猾不减乃师，答道：“咱们来救金爹，在路上就和她的女兵打起来了。你老人家来好极啦，崩雪封山，我们过不去，你可以攀登山顶，绕过山口到明月峡去。”红花鬼母一听不错，避开正面的雪崩之处，施展上乘轻功，攀上山峰。在她上到峰巅之时，正是慕容冲他们爬上峭壁的时候，峭壁上突出来的岩石和在石隙中伸出的藤蔓正把慕容冲他们遮着。因此红花鬼母一点不知丈夫便在下面，以致失之交臂。适值此时，忽又见有一条人影，在侧面山峰出现，疾逾流星，飞下幽谷，红花鬼母心道：“这份轻功的确超凡绝俗，看来与玉罗刹乃是怕仲之间。不知竟是哪位世外高人来了？”红花鬼母暗数江湖上的各派名家，无人有此本领，因此竟疑不知是哪位隐居的前辈高人。红花鬼母若在平时，见此高人，必定会追下去相会，可是此刻她一来是救夫心切，二来又不知此人是敌是友？是敌固然有一番厮杀；是友也有一场寒暄。明月峡就在面前，红花鬼母哪还有闲心在此耽搁。看那黑影飞下幽谷，她也提一口气，在山顶上疾掠轻驰，过了一个个的山峰，直到明月峡山上玉罗刹的大寨。

此时卓一航正在山头眺望，心中惴惴。红花鬼母声到人到，喝道：“玉罗刹呢？”卓一航躬腰问道：“老前辈重来，有何指教？”红花鬼母道：“不

干你事，你叫玉罗刹来！”卓一航道：“老前辈，你稍待一会，她就出来。”红花鬼母见寨门紧闭，道：“哼，你是替她施缓兵之计，老娘可不上你们的当。”红花鬼母以为玉罗刹自知理亏，不敢见她，关上寨门，要偷偷的从山寨后溜下山去。心头急躁，左掌一推把卓一航推开，奔上前去，暗运内家真力，呼的一拐，把寨门打裂，运掌一劈，寨门倒下，女喽兵纷纷逃避。玉罗刹飞奔而出，大怒喝道：“红花鬼母，你敢打崩我的寨门？”刷刷两剑，直刺红花鬼母前心，红花鬼母震拐一挡，玉罗刹已疾如飞鸟般掠过她的头顶，抢上高地，喝道：“来，来，来！咱们再斗三百回合！”红花鬼母反手一扬，喝道：“玉罗刹，你敢骗我，把人还我，要不然今日绝不与你干休！”玉罗刹明知她必是被人欺弄，但恨她打塌寨门，气在头上，也不详加分辩，冷笑喝道：“你不替我修好寨门，我认得你，我的剑认不得你，就是你想干休我也绝不与你干休！”说话之间，手中宝剑已连发了六七个辣招，真是快速之极！

红花鬼母大怒，龙头拐杖横扫直格，呼呼挟风，便在山寨之前与玉罗刹大战起来！

红花鬼母救夫心切，又恨玉罗刹对她无礼，这回竟是拼命厮杀，拐重如山，玉罗刹在明月峡苦修了三年内功，兀自感到招架不易。可是玉罗刹轻功卓绝，红花鬼母打得砂石纷飞，却也打不着她！玉罗刹忽而笑道：“哈，三年多来，没有这样痛痛快快打过了！”棋逢对手，精神倍长，把独门剑法使得凌厉无前，剑式展开，夭矫如神龙飞舞，击刺撩抹，乍进乍退，倏上倏下，时实时虚，无一招不是暗藏几个变化，无一招不是妙到毫巅。红花鬼母强攻不下，大怒喝道：“好，我与你拼啦！”拐掌兼施，打得越发凶猛，那支龙头拐杖，劈扫盘打，恰如骇电惊霆，无一招不是奔向玉罗刹要害，左掌更用排山掌力，荡气成风，震歪玉罗刹的剑点，卓一航在旁边看得十分着急，大叫：“有话好说！金老前辈确是不在这里！”两人厮拼正烈，哪肯收手，连分神说话都不愿意，双方以攻对攻，不到半个时辰，已拼了三百多招。

这番激战与前次在秘魔崖之战，又不相同。上次有白石道人与铁飞龙先挡两阵，耗了红花鬼母体力，又有岳鸣珂的手套护着，才让玉罗刹捡了便宜，这回却是双方都用本力厮拼，玉罗刹剑招虽狠，轻功虽妙，内家真力不如对方，厮拼一久，渐觉呼吸紧促，处在下风。

卓一航焦急无计，要插手也插不进去，蓦听得红花鬼母喝道：“着！”龙头拐杖往上一抽，顺势反展，疾如闪电，把玉罗刹的宝剑压在下面，左掌反手一扫，掴向玉罗刹面门！女喽兵惊呼中忽听得玉罗刹一声娇笑：“不见得！”也不知她使个什么身法，在间不容发之际，居然从红花鬼母杖底钻出，反手一剑，以牙还牙，剑尖又指到红花鬼母心窝。原来玉罗刹自秘魔崖一战之后，把红花鬼母认为平生劲敌，苦心积虑要破她的杖法，虽因内家真力不如对方，破她不了，但对她的仗法路道已经摸熟，临危之际，仗着轻功卓绝，在她两招相接之际，骤然逃出！

红花鬼母满以为这一下玉罗刹绝难逃避，哪料仍然给她逃脱，不觉起了爱才之心，想道：“这女娃子年纪轻轻，能练到这般本领，也真不容易！只要她不曾把我那贼汉子杀害，我还可饶她。”拐杖一荡，把玉罗刹的宝剑荡开，双方缓了一缓，红花鬼母喝道：“我那贼汉子是死是活？你说不说！”玉罗刹笑道：“他是死是活。我怎知道？”红花鬼母气往上冲，道：“不是你把他刺伤了么？你怎么不知道？”玉罗刹道：“不错，是我把他刺伤了，

他给我刺伤之时，当然还是活着，现在是死是活，我就不知道了！”

红花鬼母心头一疼，以为丈夫是被玉罗刹擒了，伤重将死，所以玉罗刹如此说法。大叫道：“你与我到寨里去看，若他未死，赶快施救，若然死了，哼，那可得要你的命抵偿。”玉罗刹冷笑道：“你有本事就自己进去！”横剑当胸，蓄势待发。卓一航又急叫道：“金老前辈确是不在这儿！”红花鬼母瞋目喝道：“在哪里？”卓一航道：“他昨晚中了一剑，滚下山坡，想是回到城中找慕容冲去了。”红花鬼母道：“胡说，慕容冲就在外面山谷，现在被雪崩所阻，等下便到，他若回到城中，慕容冲怎会还到这里救他？”玉罗刹心中一震，心道：“我只图自己痛快，与她打架玩耍，不料慕容冲他们杀来，只怕珊瑚妹妹被他们追到，珊瑚妹妹可不是他们对手。”急道：“既然如此，那么马上找慕容冲对质，岂不是省事得多！”红花鬼母冷笑道：“救人如救火，他给你的剑刺伤穴道要害，我哪有闲功夫和你去找慕容冲？”玉罗刹哈哈一笑，道，“谁说我刺伤他的穴道要害了？你的汉子武功也非平庸之辈，老实说，我是想刺他的穴道要害的，可是他闪得倒快，大约只是给剑尖刺伤脚踝，你急什么？”红花鬼母道：“你话当真？他确是不在这里？哼，玉罗刹你可别骗人啦，今朝我问你时，你为什么不提他受伤之事？”玉罗刹哈哈笑道：“这点小事，也值得提？我问你，你失招丢丑之事，可愿随便提么？”红花鬼母道：“什么？我几时失招丢丑了？你是提上次秘魔崖之事么？那次你们是车轮战，不能算数！”玉罗刹笑道：“我只是打个比方，你的汉子，目前武功已远不如我，我还刺不中他穴道要害，不是失招丢丑么？提起来我都不好意思。”红花鬼母又好气又好笑，心道：“哼，你居然如此自负！”但这么一说她倒相信了。道：“好，那么咱们马上去看！”

不料玉罗刹却冷冷说道：“不成！”红花鬼母诧道：“不是你自己说要找慕容冲对质的么？”玉罗刹道：“不错！但你打塌我的寨门，可得向我赔礼，至于重修之事，那我可让你见了慕容冲对质之后再说。”红花鬼母气往上冲，拐杖一顿，道：“玉罗刹，你对我如此戏侮？”玉罗刹道：“我是一寨之主，打塌我的寨门，就等如推翻皇帝的龙床，撕碎镖局的镖旗，你懂不懂江湖规矩？赶快赔礼，咱们好去找人。”红花鬼母一怔，江湖上的规矩确是如此。可是事未分明，丈夫在不在她的寨中尚未可知，怎拉得下这个面子，向她低头赔礼？怒道：“你要我赔礼么？行！你再来斗斗我这支拐杖，我的拐杖若然低头，我也向你低头。”卓一航大急，颇怪玉罗刹节外生枝，哪料玉罗刹强项之极，冷笑道：“那么咱们就再斗三百招！一航，你到前山去看看珊瑚妹妹是不是回来了？”

红花鬼母大怒，拐杖一挥，一招“平沙落雁”，扫腰击腿。玉罗刹叫道：“来得好！”霍地晃身上跳，龙头拐杖在她脚下一掠而过。玉罗刹身子悬空，招数却丝毫不缓，一招“白虹贯日”，凌空下击，红花鬼母横仗一挡，呼的一声，剑拐相交，玉罗刹整个身子反弹起来，趁势斜掠出数丈之外。忽听得阵阵萧声，隐隐传来，音细而清，俨若游丝袅空。若断若续，似从天外传来，又似云间飘下，玉罗刹面色倏变，红花鬼母一拐打来，玉罗刹一闪闪开，叫道：“好，赔礼之事，也可让你与慕容冲对质之后再说。”红花鬼母道：“我是任你戏耍的吗？”举拐欲击，萧声清越，红花鬼母也听到了，只觉那萧声中似含着无限哀怨，又似非常激愤，红花鬼母心头一震，不觉问道：“谁人在此吹萧？”玉罗刹道：“铁飞龙的女儿铁珊瑚，雪崩封山，她想必是被困住了。”卓一航道：“若是金老前辈受伤不重，想必也会与慕容冲同来，哎

呀，不好！”他是想到铁珊瑚如被困住，如何脱得慕容冲他们的魔掌。红花鬼母心头一震，心中也叫了一声：“哎呀，不好！”暗道：我满心以为那贼汉子在玉罗刹这儿，完全没想到他会和慕容冲同来，若然他真的来了，剑伤新创，怎逃得了雪崩之灾？”忽而又想到：若然他真的来了，哎呀，那不是玉罗刹所言非假，他一出家门便又干坏事了？呀！那我怎样向玉罗刹交代？亲手废了他，还是任玉罗刹凌辱？哼哼，不行，到底是几十年夫妻！哎呀，不行，包庇他也不行，那岂不永让武林笑话？”

红花鬼母思潮起伏不定，玉罗刹听了铁珊瑚的萧声，心急如焚，暗中责骂自己，不应与红花鬼母纠缠，晃剑飘身，叫道：“你不去我也去了！你有厚脸皮，就在这里欺负我的女兵吧！”红花鬼母道：“呸，事情非到水落石出，你飞到天边，我也跟你！”拐杖点地，身形疾起，紧跟在玉罗刹后面。其间只苦了个卓一航，运用了全身本领，仍是落后数十丈之遥。

再说岳鸣珂昨晚逃出清虚观后，就伏在山林之中，到了四更时分，林中脚步声大作，只见慕容冲他们一大堆人都走下山，每人背着一名受伤的同伴。岳鸣珂心道：“咦，白石道人居然还不错哩，慕容冲他们吃了武当派的大亏了。”他不知玉罗利已经来过又去了，只因下山的方向不同，所以没有看见。

岳鸣珂连日奔波，又在激战之后，精神困倦，见慕容冲他们走远，松了口气，心道：“我且稍睡片时，待天明之后，再去向白石道人请罪，并与卓兄最后道别。”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忽被声音惊醒，岳鸣珂躺在两块岩石之间，从石隙中望出，只见一个相貌奇丑的老女人，鬓边插着一朵大红花，口中喃喃有声，纵步如飞，向城中的方向奔去。

岳鸣珂凛然一惊：莫非此人就是红花鬼母，看她轻功超妙，不在自己之下，倏眼不见。岳鸣珂跳了出来，整了衣冠，再上山去叩清虚观的大门。

白石道人给玉罗刹与红花鬼母先后一闹，正自气恼非常，不料红花鬼母刚走，岳鸣珂又来，白石道人一见，怒从心起，岳鸣珂依谒前辈之礼，对白石道人抱拳作揖，问道：“卓兄无恙么？”白石道人怒道：“你们不是和玉罗刹那妖女在一起吗？”岳鸣珂奇道：“什么？”白石道：“你还作什么假惺惺，玉罗刹把我们的掌门人掳去啦！”岳鸣珂奇道：“真的？有这样的事？那么玉罗刹也在广元了？”白石道人越发生气，骂道：“岳鸣珂，你这小辈真是胆大妄为，你陷害我们武当派与官象作对还不算，又勾结玉罗刹戏侮我们！”掌门人被俘，那是一派的奇耻大辱，所以白石道人悻悻然见于辞色。岳鸣珂躬腰答道：“昨晚之事，小辈该向你陪罪。只是与玉罗刹勾结之事，那却是前辈误会了！”白石道人嗖的一声拔出长剑，喝道：‘“就凭昨晚之事，你便该吃我一剑！这样大事，岂是陪罪得了！”白石道人的连环夺命剑法迅捷之极，说话之间，连进数招，岳鸣珂迫得拔剑一挡，当的一声，将白石道人的长剑震开，白石道人叫道：“众弟子还不速上！”

岳鸣珂虚晃一剑，跳出大门，如飞而去！白石道人追之不及，只好自己生气！

岳鸣珂自熊廷弼死后，本已心灰意冷，几次三番想削发为僧，归隐天山。只因心头还有一个铁珊瑚，委决不下。自那次玉罗刹鲁莽提婚，岳鸣珂措词不当，被铁飞龙父女听到，铁珊瑚一气而走之后。岳鸣珂深自引责，内疚之极，立誓要找到铁珊瑚向她陪一句罪，这才心安。只因戎马匆匆，此愿无由实现。而今听得玉罗刹昨晚出现，想道，“玉罗刹既在此地，她必能知铁珊瑚下落。她虽与我不和，我也要找她问去。”于是岳鸣珂下山探问，玉罗刹

在明月峡，广元的居民十九知道，岳鸣珂问明了去明月峡的路，便立刻动身，其时红花鬼母也正从城中卫所出来，向明月峡前去。岳鸣珂与红花鬼母一先一后，两人都不知道。

岳鸣珂将近明月峡时，也遥见谷底追敌的卫士，并见坡上有逃避的女喽兵，大为惊奇，截着一个女喽兵询问，女喽兵见他不是卫士，问他是谁，岳鸣珂道：“我是你们练寨主的朋友。”女喽兵适才见他登山时迅逾猿猴，料是武林中的高手，喜道：“那么你快去救我们的铁寨主吧！她被鹰犬所追，正进入那边山口。”岳鸣珂跳起来道：“谁？”女喽兵道：“你不认得我们的铁寨主吗？她是西北铁老英雄的女儿，小名叫珊瑚。”话未说完，岳鸣珂已如飞冲去。宛似一团白影，隐现在危岩乱石之间。

岳鸣珂的轻功与玉罗刹几在伯仲之间，追敌的卫士眼力好的，只见山坡上一团东西一掠即过，也不知是鬼是人，更说不到敢上去拦截了。

岳鸣珂奔入第一道山口之时，正是铁珊瑚刚踏入第三道山口，第一次吹萧向玉罗刹报警的时候，那次吹了几声，便被雪崩所阻，玉罗刹没有听见（玉罗刹听到的是第二次萧声），但岳鸣珂却听到了。

岳鸣珂一听萧声，心中狂喜，喃喃语道：“谢天谢地，果然是她！”猛然间山谷里响起了巨大的雷鸣声，万峰回应，震耳欲聋，岳鸣珂在西北长大，知是雪崩，急向山顶高处跃去，过了一阵，雪崩渐止，岳鸣珂急急跃过几个峰头，遥见第三道山口已被雪封，再极目远眺，前方无人，想道：珊瑚妹妹必然是被困在下面的深谷了，若然敌人在雪崩之前也有窜入，那可不妙！吸一口气，施展绝顶轻功，从山顶上滑走下来，就在此际，红花鬼母在山顶上，离他数丈之地掠过，岳鸣珂听得风声，昂头一瞥，知是红花鬼母，颇为奇怪，心道：她才到清虚观，又来明月峡，奔奔波波，不知却是为何？但岳鸣珂救人心切，也懒得去理红花鬼母，手攀葛藤，脚点危岩，片刻之间，滑到山腰，忽听得慕容冲大声喝道：“不许走来！”

岳鸣珂一眼瞧去，只见慕容冲一脸狞笑，胁下挟着的正是他朝思暮想的铁珊瑚，岳鸣珂又惊又怒，长剑倏的出鞘，叫道：“我与你拼了！”慕容冲提起铁珊瑚迎风一晃，笑道：“很好，你进招吧！”岳鸣珂叫道：“你敢伤她一根毫发，今日我与你们三人同丧幽谷！”金独异忽然喊道：“咱们下去说。”原来金独异脚踝刺痛，应修阳扶着他，两人都感吃力。金独异心想，若是不把被雪崩封着的山口掘出路来，要想生出此山，只怕比登天还难。看岳鸣珂如此情急，不如拿铁珊瑚来要挟他，叫他代自己去央求玉罗刹，派女喽兵掘出一条路来。

慕容冲心中另有盘算：岳鸣珂乃是魏忠贤指定所要追捕的人，不但比铁珊瑚重要，比玉罗刹也重要得多。但岳鸣珂武功高强，自己虽不惧他，激战是难免，即算合三人之力可以将他擒着，但也非一时半刻所能解决，倘若玉罗刹带兵杀到，那可是逃脱不了。因此他也想拿铁珊瑚来要挟岳鸣珂。

岳鸣珂随他们三人下了峡谷，慕容冲冷笑道：“岳鸣珂，你想怎么？”岳鸣珂见铁珊瑚面色惨白，头发散乱，衣裳破碎，心中不由得一阵阵难过，大声叫道：“欺侮女子算什么英雄，你把她放了！”慕容冲冷笑道：“哼，你说得好容易！你要我把她放走，除非你乖乖的随我回京面圣。”岳鸣珂瞧了铁珊瑚一眼，慨然说道：“随你入京，未尝不可，不过我要先知道她伤势如何？”

慕容冲拼指一戳，解开铁珊瑚的穴道，铁珊瑚叫道：“大哥，不要随他

进京！”慕容冲笑道：“你看她不是好好的？咱们公平交易，我断不会把她弄成残废来骗你入京。”岳鸣珂眼珠一转，心道：熊经略的遗书我已交给了卓一航，心中已是别无牵挂，拼着一死随他入京便了。只是珊瑚妹妹不知有否被他暗算，假如给他用内力震撼心脏，那虽保得一时，十天半月，也会身亡，非得看清楚不可，若然是受了伤，那就得赶快给她救治。铁珊瑚又叫道：“大哥，不要上他的当！”岳鸣珂道：“你吸一口气看看，看肋骨是否作痛？”慕容冲叫道：“你岂有此理，我慕容冲岂是暗算妇人孺子之人！”铁珊瑚心念一动，吸了口气，故意说道：“好像有点痛。”慕容冲面色一沉，道：“你诈死！”铁珊瑚道：“你让我吹萧给大哥听听。”岳鸣珂道：“对啦，你吹萧试试，我听听你的萧声，便知你有没有受内伤。”

慕容冲道：“好，吹吧！”叫金独异道：“过来！”将铁珊瑚拉过一边，对金独异道：“你看着她，不要让她弄鬼！”金独异一手按在她肩头琵琶骨上，一手抵着她的后心，金独异的毒砂掌天下无匹，轻功虽因伤削减，掌力还是雄劲异常，双掌按在铁珊瑚要害之处，只要她稍有异动，掌力一发，即算铁珊瑚武功再高十倍，五脏六腑也要给他震裂！

慕容冲放开了铁珊瑚，抢在金独异与岳鸣珂之间，盯着岳鸣珂防他骤然发难，真可说是防范得十分严密，说道：“好啦，贱丫头，你怎么还不吹呀？”

铁珊瑚心中无限凄酸，把玉萧凑到唇边，轻轻的吹将起来，其声甚细，渐渐越吹越高，萧声先是一片欢悦之音，好像春暖花开之日，和爱侣携手同游，喁喁细语一般。岳鸣珂不由得想起昔日和她万里同行，春郊试马的情景，不觉心神如醉。萧声一变，忽如从春暖花开的时日到了木叶摇落的深秋，有如孤雁哀鸣，寒蝉凄切，岳鸣珂想到她在江湖浪荡，孤独可怜，心中益增内疚。萧声再变，音调越高，其声愈苦，真如鲛人夜泣，三峡猿啼，悲哀中又隐有愤激之情。岳鸣珂想道：我真不该拒她婚事，弄得她如此伤心。萧声三变，音细而清，宛如游丝袅空，离人话别，若断若续，如位如诉，又如听入咽泪长歌柳永的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萧声吹得人人都觉悲酸，连慕容冲那样的铁石心肠，眼角也润湿了。岳鸣珂心中一片凄苦，想道：怎么她会吹出这生离死别之音，嗯，莫非她舍不得我去送死！人生得一知己，死可无憾。我是虽死犹欢，只恨她要永生孤独！

萧声不歇，慕容冲大声叫道：“不要吹了，还未够吗？”

铁珊瑚心道：“练姐姐一定该听见了！”萧声一停，慕容冲喝道：“岳鸣珂你可听清楚了，她哪有半点内伤。”岳鸣珂道：“好，你把她放了，我随你去！”慕容冲忽然笑道：“你还得依我一事。”岳鸣珂道：“什么事？你可不许节外生伎。”慕容冲道：“绝非节外生枝，你替我把你自己那只有手斩掉！”岳鸣珂惊叫道：“什么？”慕容冲冷冷道：“你武功高强，缚你缚不牢，点穴你自己又会解，万里长行，老爷们可不耐烦尽看管你！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把右手斩掉，大家放心。哈哈，你怕痛吗？”

铁珊瑚叫道：“大哥，不要，不要！你死了我也不能独活！”岳鸣珂叫道：“珊瑚妹妹，你的情意我心领了。你还年轻，千万要活下去。你和练姐姐一道，不要挂念我。”慕容冲冷笑道：“哈，真是情意绵绵，你们还有多少话要说？”岳鸣珂叫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由你摆布，你可不许加害于她！”慕容冲道：“谁人反悔，贻笑武林！”岳鸣珂叫声：“好！”

左手执剑，向右手手腕一剑切下！

忽听得一声惨叫，岳鸣珂冷森森的剑锋已触手腕，倏忽停住，只见铁珊瑚与金独异都滚倒地下！原来铁珊瑚吹萧报警，用的原是缓兵之计，想等玉罗刹闻声来救，哪知慕容冲又想出那么毒辣的办法，看看岳鸣珂就要把右手斩掉，铁珊瑚心道：“而今我已知他相爱之深，不死何待？”蓦然发难，手肘向后一撞，回身一按玉萧，开动机括，三支短箭，全射进金独异身中，铁珊瑚是名武家之女，武功虽非上上，却有杀手绝招，这一下，肘撞心窝，箭伤要害，饶是金独异内功深湛，武艺高强，也痛得眼睛发黑，掌力一发，两人都受了重伤，滚倒地上。铁珊瑚倒在地上，犹自厉声叫道：“大哥，你要闯出去，日后为我报仇，咱们来生再见！”

岳鸣珂一痛欲绝，金独异忍痛跃起，岳鸣珂猛然叫道：“报仇便在今日！”长剑一翻，奔杀过去，慕容冲一拳捣出，见岳鸣珂双眼通红，势如疯虎，一拳击空，立即闪避，岳鸣珂身随剑走，疾若惊飚，金独异刚刚起立，岳鸣珂大喝一声：“拿过头来！”腾起一脚，把金独异踢翻，慕容冲赶来相救，已是不及，只听得金独异惨叫一声，剑光一闪，金独异的头颅已拿在岳鸣珂手中！

慕容冲大吃一惊，岳鸣珂长剑杀到，喝道：“你要我回京面圣，我要你到黄泉去见阎王，”长剑风翻云涌，着着凶辣，慕容冲见他拼命相扑，知道今日之事，非死斗不能脱身，也豁了性命，玄功内运，双拳敌一剑，在鲜血染红的峡谷恶斗起来！

两人功力悉敌，岳鸣珂发剑似游龙，慕容冲出拳如虎豹，霎忽斗了二三十招，岳鸣珂拼了一死，着着抢攻，慕容冲不觉心怯。应修阳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慕容冲道：“我若身死，你焉能独自逃生！”用意是叫他相助，哪知应修阳被他一言惊醒，心道：“看这岳鸣珂势如疯虎，不顾命的厮拼，我便上前相助，也未必能够胜他。何况还要担心玉罗刹杀来，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手脚并用，攀上峭壁，慕容冲气得牙痒痒的，岳鸣珂越攻越猛，慕容冲就是想走也脱不了身。

再说上罗刹和红花鬼母一先一后，来到前面山峰，玉罗刹来快一步，听得下面厮杀之声，施展绝顶轻功，身子腾空下跃，看看要碰着突出来的石块，剑尖一点，又腾空而起，再往上落，如此几番腾跃，已到山腰，应修阳刚刚窜上，玉罗刹哈哈笑道：“那次在华山绝顶，被你逃生，今回你可逃不了！”应修阳心胆俱寒，拂尘一绕，缠剑斜闪，玉罗刹道：“哈，你还要动手！”剑把一沉，一缕寒光，疾如电掣，不架敌招，反截敌腕，应修阳在乎地上尚远非玉罗刹之敌，何况现在面临深谷，身在危岩，心中一慌，脚下一滑，玉罗刹的剑锋尚未触及他的身体，他已咕咚咚直跌下去。玉罗刹一笑跃下，放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

荒谷中只见慕容冲与岳鸣珂拼命厮扑，一具无头尸身横在乱石茅草之中，离尸身不远之处，铁珊瑚扑卧地上。玉罗刹叫道：“珊瑚妹妹。”奔过去将铁珊瑚的身躯翻转，只听得一声微弱的叹声道：“练姐姐，你来迟了。烦你告诉我爹，叫他不要挂念我。”

铁珊瑚声音虽然微弱，岳鸣珂听了，却如闻春雷复苏之声，心道：“唔，她还未死！”撤剑回身，向铁珊瑚疾跑过去。慕容冲正想跃上山壁，见山上红花一闪，急忙从另一面登山。

岳鸣珂道：“练女侠，你去追慕容冲，让我看看珊瑚妹妹。”玉罗刹凄

然一笑，抱起铁珊瑚放在岳鸣珂怀中。

岳鸣珂轻吻铁珊瑚的眼皮，叫道：“珊瑚妹妹，你张开眼睛看看，我在这儿。”铁珊瑚星眸半启，微笑说道：“大哥，我很高兴。”岳鸣珂道：“我对不住你，我来迟了！”铁珊瑚道：“你没来迟，是我要先走了。”铁珊瑚被金独异掌力震裂心脏，拼着最后一口气，和岳鸣珂见了临终一面，说了这两句话后，在他怀中，只觉如睡在天鹅绒上一般，非常温暖，心满意足，又如回到儿时情景，父亲抱着自己在长安附近的温泉沐浴，暖得令人眼皮深重，就像要在温泉中睡去，身体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

岳鸣珂手中却感到一片冰冷，铁珊瑚已经气绝了！这一刹那，岳鸣珂什么也不想，脑子空空洞洞的，什么都绝望了，只是感到冷，连心也冷透，周围的空气也好像要冷得凝结了。

再说红花鬼母从山上下来，远远望见玉罗刹追逐慕容冲，上了对面的山峰，大吃一惊，叫道：“金老大，金老大！”岳鸣珂被红花鬼母刺耳的叫声震动，好像从恶梦中陡然醒转，把铁珊瑚轻轻放在地上，拾起金独异的人头，怒气冲冲的喊道：“你的金老大在这儿！”红花鬼母一瞧，也如岳鸣珂适才一样，从头顶直冷到脚跟！再瞧了瞧，人头虽然血肉模糊，却万确千真是自己几十年的老伴！

红花鬼母颠颠巍巍的举起拐杖，颤声叫道：“是你把他杀了？”岳鸣珂道：“你的臭汉子十个也抵不上我的珊瑚妹妹！”红花鬼母怒道：“你是谁，我要把你杀了填他性命！”岳鸣珂怒叫道：“岳某人在千军万马之中几十次险死还生，在好阉追捕之下也早已把性命置之度外，哈哈，你要杀我填命？熊经略的性命，我珊瑚妹妹的性命谁人来填？”红花鬼母顿时如受雷殛，玉罗刹的话竟然一句不假，这贱汉子果然是助纣为虐，迫害忠良的了！可怜自己几十年来苦心积虑。望他改好，仍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红花鬼母只觉四肢无力，拐杖慢慢的垂了下来，岳鸣珂怒气稍减，道：“你待怎么？”红花鬼母有气没力的问道：“你叫岳鸣珂？是熊经略的参赞？”岳鸣珂道：“我也知道你叫红花鬼母，哼哼，人们叫错你了，你的丈夫才是个鬼！”红花鬼母一声长叹，心道：罢了，罢了！我还有何面目再见武林同道？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味儿。一时想不过来，骤然向石山上一头撞去，可怜红花鬼母一世称雄，竟因误嫁匪人，累得她肝脑涂地，血溅幽谷！

岳鸣珂怔了一怔，忽而狂笑叫道：“大家死了倒也干净！”纵起了身，也向山石一头撞去！

再说玉罗刹追逐慕容冲，慕容冲已爬上高山，居高临下，把大石乱推下来，犹如冰雹骤落，满山乱滚，玉罗刹跳避闪跃攻不上去，忽闻得下面红花鬼母与岳鸣珂骂战之声，暗道：不好，红花鬼母定要和他拼命。心中又悬挂铁珊瑚性命安危，叫道：“慕容冲，今日饶你一命！”转身奔回峡谷，忽见红花鬼母撞岩自杀，大吃一惊，心道：糟了，糟了，从此又少一个对手了！一掠而前，来得正是时候！

岳鸣珂一头撞去，头颅离岩不到五寸，玉罗刹恰恰赶到，一手捉着他的足跟，硬生生拉了回来，岳鸣珂只听得耳边有人说道：“一日之间，不能连死两个高手！”睁眼一看，却原来是玉罗刹在对自己说话。

岳鸣珂跌坐地上，把手一指道：“珊瑚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玉罗刹心中大痛，但救生不救死，强用极大的定力压住悲痛，冷笑道：“岳鸣珂你怕和我比剑么？”

岳鸣珂气往上冲，心道：铁珊瑚是你谊妹，你却如此没有心肝，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要和我比剑，一跃而起，叫道：”你要比剑？来，来！可惜珊瑚妹妹看不到她谊姐的威风！”

玉罗刹笑道：“不是现在要和你比剑。咱们的师父各创一家剑术，一正一反，相克相生，我的师父原意是待剑术练好之后，和你的师父较量一下，印证印证彼此的武功。可惜我的师父死了，他们两位老人家比不成啦。我们各自承继一家剑术，是他两老的唯一传人，将来只有咱们完成上辈的心愿，你不和我比剑，我还找谁去比？咱们再练它一二十年，把本门剑法练得精通熟透之后，那时再好好较量一下，分个高下。现在比，左右不过打个平手，没有什么意思。”

岳鸣珂心头一震，想道：原来她是这个意思。我师父现在也已风烛残年，断不会有第二个传人的了。我果然不应轻生，令本门剑术至我而断。思念及此，顿如冷水浇头，倏然而醒，低声说道：“谢谢你的勉励，二十年后，我在天山等你。”

玉罗刹松了口气，这时才觉心中剧痛，抱着铁珊瑚的尸体呜呜的哭起来，岳鸣珂暗道：原来她表面虽凶，心中却是至性至情，正要上前劝慰，山上又奔下一人，原来是卓一航，他轻功较逊，直到现在才来。

岳鸣珂咽泪叫道：“卓兄，珊瑚死啦，你去劝她。”卓一航吃了一惊，上前去把玉罗刹扶起。玉罗刹忽然想道：“岳鸣珂和铁珊瑚虽不能缔结良缘，相爱之诚，今日尽见。珊瑚妹子得他如此相爱，死后也当瞑目的了！”玉罗刹深觉铁珊瑚较她幸福，瞧了卓一航一眼，深情怨恨，尽在眼光一瞥之中。

卓一航为她眼光所慑，低下头去。玉罗刹思潮起伏，忽觉真正可哀的不是铁珊瑚而是自己，痴痴呆想，不觉收了眼泪。良久，良久，才抬起头说道：“咱们就在这个山谷将她埋了，待溶雪开山之后，再给她造墓。”

三人以剑当锄，动手挖土，挖了一道深沟，将铁珊瑚的尸体放了下去。玉罗刹道：“再挖多一个！”将红花鬼母的尸体抱来，道：“她也是个可怜的人。”挖好墓穴，岳鸣珂道：“让她与她的汉子合葬。”把金独异的首级和尸体掷入穴中，说道：“我本待把他的首级祭珊瑚妹妹，看他的妻子份上，便宜他了。”

三人将泥土盖上墓穴，默默致哀。忽闻得低低呻吟之声，岳鸣珂回头一看，却是应修阳在地上滚动，他被玉罗刹迫下深谷，扭伤足踝，目睹金独异被杀和红花鬼母撞岩等惨烈情景，伤虽不重，已吓得软了。

岳鸣珂恨恨说道：“还有一个，好，咱们再挖多一个，把他生埋！”将应修阳一把提起，玉罗刹忽道：“留他狗命！”卓一航也醒起来，道：“对啦，留他狗命。咱们要他招出私通满洲的同党来！”岳鸣珂想起当年在华山绝顶郑洪台招供之事，道：“那么这事要拜托练女侠了。”

两番剧斗，一场伤心，自黎明闹至此刻，已是日影西移，天将垂暮。玉罗刹无心审问，说道：“将他先带回山寨，让他多活两天。”岳鸣珂道：“一切由你处置，谅他插翼难逃。”把应修阳提了起来，如飞上山。

回到山寨，玉罗刹立刻派遣女兵，挖通山口通路。晚饭之后，新月初上，已将铁珊瑚带去的女兵接了回来，幸喜并无损伤，她们奔波了一天一夜，个个疲倦不堪，饱餐之后，各自歇息。

玉罗刹、卓一航和岳鸣珂却是无心歇息，三人在山中漫步，默默无言，月色溶溶，三人都各自怅触。岳鸣珂忽道：“练女侠，我有一事要重托你。”

玉罗刹道：“ 请说。 ” 岳鸣珂道：“ 熊经略身遭惨死，传首九边，愿你将他首级取回，给他安葬。 ” 玉罗刹道：“ 熊经略是我的朋友，这事我紧记在心，尽力去做便是。 ” 岳鸣珂又道：“ 卓兄，将熊经略遗书交与适当之人，这事也重托你了。 ” 卓一航道：“ 小弟当得尽力，只怕今后回去掌门，难得在江湖走动。 ” 玉罗刹道：“ 你还要回去作掌门吗？ ” 卓一航低头不语，岳鸣珂替他解围道：“ 卓兄回去作掌门也好，总胜于让他的师叔掌门。 ” 卓一航一声苦笑，岳鸣珂续道：“ 这书就是觅不到主人，放在你那儿也好。 ” 卓一航道：“ 岳兄放心，小弟纵不能亲自替这书物色主人，也一定交给可靠的朋友代办。 ” 玉罗刹颇觉岳鸣珂神色有异，只怕他还想不开，笑道：“ 二十年后比剑之约，不要忘了。 ” 岳鸣珂道：“ 绝忘不了。 ” 卓一航道：“ 岳兄，你今后打算如何？ ” 岳鸣珂道：“ 随缘而往，随遇而安，任它红尘扰扰，我自一瓢来往。 ” 玉罗刹道：“ 咦，你说什么？真像老和尚念经。 ” 卓一航知他看破尘缘，所说的已是悟道之语。心道：他做和尚也好，我还没福份做和尚呢！

第二天一早，岳鸣珂果然不辞而行，只给卓一航和玉罗刹留了一封书信，说是师父老迈，自己要回天山侍奉，今后余年，将致力于剑术云云。此事早在卓一航和玉罗刹意料之中，但仍然不免感慨。

是日，玉罗刹亲自督工，将铁珊瑚和红花鬼母的坟墓建好，晚上回来，和卓一航吃了晚饭之后，独自歇了一会，正想把应修阳提来审问，忽见粮仓起火，玉罗刹大吃一惊，拔剑而起，外面女喽兵乱成一片，进来报道：“ 官军杀来！ ” 玉罗刹道：“ 官军哪有如此本领？ ” 提剑冲出寨门，忽见慕容冲率领几十名官兵，到处放火，玉罗刹大怒道：“ 你侥幸逃脱性命，还敢到此。 ” 把手一挥，众喽兵见玉罗刹出来，军心大定，随玉罗刹手势，排成圆阵，和官兵混战。玉罗刹一剑冲前，革觅慕容冲厮杀。正混战间，西角又乱，月光下只见一群道士，手执长剑，冲进山寨。

原来慕容冲当日逃脱之后，收拾伤亡，除了被玉罗刹刺伤的卫士之外，又有几名在雪崩之际，被山石滚下，打得足断手折，剩下能够作战的卫士，不到十名。本已胆寒，想回京再邀帮手。其时适值广元饥民大闹之后，省中官军闻警开来，魏忠贤派在“ 剿匪军 ” 中的监军连城虎也来到了。连城虎是以前西厂的总教头，和慕容冲原是同僚，闻得慕容冲在此，急来相见。慕容冲叹口气道：“ 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如此挫折。 ” 连城虎细问情由，慕容冲一一说了。连城虎听得金独异身死，尚没什么，闻得应修阳被擒，却是面色大变。原来魏忠贤、应修阳和连城虎都是满洲的内应，连城虎生怕应修阳被迫招认出来，泄露于天下。急急问道：“ 玉罗刹的名头我也曾听说过，她有多少喽兵？ ” 慕容冲道：“ 大约有几百吧，都是女的。 ” 连城虎笑道：“ 几百女喽兵怕她什么，咱们率兵扫平她的山寨。 ” 慕容冲道：“ 几百女喽兵虽没什么，可是明月峡奇险，大队官军，如何能开上去？加以雪崩封山，此路更难通了。 ” 连城虎想了一想，道：“ 听你所说，当日寨中女兵，也有许多被雪崩所阻，不能回山。那么玉罗刹非开通山道接她们回去不可，我在军中大约可挑出几十名有轻功根底的，和你摸进山去。 ” 慕容冲摇摇头道：“ 还是不行，军中的武士，虽然能摸进山寨，用来抵敌玉罗刹训练有素的女喽兵，数十名尚嫌不够。何况那五罗刹和岳鸣珂的剑术的确非比寻常。而且其中还牵涉着武当派的掌门。 ” 连城虎道：“ 怎么？我听说武当派选出新掌门了，名叫什么卓一航的，他们武当派素来不与官府作对，难道卓一航还会与那女

魔头在一处吗？”慕容冲道：“正是，卓一航非但和那女魔甚为亲密，而且还包庇岳鸣珂，卓一航一人倒不足惧，只是武当派的道士，个个武功精强，在广元城中的就有几十名之多，把他们也卷进漩涡，那就更棘手了。”

连城虎面色大变，道：“应修阳非救出不可。”低声在慕容冲耳边说道：“应修阳是魏公公心腹，得宠不在你我之下，魏公公曾几次叫我多照应他。”慕容冲本来不大瞧得起应修阳，闻言吃了一惊，心道：既然如此，那是非救他不可的了。不觉想起应修阳以前所说的办法，道：“应修阳倒是有一妙策，只是我辈所不屑为。”连城虎忙问道：“什么妙策？”慕容冲道：“与武当派化敌为友，向白石道人陪罪，求他们和我们合伙攻山。”连城虎拍掌笑道：“好啊，正该这样。白石道人气量狭窄，他的掌门弟子被掳，咱们凭这一点就可说得动他。”

应修阳与连城虎料得不差，白石道人等了两天不见卓一航回来，正自生气，但自己不是玉罗刹的对手，又不敢到明月峡要人，听了慕容冲和连城虎的说词，和红云道人考虑许久，竟然接纳，不过提出了三个条件。

白石道人提出的三个条件是：一、各干各的，各不相涉。他们只求寻回掌门，绝不给官兵助战。二、除了玉罗刹外，他们不愿伤人，若有女喽兵来攻，他们只求自保。因此要官军先去，把女喽兵敌住，好让他们进山寨搜索。三、事情一过，各走各的。以前恩怨也一笔勾销，官中卫士不能再找武当派的麻烦。慕容冲一一答应，就此约定，当晚各自上山。

再说玉罗刹见到白石道人率众冲入山寨，勃然大怒，喝道：“白石道人，你也助纣为虐！”女喽兵见寨主动了真怒，又见这群道士冲入山寨，自然的分出入来拦截，白石道人喝道：“把她们手中的兵器打掉！”女喽兵个个奋勇，武当众弟子不愿伤人，一时间却也不能轻易将女喽兵的兵器夺出手去。白石道人与红云道人连袂攻入，红云道人剑交左手，与白石道人左右分进，武当二老的功力非比寻常，转眼之间，把十余名女喽兵的兵器磕飞，刀枪乱舞，寨中大乱。

玉罗刹哪知白石道人与慕容冲有那三个协定，见他们攻入大寨，只道他们已与官军一伙，生怕他们也要杀人放火！叱咤一声，刷刷两剑，将慕容冲杀得闪过一边，冲出重围，奔回大寨，一柄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武当派弟子哪截得住，直给她杀入核心，白石道人怒喝道：“妖女，快把我们的掌门弟子交回。要不然你今日难逃公道。”玉罗刹怒道：“你真是辱没了紫阳道长的英名，教天下英雄笑话！”剑招疾展，把白石、红云二人全裹在剑光之中。

再说卓一航尚未就寝，蓦见师叔率同门杀人，吓得呆了。揉揉眼睛，知道并非恶梦，难过之极，不知如何自处。过了一阵，听得惨叫之声大作，原来玉罗刹闯回大寨，山寨外的女喽兵哪敌得慕容冲他们的进攻，更兼兵力单薄，阵势大乱，伤亡无数。连城虎率众攻人大寨，就在寨中放起火来，山寨都是木材茅草所建，不比砖石房屋，一被点燃，势即燎原，不可收拾。

卓一航耳闻惨叫，目睹火光，一跃而起，冲了出来，大声叫道：“师叔，我在这儿。你们何苦给官军助战！”白石道人道：“好，你立即和我回山。”率武当弟子去接应卓一航，玉罗刹杀得红了眼睛，紧追不舍，她身法快疾，抢先冲到卓一航身边，卓一航道：“你让我走，抵挡官军要紧。”把岳鸣珂的书抛给她道：“岳兄之托，你替我办吧。”原来他见师叔如此，这番回去，虽是掌门，也必被看管，所以要把熊经略关系国运的奇书，转交给玉罗刹。

玉罗刹怔了一怔，白石道人已到身后，玉罗刹反手一剑，叮当一声，白石道人的剑几乎给她震飞，红云道人叫道：“ 我们接了掌门便走。玉罗刹你硬要与我们武当派作对做什么？ ” 寨中呼声震天！玉罗刹咬牙说道：“ 好，让你们走！ ” 身子一侧，闯出人丛。武当派弟子拥着卓一航全师而退。

这时大寨已全被火舌笼罩，连城虎抢入寨后搜人，慕容冲和玉罗刹在火光中恶战。官军与女喽兵纷纷冲出大寨，霎那间，火势越烧越盛，看看便成火海。慕容冲与玉罗刹趁着火势尚未合拢，边打边走，闯出外面。逃不及的官军与女喽兵在火海中呼号，转瞬化成灰烬。

这时，女喽兵十九伤亡，官军也折损过半。玉罗刹怒极气极，料不到三年来的心血，苦心建立的根基，一旦灰飞烟灭！更伤心的是：几百名女兵，数年来同生共死，情同姐妹，而今却不知能剩几个逃生。伤心到极，拼了性命，剑戮掌劈，身法如风，片刻之间，连毙十余官军，慕容冲赶来截击，但他身法不若玉罗刹轻灵，玉罗刹在官军中穿来插去，转瞬之间，又毙了十名。

激战中忽闻得有人喊道：“ 你们散开，追捕喽兵，让我们来对付这个妖女。 ” 原来是连城虎已将应修阳救出，应修阳养了两天，脚伤已愈，大叫道：“ 不要放走这个妖女！ ” 与连城虎左右堵截，玉罗刹大怒，迎面一剑，刺喉咙，戳心窝，攻势奇幻无比，应修阳力挡一招，玉罗刹二三两招，接连发出，招招都是杀手，应修阳险丧在剑锋之下，幸得连城虎背后袭到，双钩闪闪，急来救护，玉罗刹反手一剑，叮当一声，将双钩格开。各自震退几步，应修阳出了一身冷汗，举起拂尘，只敢在侧面助攻。

连城虎曾为西厂卫士的总教头，在宫廷的校尉卫上中，武功仅在慕容冲之下，却在应修阳之上，双钩遮拦攻拒，居然敌了十多招，慕容冲挥拳冲上，成了合围之势。将玉罗刹困在核心。

这时剩下的女喽兵纷纷逃生，边逃边叫道：“ 寨主，快逃出来吧！ ” 有熟知玉罗刹性格的还叫道：“ 寨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要与他们硬拼。 ” 玉罗刹心头一震，可是这时想逃已是不能。慕容冲的武功与她相当！连城虎比她也仅略逊一筹，应修阳虽然较差，但在三人合围的情势之下，他也可以招架得住。玉罗刹轻功虽好，但已被慕容冲拳风所罩，若然收剑逃时，必被掌力所伤，何况连城虎的日月双钩，既可锁拿兵器，又可钩拉手足，若然飞身跃起，也恐被他双钩所伤。

女喽兵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明月峡的山头只剩下玉罗刹一人与官军厮杀。慕容冲等三人越攻越紧，玉罗刹一柄剑使得出神入化，变幻无穷，但也仅能自保。厮杀了个多时辰，拼斗何止千招，时间己近午夜，玉罗刹气力渐竭，力不从心，心道：“ 不道我今晚丧命此地！ ” 官军们围在四周，虽然不敢插手，却在旁边呐喊助威，大声笑骂。有人笑道：“ 这样美的贼婆娘我可舍不得伤她！ ” 有人笑道：“ 呸，捉了她也轮不到你！ ” 玉罗刹气得发昏，剑招渐乱。

正在官军哄笑之际，忽地有人巨雷般的大喝道：“ 贼娘的，你们敢欺侮我的干女儿！ ” 喝声未停，官军惨叫已起，铁飞龙直冲入来，一手一个，像摔稻草一样，将官军一个个摔下山谷。

正是：霹雳一声寒贼胆，今宵又见老英雄。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毁寨剩余哀 情留块土　试招余一笑 慨赠藏珍

慕容冲怒道：“ 又是你这个老匹夫。 ” 铁飞龙喝道：“ 老夫要你的命！ ” 慕容冲劲拳捣出，铁飞龙横掌一接，正如石堂遇着铁扫把，“ 砰 ” 然一声，两人都给对方的劲力撞得歪歪斜斜退过一边。

玉罗刹精神大振，一招“ 星横斗转 ”，将连城虎的双钩拦过一边，慕容冲奋身再上，铁飞龙已抢过来接住。

这一来形势大变，铁飞龙叱咤连声，按着五行八卦方位，强攻猛打，慕容冲沉腰坐马，好像钉在地上似的，见招拆招，见式破式，分毫也不移动，这两人一个是掌力沉雄，一个是神拳无敌，一攻一守，只打得砂石纷飞，官军们纷纷走避。

玉罗刹少了一个强敌，一口剑龙飞凤舞，着着强攻，将连城虎与应修阳杀得心惊胆战。正激战间，忽闻得铁飞龙问道：“ 你的珊瑚妹子呢？ ” 玉罗刹心头一震，连城虎左钩一拉，右钩一插，玉罗刹转身稍迟，衣袖竞给撕去一片。玉罗刹勃然大怒，反手一剑，喝声“ 着！ ” 连城虎双钩回救不及，“ 波 ” 的一声，肩胛骨给剑刺穿，玉罗刹忽地哈哈狂笑，连城虎与应修阳拼命奔逃，玉罗刹如痴若狂，竟然不晓得追赶。

铁飞龙骇然心惊，叫道：“ 你怎么啦？ ” 呼呼两掌，强扫慕容冲中盘，慕容冲打了半夜，气力上已吃了亏，见同伴败逃，无心恋战，奋力一架，转身亦逃。

铁飞龙心知有异，抢过来将玉罗刹扶着，玉罗刹狂笑如哭，铁飞龙道：“ 敌人都已逃啦！ ” 玉罗刹一跤跌落地上，叫道：“ 爹，我对不住你！ ” 铁飞龙骇极说道：“ 有话慢说。 ” 玉罗刹大痛之后，继以激战，这时只觉百骸欲散，迷迷糊糊，双眼一合，晕了过去。

铁飞龙道：“ 可怜的孩子，你累够啦！ ” 这时山寨己化成灰烬，火势尚自向林中蔓延。铁飞龙千辛万苦，历了三年，始探得铁珊瑚和玉罗刹的下落，不料远道赶来，却正凑得上见山寨毁灭。心头鹿撞，狂跳不休，把眼四望，官军都己逃净，寂无人声，火光中只闻得林鸟惊飞，猿猴哀叫。

铁飞龙叫道：“ 珊瑚，珊瑚！ ” 声音散入林中。只有山峰回响。铁飞龙引吭高呼，过了许久，两个女喽兵爬了上来，她们是侥幸逃脱躲在山腰茅草中的。

两个女喽兵不知铁飞龙是何等样人，但见他穿的是平民服饰，山头上又无官军，料他定是寨主朋友，爬了上来，泣然说道：“ 铁寨主早已死啦！ ”

铁飞龙一痛欲绝，他只有这个女儿，料不到万水千山寻踪觅迹，竟不能见上一面。

良久良久，铁飞龙才说得出声，听女喽兵将这几日来山寨的变故说后，虎目流泪，狂叫道：“ 我来迟了！ ”

女喽兵见此情形，骇然说道：“ 老先生莫非就是威震西北的铁老英雄？ ” 铁飞龙兀立如僵石，眼睛如定珠，脑海中飘浮着铁珊瑚几时活泼嬉戏的影子，对女喽兵的话听而不闻，就像立在山头的一尊石像。

女喽兵又发现了卧在地上的玉罗刹，这一吓更是非同小可，走过去推了两推，玉罗刹转了个身，浑如未觉，女喽兵吓得慌了，跑过去抱着铁飞龙的腿叫道：“ 铁老英雄，你看看我们的寨主！ ”

铁飞龙倏然醒转，哽咽说道：“ 你们放心，这个干女儿我再也不能失了！ ”

玉罗刹转了个身，叫道：“ 珊瑚妹妹，我替你报仇！ ” 铁飞龙心头一震，想道：“ 是啊，我还应替女儿报仇！ ” 玉罗刹又转了个身，叫道：“ 卓一航，你好…… ” 铁飞龙无限伤心，他已从女喽兵口中知道今晚之事，心道：“ 可怜你爱错人了。他是官家子弟出身，所少的正是绿林豪杰的气概，凡事拿不起放不下，对婚姻大事也是一般。纵没有他的师叔阻拦，你们两人也并不匹配。 ” 这时忽觉自己女儿的眼光还要比玉罗刹高明，心中更觉凄苦。

铁飞龙走近两步，听得玉罗刹又狂笑道：“ 哈哈，你们都走啦！珊瑚妹子，你走得好，鸣珂，你这小子也走得好，一航呀一航，只有你走得不好！…… ” 铁飞龙知道她痛极疯狂，一手把她拉到怀中，忍着悲痛，轻轻唤道：“ 裳儿，你看看，我在这儿。

玉罗刹悠悠醒转，看了铁飞龙一眼，掩面大哭，铁飞龙道：“ 咱们父女相依为命，今后不要再走散了。 ” 玉罗刹道：“ 爹，我保护不了珊瑚妹妹，我真该死！ ” 铁飞龙道：“ 这个怪不了你，别哭，别哭，你带我看珊瑚的墓吧。 ” 他劝玉罗刹别哭，自己却滴出泪了。

玉罗刹牵着铁飞龙的手，默默走下山谷，女喽兵跟着下山，沿途呼唤，有十多个逃得性命的女喽兵闻声聚集了来，见玉罗刹面色惨白，双唇紧闭，谁都不敢说话，跟着她直走到谷底那两个新建的坟墓之前。玉罗刹撮土为香，拜了三拜，铁飞龙坐在坟头，凝望夜空，不言不语，似乎连眼泪也没有了。

铁飞龙与玉罗刹一个坐在坟头，一个立在墓前，相对无言，不觉东方已白。女喽兵道，“ 寨主，死者不能复生，咱们回去吧。 ”

玉罗刹一声凄笑，道：“ 你叫我回到哪里去？ ” 女喽兵想起山寨已成灰烬，同伴十九伤亡，数载经营，毁于一旦，真是欲归无处，大家咽泪伤心，又都不敢说话。

再过一阵，朝阳升起，阳光已从树叶丛中透下深谷，女喽兵正想再行劝说，忽闻得山口外有人马行走之声，五罗刹倏然跳起，怒道：“ 哼，他们还想斩尽杀绝？ ” 铁飞龙跳上山坡，手扳大石，说道：“ 让他们进来，我要把他们都埋在山谷！ ” 两人都以为来的定是官军，一腔怒气，紧张待敌。

那山口前日被崩雪所封，虽然给女喽兵掘开，仅可供一人一骑通过。铁飞龙伏在山上，准备官军一入山口，便将大石推上，将他们生埋！

不一刻，谷口旗帜飘扬，马蹄得得一彪人马，列成单行走进。铁飞龙怒吼一声，手推大石，玉罗刹忽然叫道：“ 且慢。 ” 那块大石己带着尘土滚下山坡！铁飞龙急忙住手，看清楚时，只见走入山口那彪人马，竟全是娘子军！

玉罗刹叫道：“ 糟，不是官军！ ” 和铁飞龙飞身扑去抢救，那块石头滚得甚快，到了山腰，碰着另一块凸出来的岩石，突然凌空飞堕，其势猛极！玉罗刹和铁飞龙身法再快，也赶不上那块大石下堕之势！

铁飞龙叫声：“ 不好！ ” 队伍中走在前头的一名女将，突从马背上飞身掠起，手舞长枪，向飞堕下来的大石一撞，只听得“ 咔嚓 ” 一声，长枪断为两截，女将震得在半空打了一个筋斗，跌下来时，恰恰落在马背，姿势美妙之极！而那块大石也飞过对面山坡落下山涧中了！

玉罗刹不禁叫道：“ 好功夫！ ” 那女将催马上前，微笑问道：“ 来的可是练寨主吗？ ” 玉罗刹见那女将一身红裳，问道：“ 正是，你可是江湖上称为红娘子的女英雄吗？ ” 那女将躬腰答道：“ 不敢，小闯王叫俺问候姐姐。 ” 这时队伍中走出十余女兵，群呼寨主，五罗刹一看正是自己的部下。红娘子道：“ 制将军李岩昨日统兵攻下县城，和饥民联合，把省城开来的‘ 剿匪军 ’

全歼灭了。我们奉小闯王之命，请姐姐出山。不料来迟一天，致令山寨被焚，无法挽救，特来请罪。”

玉罗刹道：“山寨遭劫，乃是我的疏忽，这些姐姐蒙你收容，我是感激不尽。”问那些女喽兵道：“你们逃出来的，已全部在此了么？”女喽兵一齐位下。玉罗刹一数，连跟自己的十余名在人，一共只剩下二十七人，算来五百余女喽兵，逃生的不到十分之一，想起那些多年来同生共死，如同姐妹的部属，不觉潸然泪下。

红娘子道：“姐姐不必悲伤，当今天下大乱，无家可归者何止千万，只要登高一呼，豪杰立聚。那时姐姐再练一支巾帼雄师，易如反掌。”玉罗刹苦笑不语，红娘子道：“李岩在城中忙于抚恤流亡，叫我代问候姐姐。”玉罗刹道：“谁是李岩？”红娘子道：“他是小闯王部下的‘制将军，（官名），也是俺的汉子。”玉罗刹道：“失敬，失敬！”铁飞龙走了过来，与红娘子相见，彼此闻名，各自仰慕。铁飞龙道：“尊夫可是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公子么？”红娘子道：“正是。”玉罗刹眼睛一亮，卓一航的影子从脑海中突然掠过，不觉百感交集。

原来红娘子乃是河南的女盗，名气虽不如玉罗刹大，在江湖上也颇有声名，李岩则是河南杞县的举子，父亲李精白曾做到兵部尚书的大官。因此李岩的出身和卓一航颇有相同之处，但李岩父亲早死，所以他父亲的官虽然比卓一航的祖父还高一级，但在家乡的声势反不如卓家显赫。

李岩也像卓一航一样，学书学剑，文武全才。一年河南闹大灾荒，李岩看到灾民凄惨的情况，很为同情，曾自动拿出积存的几百石粮食赈济灾民，还做了一首“劝赈歌”劝其他豪绅也拿出谷米来。其中有几句是：

“官府征粮如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

他作了这样的歌来“劝赈”，当然触了其他豪绅之忌，结果被逮下狱，捏以煽动饥民“造反”的罪名，监狱像一个洪炉，将他锻炼成钢，所以后来红娘子带兵攻下妃县县城之后，他也就跟红娘子走了。

玉罗刹也曾听到过李岩的名字，可没料到他和红娘子已成夫妇，更没料到他现在己是闯王部下的一个将军，所以初初听红娘子说出李岩的名字时，还不知道便是这个曾做“劝赈歌”的李岩。

这刹那间，玉罗刹突然想起了卓一航来，心想：“义父常说卓一航是官家子弟，和我恐难相配。那李岩何尝不也是官家子弟？他和红娘子却结了大好良缘。”殊不知李岩与卓一航出身虽然相同，生活的道路却有差异，李岩早已脱胎换骨，这就非卓一航所能相比了。这道理玉罗刹却是想不通的。

再说红娘子和玉罗刹相见之后，请她同回县城。玉罗刹想了一想，也便答允。

广元的景象与前几天已不大相同，数万饥民被李岩编成了雄赳赳的队伍，他们虽然大半没有兵器，但揭竿为旗，削木为兵，一个个精神饱满，俨如一支训练有素的雄师。

玉罗刹看了这样的景象，暗暗叹服。抬头见街道通衢之处，挂起白布横幅，上面斗大般的字写着：“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不觉展眉喝“好”！这几句话简朴有力，一点酸溜溜的味道都没有，甚对玉罗刹的胃口。

营门开处，李岩迎了出来，红娘子笑道：“我替你将贵客接来了。”李

岩一笑迎入，对玉罗刹道：“ 现在豪杰纷起，闯王大军，即将自奏岭西出，先取憧关，后争豫楚。练寨主可愿加盟么？” 玉罗刹沉思有顷，说道：“ 这天下是你们的了，我也帮不了什么。我的部属请红姐姐照顾，我可要走了。” 李岩本以为玉罗刹必定加盟，听了此话，颇出意外。

李岩不知玉罗刹另有心思。玉罗刹听了李岩劝她加盟之后，心中想道：“ 珊瑚妹妹之仇未报，我怎能困在军中？而且加盟之后，想和卓一航相见，那就更是难了。” 要知玉罗刹对卓一航又怨又爱，她恼恨之时，虽然也曾想过要和卓一航决绝，但怨气稍消，却又念念不忘。

李岩见她拒绝，颇为不快。红娘子道：“ 练姐姐，你的山寨被官军所毁，此仇岂可不报！” 玉罗刹哈哈笑道：“ 有你们在，我何必操心？军旅之事，非我所长，我又素性不羁，但愿一剑纵横，无拘无束，咱们各干各的，不也好么？” 李岩心想：怪不得她有女魔头之号，果然野性难驯。收容了她，只恐她乱了军纪，便也不再提了。

李岩刚刚攻下县城，军务甚忙，附近的儿股盗匪都来投附，先派人接洽，要粮要饷，闹成一片，玉罗刹坐在一旁，看他发付，只见他来者不拒，一一接纳，问明了部队人数之后，立即发放粮响，闹了半天，这些人才心满意足，各各散去。

玉罗刹奇道：“ 你怎么这样对付强盗头子？” 李岩道：“ 请姐姐指教。” 玉罗刹道：“ 我在陕南之时，只有我向各路山寨要财物要粮草，哪有颠倒过来，反给他们之理？” 李岩微微一笑，心道：“ 你以力服人，怎能成得大事？” 红娘子在旁代答道：“ 若非这样，他们也不肯心甘情愿来投靠我们了。朝廷驻在川陕两省的大军，正想对我们各个击破，我们若不联成一气，只恐立足也难，更莫说西出渲关，挥鞭北上了。” 玉罗刹道：“ 但绿林强盗也有各种各类，你不担心有人骗你们的粮饷吗？” 李岩说道：“ 姐姐说的是，我们自当分别对付。不过那是以后之事，而且绿林讲义气的多，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二败类，便都闭门不纳。” 玉罗刹道：“ 你说得也是。” 顿了一顿，忽道：“ 你有多少粮饷，可以发付他们？县城中有多少存粮和库银，我也略知大概，只恐不足饥民一月之用吧？” 李岩苦笑道：“ 那只有以后再想法子了。” 玉罗刹忽笑道：“ 加盟我是不加了，但我倒有一点小小的礼物要送给红姐姐。” 红娘子摇手道，“ 姐姐不必客气。” 玉罗刹道：“ 这礼物你不收也不行，明日你带一队女兵和我到明月峡吧。” 说完伸了一个懒腰，打哈欠道：“ 看你们忙忙碌碌，我也头昏眼花。哈，我可要睡啦！” 李岩叫人收拾房间，请土罗刹和铁飞龙歇息。

第二日一早，红娘子果然率了一队女兵，随玉罗刹再到明月峡，红娘子见她行事怪异，心颇生疑。临行前悄悄对李岩道：“ 她不知要送什么东西给我，何以兴师动众，如此紧张？” 李岩笑道：“ 此事我已料到七八，你但去无妨。我送你们一程。” 送出城外，李岩勒马待回，玉罗刹忽道：“ 你也一同去吧。” 红娘子心想，“ 这女魔头怎么如此不近人情，他军务繁忙，你又不是不知道？” 红娘子以为丈夫必定不会答应，不料李岩微微一笑，竟答应了。

红娘子道：“ 今日不是还有两股绿林头目要约你见面吗？” 李岩道：“ 叫副将军替我代见吧。” 命随从携令回城，毫不犹疑随玉罗刹同往。

明月峡的山寨已化成灰烬，玉罗刹在烧焦了的泥土上徘徊一阵，默默无言。李岩道：“ 姐姐不必心伤，官军毁了我们一个山寨，我们便要占他十个

州府。”玉罗刹忽道：“你腰悬宝剑，想必也精干剑术的了？咱们反正无事，在这里试几招如何？”

红娘子气往上冲，心道：“哼，这个女魔头说什么送礼物，却原来要伸量我们。”正想发话，忽见李岩向自己抛了一个眼色，示意叫她不要作声。

李岩最初也怔了一怔，随即笑道：“我的剑术怎能与姐姐相比。”玉罗刹道：“我歇了两天，无人对手，手也痒了，你用佳肴美酒招待我，倒不如陪我走上两招，我更领你情。”

李岩道：“好，请姐姐进招！”玉罗刹剑诀一捏，剑来如风，一缕青光，直刺李岩手腕，李岩的剑术是太极派名手王同所授，剑锋掠下，顺势挽了一个平花，不救敌招，反刺敌足，玉罗刹道声：“不错！”瞬息之间，连变两招，一剑下斩，一剑上挑，李岩摸不清她攻势所在，长剑当胸一划，用“如封似闭”的剑式，将敌剑封出外门，哪知玉罗刹的剑法奇诡异常，剑势未收，手心的劲力向外一顿，剑招又发，这一招来得更狠，剑尖闪闪，竟从左侧刺到颈项，李岩滑步一转，左手虚晃，右足直踢玉罗刹纤腰，这一招却是“武松醉打蒋门神”中的连环腿家数，他的剑术不足以应付，拳脚上的功夫也施展出来，玉罗刹“唔”了一声道：“也还配合得好！”纤腰一折，长剑卷地刺来，李岩双足一跳，长剑一转，险险避过这招，玉罗刹越攻越疾，剑光霍霍，只见四面八方都是她的影子，红娘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道：“这女魔头果然名不虚传！”忽见玉罗刹长剑一绞，搭上了李岩的宝剑转了两转，铿锵有声，红娘子道声：“不好！”纵出场心，只听得玉罗刹一声长笑，两人倏忽分开。红娘子莫名所以，李岩插剑归鞘，拱手说道：“练女侠剑法天下无双！佩服，佩服！”

玉罗刹面色一端，道：“那是你过誉了！”旋又笑道：“我在三十招之内，不能夺你的剑，我的礼物你有资格取了。”红娘子好生纳闷，心中骂道：“天下哪有这种送礼之法？送礼之前先要伸量人家？谁希罕你的礼物？”李岩却道：“那么我先多谢了。”

玉罗刹缓缓向山岩边走去，边走边说道：“昨日我见识了你的文才智略，今日又见识了你的武艺，这礼物付托得人了。”玉罗刹的山寨依着山势建筑，山岩边尚有烧焦的木柱。玉罗刹横掌一劈，将木柱打折，向红娘子招手道：“请你们顺着这里掘下去，将地下的木头掘出来。”

红娘子好不生气，道：“索性我多叫些人来，一并给你清理了这瓦砾场吧。”此话暗存讥诮，玉罗刹面色一沉，道：“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回到这儿来了，还清理它作甚？”玉罗刹三年多经营的山寨毁于一旦，给红娘子的话撩起伤心，听不出话中所含的讥讽之意。

红娘子见她伤心，好生过意不去，心道：“这女魔头脾气虽怪，性情却是率直。”指挥女兵掘地，把埋在地中的木头掘了起来，掘了一阵，忽觉泥土甚松，女兵一锄掘去，陷了一个大洞，再掘一锄，当的一声，锄头触着一块石板，玉罗刹一跃而下，将石板揭开，只见宝光耀目，金银珠玉，堆满窟中。原来这正是玉罗刹数年来勒索强盗头子的贡物，以及抢劫富户的积聚。

掘地的女兵吓得呆了，红娘子也颇为惊诧，只有李岩微微发笑，似乎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五罗刹道：“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搬出来。”女兵们哪曾见过这些珍宝，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的一件一件捧了出来，生怕碰坏似的。玉罗刹笑嘻嘻的对铁飞龙解释，哪支珊瑚是从哪个强盗头子手中抢来，哪块绿玉又是哪个帮

会舵主所贡，甚为得意。铁飞龙皱眉说道：“你费这么大心机弄来之么多铜臭之物干嘛？”五罗刹笑道：“爹，你见过高手下棋博彩吗？他们并不在乎区区彩物，但有了彩物，却更增加下棋的兴趣。我以前在陕南压服绿林，迫他们向我进贡，也不过等于棋手之要彩物罢了。”铁飞龙这两日来愁肠百结，却给她的话逗得开眉一笑。

红娘子带女兵将金银珠宝都搬出来之后，玉罗刹对李岩一揖说道：“区区薄礼，送给贤伉俪添军饷。”李岩道：“那么我替灾民和兄弟多谢你了。”玉罗刹随手提起一个金马鞍，黯然说道：“这是你们以前的老寨主王嘉胤叫他的儿子送给我的，现在他已死了，你将这马鞍交回给他的儿子王照希吧，算我给他的婚礼。”

红娘子道：“你自己不选一两样东西留念吗？”黑道上的规矩，出手做案，总不能空手而回，若然是碰到有来头的人，不便劫时，那就取一文铜钱也是要的，这是图个吉利的意思。如今玉罗刹将这批经数年积聚、价值连城的赃物拱手送奉，因此红娘子也按黑道上的规矩，叫她取回一两样东西。

玉罗刹哈哈一笑，道：“我从此洗手不干，退出绿林，还要这些身外之物做什么？”哈哈一笑之后，眼珠一转，忽道：“好，我只要一样东西。”弯下腰躯，在地上拾起一块泥土，道：“我到这里三年多了，很少在一个地方住过这么久。我很熟悉这泥土的香味。”送到鼻端闻了一闻，又道：“这泥土还染有我姊妹的血，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值得留念了。”将泥土放入囊中，与铁飞龙打了个招呼，如飞下山。红娘子大声呼唤，只见玉罗刹衣袂飘飘，头也不回，径自去了。

正是：异宝奇珍都不要，只留泥土寄深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六月飞霜 京城构冤狱　深宫读折 侠女送奇书

半月之后，玉罗刹和铁飞龙已驰骋在成都平原之上，两人都是黑衣玄裳，跨着枣红健马，颇惹人注目。铁飞龙曾劝玉罗刹乔装男子，玉罗刹笑道：“我要为巾帼裙衩扬眉吐气，为何要扮男人？”铁飞龙一笑作罢。幸他二人武艺高强，公门中入，纵有认识玉罗刹的，碰着她也不敢动手。

这一日他们到了彭县，离成都只有百余里了。玉罗刹忽道：“爹，你这两日可曾发现大路上常有公人出没吗？”铁飞龙道：“人不扰我，我不扰人，咱们有自己的事情，理他们干嘛？”玉罗刹道：“不然，他们好像是追捕强盗。”铁飞龙道：“你不是洗手不干绿林了吗？官差追捕强盗，那是极寻常的事情，怎理得这么多？莫非你又手痒难熬，想找人厮杀了吗？”玉罗刹笑道：“爹，正是这样！”铁飞龙道：“要厮杀也得找个好对手，像这些稀松脓包的捕头，杀了他也没意思。”其实玉罗刹也并没意思找捕头厮杀，只是她见铁飞龙自女儿死后，总是郁郁不欢，所以一路上，常常找些话逗铁飞龙说笑，好让他渐释愁怀。

黄昏时分，两人在万县投宿，进了客店，玉罗刹忽道：“爹，我瞧见捕头们留下的暗号。”铁飞龙道：“什么暗号？”玉罗刹道：“他们追捕的好像还是重要犯人呢，客店外的墙壁上书有一只花蝴蝶，那是成都名捕甘天立的标志，他擅用毒药蝴蝶镖，见血封喉，是绿林的一个大敌，我在明月峡时，曾有黑道的朋友，请我去除他。我见到成都路远，官军势力又大，诚恐去了，山寨会给官军乘虚攻袭，所以没有答应。甘天立还有一个把兄叫做焦化，外家功夫，颇有火候，也是成都的捕头。刚才我见甘天立留下的暗记，就是留给他的把兄焦化，叫他速速赶到飞狐岭拦截犯人的，若非重要犯人，哪须他们二人联同追捕。”铁飞龙道：“管他什么犯人，还是不要招惹闲事为妙。此地靠近成都，咱们若贸然出手，必惊动他们与咱们做对。咱们虽然不怕，但行程那是必然受阻的了。”

玉罗刹抿了抿嘴，笑道：“爹，我看你越来越怕事了！”铁飞龙佯怒道：“谁说我怕事，将来到了京城，你再瞧瞧我的。”玉罗刹一笑不语，在房中坐定之后，正想吩咐店小二开饭，房门敲了两下，门开处却是掌柜走来，掩了房门，低声问道：“这位娘子可是练女侠么？”玉罗刹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掌柜的陪笑道：“小的客店招待来往客商，黑道上的朋友，有时也来借住。不瞒你老，朱寨主也曾在这里住过，提过你老的名字。”玉罗刹道：“哪个朱寨主？”掌柜的道：“绰号火灵猿的那位寨主。”玉罗刹道：“哦，原来是火灵猿朱宝椿，他在这附近落草吗？”掌柜的道：“正是。”说着慢慢从怀中摸出一封信来。

火灵猿朱宝椿是以前川陕边境的大盗之一，曾参与过动王照希的金马鞍之事。玉罗刹道：“这封信是他给我的吗？”掌柜道：“不是，是另外一个客人给的。他先是提起朱寨主的名号，想送信给他，后来改了主意，留信给你。”玉罗刹奇道：“什么客人，他又怎会知道我到这里？”掌柜的笑道：“川陕两省黑道上的朋友，谁不认识你老人家。你还没来，风声早已播到这儿来了。这个小地方算小的客店还像个模样，这位客人料你老人家不来则已，来了大半会住在这儿。”玉罗刹给他一捧，微微笑道：“好，我倒要看他是谁？”从掌柜手中把信接过，拆开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只怪手，鲜血淋漓，并无文字。玉罗刹道：“哈，原来是他，他到底遇到什么事了，你说！”掌

柜的道：“他没有说，小的也不敢问。他画得很匆忙，刚刚画好，门外就传来马铃之声，他把信交给了我，就翻后墙走了。”玉罗刹道：“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他连一个字也没有写。”问道：“后来的那位官差是不是蝴蝶镖甘天立！”掌柜的道：“正是，你老人家怎么知道？他还和另外一位官爷在一起。”玉罗刹道：“他在你的客店外面留下标志啦！”掌柜的吓了一跳，道：“什么？他知道小店和黑道上有来往吗？”玉罗刹道：“不是，他是约同伴去追捕那位客人啦。”顿了一顿问道：“你知道飞狐岭在哪儿？”掌柜的道：“离这儿十多里，是到川西的小路之一。”玉罗刹道：“好，你给这位老爷子烧几味小菜，就要辣子鸡丁、樟茶鸭、抓羊肉、爆三样好啦，爹，这几样小菜你挺欢喜的是不是？另外再烫一壶汾酒。”掌柜的见玉罗刹对铁飞龙甚为恭敬，还口口声声叫他做“爹”，大为惊异。玉罗刹笑道：“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玉罗刹，你也叫我玉罗刹好啦。不必称什么‘老人家’，对这位老爷子你才应叫老人家。”铁飞龙道：“哈，我也还不服老哩。”掌柜的道：“是。两位老人家都说的是。哎，我叫惯了嘴，改不了。”

掌柜的告退之后，铁飞龙笑道：“你的名气倒很大，我在西北混了几十年，到了四川，就给人当成糟老头子啦。”玉罗刹也笑道：“爹是成名的老英雄，小一辈的还不配认识你呢。”铁飞龙道：“哪个留信给你的是什么人？”玉罗刹道：“是罗铁臂，以前在川陕边境的米仓山安窑立寨，和朱宝椿他们都是同时给我收服的。后来官军大举进袭，陕西各路寨主都逃窜了，我也就不知他的下落了。想不到今晚他却出现在这儿。他虽然有点名气，武功也很不错，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盗，不知为什么成都的两个名捕头都要追捕他。爹，他和我有过点香火之情，孝敬过不少东西。俗语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得到他的孝敬，他有难告急，我不能袖手不理。”铁飞龙笑道：“你想去打架是真。既然他是你的旧属，我不拦你。我和你同去吧。”玉罗刹道：“几个捕头，何须劳烦到你。你坐着喝酒，不到天亮，我就回来！”

玉罗刹出了客店，施展绝顶轻功，不过半个时辰，就到了飞狐岭下。飞狐岭只是一座小小的山岗，玉罗刹在岭的这边，就听得那一边的厮杀之声，心道：“哈，来得正是时候，他们果然动起手啦！我且看看罗铁臂的武功进境如何？”三五之夜，月光皎皎，玉罗刹上了山头，俯首下望，只见山脚小路上三个人围着罗铁臂厮杀，除了甘天立与焦化之外，另外一人也似在哪儿见过似的，玉罗刹看了一看，记起这是在陕南被自己追得望风而逃的锦衣卫指挥石浩，心道：“听说石浩已升了西厂的副总桩头，怎么他也来啦。”再看清楚时，罗铁臂还背着一个小孩，在三人围攻之下，十分危急！

玉罗刹长笑一声，拔剑冲下，石浩叫道：“不好，玉罗刹来啦！”一招“倒海翻江”，双掌急扫，罗铁臂竖臂一格，甘天立单刀从侧袭到，也是危急之极，罗铁臂转身一闪，“咔”的一声，肩上中了一刀，背上的孩子“哇”声大叫，舞动两只小手，向石浩拍去，石浩哈哈一笑，左手一伸，把小孩抢了过来。罗铁臂一声怒吼，右掌直劈，左腿横扫，焦化左腕虚勾，右拳疾吐，正中进招，他用的是伏虎拳中“横打金钟”拳式，左虚右实，拳击罗铁臂的“肩井穴”，这一招甚为阴毒，他以为罗铁臂突然闪避，那么下一招就可配合甘天立的单刀攻他下盘，哪知罗铁臂拼了性命，一掌击下，两人碰个正着，罗铁臂一掌击中他的前胸，他也一拳打碎了罗铁臂肩骨，两人都是痛极惨呼，腾身倒退数丈！

这几招急如电光流火，但就在这瞬息之间，玉罗刹已然冲到，罗铁臂叫

道：“ 先救哪个孩子！”石浩抢了孩子，已逃出十余丈之遥，玉罗刹叫声：“ 哪里走！”足尖点地，三起三伏，急逾流星，霎忽赶到身后，石浩提起孩子，反身一挡，玉罗刹骂道：“ 不要脸的下流招数！”石浩突感手腕一麻，玉罗刹出手如电，拢指一拂，夹手将小孩抢过，月光下只见小孩面如满月，张口说道：“ 姑姑，多谢你。 ”玉罗刹怔了一怔，在这样的激斗危险之中，这小孩居然不哭，面色也并不显得怎样惊惶，还敢开口向自己招呼，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大胆孩子！

玉罗刹稍微诧愕，停了一停，石浩拼命奔逃，又已掠出十余丈外，玉罗刹笑道：“ 好孩子，你看我把这恶人给你捉回来，让你打他两巴掌，消消气。 ”猛听得罗铁臂一声惨叫，那孩子道：“ 我要罗叔叔，恶人以后再打，姑姑，你去救罗叔叔。 ”

玉罗刹急忙转身，只见甘天立扶着焦化，跳下山路，逃入麦地之中。罗铁臂一只手臂吊了下来，面色惨白，摇摇欲倒。玉罗刹上前一看，只见他的左臂被利刀所劈，只有一点骨头还连着肩膊，显见不能治了，而且那只吊下来的手臂，又黑又肿，好像小水桶一般！

罗铁臂苦笑道：“ 我中了他的蝴蝶镖，又被他斫了一刀。正好！这反而能阻止毒气不上升啦。 ”玉罗刹伸手去摸金创药，罗铁臂道：“ 不中用啦！”右手摸出解腕尖刀，“ 咔嚓 ”一声，把左臂齐肩切下，顿时血流如注，那小孩子刚才不哭，现在却睁大眼睛，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玉罗刹放下孩子，撕下一幅衣襟，涂了金创药替他包裹伤口，笑道：“ 好男子，你不愧是我的朋友！”罗铁臂哼也不哼一声，吸了口气，低声说道：“ 要你老人家服侍，折煞我了。 ”玉罗刹道：“ 现在你还讲那套规矩作甚？我已洗手不干绿林啦。咱们现在是朋友。 ”罗铁臂“ 啊 ”了一声，似颇诧异。额上的汗珠滴了下来，想是甚为痛楚，但他仍然忍着，低声安慰那孩子道：“ 聪儿，别哭，别哭！你叔叔死不了！”那孩子见两个大人都有说有笑，只当并不碍事，果然不哭了。罗铁臂道：“ 这位姑姑是当今天下最有本事的女英雄，你碰着她是天大的运气，还不叩头道谢。 ”玉罗刹笑道：“ 这孩子好乖，他已谢过啦！”那孩子听了罗铁臂的话，果然叩头再谢。

玉罗刹看这孩子实在可爱，笑问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多少岁啦？叫什么名字？怎么会跟你逃到这里来？”那孩子抢着答道：“ 我叫杨云骢，这个月十六刚好五岁，我的爸爸叫杨涟。 ”玉罗刹笑道：“ 啊，原来是杨涟的孩子。你父亲可没有你的胆量。 ”杨云骢道：“ 谁说没有？他常常在家里说要杀奸臣，很大很大的奸臣。罗叔叔对我说，奸臣和皇帝很要好，我爸爸不怕奸臣，也不怕皇帝，还没有胆量吗？”玉罗刹笑道：“ 好，算我说错，你爸爸有胆量！”这还是玉罗刹有生以来第一次认错，这孩子哪里知道，还得意的笑了一笑。

罗铁臂低声道：“ 三年之前，我在陕西立不住足，遣散了部属之后，流浪江湖，后来有人荐我到杨大人家中做护院，我就去啦。 ”玉罗刹先是面色一沉，继而问道：“ 你说的杨大人就是杨涟吗？”罗铁臂道：“ 若不是杨涟我也不会去了。 ”玉罗刹道：“ 杨涟是个好官，我不责怪你，你说下去。 ”杨云骢听玉罗刹说他父亲是个好官，又笑了一笑。

罗铁臂续道：“ 杨大人待我很好，我也乐得托庇在他的门下，埋名隐姓，过了三年。今年正月，一天晚上，杨大人把我叫进内室，对我说他要上疏劾魏忠贤，如果参劾不倒，可能有抄家灭族之祸，因此要我把他的儿子先带出

京，他待我走了十天之后，才上弹章。现在石浩、甘天立、焦化他们都联同来追捕我，想必他的弹章已上，事情已败了。”罗铁臂说了一阵话，又痛得汗珠直滴，吞了一颗止痛九，稍稍好转。玉罗刹忽道：“你要把这孩子带到哪里去？”

罗铁臂道：“我想给他找一位师父，若他父亲被奸臣所害……”杨云骢接着说道：“我就替他报仇。”罗铁臂笑了一笑，问道：“练女侠，你要不要徒弟？”玉罗刹道：“这孩子我极喜欢，但我现在不能收徒弟。”想了一想，忽道：“若非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含江包海的胸襟，也不配做这孩子的师父。我心目中倒有一人，只是住得太远，他住在天山之上，你不怕路途艰险吗？”罗铁臂眼睛一亮，心想什么人值得玉罗刹如此推崇？说道：“我死尚不怕，何惧艰险？请问是哪位前辈英雄？”玉罗刹笑道：“他是少年英雄，比我大不了几岁，现在大概做了和尚了。喂，岳鸣珂的名字你听过吗？”罗铁臂道：“听杨大人说过。熊经略是杨大人最好的朋友，岳鸣珂是熊经略的参赞是不是？”

五罗刹道：“你不要以为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幕僚，他的剑法纵不能称盖世无双，也没有谁能超出他了。你把这孩子抱去找他，就说是我玉罗刹要他收的！”罗铁臂说：“好，我就凭着一只手臂，也能把他抱上天山。”玉罗刹道：“你现在走得动吗？”罗铁臂道：“走得动！”玉罗刹削了一根树枝给他作拐杖道：“石浩他们见我出手救你，在他们未觅得更高明的帮手之前，谅不敢回来找麻烦。”罗铁臂笑道：“他们见了你老人家如鼠见猫，我看他们定逃回成都去啦。”玉罗刹道：“朱宝椿就在附近落草，你是知道的了。你慢慢走去，天亮之后也总可走到他那儿。然后你叫他和你一道到广元去见李岩，就说这孩子是我要你送到天山的。西北是他们的天下，他一定有办法护送你出玉门关。”罗铁臂道了声谢，挣扎起来，扶着拐杖，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杨云骢跟在后面，连跑带跃，还不时回头向玉罗刹招招手。玉罗刹几乎忍不住要亲自抱他去找朱宝椿，但转念一想：“小孩子不多受磨练，不多经艰险，也难成大器，由他去吧！”看二人走远，也便转回客店。

再说铁飞龙吃了晚饭之后，等了一阵，不见玉罗刹回来，心道：“那几个捕头岂是裳儿的对手，我何必挂心。”正想睡觉，忽闻外面隐隐传来争吵之声，掌柜的忽然推门进来，低声说道：“火灵猿朱寨主来啦，在外面和人吃茶，好像是预先约定来的。现在吵翻了，你老出去劝劝。”这客店虽然是三教九流黑道白道都一律招待，但若弄出人命，总是不好。所以掌柜的急忙请人劝架。

铁飞龙受了掌柜的殷勤招待，不好意思不管，便随着掌柜走出外面铺面茶厅，只见当中一张桌子，朱宝椿坐在上首，两个客人坐在两边，正在吵吵嚷嚷，铁飞龙听得左侧的少年嚷道：“我万县唐家从不与人讨镖，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朱宝椿拍台怒道：“好哇，你拿唐家的名头来唬我？我偏不给！天皇老子来我也不给！”

铁飞龙心念一动，想道：“这少年原来是唐家的人，这事更不能不管了。”那少年一掌击桌，随着“砰”然巨响，站了起来，朗声说道：“朱寨主既然不留情面，那么在下的不知天高地厚，便在此要请教几招！为朋友两肋插刀，朱寨主你便是将我三刀六洞，我也死而无怨。”

朱宝椿显然也是个性急的汉子，外衣一抛，站了起来，也道：“那好极了，你要比兵刃？比拳脚？还是比暗器？哈，你们唐家的暗器天下闻名，咱

们干脆就比暗器了吧。外面地方宽敞，请到外面去，我的东西已经带来，你有本事，尽管取去！”

两人越说越僵，伊如箭在弦上，势将即发。铁飞龙哈哈一笑，大步走来，笑声不大，座上三人都觉震耳刺心，吓了一跳。朱宝椿和哪个姓唐的少年同声叫道：“你是哪条线上的朋友？请留万儿！”两方都以为铁飞龙是给对方助拳的人。

铁飞龙大步走到桌前，端了一张凳子，金刀大马的坐了下来，笑道：“这位是朱寨主吧？幸会，幸会！这位是家壁兄吧？年少英雄，我老夫几乎不认识了，这位朋友呢？老夫眼拙，还要请教姓名。”

这一来双方都吃了一惊，朱宝椿在绿林多年，陌生人认识他并不诧异，可是听铁飞龙称对方为“家壁兄”，显然是相熟的人，这可不能不小心在意，心道：“说过双方不另约人助拳，他却邀了横手来，以唐家的声名，居然干这种事，等下我且用说话压着他。”

那唐家壁更是吃惊。原来他们唐家世居万县，以暗器之精，称雄武林。唐家壁今年才二十岁，还是第一次奉父亲之命出来办事，想不透铁飞龙何以一见面就能说出他的名字。

唐家壁的那位朋友站了起来，拱手说道：“小姓杜贱号明忠，不知老先生有何指教？”他好像经过世面，态度比唐家壁镇静得多。

铁飞龙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老夫不揣冒昧，想请两家喝一杯茶。”提起茶壶，便待斟下。朱宝椿和唐家壁都道：“且慢！”原来江湖上吃讲茶的规矩，若吃了调解人所斟的茶，那便是愿意和好了。现在双方都不认识铁飞龙，哪能凭他一语释嫌。

铁飞龙哈哈笑道：“这一杯茶大家都不肯赏面吗？”说话之间，茶已斟下，那客店所用的茶杯，是用黄杨木挖空做的，有如碗大，甚为坚实。铁飞龙随说随斟，热茶入杯，只听得“逼卜”声响，木杯顿时炸开，连斟三杯，三个杯子都碎裂了，热茶泻满桌面！这一来朱宝椿和唐家壁都大为吃惊，要知若凭掌力捏碎木杯已是难能，更何况用热茶的劲度就能将木杯炸开？这种功夫他们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顿时给铁飞龙的威势慑住！

铁飞龙笑道：“好呀，你们不愿吃茶，这茶也吃不成啦。店家你的杯子是什么做的，怎么如此不堪，快过来揩净桌子！”

掌柜的在旁看得又惊又喜，弓腰道：“是！”拿了桌布来抹。铁飞龙道：“好，换过杯子，我还要请诸位赏面。”

朱宝椿和唐家壁同声说道：“老英雄请听我一言。”铁飞龙指着唐家壁道：“你先说！”

唐家壁满面通红，说道：“这位杜兄是我家的朋友，他带有两件宝物，朱寨主劫了。家父遣我来向朱寨主求情，请他慨予发还。”铁飞龙点点头道：“唔，江湖上的义气是无价之主，那两件宝物是什么东西，朱寨你说，你是不是舍不得放手。”

朱宝椿也涨红了脸，大声说道：“这位杜兄是陕西巡抚陈奇瑜的幕客，他带了一支千年首乌，一件白狐裘子，要上京送给魏忠贤，这两件东西与其给魏忠贤不如给我，老英雄你若要也成。我不是觊觎宝物，就是不想便宜奸阉。”

铁飞龙眉头一皱，问唐家壁道：“杜兄的礼物是送给谁的，事先你知道吗？”唐家壁道：“他早与家父说过。”唐家壁的父亲唐青川，威震川西，

和铁飞龙甚有交情，十多年前铁飞龙还在他家住过三月，深知唐青川为人，心道：“唐老大绝不会那样糊涂，既然事先与他说过，而他又愿遣儿子来保，其中定有别情。我且细细问明，再作区处。”

那杜明忠也站了起来，双手据桌，刚说得一句：“老英雄请听我说话……”外面一阵怪笑，门开处两个人走了进来，这两人一模一样，都是一头乱发，又高又瘦，面无血色，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就如刚刚从墓里走出来的僵尸！

朱宝椿跳了起来，叫道：“神老大，神老二，你们来做什么？”铁飞龙心道：“原来是神家兄弟。久闻得他们武功怪异，行事荒谬，不想今晚相逢。”这神家兄弟，老大叫神大元，老二叫神一元，是陕北绿林中响当当的角色，平生不肯服人。三年前王嘉胤战死未久，高迎祥听李自成的策划，在米脂召集绿林三十六路首领，他们也不肯赴会。流窜到四川之后，和张献忠气味相投，联成一气，受张献忠封为一字并肩王。

朱宝椿在绿林中的地位，比二神差得很远，又知他们毒辣，不禁恐惧。神一元板着怪面，冷森森笑道：“听说你得了两件好东西，快交出来，八大王要！”“八大王”是张献忠的“匪号”，张献忠与李自成不同，他既贪财货，金银珠宝，多少都要，又嗜杀人，正是绿林中一个混世魔王。

朱宝椿变了面色，交出来心有不甘，不交又为势所胁，正自委决不下，神大元道：“你不交我就自取啦！”也不见他怎样作势，一下子就到了朱宝椿跟前，将他腰间所系的包裹拿去，朱宝椿醒觉之时，只见神大元的怪手已袭到胸前！

朱宝椿吓得慌了，腾地扑到地上，向后一翻，滚了开去，幸他闪避得快，没给神大元劈中。唐家壁、杜明忠见状大惊，双双跳过桌子，扑来抢那包裹，铁飞龙心道：”这可要糟。”只听得两声惨叫，唐家壁和杜明忠都给摔到墙根，神大元出手如电，掌伤了杜明忠，又点了唐家壁的“巨骨穴”。

神大元哈哈大笑，携了包袱，扬长而去，铁飞龙叫道：“喂，且慢走！”身形一起，飞身拦在门前。神大元怒道：“老匹夫，你敢拦我！”一掌往铁飞龙头顶直劈下去！

铁飞龙肩头一缩，神大元掌势迅捷无伦，劈他不中，心中一凛，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铁飞龙大吼一声，出手反击，神大元忽觉一股劲风，向腰间击到，反手往外一勾，双臂相交，竟给铁飞龙的强力迫得斜撞出去。神一元大吃一一惊，双掌齐飞，掩护兄长，铁飞龙又是一声大吼，反手一掌，劈敌肩头，双掌未交，神大元反身再扑，铁飞龙一个变招，右掌拒弟，左拳击兄，三人换了一招立刻由合而分，各自封闭门户。

铁飞龙虽然用掌力把神大无震退，肩头也是辣辣作痛。心道：这两兄弟果然名不虚传，怪不得如此猖狂！神家兄弟圆睁怪目，伏身作势，蓦然同声怪叫，攻势骤发，铁飞龙左掌横劈，右腿直踢，把两兄弟的招数同时破开，神大元心头火起，手掌变劈为削，随势扫来，神一元也扬拳劈击，铁飞龙又是一声巨喝，拳掌齐出，神家兄弟虽然有一身横练的功夫，可也不敢挡这金刚猛扑。两兄弟身子陡然拔起，跃过桌子，铁飞龙横腿一扫，那张桌子给踢得飞到屋顶，轰隆一声震破屋瓦，桌裂瓦飞，瓦落屋中，桌飞屋外，朱宝椿闪到墙角，神家兄弟身法甚快，铁飞龙这一腿扫他们不着，双拳一立，两兄弟又已扑了上来。

这一番斗得更是惊人，神家两兄弟一左一右，夹击强敌，和铁飞龙对抢攻势。每出一拳，骨节便格格作响，铁飞龙知道他们外家功夫已练至登峰造

极，也不敢怠慢，按着五行八卦方位，刚柔并进，攻守兼施。打了一阵，神一元卖个破绽，铁飞龙心道：“你这种诱敌之技，岂能瞒我？”将计就计，从“艮”位呼的一掌劈出，迅即跳到“离”方恰恰抢入了空档，趁着神大元未曾朴上，左掌惊雷骇电般向神一元手腕切下。铁飞龙所走的方位妙到毫巅，本来看准了神一元不能反击，哪知神一元手臂一挥，骨节格格作响，手臂竟然暴长两寸，变掌为指，反点铁飞龙的“臂儒穴”，高手对敌，只是毫厘之差，铁飞龙料敌不及！骤感手臂一麻，急将掌力外吐，腾身一闪，堪堪避过神一元的攻袭，只听得神一元哇畦怪叫，铁飞龙急忙运气活血，神大元已把弟弟拉了起来。

铁飞龙这一掌虽然打中了神一元，但劲力发出在穴道被点之后，掌力已弱，虽然把神一元打得痛入心脾，他的手腕总算保全了。神大元道：“碍事么？”神一元挥拳舞了一个弧形，道：“无妨！”两兄弟挥拳又上。

铁飞龙心道：“原来他们还练过易筋缩骨的功夫！”掌法一变，呼呼风响，直如巨斧开山，铁锤凿石，神家兄弟见他被点了穴道，居然若无其事，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虽然练有怪异的“七煞掌”、“铁狐拳”，也不敢欺身进逼。

三人打得难分难解，但铁飞龙掌力沉雄，两兄弟被他掌力震荡，表面还不觉什么，呼吸已是渐来渐促。正在难支，忽听得一声娇笑：“爹，这两人让给我啦！我去打小虾，你却在这里钩大鱼，这不公平，我的手痒咯！”

铁飞龙哈哈一笑，倏地跳出核心，道：“好，就让你捡便宜！”神家兄弟骤感压力一松，呼吸舒畅，玉罗刹声到人到，剑光一闪，又已拦在他们面前。

神大元道：“你是玉罗刹吗？”玉罗刹瞧他一眼，盈盈笑道：“瞧你们这怪模样，定是神家兄弟了。”朱宝椿在墙角叫道：“练女侠叫他们把那包裹交回。”玉罗刹想起李自成对她说过神家兄弟不参加米脂大会之事，笑道：“以往你在陕北，我在陕南，彼此无涉。如今你和我的爹爹作对，我可要看看你们兄弟有什么能为，敢这样骄狂啦！”剑光一闪，刷刷两剑，竟然在弹指之间，分刺二人。

神家兄弟一向横蛮，不料玉罗刹比他们更横，一打话便立即动手，两兄弟气得哇哇怪叫，“七煞掌”、“飞狐掌”都用了出来，玉罗刹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一口气连攻了三十多招，这才笑道：“有点功夫，但也还不能算是一流脚色。喂，怎么你们凭这点功夫就敢称王道霸！”一面嘲笑，一面进招，把神家两兄弟逼得团团乱转。

其实玉罗刹确是占了便宜。本来两兄弟合力进攻，玉罗刹虽然不惧，要胜他们却也不易，但他们已被铁飞龙打折了锐气，筋骨也给铁飞龙的掌力震得隐隐作痛，因此再斗玉罗刹之时，更是不济，一开首就被玉罗刹占尽攻势，三十招过后，更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铁飞龙退下之后，将唐家璧的穴道解开。说道：“你回去拜上令尊，说是龙门铁飞龙问候。”唐家璧“啊呀”拜倒，说道：“原来是铁叔叔，怪不得有此功力！小侄今晚出丑罢了。”铁飞龙道：“年轻人受一点挫折算不了什么。”再看杜明忠的掌伤，只见肩头上紫黑一片，铁飞龙把一颗药丸送入他的口中，心道：“原来神家兄弟还练有毒砂掌，这可要他们本门解药。”

唐家璧初次出道，便吃大亏，好不生气，给解了穴道之后，往暗器囊中一探，突然把手一扬，两件奇形暗器，分向神家两兄弟打去！

神家兄弟被玉罗刹杀得手忙脚乱，蓦然听得呜呜怪叫，闪避不及，两兄弟都中了唐家的毒蒺藜。

唐家暗器，驰名江湖，毒蒺藜尤其厉害，端的是见血封喉。神家两兄弟跑了两步，面色大变，突然双双纵起向唐家璧抓去，铁飞龙一招“铁门删”，一剪一删，两兄弟倒滚地上，破口大骂，越骂越弱。

唐家璧甚为得意，回骂道：“你们出手伤人，如今也叫你们知道少爷的厉害！”抬头一看，忽见玉罗刹杀气满面，冷冰冰的站在自己面前，冷笑道：“好暗器，好手法！谁要你帮？‘决把解药拿来！”唐家璧这一惊非同小可，道：“这，这！”

铁飞龙忙道：“裳儿，这位是唐贤侄。”抢着过来，催道：“把解药拿出来吧。”唐家璧无奈，拿出解药，气呼呼的道：“杜兄受了他们的毒爪子抓伤，这又怎么说？”

玉罗刹道：“你急什么？”一把将解药拿过，抛给神大元道：“你也把解药拿来！”

神家兄弟颇感意外，骂声顿止，吞了解药，果见舒畅，便也把解药掏出，抛给玉罗刹，玉罗刹喝道：“把包袱留下，立刻给我滚！”神大元一声不响，抛下包袱，拉起弟弟，跑出门外，回头盯了玉罗刹一眼，恨恨说道：“好哇，玉罗刹，咱们后会有期！”玉罗刹一声长笑，手摸剑柄，神家兄弟吓得飞跑，再也不敢发话。

朱宝椿、唐家璧、杜明忠都扑去抢那包袱，玉罗刹脚尖一点，轻轻把那包袱踏着，杏眼一睁，朱宝椿连忙退后，说道：“这包袱里有千年何首乌与白狐裘子，他们要拿去孝敬魏忠贤，是我把它劫了，想留来孝敬你老。你老人家说一句：这东西我劫得对不对？”

玉罗刹道：“是么？”杜明忠昂头说道：“这两佯东西是想送给魏忠贤，但我是要拿它去救人的。左都御史左光斗是俺的舅舅，他和杨涟等联合上疏，给魏忠贤下了天牢，陈巡抚读了邸抄，通知我赶上京都，设法营救。我既无法与奸阉相抗，迫得忍辱求情。左光斗是东林党人，天下共知，我救他又有何不对？”

玉罗刹怔了一怔，道：“好，包袱给你。”对朱宝椿道：“罗铁臂救了杨涟的遗孤，正在找你，你赶回去吧。”朱宝椿道：“你们何不早说，既然是为了救人，我也不劫它了。”拱手告辞，赶回山寨。

杜明忠上前叩谢，玉罗刹眼珠一转，道：“爹，咱们也上京瞧热闹去。”铁飞龙心想：杀女儿的正凶金老怪已被岳鸣珂杀了，还有两个仇人一个是慕容冲一个是应修阳都在宫中执役，下手虽难，但他们终须回京，在京城等候机会，也是办法。便也道好。

唐家璧尴尬之态，见于辞色，对杜明忠拱手道：“你有铁叔叔护送上京，小弟告退了。”铁飞龙将他送出门外，回来笑道：“裳儿，以后不准你吓初出道的雏儿！”

三人一路同行，路上交谈，玉罗刹才知道杜明忠原来也曾在熊经略幕下作幕，管办文书，也认识岳鸣珂。玉罗刹不禁说道：“熊经略死后，后继无人，边防败坏，明朝的江山怕快要完了。”杜明忠道：“不然，不是后继无人，只是怕朝廷不予重用。”玉罗刹心念一动，问道：“你看谁可继承熊经略，重镇边关？”杜明忠道：“辽东军中的佥事袁崇焕就是当世奇才！他本来是一个七品县官，为熊经略赏识，保他巡边，广宁那役，熊经略被王化贞

所累，大败弃城，袁崇焕单骑出关，遍阅形势，回来请兵，自愿守辽河以东，可惜那时熊经略只有五千部众，朝廷又不肯派兵。后来在兵败将逃之际，熊经略叫他去经理军事，安置游民，白天敌军出没，无法活动，他就在晚上深入荆棘蒙茸虎豹潜伏之地，走遍敌后乡村，把游民百姓重组起来。所以后来才有八里铺的小捷，才有在山海关对峙之势，要不然清兵早入关了。”

玉罗刹心道：“若然真有如此之人，熊经略的遗书倒可付托给他。只是他远在关外，如何寻找？”

三人来到京城，已是五月下旬，这一日进了城门，便见街道乱哄哄的，数十名京官抬着魏忠贤的金身塑像，打锣打鼓在北京街道游行，市民远远的瞧热闹，低声唾骂。铁飞龙一问，才知是给魏忠贤建“生祠”。

其时是天启四年，魏忠贤操纵朝纲，权倾中外，民间的童谣道：“委鬼当朝立，前花满地红。”、“委鬼”是“魏”字，“前”与“客”同音，从这童谣，亦可见客魏势力之大。朝中阁臣魏广征认是他的侄子，阮大针、崔呈秀、顾秉谦、傅樾、倪文焕、杨维垣等大臣俱拜忠贤为父客氏为母，浙江巡抚潘汝桢并首先倡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继之全国各地都纷纷建立，真是集尽人间无耻之大成，最后在北京也建起来了，自称“读孔子书”的监生陆万龄并上颂德表曰：“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厂臣即魏忠贤）；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并尊，岁祀如孔子。”这些话也真亏他说得出来。

玉罗刹看到那些大官的无耻模样，气得几乎要拔剑去乱杀一通，铁飞龙把她拉开道：“别看了，我的胃几乎要作呕啦！”

到京之后铁、玉二人和杜明忠分道扬镳，铁玉二人住在长安镖局，杜明忠则投靠他的表亲兵部大员孙承宗。分手时，玉罗刹微微冷笑对杜明忠道：“你去向魏忠贤贿赂求精，我看未必有效。”杜明忠道：“我只是尽力而为，将来也许还要请你们帮忙。”铁玉二人见他虽然有点糊涂也还不失为正人君子，便把长安镖局的地址给了他。

长安镖局的总镖头龙达三是铁飞龙的好友，见铁玉二人到来，自是殷勤招待。晚饭之后，玉罗刹问起杨涟被捕下狱的事情，龙达三叹口气道：“真是一言难尽哪！”

铁飞龙追问所以，龙达三道，“阉党与东林党之争，你们是知道的了。阉党就是魏忠贤的党羽。魏忠贤自封‘九千岁’，手下的大官官成了‘千岁爷’。他门下的文臣武将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等等称号。他们专反‘东林’。‘东林’本来是因被贬大臣高攀龙于孔谦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而得名，到了现在，凡一切正派人物，都被冠以‘东林党’的帽子，成为罪名了。魏忠贤的党羽王绍徽把东林党中重要的人物百零八人编为‘点将录’，比之为‘梁山泊百零八将’他们阉党自称‘正人’，而把‘东林党’贬为‘邪派’，准备按名单一一陷害。杨涟、左光斗、袁化中等在‘点将录，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人物。”

玉罗刹怒道：“真是颠倒是非，成何世界！”龙达三续道：“熊经略被害死后，杨涟见客魏专横，愤不可遏，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国条大罪，不料上疏的第二天便有旨谴责杨涟。朝中正直的大臣都被激怒了，一面联合上疏，一面准备在皇帝坐朝时面奏。魏忠贤只手遮天，居然阻止皇帝一连三天不坐朝，在三天中他的布置已经完成，到了第四天，魏忠贤反以‘和熊廷弼勾结’的罪名，把反对他的为首人物：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

周朝瑞等六人逮捕下狱，关在北镇抚司大牢。魏忠贤好不阴毒，说他们曾接受熊廷弼的‘赃款’，要向他们‘追赃’，他们都是穷官儿，哪交得出什么‘赃款’？于是便五天一比，每‘比’打四十棍，夹五十杠，令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之中，有几个熬不了刑，也曾授意叫有钱的门生亲故筹款‘缴赃’，可是那‘赃款’多寡任由魏忠贤开口，‘缴赃’总缴不够，反给魏忠贤多辟了一条财路。”

玉罗刹拍腿叫道：“可惜了那支千年何首乌！”龙达三道：“什么？”玉罗刹一笑不语，道：“好呀，今晚我就瞧杨涟去。”龙达三道：“北镇抚司，非比寻常所在，姑娘不可造次。”玉罗刹大笑道：“皇宫大内，我尚自进出自如，北镇抚司什么东西？喂，慕容冲他们回来没有？”龙达三道：“没听说，明天我替你查。”

玉罗刹和铁飞龙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便换了夜行衣服，直探天牢。

牢狱墙高三丈，墙上插满铁钉，但却阻不了玉罗刹他们。铁飞龙跃上墙头，道：“你去探监，我挡敌人。”王罗刹道：“好极！”跳入里面，真如一时飘落，堕地无声。

玉罗刹伏在过道暗角，不久便有狱卒提灯巡过，玉罗刹一跳而出，明晃晃的剑尖在狱卒面门一闪，低声喝道：“杨涟住在哪号牢房？”狱卒吓了一跳，听了玉罗刹的话后，喜道：“你是救杨大人的吗？他在西边第六号牢房，从这里向右转过便是。”

玉罗刹道：“你若说假话，我就把你一剑斩了。”狱卒顿足道：“杨大人被打得奄奄一息，你要救快点去救！”玉罗刹看他神情，知他绝不会叫嚷破坏，便依着他的指点，转了个弯，摸到第六号牢房。

牢房的铁门厚达五寸，门上用一把大铁锁锁着，手力多强也捏不碎，普通人休想进得。可是这却难不了玉罗刹，她在绿林多年，对开锁的技术，精熟异常。只见她在百宝囊中取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铁线，插进锁孔一撩，铁锁应手便开，玉罗刹摸入牢内。

牢房里黑黝黝的，但闻得微弱的呻吟之声，玉罗刹擦燃火石，只见杨涟披枷带锁，血肉模糊，几乎不能辨认。

杨涟骤然见有人来，已吃了惊，到看清楚是玉罗刹时，更是吃惊非小，挣扎喝道：“你来做什么？”玉罗刹道：“来救你出去！”杨涟怒道：“我是朝廷大臣，岂能随你越狱！”玉罗刹气道：“你现在还讲这套，你不要性命了么？”杨涟道：“我纵然被杀被吊，也不关你的事。你不守王法，我岂能与你一样？”玉罗刹骂道：“王法，王法！我说你是个大蠢材！”杨涟挣扎叫道：“你再过来，我便一头碰死！”

玉罗刹道，“你的儿子已给罗铁臂带到四川去了，你不想念他吗？”她本想以亲子之情打消他愚忠之念，岂料杨涟反哈哈笑道：“骋儿无恙，我尚何忧！”玉罗刹道：“哼，你是个大忠臣，但你们死后，朝中尽是奸臣，明朝的江山岂不是更快完蛋？”杨涟心念一动，忽又“呸”了一口说道：“忠臣岂是杀得尽的？你当我朝中无人么？你看熊廷弼死了便有袁崇焕继起，叶向高去了又有洪承畴接任。大明江山掳夺不去，你们流寇也抢不去！”杨涟以兵部大员升任左副都御史，做了几十年官，那正统的忠君观念已深入心肺，他把自己和朝廷视同一体，连来救他的玉罗刹，也给他当成“流寇”敌人了。他哪料到明朝的江山在他死后便被满清夺去，而他所推崇的洪承畴后来也做

了汉奸。

玉罗刹气往上冲，道：“哼，不是看你被打成这样，我就先把你杀了！”这刹那间，她觉得杨涟既可怜，又可笑，既可恼，但亦可佩，可佩的是他不畏权势，敢劾奸阉，可怜可笑可恼的却是他至死不悟的愚忠！

杨涟声调一低，忽道：“你去吧！你日后见了我儿，叫他不要为官，但你也不能叫他为寇。”

玉罗刹笑道：“你儿子将来之事你也要管么？哼，他可比你强得多，我才不叫他学你的糟样子。”杨涟双眼一翻，痰往上涌，晕了过去。这时外面已传来脚步奔跑之声，片刻后“捉劫狱贼呀！”之声大起。

这时玉罗刹本可伸手将杨涟救去，但她却打消这个念头了，一转身闯出牢房，便跳上瓦面，。瓦面上铁飞龙正在以砖瓦作为武器，掷下去打那些想跳上来的锦衣卫。铁飞龙掷得又准又劲，锦衣卫一被打中便是头破血流。

铁飞龙见她空手上来，大为失望，问道：“找不见吗？”玉罗刹道：“我决不救他了！”铁飞龙心道：这孩子脾气真怪。但机会稍纵即逝，这时锦衣卫已有数人跳上，再想劫狱，已是不能。

铁飞龙道：“那么咱们就闯出去！”玉罗刹一口闷气，无处发泄，一声长笑，杀入锦衣卫群中，刷刷几剑，随意挥洒，剑尖所触，不是穴道要害，便是关节所在，那些锦衣卫，几曾见过这样的剑法，片刻之间已有数人中剑滚下瓦面，痛得狂呼惨号。

铁飞龙道：“裳儿，不要多杀了！”双掌疾劈，将瓦面上剩下那几个卫士扫了下去，和玉罗刹腾身飞上民房，霎忽不见。

再说自玉罗刹后，杨涟自知过不了今夕，果然过了一会，北镇抚司许显纯和锦衣卫指挥崔应元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狱卒，提着土袋，许显纯道：“杨大人，请恕无礼，今晚要送大人归天。”

杨涟哈哈大笑，道：“你且待须臾，待我留下血书，烦你交给皇上，可不可以？”崔应元道：“大人请写。”杨涟以指蘸血，撕下白布衬衣，写道：“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死于诏狱，虽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可以见先帝于天，对二祖十宗，皇天后上，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斫东风，于我何有哉？”

崔应元看到“大笑大笑还大笑，刀斫东风，于我何有哉？”几句，几乎喝起采来，许显纯是魏忠贤干儿子，瞧了一眼，阴沉沉的道：“还未写完吗？”

杨涟以指蘸血，续写道：“……血肉淋漓，死生顷刻，本司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仁，不过仇我者迫我性命，借封疆为题，徒使枉臣子之名，归之皇上……”

许显纯一把抢过，道：“哼，你这厮直到如今还敢怨忽厂臣！”

（按：魏忠贤掌管厂卫，故称厂臣。）喝道：“快动手！”两个狱卒，将盛满泥土的土袋压在杨涟的面上和胸上，不消多久，杨涟便气绝身亡。许显纯道：“把左光斗和魏大中也一并做了，免得担心劫狱。”至于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却因关在另一监牢，侥幸得以暂逃性命。

杨涟的绝命书，许显纯当然不会拿给皇帝，可是崔应元已经记熟，他是同情杨涟的人，后来弃职归隐，杨涟的绝命书也就流传开来，脍炙人口了。这绝命书既有愚忠之忱，亦有豪迈之气，真是文如其人，既令人觉得可笑可

怜，亦令人觉得可钦可佩。

再说玉罗刹和铁飞龙回到长安镖局，说起杨涟之愚，玉罗刹犹觉气闷。铁飞龙忽道："他虽愚忠，到底还是一条汉子。若皇上有诏放他，那就好了。"玉罗刹拍掌笑道："是啊，我早该想到这着，我们今次来京，为的三事，一是物色可传熊经略遗书之人；二为珊瑚妹子报仇，找慕容冲和应修阳的晦气；三是救这个顽固不化的杨涟。第一件事可遇而不可求；二三两事可得人皇宫一趟，嗯，不如明晚我就单身入宫，给你看看慕容冲回来没有？"铁飞龙低首沉吟，玉罗刹道："爹，你让我去吧，宫中路道我比你熟，而且今晚闹了天牢之后，宫中高手，必然调来，我正可乘虚而入。"铁飞龙想起她的轻功比自己高妙，几乎到了来去无踪的地步。便道："好，你小心点！若然慕容冲已经回来，你不要惹他，待我想办法约他单打独斗。"玉罗刹点头答应，她却未料到，就在她离开天牢之后不到半个时辰，杨涟已被土袋闷死了。

玉罗刹艺高胆大，第二晚果然愉偷的溜入皇宫。但她却不知皇帝住在什么地方，心想："那淫妇客氏的'乳娘府'我是知道的，不如先到哪里，很可能小皇帝就在那儿。"主意打定，施展绝顶轻功，神不知鬼不觉的入了乳娘府，飞上客氏寝宫外面的大梁，客氏正在里面和女儿谈话。

玉罗刹心道："听说客氏的女儿是红花鬼母的徒弟，不知她心性如何？"凝神静听，只听得客氏道："婷儿，你年纪也不小了，我叫皇上纳你做贵妃如何？"客娉婷道："妈，你又未老，怎么说话如此糊涂？"客氏道："我说你才糊涂，做贵妃有什么不好？你先做贵妃，然后我设法令皇上把皇后废掉，那时你就是皇后了。"娉婷道："我不想守寡。"客氏道："咦，你说什么？你怎么咒我的由哥儿？"娉婷道："谁咒他，妈，你该知道我学过武功，对人的体质强弱，只要一望便知。小皇帝表面虽没什么，但你听他说话短促，毫无遗音，身子虚浮，走路轻飘，目前不过是用补药支撑罢了。妈，我敢跟你打赌，他绝对不能再活三年！"

客氏一想，女儿所说，确是实情。但仍然说道："如若你所说，那就更要预早图谋了。我现在虽然有权有势，但千古以来，几曾见过有乳娘可以长霸宫中之事。除非是皇太后才可垂帘听政，永保繁华。女儿，你做了皇后，皇帝死后，你便是皇太后，哈，到了那时，你随心所欲，怕什么守寡！"

玉罗刹心道："这女人真是无耻之尤，我若非怕打草惊蛇，一剑就把她结束！"

客娉婷心中也是气闷非常，她入宫之后，见母亲如此荒淫，已是极难忍受，听了此话，更是又羞又气，蓦然发脾气道："妈，我明天要回家。"客氏道："回家，你回什么家？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娉婷道："我要找师父去！"

客氏道："你那师父武功虽然是当世第一，却是不识时务。"娉婷道："我不管，我一定要去找她。"客氏道："我只有你一个女儿，宫中又是危机隐伏，你别瞧我有权有势，由哥儿若然死了，我给人害死也说不定。你既会武功，我就全靠你保护了。"娉婷眼睛一湿，道："那你就莫迫我做什么贵妃，你一迫我，我马上就走。"客氏道："好，你不愿意，我就另给你挑一门亲事，新科状元好不好？文状元武状元随便你选。"娉婷绷脸怒道："妈，我不准你说这个。老实说，我在这宫里住得闷透啦。妈，明天我去西山看花，你去不去？"客氏道："我老了，提不起这个劲啦。你看花解解闷倒是无妨。我前天才叫巧匠做了一辆逍遥车，就在外面走廊摆着，你去可以坐逍遥车去。

在车里你可以看到别人，别人看不到你，你瞧，妈多疼你。”

娉婷面上现出一丝笑容，客氏忽道：“你替我端一碗参汤送给皇上吧！”娉婷道：“我不去！”客氏道：“又发脾气啦！好，不要去。春桂，你来！”唤过一名宫娥，叫她将参汤送给皇上。

宫娥提了一个铁盒，盒内盛有参汤，盒底烧着酒精。玉罗刹瞧她走出宫门，身形一起，轻飘飘的跟在她的后面，宫娥竟是丝毫不觉。

皇帝住的地方，距离乳娘府不远，宫娥走了一会就到了。玉罗刹见宫外有卫士巡逻，便伏在假山转角，到那宫娥出来时，玉罗刹搓了一粒小小的泥丸，夹在两指之间，轻轻一弹，宫娥额角上着了一弹，大声叫嚷，卫士道：“什么事情？”跑过去看，宫娥道：“我给人打了一下。你看我的头发都乱啦，痛得很！”卫士笑道：“你见鬼啦，我看打着哪里？”乘机揩油，抚摩宫娥的脸蛋。玉罗刹趁这时机，身形一起，掠上琉璃瓦，飘身进入内院，又跃上皇帝书房外面的横梁，外面的卫士正在飘飘然和宫娥打情骂悄，哪里知道。

书房内小皇帝由校正在批阅奏疏，大臣的奏折都给魏忠贤截去了，他只能看一些小官的奏疏解解闷，看到一本，自言自语道：“咦，这个人倒大胆。居然上疏替熊廷弼喊冤，还要朕杀魏忠贤以谢天下，我看他叫什么名字。”由校原非十分糊涂，只是受制于客氏已久，无法自拔，他现在已是二十岁的少年了，做着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也觉气闷，所以有时也找些奏疏批批，聊且过过皇帝的瘾。

这一本奏疏他却不敢批了，又不甘心送给魏忠贤，看了奏疏后面的名字，喃喃说道：“袁崇焕，辽东大营佥事，唔，我且把他记在心头，想法用他。啊，他已经来京听候差事，也好，过几天我叫大学士去召他。可是这奏疏怎么处置呢？”搔头无计，忽然窗门打开，一股劲风扑了进来！

由校惊叫一声，书案上凭空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插在桌子中央，刀尖上还插有一张字条，潦草的字迹写着：“速释杨涟，礼葬廷弼，若不依从，取你首级！”由校大叫：“来人呀！”猛然想起哪个奏疏，要捡起时，那奏疏已不见了！

这自然是王罗刹的杰作，她以闪电般的身手，寄简留刀，又取了袁崇焕的奏疏飞身便走，掠过假山，蓦地里呼呼风响，眼前像飞来一片红云，一个庞大的身影挟着两片怪兵器骤然压下，玉罗刹横剑一披，只听得一片破锣似的响声，震耳欲聋，宝剑几乎给那两片怪兵器挟出手去，定睛一看，来的是个穿着大红僧袍的喇嘛，这人叫做昌钦大喇嘛，除了一身武功之外，还精干制炼补药与房中术，由校因为无聊，纵情声色，魏忠贤投其所好，特别礼聘这个喇嘛出来，让他服侍皇上。至于皇上是否会因吃了那种“补药”而短寿，那却不放在魏忠贤心上了。

昌钦喇嘛虽然一身邪气，武功却是非同小可，手使两片铜钹，真有万夫不当之勇，他未能把玉罗刹的剑夺走，也是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玉罗刹刷刷两剑，闪电刺来，昌钦喇嘛展开两片铜钹，左右分挡，不料玉罗刹的剑法奇诡绝伦，剑锋一转，突然戮向中盘，昌钦喇嘛含胸吸腹把铜拔一缩，未能挟着宝剑，束袍的腰带却被挑断，吓得连连后退，玉罗刹飞身便走，这时宫中报警之声四起，卫士纷纷赶来，景仁宫的琉璃瓦上，突然现出一条人影，大声叫道：“玉罗刹，你好大胆，这回你插翼难逃！”发话的正是慕容冲。

慕容冲深知玉罗刹轻功高妙，擒她不易，并不跳下来拼，只是大声叫道：“不要慌乱，速闭外出的宫门，明灯放箭，守着宫墙，然后搜索，她逃不了。”慕容冲内功深厚，声音直传出宫外，顿时宫墙上亮起千万盏明灯，卫士都现出身来，要想硬闯出去，那真是万万不能。

玉罗刹人急计生，那宫墙上的灯笼虽如繁星密布，光线却并不能射到宫中内苑，玉罗刹一身黑色衣裳，穿花绕树，专拣暗路潜行，并时不时施展声东击西之技，用石块抛出去引开追近身边的卫士。居然给她走到了客氏的乳娘府外。

客氏听得外面厮杀之声，早已吓得紧闭房门，遁入地窟。客娉婷仗剑守护。宫中无人，玉罗刹飘然飞入，见了那架逍遥车，微微一笑，卷起车帘，躲进车内。宫中卫士纷扰半夜，不见有人闯出，大为奇怪。慕容冲率卫士步步为营，仔细搜索，直闹到天明之后，闭宫大搜，仍然不见。慕容冲大为丧气，只道玉罗刹已仗着她那绝妙的轻功，不知从什么地方溜出去了。只好传令停止搜索，以后加紧戒备。谁知玉罗刹正躲在逍遥车内睡觉，舒服非常。

第二天中午，宫中又已宁静如常。客娉婷本想早上出去，因慕容冲闭宫大搜，已闷了半天，这时戒严令解，宫门开放，急急驱车出外，客娉婷时时出宫游玩。卫士司空见惯，见她驱车出宫，谁敢搜索？

逍遥车果然舒服，坐在上面一点不觉颠簸，不久到了西山。客娉婷正想下车赏花，忽闻得车中有细细咀嚼之声，好像老鼠偷食似的。客娉婷怪道：“咦，这样华丽新造的车子怎会有鼠子躲藏？”正想揭开坐垫，忽然有一股力向上一顶，客娉婷跳了起来，坐垫掀开，在那长长的可并坐两人的狐裳为垫的靠背椅子下面，一个人突然坐了起来，笑道：“你好呀，多谢你的蜜枣和合桃脯。”

原来是玉罗刹忍不着饿，偷她带来的东西吃，越吃越有味，以致咀嚼出声。客娉婷大吃一惊，未待拔剑，玉罗刹已一拳打碎玻璃，跳出车外去了。玉罗刹边跑边喊道：“喂，你的师傅已经死啦，你不出宫，你师傅传你的武功可就白费心血啦！”客娉婷叫道：“是谁杀的？”玉罗刹道：“谁也没有杀她。她是给她的贼汉子气死的，现在武林之中，得她真传的，只有你啦！她的儿子是个脓包，不顶事。你不出去扬名立万，替师门争气，你师傅死不瞑目！”话声停后，人也不见了。

再说铁飞龙等了一天一夜，正是优心忡忡，见玉罗刹回来，急问经过。玉罗刹一一告诉，铁飞龙听到慕容冲回来，面色一沉，听到玉罗刹偷客娉婷的东西食，又哈哈大笑。说完之后，玉罗刹道：“慕容冲暂时难以找他晦气，以后再提。熊经略的遗书，我却觅得适当的人可以送了。”

铁飞龙道：“你说的是袁崇焕吗？”王罗刹道：“正是。起初我听得杜明忠说他是当世奇才，还不相信，后来杨涟说他可继承熊廷弼，我也还未尽信，现在看了他的奏疏，这人的确有胆有识，可以送书给他了。”铁飞龙道：“熊经略的遗书有关国运，不可不慎。他既然在京，我叫龙大哥打探他的住址，咱们再去试他一试。”

再说袁崇焕从关外遣散回来，听候分发，像他这般的中级将领，在宫中数以百计，兵部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拼死上疏，也无下文，这晚闷闷无聊，泡了一壶浓茶，独坐阅读孙子兵法，刚看了几页，房门忽然被人推开，走进一个老头一个少女。那少女喝道：“袁崇焕你好大胆，居然敢与魏公公作对，你还想活吗？”

袁崇焕道：“ 你们是谁？ ”玉罗刹道：“ 来杀你的！ ”从怀中抽出奏折，朝桌上一掷，喝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 ”

袁崇焕心中一凛，想道：“ 我来京之后，就闻说奏疏多给客氏扣下，又听说客氏有个女儿通晓武艺。莫非我的奏疏也给客氏拆去看了，叫她女儿和卫士来杀我？ ”却也昂然不惧，大声说道：“ 是我写的又怎么样？ ”

正是：胸中存正气，一死又何妨。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剑气腾霄 三番惊大内　宫闱窥秘 一愤走天涯

玉罗刹一笑道：“你真不怕死么？”伸出纤纤玉手，在紫檀桌上乱划，说话停时，桌上已现出一个大大的“杀”字，入木数分。

袁崇焕大笑道：“我若怕死，也不上这本奏疏了，你要杀便杀，何必卖弄？”玉罗刹嗖的一声拔出剑来，袁崇焕向前一挺，“呸”的一口唾沫吐去，眼前人影忽然不见，只听得玉罗刹在耳边笑道：“还好，没给你弄脏了我的衣裳，若弄脏了，你这个穷官儿赔得起吗？”

袁崇焕一怔，只见玉罗刹笑盈盈的站在他的旁边，宝剑已插回鞘中。袁崇焕莫名所以，铁飞龙道：“裳儿，别开玩笑了。”玉罗刹裣衽施礼，道：“很好，你的确是个不怕死的英雄！”

袁崇焕一怔，诧道：“你们两位不是客魏派来的刺客么？”

玉罗刹笑道：“我们是给你送东西来的。”袁崇焕道：“什么？”玉罗刹解开包袱，将书取出，放在桌上，袁崇焕一见封面上所题的“辽东论”三字，正是熊廷弼的字迹，慌忙拿了起来，揭了几页，“啊呀”一声叫了出来，道：“熊经略的书怎么到了你手上？”

玉罗刹道：“你不必问。你若认为这本书对你还有用处，尽可收下。”袁崇焕道：“你若不说明白，我怎能要熊经略的遗书？”玉罗刹道：“你有酒吗？”袁崇焕道：“有。”玉罗刹笑道：“你既然有酒，为何不拿出来？此事说来话长，没有酒润喉，怎么说得呢。”袁崇焕大笑道：“原来如此，可惜没有下酒的东西。”心里想道：“这个女子倒真爽快！”

袁崇焕取出一壶白酒，斟了三杯。玉罗刹道：“有得意之事，便可下酒。爹，我今日可要开酒戒啦！”铁飞龙连喝三杯，笑道：“老朽在熊经略之后，又得见当世英雄，这酒戒我也开啦。”

玉罗刹一边喝酒，一边说话，把熊廷弼将遗书托给岳鸣珂，岳鸣珂托给卓一航，而卓一航又托给她等事说了。袁崇焕听得泪承双睫，向天拜了三拜，将书收了。

玉罗刹酒量不大，喝了几杯，已微有酒意。正想告辞，忽听得叫门之声。袁崇焕听她刚才所说，已知她便是名震江湖的玉罗刹，便道：“练女侠，你们暂避一避吧。”请他们进入厢房，把酒撤了，又取了一张桌布，铺在书桌之上，将玉罗刹刚才所划的“杀”字遮掩，然后开门。

进来的是个武官，问道：“这位想必是袁相公了？”袁崇焕心道：“这人恐怕是客魏派来的了？”道：“袁崇焕便是我！”那武官道：“皇爷久慕相公之名，渴欲一见。”袁崇焕道：“你是哪个皇府的？”武官道：“我是信皇府的。”信王朱由检乃当今天子之弟，颇有礼贤下士之名，袁崇焕听了，又是一愕。

那武官道：“袁相公在八里铺之役，大败满洲军队，谁不知道？我们的王爷钦佩得很。”袁崇焕心道：“朝廷便不知道。这个王爷能留心边关之事，确是不错。”

原来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皇帝）比他的哥哥要精明得多，朱由校身子虚弱，又无太子，朱由检早就把皇位视为“囊中之物”，也早就打算好在做了皇帝之后，要把魏忠贤收拾。可是他手下并无心腹大将，因此未雨绸缪，想把袁崇焕收为己用。

袁崇焕这时正是郁不得志，有人赏识，也不禁起了知遇之感，将朱由检

的请帖收下，说道：“ 烦贵官回复皇爷，说袁某早晚必来谒见。 ”

正想端茶送客，外面又有敲门之声，袁崇焕心中暗笑：“ 我回来候职，无人理睬。今晚却一连来了几拨人，莫非时来运转了么？ ” 开门处，两个人冲了进来，只见一个是年约五十的老头，鹰鼻狮口，相貌丑陋，另一个却是锦衣卫服饰的武官。

玉罗刹在厢房偷偷张望，见这个锦衣卫正是石浩，心中诧道：“ 石浩来做什么？ ”

只见石浩迈前两步，叫道：“ 咦，你不是信王府的么？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 信王差来邀请袁崇焕的武官名叫白广思，精通摔角之技，乃是信王府中数一数二的教头，见石浩喝破他的来历，心道：“ 不好。这石浩乃是魏忠贤的心腹，若被他识破王爷用意，实有不便。 ” 仗着本领高强，先发制人，微笑起立，拱手说道：“ 石指挥，你好！ ” 冷不防手臂一圈，脚下一拨，啪的一声，将石浩掷下台阶！

袁崇焕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与石浩同来的哪个老人一声怪啸，霎眼便欺到了白广思跟前，白广思身躯一矮，双臂反抱，要用摔角中的绝技“ 金鲤翻身 ”，将他背负起来，再将他掷死。

白广思招数方发，忽听得那老人在耳边喝道：“ 好小子，你找死啦！ ” 肩头一阵剧痛，有力也发不出来。袁崇焕喝道：“ 你是什么人？胆敢到我这里动粗！ ” 腾地跃出，一掌横扫。

那老人叫声“ 好！ ” 双手一送，将白广思也掷下台阶，闪身避过了袁崇焕一掌，笑道：“ 你这小子不错，怪不得我们的大汗看上你啦！ ”

袁崇焕惊然一惊，缩手喝道：“ 什么大汗？ ” 那老人笑道：“ 不打不相识，你与我们的大汗曾几度兵戎相见，还要问么？ ” 袁崇焕道：“ 你是努尔哈赤派来的么？ ” 那老人笑道：“ 正是。我们的大汗想请你出关，又怕你摆架子，请你不动，所以叫我来啦！ ”

袁崇焕勃然大怒，斥道：“ 你这满洲狗贼，居然敢到北京横行，不给你点厉害，你当我们中国无人了？ ” 呼呼两掌，连环疾劈！

那满洲武师道：“ 请你不动，我可要无礼啦！ ” 左拳右指，拳击命门，指探穴道。袁崇焕虽是大将之材，马上马下功夫都极了得，但这种腾挪闪展，拳劈指戮的功夫却不擅长。正在吃紧，忽听得一声娇笑：“ 袁相公，你怎么和客人打起来啦！ ” 那满洲武师眼睛一亮，只见一个少女轻移玉步，笑盈盈的走了出来，但觉容光迫人，教人不敢仰视。

玉罗刹招手笑道：“ 来，来！你给我说你的主人为什么要请袁相公，说得有理，我便叫他随你去。 ” 那满洲武师心魂迷乱，身不由己的走了几步，蓦然想道：“ 这样美若天仙的女子，何不将她一并捉去献给大汗？ ” 玉罗刹又笑道：“ 你从关外远来，有锦衣卫的指挥替你带路，想必是大有来头的了。你给我说，你是朝廷中哪一位贵官的客人？ ”

袁崇焕道：“ 这是满洲奸细，何必与他多说？ ” 玉罗刹笑道：“ 不然，俗语云单丝不成线，他若无人包庇收容，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京城勒迫掳人？ ” 袁崇焕心中一凛，让过一旁，任玉罗刹对付这个满洲武师。

那满洲武师摇摇头道：“ 小娘子，这不关你的事。你不如也随我去吧。我们的大汗见了你，一定喜欢，那你就一生富贵荣华，享受不尽了。 ”

玉罗刹面色一变，倏又笑道：“ 是么？你到底说不说？ ” 那满洲武师见她笑语盈盈，不以为意，嘻皮笑脸，伸手来拿玉罗刹的皓腕，玉罗刹手腕一

缩，笑道：“我比袁相公更会款待客人，你不怕么？”那满洲武师道：“得小娘子款待，那是求之不得！”伸手又拿，玉罗刹蓦地将桌布揭起，露出哪个入木三分的“杀”字，那满洲武师骤吃一惊，蓦觉掌风飒然，急闪避时，左边面上，已着了一下，痛入心肺。这满洲武师名叫察克图，乃努尔哈赤帐下数一数二的勇士，吃了大亏，怒吼一声，呼的一掌，将书桌劈翻，玉罗刹早已拔剑在手，刷刷两剑，分心直刺。

察克图虽然勇猛，怎挡得玉罗刹剑法神奇，十数招一过，便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玉罗刹斗得性起，一声长笑，脚踏中宫，剑光一闪，直刺咽喉，忽听铁飞龙喊道：“剑底留人！”玉罗刹剑锋一转，在敌人关节要害之处一点，笑道：“爹，不是你提醒，我几乎把他杀了！”

察克图中剑倒地，奇痛彻骨，玉罗刹笑道：“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问你的话，刚才都已问了，你还不依实说么？”察克图咬着牙根，抵受痛苦，闭口不言，玉罗刹道：“哼，你还冒充什么好汉？爹，把那石浩提上来，让他也来看看！”铁飞龙在玉罗刹动手的时候，已将白广思与石浩扶起，白广思受伤不重，自入厢房歇息。石浩扭伤了脚踝，被铁飞龙按在椅上，不能动弹，眼睁睁的看着玉罗刹冲着他冷笑。

石浩毛骨悚然，只听得玉罗刹笑道：“石浩，你两次在我剑底下逃生，今番本来不应饶你。但你若肯乖乖听话，我也还可网开一面，留你残生。”石浩不敢作声，玉罗刹道：“我且先叫你看看榜样。”谈笑声中，陡然一掌向察克图胁下拍去。

这一掌似乎轻飘飘的毫不用力，但察克图受了，却顿时惨叫狂嗥，在地上滚来滚去。刚才所受的剑伤，虽然痛入心肺，运气还可忍受；而现在被玉罗刹轻轻一拍，体内顿如有千万条毒蛇乱窜乱咬，真似心肺寸断，五脏翻腾，饶是铁铸金钢，也难忍受，不禁失声叫道：“我说，我说！求女英雄暂赐缓刑。”玉罗刹飞起一脚，踢他左胁穴道，一痛过后，血脉舒畅，过了一阵，察克图低声说道：“大汗派我做使者，来见魏公公。”此事在铁飞龙与玉罗刹意料之中，却在袁崇焕意料之外，又气又怒，忍着不发。只听得察克图续道：“我临行时，大汗对我说，熊蛮子死后，中原只有袁崇焕还是一个人才，他现在虽然职低位微，但一旦握了兵权，可是咱们的劲敌。你们到了北京之后，可设法将他掳来，若是不能生擒，那就将他杀了。”玉罗刹听到这里，笑道：“很好！”袁崇焕不解其意，玉罗刹道：“敌人对你这样忌克，熊经略的遗书付托得人了。这不是很好么？”

察克图续道：“我请魏公公设法查探袁相公住址，魏公公派人到兵部一问，兵部档案中存有袁相公到京后所呈递的履历书，立刻查了出来。可笑魏公公不识人才，还道：一个小小的佥事，也值得你们大汗操心，我将他传来便是。因此他派了石指挥带小人来。”袁崇焕心道：“好险！幸喜自己职位卑微，不为魏忠贤所注意，要不然只恐待不到今天，已遭他暗害了。”

铁飞龙看了察克图两眼，问道：“你见过几次奸阉？”察克图一愕，玉罗刹道：“奸阉就是魏忠贤那厮，你不懂么？”察克图道：“见过两次。一次是呈递大汗的信件，一次是索袁相公住址。”铁飞龙问道：“是白天还是晚上？”察克图道：“两次都是晚上。”铁飞龙道：“你见奸阉之时，离得近么？”察克图道：“他赐我在客位上坐，离得不近也不远。”铁飞龙道：“约有多远？”察克图道：“他在东首，我在西首。中间相距约有一丈。”

铁飞龙道：“你所说的都是实话么？”察克图道：“无半字虚言。”玉

罗刹笑道：“很好，你说了实话，我也对你慈悲了。”察克图“谢”字未说出口，玉罗刹横掌在他脑门一击，察克图哼也不哼一声，立刻气绝！玉罗刹笑道：“被我处死之人，像他这样得以痛快身亡的，总共还不到三个。不是见他说了实话，我真不肯这样慈悲！”石浩听得心惊肉跳，面无人色！

玉罗刹又道：“我连他的尸体也一并开消了吧，免得连累袁相公。”摸出一个银瓶，将药未洒在尸上，片刻之后，那庞大的尸身化为一滩浓血。玉罗刹以剑挖土，将血迹埋了。对石浩道：“现在轮到你了。我要你做什么你便要做什么，敢道半个不字，便叫你死得比他还惨！”

石浩颤声说道：“但凭女侠吩咐。”玉罗刹道：“爹，你对他说！”铁飞龙道：“你带我去见魏忠贤。”石浩一惊，玉罗刹瞪他一眼，石浩忙道：“我依，我依！”

铁飞龙道：“袁相公，这里你不能住了，你到信王府暂避一避吧。白广思伤势不重，还可以走。”提起石浩，和玉罗刹先行告辞。

原来铁飞龙见察克图相貌和他有些相似，心中起了一个念头，想冒充满洲使者，将魏忠贤刺杀。是夜铁飞龙和玉罗刹在长安镖局谈论，玉罗刹怕他孤掌难鸣，铁飞龙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怕魏忠贤看破，只要他肯出来，我未容他看得清楚，已一掌将他杀了。”玉罗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女魔头，笑道：“既然如此，我也入宫便是。咱们一个明人，一个暗人。你一得手，我们便立刻闯出来！”

且说石浩在玉罗刹与铁飞龙威胁之下，不敢不依。第二日晚上，果然带了铁飞龙悄悄进宫。

魏忠贤虽然私通满洲，但除了极有限的几个心腹之外，还是不愿人知，所以接见满洲使者，都是在更深夜静之时，连慕容冲也不让知道。这晚正要就寝，听得石浩求见，立刻披衣出见，走出房门，遥见石浩和那满洲使者立在厅前，魏忠贤心念一动，想道：“前日那满洲使者说起袁崇焕时，说努尔哈赤对此人甚为看重，我一时好奇，曾叫他若掳了袁崇焕后，先带来让我一见。现在只有他们二人，难道袁崇焕已经走开，或者是因为拒捕给他击毙了么？”

魏忠贤心有所疑，向小黄门悄悄吩咐几句，走出厅来，距离数丈，便背倚墙壁，扬声叫道：“古鲁鲁，古格图鲁，巴格纳特科图图！”魏忠贤曾跟察克图学过几句应酬常用的满洲话，现在仿满洲话的腔调，乱说一气，若然来的真是满洲使者，必定哈哈大笑，用满洲话纠正。

要知魏忠贤能把持朝政，当然也有点小聪明与应急之才，果然一试之下，铁飞龙怔了一怔，待醒悟时，骤然发难，一跃而起，向魏忠贤急施扑击，魏忠贤已奸笑一声，按动墙壁机关，隐入复壁的暗室去了。

铁飞龙一击不中，知已中计，往外便闯，那石浩也是溜滑非常，乘着铁飞龙向魏忠贤扑击之际，飞一般奔出殿外，高叫捉贼！

霎时间，魏忠贤的亲信护卫纷纷扑出，铁飞龙一声怒吼，身躯一转，反手一挥，僻啪两声，单掌击毙两名东厂桩头，另一名桩头，是宫中有名的力士，手挥四十斤重的大铁锤，趁势冲入，迎头打下，铁飞龙又是一声大吼，左掌往上一推，那大铁锤下击之势，竟然给他挡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右手一起，把那名卫士倒提起来，旋风一舞，啪哒一声，摔到两三丈外！

铁飞龙掌力之雄，江湖第一，武林无双，连红花鬼母也要惧他三分，卫护魏忠贤的东厂桩头，几曾见过如此阵仗，一时间纷纷后退。铁飞龙杀得兴

起，往人丛中闯去，忽见青光一闪，金刃劈风之声袭到背后，铁飞龙反手一掌，没有劈着，来袭的乃是西厂的总教头连城虎，他本来被魏忠贤调到四川去当“袭匪监军”，现在又已调回宫内。

连城虎的武功仅在慕容冲之下，手使的一对虎头钩，也是极厉害的外门兵刃，铁飞龙给他一掌，缓了一缓，周围卫士，又纷纷扑上。铁飞龙奋起神威，掌劈指戳，却是无法脱出重围。但连城虎与卫士们怕他掌力厉害，也不敢欺身进迫！

正激战间，忽听得一人喝道：“你们退下，待我来擒这个老贼！”声到人到，铁飞龙一掌劈去，蓦觉一股大力反推回来，倒退数步，看清楚时，原来是慕容冲。

慕容冲给他掌力一震，也是后退数步。暗道：“这老儿果然名不虚传！”一退复进，和铁飞龙恶斗。转眼之间，拼了十余廿招，兀自不分胜败。

慕容冲是宫中第一好手，平日甚为自负。所以东西两厂的桩头（“桩头”官名，相当于队长），大内的卫士，经他一喝之后，都不敢上前助战。

魏忠贤从复壁中再走出来，见此情形，不觉焦躁，心道：“有刺客入宫，还要顾什么身份，摆什么架子？”对慕容冲颇为不满。喝道：“连总管，你上去助慕容冲把刺客拿下。”连城虎一纵遵命，护手钩斜里劈进，铁飞龙反手一夺，给慕容冲格开，再腾起一脚，连城虎已闪到身后，护手钩往下一拉，眼看就要把铁飞龙的皮肉撕开，而慕容冲左拳右掌，又已打到胸前。

好个铁飞龙，临危不乱，横脚一挡，将慕容冲的拳掌一齐荡开，蓦然一个旋身，拢指一拂，连城虎双钩方出，忽觉手腕一痛，急忙跳开，只见寸关尺处，又红又肿，竟如给火铁烙成了一个指印，大吃一惊，不敢偷袭，双钩一立，护身待敌。慕容冲两记冲拳，将铁飞龙招数引过一边。连城虎定了定神，这才把双钩展开，从旁侧击！

魏忠贤喝道：“你们务要把这刺客生擒。看他是何人指使？”把手一挥，桩头卫士在四周布成了铜墙铁壁，应修阳新招纳了两个高手，也来助战。铁飞龙斗慕容冲一人已感吃力，以一敌四，更是不堪。看形势冲又冲不出去。只有拼命支撑，等玉罗刹来援。偏偏玉罗刹又毫无影迹，不知道哪里去了。

再说客娉婷那日从西山回来之后，心中郁郁，整日无欢。想起了玉罗刹的话，不知是真是假。这日独坐深宫，思潮浪涌，一忽儿想道：玉罗刹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想来不会乱说。若然我的师父真个死了，我还留在宫中做甚？一忽儿想道：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宫中又是危机隐伏，她与我相依为命，我又怎忍与她分离？正自思量不定，忽听得有人在窗外轻轻敲了两下，客娉婷问道：“是谁？”窗外一个低沉的声音应道：“不要作声，是我，快快开门！”

这声音好熟，客娉婷怔了一怔，低低叫了一声：“玉罗刹！”门外的人笑道：“是呀，我有事求你来了！”

按说玉罗刹曾与红花鬼母为敌，又与客魏作对，乃是客娉婷的“敌人”，可是客娉婷不知怎的，对她毫无“敌意”，尤其婷的“ 日与她接触之后娉婷觉得五罗刹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吸引是前两日与她接触之后，更觉得五罗刹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吸引力，她那豪迈的性格，爽朗的笑声，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界中来的人！尤其当客娉婷拿她与宫中那些人相比的时候，这种感觉与印象，便更鲜明。客娉婷又觉得她在某些地方，有点似自己的师父，但比自己的师父，更为刚强可爱，甚至玉罗刹的生活，也构成了客娉婷幻想的一部分。那

种风高月黑，一剑往来，闯荡江湖，纵横绿林的生活，对于在深宫中的客娉婷，简直是一种诱惑，客娉婷每当想起了玉罗刹时，也常联想到外面无限广阔的世界，联想到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江湖人物。客娉婷对于玉罗刹不仅是羡慕，简直是有点倾倒了。

今晚，玉罗刹低沉的笑声，又在她的耳边响起来了，这声音，这带着命令语气的语音，令客娉婷感到有一股不能抗拒的力量，她毫不踌躇的打开了门，把她的“敌人”放了进来。

玉罗刹像一股风似的跑了进来，随手把门掩上，客娉婷道：“你怎么又偷进宫来？我的逍遥车小皇帝要去了，可没办法把你再带出宫了。”玉罗刹噗嗤一笑，忽而端肃面容，低声说道：“客娉婷，我要问你一句话！”

客娉婷道：“请说。”玉罗刹道：“你愿不愿满洲鞑子打进关来，愿不愿他们把咱们汉人的江山占去！”客娉婷跳起来道：“这还用问吗？当然不愿！”玉罗刹道：“好，你既然不愿，那么就替我做两件事！”

客娉婷道：“你说吧，只要我做得到！”玉罗刹道：“第一件是替我把魏忠贤刺杀了！”客娉婷惊道：“为什么？”客娉婷虽然不知道自己乃是魏忠贤的私生女儿，但魏忠贤对她十分宠爱，她却感觉得到。而且魏忠贤和他母亲十分要好，常常聚在密室谈话，她也是知道的。

玉罗刹见她面色惊疑，在她耳边低声说道：“他便是通番卖国的汉奸！”客娉婷身躯颤战，玉罗刹那种斩钉截铁的语调，令她不能不信，不禁问道：“还有谁吗？”她十分害怕母亲也和魏忠贤同谋，寒意直透心头，声音也颤抖了。

玉罗刹道：“还有谁我也不尽知道，我只知道还有一个应修阳。应修阳的武功在你之上，你不必打草惊蛇，让我们来收拾他吧。”

客娉婷透了口气，问道：“第二件事又是什么？”玉罗刹道：“我的义父被他们围困在前面青阳宫中，你设法将他救出来！”

原来玉罗刹趁着石浩带铁飞龙入宫的当儿，也暗暗跟入，她到魏忠贤所居的青阳宫时，铁飞龙已和慕容冲、连城虎打了起来。玉罗刹一看下面形势，心道：“糟了，我只道义父一举手便能将那奸阉除掉，谁知又被奸阉逃脱，反而把宫中侍卫全都惊动，就是自己下去，也只能帮助义父多抵御一些时候，要逃出去，这可是万万不能！”焦急之极，蓦然想起了客娉婷，想起了客娉婷那晚和她母亲的争论。心想：看那客娉婷的言行举止，和她母亲大大不同，我姑且去试一试。

客娉婷听了玉罗刹所求的第二件事，又是一惊，道：“我本事低微，如何能救你的义父？”玉罗刹道：“斗智不斗力，你只要设法把宫中的几个高手引开便行。”客娉婷想了一想，计上心头，道：“好，我听姐姐的话，姑且试它一试。”在玉罗刹耳边说了几句，玉罗刹笑道：“好，就这样办吧，你真是我的好妹妹。”在她额上轻轻亲了一下，立刻穿窗飞出。客娉婷冲口叫了一句“姐姐”，正自不好意思，忽听玉罗刹也称她“妹妹”，还亲了她一下，心中甜丝丝的，什么也愿替玉罗刹做，自己也莫名其妙，为什么玉罗刹对她的吸引力如此之大。

再说铁飞龙苦斗四名高手，初时还能以掌力自保，渐渐力竭筋疲，险招屡见，玉罗刹仍不见来。心道：不道我今日毙命于此，我死也得把那奸阉的阴谋揭露！这时慕容冲看看便将得手，心中大喜，劈面一拳，将铁飞龙的招数引开，左手骈指照他的胁下关元穴一点，忽听得铁飞龙大叫道：“魏忠贤

通番卖国，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你们为虎作伥，将来也难逃公道！”慕容冲蓦吃一惊，手指斜斜往外一滑。魏忠贤大怒喝道：“贼子胡说，把他击杀了吧！”

慕容冲略一犹疑，忽听得有人叫道：“火，火！”魏忠贤吃了一惊，叫道：“决出去看，是哪里起火？”话声未停，忽地一声惨厉的叫喊掠过夜空：“救命呀，救命！”魏忠贤心惊胆战，这正是客娉婷的呼救之声。近门口瞭望的卫士报道，“奉圣夫人宫中起火！”

紧接着客娉婷凄厉的叫声之后，外面又传来一声长笑，接着是四面屋瓦抛掷之声，石浩站在魏忠贤之后，顿时面色灰白，惨无人色，颤声叫道：“是、是玉……玉……玉罗刹！”

玉罗刹曾两次大闹皇宫，魏忠贤深知她的厉害，而且听外面声响，似乎来的还不止一人，吓得连忙叫道：“快分出人去救奉圣夫人！”

这些都是客娉婷与玉罗刹的故弄玄虚。客娉婷自己放火，自己叫喊，装作给人追杀的样子；而玉罗刹则仗着绝妙的轻功，在琉璃瓦上，东掷一片屋瓦，西抛一个砖头，听起来就好似四面都有敌人。魏忠贤所住的青阳宫和客氏所住的乳娘府相距甚近，火光融融，触目惊心，更加上客娉婷高叫救命之声，和玉罗刹满含杀气的笑声，杂成一片，更加强了恐怖的气氛。围堵铁飞龙的桩头卫士，已有一半冲出门去。慕容冲虚晃一拳，也奔出门外。

铁飞龙精神大振，呼呼两掌，把连城虎与另一高手迫开，骤然拔出一根匕首，向慕容冲背心一掷，高叫道：“慕容贼子，接这个！”慕容冲头也不回，反手一捉，将匕首接着，正想还掷，忽听得铁飞龙又叫道：“你好好看清楚了！”慕容冲心念一动，随手将匕首放入暗器囊中，纵身出门，直奔客氏的乳娘府。

魏忠贤又叫道：“连城虎，你们将这老儿乱刀斩死算了。”剩下的一小半卫士，刀枪纷举，四而戮来，铁飞龙一声大喝，疾的抓着一名卫士后心，向外便摔，那卫士庞大的身躯从刀枪林立的上空飞过，众人发一声喊，急急闪开，铁飞龙哈哈大笑，依法炮制，连掷三名桩头，连城虎大怒，双钩急斫，蓦地里一声长笑，玉罗刹突然从琉璃瓦面跳了下来，在半空连人带剑转了个大圆圈，宛如一团银色的光环，从空飞降，抢过来的几名桩头卫士，给剑光一荡，手断足折，纷纷闪让！

魏忠贤大吃一惊，石浩叫道：“不好，快躲！”魏忠贤躲进暗室，石浩急忙也跟了进去。这样一来，围攻铁飞龙的虽然还有十余廿人，已都折了锐气。玉罗刹展开独门剑法，招招快，招招辣，闪电惊飚，恰如彩蝶穿花，左一剑，右一剑，剑尖所刺，都是敌人的关节要害，霎忽之间，已有五六名卫士中剑倒地，声声惨号，玉罗刹喝道：“挡我者死，让我者生！”长笑声中，冲开了一条血路，杀入重围。

这一来，连城虎与应修阳新招请来的两名高手也有点慌了！玉罗刹挺剑猛扑，一招“玉女穿针”，疾刺连城虎后背的“魂门穴”，连城虎双钩一剪，铁飞龙忽然大喝一声，劈手把钩夺过，一钩钩去，只听得“嗤”的一声，将连城虎衣襟撕下一大块！但连城虎也逃出去了。

高手遁逃，众卫士无心恋战，玉罗刹运剑如风，直杀出去，铁飞龙拳打掌劈，犹如巨斧铁锤，更是锐不可当，卫士们哪里敢追。玉罗刹熟悉宫中道路，片刻之后已带了铁飞龙闯出了神武门，翻过景山去了。

再说慕容冲等赶去救人，只见客娉婷披头散发，左肩染血，慕容冲大吃

一惊，却不见敌人，客娉婷道：“刺客已经走了，我给那女魔头刺了一剑，幸好受伤不重，救火要紧！”慕容冲一看，心里起疑，暗想道：“玉罗刹剑法何等厉害，一出手便是刺入关节穴道，难道她对这小丫头却手下留情么？”

火势不大，人多手众，不用多久，便把火扑灭，客氏把女儿拉入房去换衣服，裹伤口，将玉罗刹咒骂不休，客娉婷却暗暗好笑。这剑伤是她自己刺的，不过将皮肤割开了一条裂口而已，连骨头都没有触着，根本算不了什么。

闹了半夜，神武门的守卫报道刺客已经逃去，魏忠贤这才吁了口气，吩咐手下轮班看守，不得放松，自己却悄悄去乳娘府中探望客氏。

这时客娉婷已换了衣服，躺在床上假寝，玉罗刹的话一直在她心上翻腾，忽听得母亲和魏忠贤的脚步声到了门外，客娉婷的心卜卜乱跳，想道：“我应不应听玉罗刹的话，将他刺杀呢？”

房中火光一亮，客娉婷感觉到魏忠贤正弯下头来看她。客娉婷想道：“我现在只要略一动手，就可将他杀掉，可是母亲在这儿，我怎可令她见着鲜血淋漓！”

客氏低声唤道：“婷儿！”客娉婷假装熟睡，动也不动。客氏道：“嗯，她睡着啦！”魏忠贤道：“她的伤厉害吗？”客氏道：“幸而还不紧要。”魏忠贤道：“嗯，她也可怜，咱们把她接到宫内，原是想让她享福，今夜反而累了她替我受伤了。”客氏道：“什么？替你受伤？”魏忠贤道：“你不知道吗？那些刺客本来是想刺杀我的。”客娉婷身躯微微颤动，魏忠贤轻声说道：“咱们不要在这儿谈啦，提防把她吵醒。”携着客氏的手，轻轻走了出去，又轻轻把门关上。

客娉婷听在耳内，不觉疑团大起，想道：“为什么魏忠贤对我这样好？好像把我当成女儿一般？就算他和母亲要好，也不必对我这样好？听说他对东林党人非常毒辣，但却又对我这样慈祥？这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

以往，客娉婷因为憎厌魏忠贤，每逢他来找母亲谈话时，她总是避开，压根儿没有起过偷听的念头。可是今晚玉罗刹的话引起了她心里的波澜，魏忠贤的态度又引起了她的疑惑，于是她悄悄的披衣起床，循着魏忠贤和母亲的脚步声，跟踪偷听。

密室中烛光摇曳，客娉婷偷偷用口水湿了窗纸，偷看进去，只见魏忠贤的手搭在母亲肩上，形状十分亲昵，客娉婷皱了眉头，只听得魏忠贤道：“再过几天便是婷儿二十岁的生日了，是吗？”客氏道：“是呀，我以为你忘记了，还算你有点良心。”

客娉婷的心卜通一跳，想道：“咦，他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只听得魏忠贤又道：“自从把她接到皇宫之后，她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总是郁郁不乐。为了什么，你有问过她吗？是不是年纪大了，想要女婿了。她不愿做皇上的妃子也不紧要，朝中文武大臣，皇孙公子，只要她欢喜就成。”

客氏噗嗤一笑，忽而又叹了口气，唉声说道：“是想女婿倒好办了，她才不想要女婿呢。我也不知道她为了什么不乐，小时候蹦蹦跳跳顽皮透顶的孩子，现在你想逗她多说两句话也难，每逢和她谈话，她不是说想回去以前的老家，就是说想去找师父。真把我气坏了。”

魏忠贤叹了口气，道：“这丫头难道是天生的贱命？”客氏幽幽说道：“你不要这样说。其实以前在乡下的日子虽然苦些，也有它的好处。”魏忠贤淡淡一笑。客氏续道：“想起以前，咱们在乡下何等风流快活！”魏忠贤

笑道：“你现在何尝不风流快活？”客氏面上一红，“啐”了一口道：“真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我是说现在可要比从前操心多了，既要提防东林党人的攻击；又要担心皇帝长大之后，咱们的权位不能久长，听娉婷说，这小皇帝身子虚弱，只怕性命不久，若换了新皇帝，咱们的下场如何，还不知道呢！”魏忠贤大笑道：“现在满朝文武，不是我的干儿，便是我的门生，我又掌管东西两厂，新皇帝又怎么样？谁听话咱们就给谁做皇帝。哈哈，想当日我在乡下被人骂做流氓‘混混’，那些人可料不到我今日做了‘九千岁’，哼，不止是‘九千岁’，连‘万岁’也在我这个‘九千岁’的掌握之中。”

客氏仍是毫无笑容，续道：“而且还要担心刺客，像今天晚上，连娉婷都给弄伤，真把我吓死了。不是说笑话，我简直觉得比起以前在乡下和你偷情之时，还更担心害怕！”魏忠贤又是一阵大笑，道：“那么说来，你当年还是不要进宫做乳母的好，而我，净了身做太监，那就更冤枉啦！若不是贪图富贵，咱们在你那痨病鬼丈夫死了之后，可以光明正大住在一块，多养几个胖娃娃，俺魏忠贤也不至于断子绝孙，现在只有一个贱丫头，而且还不能叫她知道我是她的生身父亲。”

客娉婷一路听一路发慌，听到这里，只觉手足冰冷，心如刀割，她绝未料到魏忠贤这奸阉竟是她的生身父亲，一时间愤怒、羞惭、受侮辱、受损害，种种情绪纠结在一起，那种感觉就如给人吐了一口唾沫在脸上一般，比死还要难受！

客娉婷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从此永不见人。她掩着脸孔几乎哭出声来。无心再听，转身便跑，刚绕过回廊，忽见一条人影，疾如鹰隼的从琉璃瓦面飞来，客娉婷缩身在盘龙大柱之后。看清楚这人影乃是慕容冲，奇道：“这样深夜，他还来这里做什么？”慕容冲飞身攀上了客氏寝宫外面的大梁，蜷伏不动。客娉婷这时情绪十分激动，也不愿现身和慕容冲招呼，绕过回廊，拐了两个弯，回到自己房中，就在黑暗之中，坐在床上，痴痴默想。

且说慕容冲在铁飞龙与玉罗刹走后，扑灭了乳娘府的火，回到房中，摸出铁飞龙掷他的那柄匕首一看，只见匕首尖端，穿着一张纸片，上面写道：“我约你在三日后中午时分，在秘魔岩单打独斗，双方不许邀请帮手助拳，敢来是英雄，不敢来是狗熊！铁飞龙白。”慕容冲气道：“铁老贼欺我太甚，我胜不了你也不见得会败在你的手上，怕你什么？”随手把纸片一团，丢在地上。

若在平日，慕容冲接到这样一个劲敌的比武邀帖，必然潜心细想破敌之法。可是今晚他的思想却被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吸引了去，铁飞龙在青阳宫当众大骂的声音：“魏忠贤，你这通番卖国的奸贼！”就像在他心上投下一块大石，激起了波涛。

“魏忠贤到底是不是通番卖国的汉奸呢？”慕容冲想。他想起了当铁飞龙大骂之后，魏忠贤暴怒如雷的神情；又想起了平日魏忠贤和应修阳、连城虎等聚谈，常常将他撇开的事，愈想愈可疑，心道：“这铁老贼虽然横蛮，但在武林中却是有身份的人物，料他不会胡说乱道。”

慕容冲是甘肃回人，天生神力，后来被西北的独行大盗焦蛮子收为徒弟，练了鹰爪功和铁布衫，又到昆仑山定虚大师门下学了七十二路神拳，从此闯荡江湖，声名大起。后来神宗开榜招考禁卫军，他想图个功名，封妻荫子，便进京投考，又得人保荐，便在禁卫军中当上了一名“都指挥”，一做便做了十余年。

慕容冲武功虽然极高，可是不善巴结，而且他又自恃本领，目空一切，和同僚也不融洽，因此做了十多年的“都指挥”，始终不得升级。直到魏忠贤握权之后，知他武功确是高强，想把他收为己用，于是一升就把他连升三级，不到半年，便做到了东厂的总教头。慕容冲满脑子富贵功名之念，得魏忠贤一手提拔，当然感激。可是他也还有几分梗直，对魏忠贤的残害忠贤，有时也会反感。但虽然如此，他求富贵功名之念，压倒了那一点善良正直之心，于是不自觉的被魏忠贤利用，做了他的走狗。可是今夜，当慕容冲想起了魏忠贤确有私通满洲的嫌疑时，他再也抑制不住情绪的波动了。他想：“若然魏忠贤真是汉奸的话，岂不连累我也蒙了恶名？”要知慕容冲素以英雄自命，虽然其实他不过是权门鹰犬，但自己却不自知。这时他一想再想，苦闷非常。想离开魏忠贤又舍不得目前地位，若不离开，又怕魏忠贤真是汉奸。

想了许久，听得敲了四更，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何不自己去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他先到魏忠贤的青阳宫，再到客氏的乳娘府。

魏忠贤和客氏的谈话还在继续，慕容冲伏在外面大梁置耳细听。只听得魏忠贤笑道：“娉婷想些什么，我也懒得再管她了。”客氏道：“呸，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管么？”慕容冲吃了一惊，心想：原来那小丫头竟是他的女儿！

魏忠贤道：“不是不管，你不见我很疼她么？是管不了，不好管。她每次见我都不喜欢和我说话，我怎么能跟她谈心。”客氏默然不语，久久方道：“你说，要不要告诉她生身之父是谁？”魏忠贤忙摇手道：“千万别说。”

过了一阵，魏忠贤又道：“你担心万一将来新皇帝即位，会对咱们不利，我看，你这担心大可不必。”客氏道：“为什么？你还是恃着满朝文武，不是你的干儿便是你的门生吗？可是你这些干儿门生，都是些趋炎附势之辈，冰山欲倒之时，你怕他们不另找靠山么？”

魏忠贤干笑两声，道：“这个，也在我意料之中，可是，娘子，你有所不知。”客氏道：“什么？”魏忠贤道：“只怕等不到新君即位，满洲鞑子，便要打进关了。”客氏道：“那岂不更糟！”魏忠贤答道：“那有什么可怕？满洲得了天下，咱们的富贵更可保持！”客氏叫道：“什么？你私通满洲吗？”魏忠贤道：“小声一点。俗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内有盗寇纷起，外有强敌窥伺。不亡于寇，便亡于敌，总之，明室的江山是不能长久的了。与其亡于流寇，不如亡于满洲，亡于流寇，咱们死无葬身之地；亡于满洲，咱们最不济还有口饭吃。你说吧，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客氏沉思良久，叹口气道：“你的聪明计智，一向在我之上，不过，我总不愿你背上通番卖国的恶名。呀，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主意了！”

“我也没有主意了！”慕容冲听到这儿，只感到一阵混乱迷茫，几乎跌下大梁，想道：“他果真是通番卖国，这可怎么好呢？若背叛他吧，他是一手提拔自己的恩人！顺从他吧，事情败露，必然为人唾骂，那时就真的不是英雄而是狗熊了！”听得魏忠贤向客氏告辞，慕容冲急忙飘身先出。

掠过两重瓦面，忽听得下面有低低啜泣之声。慕容冲道：“咦，这不是客娉婷吗？她怎么现在未睡？”想起她今晚所受“剑伤”的可疑痕迹，不觉停下步来。

正是：紧要关头临考验，各怀心事口难言。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转念弃屠刀 深仇顿解　真情传彩笔 旧侣难忘

慕容冲脚勾屋檐，用个“倒卷帘”的姿势，伏耳细听。忽见房中火光一亮，客娉婷点起红烛，呜咽叫道：“我不要这样的父亲。”慕容冲心想：“咦，她知道了！”偷窥进去，见客娉婷拿起一个碾玉人像，在烛光下一晃，啐了一口，突然用力一摔，把它摔得四分五裂。

这是魏忠贤的塑像。四川巡抚为了讨好魏忠贤和客氏，觅了上好的和阗美玉，塑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像，送给他们。客氏想令女儿对魏忠贤发生好感，因此一定要把这两座碾玉人像，摆在客娉婷的妆台上。客娉婷当时莫名其妙，也曾提过疑问，客氏答道：“这样的美玉是稀世奇珍，送给你做小摆设不好吗？你何必管它是谁的像。”客娉婷虽然憎厌魏忠贤，但为了顺从母意，对这点小事也就不再争论，随手把它摆在一个角落。

慕容冲瞧得清清楚楚，暗叫可惜，想道：“她怎么把魏忠贤恨成这样？”只见客娉婷又拿起了母亲的塑像，端详了好一会子，想摔却又收回，喃喃说道：“如果你也像他一样通番卖国，我也不要你这样的母亲！”

客娉婷喃喃自语，声音甚小，但听在慕容冲心上，却如一声霹雳，震动起来。心道：“客娉婷在宫中比公主还要尊荣，但当她知道生身父亲是个通番卖国的汉奸之后。就恨成这样！”

客娉婷在房中窸窸窣窣收拾衣物，打了一个小包裹，满屋珍宝玩物，她一件都不要。最后她拿起了母亲的塑像，在烛光下又端详了好一会子，叹了口气，想把它塞入包裹，忽又放下，喃喃自语道：“这两座塑像原是相连的，我既摔了那座，要这座做什么，还是不带的好。”随手又把那座玉像放回妆台。

长夜将尽，天边露出一线曙光，客娉婷道：“母亲啊！这是我陪伴你的最后一晚了。”抬头望窗外天色，自语道，“现在还不能出去。”坐在梳妆台前，抄出几张雪白的锦笺，提起狼毫便写，写一行，停一停，又低低抽泣起来了。

慕容冲心道：“她想必是留书给她的母亲，从此永不回宫了。”又想道：“客娉婷身份如同公主，她也毫不留恋。我这东厂总教头算得什么？”血液沸腾，面上阵阵发热。想道：“我七尺之躯，昂藏男子，难道就比不上这小丫头。”飘身飞出宫殿，回头一看，只见客娉婷已吹熄烛光，天色大白了。

慕容冲走到御苑低首沉思，忽听得有人叫道：“慕容总管，你早！”慕容冲抬头一看，却是应修阳。蓦然想起此人亦是通番卖国的汉奸之一，想道：“我若要把他打死，那是易如反掌！但魏忠贤到底曾是提拔过我的人，我不帮他，也不必与他为敌。罢，罢，我慕容冲所遇非人，只好倒霉这一辈子，从此遁迹深山，再也不理世事了！”应修阳见慕容冲神色有异，甚为惊诧，上前拍慕容冲的肩膊。

慕容冲冷冷的把应修阳推开，道：“你这样早干嘛？”应修阳谄笑道：“我去问候奉圣夫人。你去不去？”慕容冲好生厌烦，道：“不去！”应修阳更是诧异，目送慕容冲的背影隐在假山花木丛中，便急忙寻觅了一个内监，低低吩咐几句，然后到乳娘府恭候通传。

再说铁飞龙回到长安镖局，听玉罗刹谈起客娉婷放火焚屋之事，掀须笑道：“想不到客氏这妖妇还有如此一个女儿！”接着他也和玉罗刹谈起，已约了慕容冲单打独斗之事。

玉罗刹道：“你敢断定他真肯单身赴约吗？”铁飞龙道：“慕容冲以英雄自命，他若不来，岂不怕江湖笑话吗？裳儿，我可要先和你说好，你千万不能出手，你若出手，咱们父女的情份便断了。”玉罗刹笑道：“这点江湖规矩难道我还不懂！”铁飞龙笑道：“我知道你懂。但我也知道你最喜欢和人打架。”玉罗刹一笑走出，偷偷去找长安镖局的总镖头龙达三商量。

三天之后，铁飞龙到秘魔崖等候，过了一阵，果然见慕容冲单身前来。铁飞龙想起女儿的仇恨，心头火起，大吼一声，托地跳将出去。慕容冲道：“铁老儿，你我何必一拼生死。”铁飞龙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慕容冲打了一个寒颤，想道：“这几年来，我虽然替魏忠贤杀过不少好人。但铁珊瑚可不是我动手杀的。”铁飞龙又喝道：“你还不肯上前领死吗？你想向我求情那可是万万不能！”慕容冲喃喃说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好呀！那你就动手吧！可是我慕容冲也非无名之辈，咱们就比三场，你若胜了，我把命给你。”铁飞龙道：“怎么比法？”慕容冲道：“文比一场，武比一场，半文半武也比一场。”铁飞龙冷笑道：“哼，谁耐烦和你文比武比，罗唆不清。我告诉你，这是报仇，不是比武。咱们干脆在拳头上见个输赢！”双臂箕张，一掠丈许，骤然展出七擒掌中的杀手，向慕容冲背心便抓，慕容冲怒叫道：“铁老儿，你欺我太甚！”想道：“我本应和他解释，但此时让他，他反当我是怕他了。”身躯一矮，嗖的一拳向铁飞龙胸膛打去，铁飞龙一掌拨开，两人风驰电掣般的打将起来，拳掌起处，全带劲风，霎时间砂飞石走，林鸟惊飞。

一个是神拳无敌，一个是铁掌无双，斗了半个时辰，兀自不分胜负。玉罗刹隐身在峰顶观望，也觉触目惊心。本来铁飞龙是不许玉罗刹来的，玉罗刹却偷偷和龙达三来了。他们怕铁飞龙看见，所以埋伏在秘魔岩岩顶的大石之后，在石隙中张望出去。

打了一阵，忽见慕容冲连连大吼，拳如雨下，铁飞龙步步退让，龙达三大为吃惊。玉罗刹笑道：“无妨，慕容冲仗着身强力壮，想一鼓气把我爹爹打倒。用的是峨嵋镇山之宝的降龙伏虎拳。可是我爹爹解拆得非常之好，他用的是半守半攻的雷霆八卦掌，你不见他的掌法步法丝毫不乱吗？”

龙达三一看，见铁飞龙脚踏八卦方位，虽然连连后退，却果然是丝毫不乱，掌法沉稳之极，山风过耳，隐隐挟有风雷之声。龙达三笑道：“我久闻铁老的雷霆八卦掌中有一种专解强敌攻势的反攻掌法，却从未曾见他用过。不图今日得见。”玉罗刹道：“快看！快看！这样的拳法，你若错过，今生就难得再有机会了。”龙达三不再说话，凝神观看，只见岩下形势又变，铁飞龙一声大吼，双掌连环疾击，滚滚而上，这回轮到慕容冲连连后退了。

龙达三喜道：“姜是老的辣。慕容冲武功虽高，不是你干爹的对手。”玉罗刹道：“要分胜负，那还早呢！”但见慕容冲虽然后退，拳法也仍不乱。原来慕容冲也是经验非常丰富之人，一见强攻不下，立刻变招。将七十二路神拳，展得风雨不透！铁飞龙掌法虽然凌厉之极，却也攻不破他的铁壁铜墙。

两人拼斗了一百来招，兀自不分胜负。蓦听得铁飞龙和慕容冲一齐大吼，慕容冲“蓬”的一拳，打中了铁飞龙肩膊；铁飞龙霹雳一掌，也扫中了慕容冲腰骨，两人各运内功抵御，向旁斜跃三步。

慕容冲叫道：“铁老儿，你打不赢我，我也打不赢你，这场扯平了吧。蛮打有什么意思？”铁飞龙怒道：“咱们今日是打死方休！”慕容冲道：“这场是武比，咱们再比一场文的，”一场半文半武的。我若输了，就在你的跟

前自尽！”铁飞龙道：“君子一言……”慕容冲接道：“快马一鞭！”铁飞龙道，“那么就依你划出的道儿办，如何比法？”

慕容冲取出一个盛暗器的皮囊将暗器倾在地上。铁飞龙道：“比暗器吗？这可是比武呀！”心道：我从来不用暗器，他若要和我比暗器，我就仍是给他蛮打。慕容冲道：“暗器是打小贼用的，对付你这个老贼，暗器顶得什么用？”铁飞龙捋须笑道：“你知道就好了！”慕容冲这几句话，他十分受用。

慕容冲道：“你我都以拳掌称雄，内功见胜，咱们就比腕力。这里有许多大树，咱们就以手作斧，各斫十株。看到底是谁厉害？”铁飞龙道：“好，我奉陪，但若你我都能做到，又怎么样？慕容冲道：“所以就要这个皮囊了。”折了一根树枝，向皮囊一插，刺穿了一个小孔，到山涧去装满了水，水从皮囊中一滴滴的漏出来。慕容冲道：“你明白了吗？伐了十株树后，水未漏完的就算胜了。若大家都能在未漏完之前将树斫倒，那么就看皮囊中剩水的多寡，以定输赢，咱们都不是胡赖的人，你还有什么疑问？”

铁飞龙道：“树的大小也有不同。”慕容冲道：“那更易办了，咱们先圈定二十株树，分成两组，每组十株，相差总不会远了。”铁飞龙道了声好，和慕容冲选了二十株最坚实的大树，一一做了记号。

铁飞龙道：“行了！”慕容冲再到山涧中装满了水，用纸团塞着小孔，挂在树上，道：“这样谁也做不了手脚。”铁飞龙一卷衣袖，便要动手伐树，慕容冲叫道：“我先来！这主意是我出的，应该先做给你看。我一动手，你便把纸团拔出来。”铁飞龙退到皮囊旁边，听他一声大叫，立刻便拔纸团，只见慕容冲冲着大树蓬蓬蓬打了五七拳，双手合抱一扳，喝声“倒！”那株大树果然应声倒下，铁飞龙心道：“唔，他是以内力震动大树，虽然有点取巧，内功也算登峰造极的了！”

慕容冲依法拔倒十株大树，将皮囊取下，囊中的水刚刚滴完。守了许久，才滴得一滴，以后就没有了。慕容冲笑道：“好险。现在轮到你了。”铁飞龙也到山涧中将皮囊盛满了水，以纸团塞着，挂在树上。看了慕容冲一眼，道：“我不必你拔纸团。”慕容冲道：“那你岂不吃亏？”铁飞龙道：“我宁愿稍吃点亏。”倏的拔开了纸团，然后去寻做了记号的大树，原来铁飞龙是怕慕容冲在拔纸团时弄鬼。慕容冲暗笑道：“不怕你老鬼成精，你也要上我的当。我何必做那些下三流的事，在拔纸团时弄鬼？不需这样，你已吃亏。”

铁飞龙伐树又与慕容冲不同，只见他绕树一匝，双掌横劈，迅疾之极，然后用力一推，那株树便齐根断了，真如斧伐一般。慕容冲暗暗吃惊，心道：“他的掌力果然在我之上。我若到他那样年纪，一定打他不过了。”铁飞龙依法劈了十株大树，自觉所用的时间要比慕容冲短，喜洋洋的回来，将皮囊取下，不料囊中的水也是刚刚滴完，守了许久，才滴出一滴，以后就没有了。

铁飞龙大惑不解，心想：“按说慕容冲不会做手脚。而且我劈树之时，也一直留心，他若做了手脚，也瞒不过我的眼睛。”可是他却一时想不起来：皮囊的小孔，受水力所压，必然会慢慢扩大，虽然所扩甚微，但到底是有所差异。所以谁先动手，便谁占便宜。慕容冲这次在心里叫声：“好险。”见铁飞龙一派惘然的神情，笑道：“如何？这一场咱们又扯平了。”

玉罗刹在岩顶将一切都看入眼内，听到耳中，不觉对龙达三道：“哼，慕容冲好不要脸，明明是输了，却说是扯平。我下去揭破他！”龙达三在她耳边道：“你不怕铁老责怪么？”玉罗刹一听，只好忍住，笑道：“我且再看一场，看他还有什么坏主意。”

慕容冲正想再说出第三场相比之法，铁飞龙双眼一翻，忽地哈哈笑道：“老夫几十年打猎，反给雁儿啄了眼睛，不过，你虽然是取巧，也还不算下流。”慕容冲知他已看破其中奥妙，淡淡一笑。铁飞龙道：“第三场该是半文半武的比试了，是么？”慕容冲道：“是呀！”铁飞龙道：“这一场我倒想起一种比法，你看成不成？”慕容冲道：“请说！”铁飞龙道：“我的比法，双方是绝不能取巧的了！”

慕容冲面色尴尬，道：“不必罗唆，你说出来，我慕容冲一准奉陪便是。”铁飞龙跳上一块大石，招手叫慕容冲上来，道：“咱们玩玩推掌。”叫慕容冲伸出双掌，与自己双掌相抵，道：“谁给推下岩石，便算输了。这样虽然四掌相交，却又并非肉搏，岂不是半文半武的比武么？”慕容冲暗暗叫苦，心想：“看来这老儿的内力比我高出一筹。好吧，反正我也不打算活命的了，可是因较技输了而死，这却死得并不光彩。”他盘算未定，铁飞龙掌心劲力已发，这时只要稍一分心，便要给对方掌力震伤脏腑。因此慕容冲只好咬实牙关，运出内家真力，与铁飞龙相抗。

两人在石上盘膝而坐，运气运力，四掌相交，四目相视，不到半个时辰，两人都汗出如雨。这样的比试，比刀枪相拼，还要凶险百倍！只要谁一松懈，便是准死无疑。铁飞龙内功较深，可是慕容冲胜在年轻力壮，气足神健，虽然略逊一筹，也还抵御得住。

再过一刻，两人更觉心头滚热，喉咙焦躁，汗出更多，全身湿透。慕容冲知道时间一久，自己必然落败。可是这时已到了最紧要之际，谁都不能退让。除非同时撤掌化劲，否则必受重伤。慕容冲双掌似被胶着，想认输也不可能，何况又不敢分心说话。

再过片刻，慕容冲头上热气直冒，心中焦躁，运足气力相御。他们所坐的那块石头，正对着秘魔岩下的岩洞，正在吃紧之际，岩洞中忽然发出一声怪笑，连城虎带着几个人在洞中冲了出来，几般兵器倏的向铁飞龙身上斫去！

原来那日应修阳发现慕容冲神色有异，悄悄叫内监传话给连城虎，叫他留神慕容冲。自己仍到乳娘府向客氏母女请安。连城虎到慕容冲房间去看，慕容冲已经不在，查问之下，知道慕容冲一早出宫去了。连城虎心中起疑，仔细搜他房间，在墙角发现铁飞龙约他单打独斗的小纸团。心道：“原来如此。他想必是另邀高手去了。但为什么连我们也不告诉一声呢？”拿了纸团，去找应修阳。却不料遍找无踪，既不在乳娘府，也不在青阳宫，竟不知到哪里去了。到了傍晚时分，乳娘府传出更惊人的消息：客娉婷也失踪了。

客娉婷是午间乘逍遥车出宫的，到了傍晚，不见回来，客氏派人到京郊各地名胜所在寻觅，在西山发现逍遥车被打得粉碎，人却四觅无踪，客氏哭得死去活来，一面派人去找，一面到女儿房中查看，一查之下，才在抽屉中发现客娉婷的留书，说是永不回来了。

连城虎将一切情况报告给魏忠贤。魏忠贤素性多疑，心想：莫非应修阳的失踪，客娉婷的出走，与慕容冲的赴约，都有连带关系，便道：“慕容冲一天一夜不见回来，又不将铁飞龙约他比武之事上禀，此事可疑。到时你和几位好手赴秘魔岩看吧。若慕容冲果是与敌人比武，你们便趁机帮手。若然不是，你们就将他一并除了。”

连城虎听了魏忠贤的吩咐，到了慕容冲比武之日，约了应修阳所邀请来的三名高手，以及小皇帝的护身法师昌钦大喇嘛，共是五人，一早到秘魔岩的岩洞埋伏。他们本早想冲出来，可是连城虎怕铁飞龙掌力厉害，奸笑说道：

“等他们两人拼得筋疲力竭之时，咱们再出手不是更好么？”昌钦喇嘛点头称是。其他三名高手也乐得捡便宜，于是都伏在洞中静候时机。直到慕容冲与铁飞龙各以内力相拼，看看就要两败俱伤之际，他们才冲出来。

再说铁飞龙正在高兴，忽见几股明晃晃的兵刃，齐向自己戳来，大怒喝道：“慕容贼子，今日老夫归天，也要先把你废了！”双掌发力，劲道猛不可当！忽见慕容冲大喝一声，双掌骤然松开，全不防御。铁飞龙掌力打到他的身上，但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慕容冲反掌一扫，连城虎双钩刚刚沾着铁飞龙衣服，被慕容冲掌力一震，双钩飞上半空，腕骨碎裂，顿时栽倒！慕容冲喷出一大口鲜血，也滚下石台。

事出意外，昌钦大法师等四名大内好手齐都愕然，忽听得岩顶上一声长笑，玉罗刹衣袂飘飘，从半空飞掠下来。长剑寒光一闪，首先便奔昌钦法师。同时又听得岩上有人喊道：“鱼儿上钩了，弟兄们快出来捉啊！”声音沉雄，山鸣谷应。原来玉罗刹怕自己寡不敌众，所以叫龙达三出声恫吓。

昌钦果然胆寒。他领教过玉罗刹的厉害，连城虎又受了重伤，心想剩下四人，未必是玉罗刹和铁飞龙的对手，而且他们还有埋伏，斗志一消，大声叫道：“风紧，扯乎！”双钹力挡玉罗刹三剑，另一名高手背起了连城虎，急忙撤退下山。玉罗刹按剑不追，只见铁飞龙面色灰白。玉罗刹道：“爹，你受了伤么？”铁飞龙木然不语，玉罗刹踏前一步，剑尖指着慕容冲，铁飞龙忽道：“不要杀他！”玉罗刹愕然收剑，只听得铁飞龙道：“我没受伤，是他救了我的性命。将他背下山吧。”声音低沉苍凉，好似大病初愈的人一般。

过了一阵，龙达三也爬了下来，笑道：“练女侠，你刚才飞下危岩，大约没看清楚。铁老的性命果真是这人救的。想不到他会这样！”铁飞龙低声说道：“珊瑚的仇不能报了。”玉罗刹道：“珊瑚妹妹之死，他也是凶手之一，可是不是主凶。主凶是金老怪，当场已被岳鸣珂杀了。还有一人是应修阳。”铁飞龙道：“就算他是主凶，也饶他了。”伸了伸腰，舒散了一下筋骨，亲自把慕容冲背回长安镖局。

慕容冲受伤甚重，铁飞龙虽然喂了他几粒药丸，一路上仍，是昏迷不醒，鼻孔流血。玉罗刹道：“看来他不能活了。”铁飞龙甚为难过，道：“想办法救活他！”

回到长安镖局，天已黄昏，副镖头林振蛟出门相接，道：“谢天谢地，你们平安回来了。咦，铁老将仇人也生擒回来了吗？

真好本领！今天我们镖局里出了一件怪事呢！”

铁飞龙低低应了一声，龙达三向他打了一下眼色，问道：“镖局里出了什么怪事呀？”林振蛟道：“你们走后不久，有一个罩着面纱的姑娘乘着马车来到咱们镖局，说有一包东西要交给练女侠，叫我们不要打开。说罢便在车上提起一只大麻袋，向镖局的院子一抛，径自走了。我提起麻袋，沉甸甸的，摸一摸，里面装的似乎是人。我急忙提回内室，解开麻袋一看，里面果然是人！昏迷不醒。酒气扑鼻，似乎是给药酒迷着的，再看一看，他还给人点了晕穴。我不知道这人是什么身份，不敢妄自 解开。麻袋里有一封信，写着‘烦交玉罗刹小姐’。”玉罗刹噗嗤一笑，道：“这一定是客娉婷了，她不知道我的名字，所以叫做我玉罗刹。”铁飞龙道：“看她把什么人送来？”抱起慕容冲和众人走进后院，玉罗刹一瞧，叫起来道：“咦，是应修阳！”

铁飞龙大感惊奇，道：“珊瑚的仇可以报了！”玉罗刹把信拆开，只见

上面写道：“玉罗刹姐姐：我没有面见你，我不能杀魏忠贤。谨送上奸贼应修阳一名赎罪。客娉婷。”玉罗刹自言自语道：“她到底有什么心事呢？”对她能将应修阳生擒，也甚感奇怪。心道：“魏忠贤虽有好手相护，在我们看来，是杀应修阳易，杀魏忠贤难；但以客娉婷所处的地位，大有机会和魏忠贤单独相对，那可是杀魏忠贤要比杀应修阳容易得多。她既然甘冒如天的大险，为何却又不肯杀魏忠贤？”心中大惑不解。

铁飞龙将慕容冲放在湿地上，让他吸地上凉气。走过去将应修阳穴道解开，应修阳醉了几日，浑身无力，迷惘惘如在梦中，睡眼一看，见铁飞龙瞪眼看着自己，玉罗刹又在旁边冷笑，吓得魂飞魄散，想跳起来，双脚乏力，叫道：“咦，这里是什么地方？娉婷又到哪里去了？”他还希望这是一个恶梦。玉罗刹脚尖在他胸膛轻轻一点，应修阳顿时痛得如杀猪般大叫，铁飞龙道：“不要马上毙他，先问他口供，这事交给你办。”玉罗刹笑道：“追供之事，我最在行，爹，你放心好了。”铁飞龙全神贯注替慕容冲治伤，玉罗刹则把应修阳提到密室里去审问。

原来那日应修阳到乳娘府向客氏母女问安。客娉婷一腔怒气，正自无处发泄，一见是他，心道：“这也是一名汉奸，好，我就把他捉去送礼。”应修阳谄笑问安，客娉婷压着怒气，也装出笑脸相迎，并拿出酒来款待。应修阳受宠若惊，任他何等老奸巨猾，也绝料不到客娉婷会暗算于他，满满饮了三杯。这酒乃是宫中密酿的“百日醉”，名称虽然夸大，但能醉两三日却是真的，饮了三杯，顿时醉倒。客娉婷还不放心，又把他点了晕穴，然后把他放在逍遥车的夹层，将他带走。到了西山，客娉婷将逍遥车打个粉碎。然后把应修阳放入预备好的麻袋中，换了衣服，到郊外一间民家投宿。

客娉婷又怕酒力易解，每到十二个时辰，又将他晕穴重点。所以这三日来应修阳一直未醒。客娉婷本来不知道玉罗刹在长安镖局，后来想当年师父（红花鬼母）和铁飞龙、玉罗刹比武之后曾对她提过，说是铁飞龙和长安镖局的总镖头有过命的交情，客娉婷心想：不管玉罗刹是否住在长安镖局，将应修阳送到哪里，她一定能够收到。于是便打听长安镖局的地址，雇了马车罩了面纱，将麻袋里装的应修阳抛入镖局。

再说玉罗刹将应修阳提入密室迫供，她的伤穴残身手法赛过天下所有的毒刑，应修阳给她治得死去活来，终于把他所知道通番卖国的汉奸都供出来了。玉罗刹将他们的姓名官职，一一写在纸上，便把他提出来交给铁飞龙。

铁飞龙想尽了办法，给慕容冲舒筋活血，裹创疗伤，慕容冲虽然悠悠醒转，可是伤势仍是十分沉重，有气无力，不能说话。

应修阳见慕容冲躺在地上，又吃一惊，铁飞龙冷笑道：“应修阳，你看什么。慕容冲可不像你。”玉罗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铁飞龙道：“好，既然得了名单，送他去见阎罗。”叫道：“女儿呀，你的仇人都已杀了，你可以瞑目了。”呼的一掌，把应修阳天灵盖震碎，顿时老泪纵横。玉罗刹急忙扶他入房歇息。铁飞龙边行边道：“裳儿呀，慕容冲不是我们的仇人了，你们要小心照料。”

玉罗刹含泪道：“我知道。”

过了两天，慕容冲虽然经他们细心照料，伤势仍是不见好转。要知铁飞龙掌力可以劈碎石碑，洞穿牛腹，若然不是慕容冲内功深厚，早就死了。

第三天慕容冲气息更是微弱，挣扎说道：“铁老儿，谢谢你。”铁飞龙道：“慕容老弟，是我错了”。”慕容冲道：“我没输给你。”他临死尚记

挂比武之事，铁飞龙这时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点点头道：“是，你没输给我。”慕容冲面上掠过一丝笑容，闭了双眼。铁飞龙摸他鼻息未断，听他心房尚跳，不忍哭出声来。

正自伤心，玉罗刹忽然蹦蹦跳跳，笑着推开房门。铁飞龙眉头一皱，道：“吵什么？病人要安睡。”玉罗刹笑道：“慕容冲有救了。”铁飞龙跳了起来，忽又皱眉说道：“你别哄我欢喜了，他给我伤成这样，岂能有救。”

玉罗刹一笑拉他的手，跑出厅堂，道：“你看是谁来了？”铁飞龙道：“啊，是杜兄来了。”

来的正是要上京救舅父的杜明忠。铁飞龙连日操心，一时想不起杜明忠和慕容冲的生命有什么关系。玉罗刹道：“这位杜兄送我一份厚礼，你说我该不该要！”铁飞龙道：“什么？”玉罗刹将桌上一个长匣打开，只见里面一株乌黑发亮，状若婴儿的药材。铁飞龙叫道：“这是千年何首乌呀！杜兄没有送给奸阉吗？”

杜明忠眼圈一红，道：“俺的舅父已给奸阉处死了。听说死了十多天了，是在监狱里给秘密处死的。我在大前天才知道。”玉罗刹道：“你的舅舅是左光斗？”杜明忠道：“是。你还记得。”玉罗刹道：“他和杨涟同一个监狱，同被关在北镇抚司。”杜明忠道：“是，你怎么知道？”玉罗刹道：“我去看过杨涟。”杜明忠道：“他们六人都给处死了。俺舅舅和杨涟听说是同一天晚上死的。死得很惨，是给土袋压死的。”玉罗刹不觉怆然，心想：一定是我大闹天牢那一晚处死的了。

杜明忠道：“我悔没有听练女侠的劝告，还想向奸阉求情呢。好在门路未搭好，就知道了舅舅的死讯。这株何首乌和那件白狐裘子才没有冤枉送掉。练女侠，想当日在万县之时，我受了那神大元毒爪抓伤，全靠你迫他拿出解药。我无可报答，只有拿这株何首乌送给你。也许合你用。”

玉罗刹道：“合用极了。”将何首乌收起。道：“你以前的同僚袁崇焕在这里，你知道吗？”杜明忠道：“听说过，但找不着他。”玉罗刹道：“他在信王府，你快去找他吧。呀，你等一等，我有一封信托你交给他。”杜明忠道：“一定送到。”玉罗刹回到后堂，将应修阳那张名单套入信封，再详细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委。玉罗刹心想：现在魏忠贤势大滔天，虽有他通番卖国的真凭实据也参他不倒，不如交给袁崇焕，他年若信王即位，这张名单就足定他死罪有余。”

玉罗刹粗通文墨，写一封信写得甚久，铁飞龙记挂着慕容冲，等得很不耐烦。好不容易等到玉罗刹出来，将信交给了杜明忠，便想端茶送客，杜明忠却尚无离意，铁飞龙见有玉罗刹陪客，便问她取了那株何首乌，向杜明忠告了个罪，自去煎药给慕容冲喝。

杜明忠和玉罗刹客套几句，道，“熊经略的事你知道吗？”玉罗刹问道：“什么事呢？”杜明忠道：“他死后不是被传首九边吗？前几天他的首级被传回京城，皇帝突然下令，说是念在他以前有功国家，将首级‘赐’回他的家人，而且准他家人厚葬，出殡的灯笼也准挂经略官衔。”玉罗刹知是那晚给小皇帝寄简留刀之事生了效力；笑了一笑，道：“原该如此。”又道：“袁崇焕他日必当大用，你们将来可能重执干戈保卫边疆。”杜明忠道：“便愿如此，怕只怕奸臣当道，袁崇焕就算做了经略，也未必能尽所能。”后来袁崇焕在崇祯即位之后，果然被任为辽东经略，杜明忠也成为他麾下一员大将。可是历史重演，十余年后他也像熊廷弼一样被奸人与敌寇串同陷害，而且死

在赏识他提拔他的崇帧皇帝手上。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玉罗刹送走客人之后，便跑去看慕容冲，听得房中低低谈话之声，推门一看，只见铁飞龙喜道：“ 真是灵药！确能起死回生。喝了不久，面色也转了。 ”

慕容冲道：“ 多谢你们。铁老英雄，你对我真是恩同再造。 ” 铁飞龙大笑道：“ 你救了我的性命，我也救了你的性命。这算得了什么！你刚好转，不可伤神，再歇歇吧。 ”

过了几天，慕容冲更有起色，几天来他和铁飞龙、玉罗刹谈谈讲讲，颇受感动。慕容冲道：“ 魏忠贤一定恨死我了。我病好之后，绝不再留在京城，助纣为虐了。 ” 铁飞龙道：“ 你不能在京城立足，可以到闯王军中，霓裳和他们很熟，可以给你担保。 ” 慕容冲默然不语，铁飞龙知他尚不愿与魏忠贤为敌，也不勉强。一日，玉罗刹与铁飞龙闲话，忽听得镖局有人报道：“ 外面有个恶丐闹事，正副镖头不在，你出去看看。 ” 玉罗刹道：“ 有这样的事？怎样闹法？ ” 镖局伙计道：“ 他要化一万两银子。这恶丐只有一只手臂，可厉害哩。他坐在地上，举起一只手臂，托着一个石钵，要我们把元宝装满，我们十几个人推他都推不动。 ”

玉罗刹心念一动，急忙赶出去看，那恶丐突然跳起来，唱了个诺，道：“ 不是如此，也不能引得你老人家出来。 ” 玉罗刹一看，原来是罗铁臂，笑道：“ 何必如此，进里面说。 ” 镖局的人见他们相识，才知道这叫化子乃是风尘异人，故意乔装恶丐，求见玉罗刹的。

五罗刹将罗铁臂带入后院，罗铁臂道：“ 我到京城几天了，本来是想探问杨大人的，谁知杨大人已经死了。我想你老人家可能住在这个镖局，所以冒昧来访。”玉罗刹道 :“ 你将杨涟的儿子抱到天山了吗？可见到岳鸣珂么？ ” 罗铁臂道：“ 岳鸣珂的师父天都居士已经死了，他现在已削发为僧，改名叫做晦明禅师，不叫岳鸣珂了。他很喜欢杨云骢，说在十年之后，就要把他调教成天下第一的剑客。 ” 玉罗刹笑道：“ 他敢夸下这样的海口？好，十后之后，我也教一个女徒弟去收服他。 ” 铁飞龙见他们提起岳鸣珂，本来满怀惆怅，听到玉罗刹孩子气的说话，不禁笑道 :“ 他做了和尚，你还要和他斗气？ ”

罗铁臂又道：“ 我回来之时，路过武当山，在山上住了几晚。 ” 玉罗刹默然不语。罗铁臂道：“ 卓一航现在是掌门弟子，嗯，他也可怜…… ” 玉罗刹眼圈一红，道：“ 提他作甚？ ” 罗铁臂继续说道：“ 嗯，他也可怜，呀，还是不先说这，你先看看他给你的信…… ” 玉罗刹口里虽不提，心中却是渴望知道卓一航的情况，急忙把信展开，只见上面写了三首小诗：

（一）

蝶舞莺老又一年，花开花落每凄然，
此情早付东流水，却趁春潮到眼前！

（二）

浮沉道力未能坚，慧剑难挥只自怜，
赢得月明长下拜，心随明月逐裙边。

（三）

补天无计空垂泪，恨海难填有怨禽，
但愿故人能谅我，不须言语表深心。

这几首诗词句浅自，玉罗刹虽只粗通文墨，也解其中情意。不觉滴下泪来。想起自己以前在明月峡揉碎野花，抛下山谷，以花喻人，伤年华之易逝，

感来日之无多的情事，再咀嚼卓一航“花开花落每凄然”的诗句，不觉痴了。

罗铁臂道：“卓一航虽做了掌门，但非常消沉，如癫似傻，人也瘦了。听说他几位师叔对他都很失望。我和他谈了几晚，他只说悔不当初。”玉罗刹一阵心酸，道：“不要说了。”

罗铁臂道：“他盼望你去看他。”玉罗刹默然不语。罗铁臂道：“我告辞了。”玉罗刹仍然不语。铁飞龙道：“你去哪儿？”罗铁臂道：“豺狼当道，中原扰攘，我也要学晦明禅师，到天山去了。”铁飞龙将罗铁臂送出门外，回来一“看，玉罗刹仍然端坐犹如石像，心中伤感，想道：“这孩子也真可怜！”上前扳玉罗刹肩膊，道：“你既然想念他，就去看他吧！”

玉罗刹眼中浮出卓一航畏缩可怜的样子，突然怒道：“谁去看他？我才不去。以后别提他了。”铁飞龙知道她的脾气，却不言语。

再过半月，慕容冲的伤已经痊愈，只须再在镖局休养一两个月，武功便可恢复如初。铁飞龙对玉罗刹道：“咱们再去闯荡江湖吧。”玉罗刹道：“到哪里去？”铁飞龙道：“你不必问，我总不会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玉罗刹默默无言，收拾起装，跟着铁飞龙向龙达三和慕容冲告辞。慕容冲经过了这一个月，心灵肉体，都如死里重生，对铁飞龙与玉罗刹生了感情，与他们一再郑重道别。

走到广阔的江湖，玉罗刹愁烦渐减，和铁飞龙有说有笑。过了一个多月，他们已从北京南下，经河南而到湖北，玉罗刹知他是想引自己到武当山，佯作不知，随他前往。

这一日到了湖北襄阳，离城四十里外的漳南乡，乃是以前红花鬼母隐居之所，也即客氏故居。玉罗刹早已在旅途探听清楚。玉罗刹知道铁飞龙虽然一路逗她说笑，其实他自己也很郁闷。自从他替珊瑚报了仇后，好像已无所索怀，精神似更显得空虚。到了襄阳，五罗刹突然想起了客娉婷，忽而又想铁飞龙以前的爱妾穆九娘，心道：“不知客娉婷是否已回到家中？穆九娘和红花鬼母的儿子公孙雷是否仍住在哪里？”这晚她试探问道：“爹，咱们去看看客娉婷怎么样？我实在想念她！”铁飞龙面色一变，道：“你若想去便自己去。我不去！”玉罗刹心中暗笑，想道：“爹的脾气和我相同。他说不想去，其实却是想去。他老年孤独，除了我之外，只有穆九娘勉强说得是他的亲人。哎，穆九娘我懒得管她，客娉婷这小姑娘却真可爱，既到此地，岂可不访她一访。”

这一晚，他们住在城中客店，到了午夜，铁飞龙忽然听得邻房的玉罗刹惨叫一声，急忙披衣而起。

就在这刹那间，窗门忽然呼的一声打开，刮进一股强风。铁飞龙喝道：“鼠子敢施暗算！”反手一捉，将外面打来的暗器捉着，却是一只烂草鞋！

铁飞龙大怒，穿窗飞出，遥见一条黑影，已登上对面民房。身形似颇高大，黑夜中看不清楚。急忙过玉罗刹的房中张望，玉罗刹已经不见。铁飞龙大吃一惊，心道：“什么人有这样身手？红花鬼母复生，本领也没如此高强！”施展轻功，跳上民房追那黑影，那黑影忽快忽慢，铁飞龙快时他快，铁飞龙慢时他慢，总是追他不上。

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

欲知这黑影是谁？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莲出污泥　决心离父母　胸无杂念　一意会情郎

话说铁飞龙追那黑影，见那人披着一件斗篷，盖过头面，铁飞龙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身材高大而是斗篷宽大，显得很不称身。铁飞龙想来想去，想不出这是何人，骂他他又不答，好像是存心要引铁飞龙到什么地方。

铁飞龙追了一阵，只见前面现出一个荒僻的村庄，隐隐约约有几间房屋。铁飞龙心念一动，叫道：“你开什么玩笑？”前面的人噗嗤笑出声来。把斗篷脱下，笑道：“红花鬼母以前便住在这个村子里，你不进去看看吗？”却是玉罗刹。

原来玉罗刹惦记着客娉婷，很想到红花鬼母的故居探望，看客婚停是否回到那儿。但因铁飞龙不愿见穆九娘，不肯同去。玉罗刹顽皮性起，便和干爹开了这一个玩笑。她在客寓里随手偷了一个胖子的斗篷，盖过头面，假装被人刺伤，将铁飞龙引了出来。

铁飞龙面色一沉，玉罗刹道：“爹，你别生气。红花鬼母也算是你的朋友，你就是见见故人的儿子也没什么关系。”铁飞龙默然不答，他亲近的人和同一辈的朋友已所余无几，穆九娘和他同住过十多年，老年人欢喜念旧，他也颇想知道穆九娘近况，但想想还是不见的好。可是玉罗刹却把他引来了。

玉罗刹道：“爹，就进去看看吧。娉婷这小丫头给我们送来了应修阳，我们还没向她道谢呢。”铁飞龙正在踌躇，夜风中忽送来呼号之声。似乎还杂有兵器碰击之声。铁飞龙听了一听，心中一凛，道：“好，咱们去看！”

这一下也大出玉罗刹意外，想道：“难道是有什么人向红花鬼母的后裔寻仇？”疾展轻功，向前面村庄扑去，只见其中一间砖屋，露出灯火，玉罗刹飞身上屋，只听得有人骂道：“是红花鬼母的徒弟正好，把她捉走，也出一口鸟气！”玉罗刹朝下一望，院子里的一双男女，正在厮杀。那女的不是客娘哼是谁？厢房里还有一个女人嘶哑叫号，断断续续的语音叫着：“我的儿子有什么罪？你们杀了我的丈夫，还不放过他吗？把我的儿于留下，留下……”这声音正是穆九娘的！玉罗刹大吃一惊，提剑便闯下去！

只见一个粗豪的汉子，使一口锯齿勾镰刀，力大招猛，把客婢好迫得步步后退，庭院中还有三人旁立观战，嘻嘻冷笑，这三人，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道士，还有一个是年将花甲的老头。玉罗刹一声长笑，叫道：“娉婷妹子，你不要慌，我来了！”声到人到，剑光一闪，疾若惊飚，那粗豪汉子忽觉冷气森森，寒风扑面，勾镰刀未及收招护面，手腕关节之处已中了一剑，立刻滚地狂号！

玉罗刹身手之快，无法形容，旁观三人这时才看清来的是个少女。那和尚首先一声大吼，手挥禅杖，当头劈下。玉罗刹侧身一剑，那和尚杖尾一抖，一招“举火撩天”，竟将宝剑荡开，剑尖嗡嗡作响，摆动不休。玉罗刹更不换招，腕劲一发，剑锋蓦地反圈回来，直取敌人肩脊。那和尚料不到玉罗刹剑法如此诡谲神奇，杖身一摆，没有挡着，急忙吸腹吞胸，身子后仰，只听得嗤的一声，僧袍已被挑开，玉罗刹剑势放尽，踏进一步，挺剑再刺。那道士也蓦然出手，长剑一抖，力压玉罗刹的宝剑。玉罗刹突然松劲，剑把一抽，那道士一个踉跄，玉罗刹转身一剑，那道士也真了得，长剑斜伸，居然把玉罗刹的剑黏出外门。玉罗刹心道：“咦，哪里来的牛鼻子和秃驴，居然还有两度散手？”宝剑一探，解了敌人内劲，换招再刺，那和尚惊魂方定，挺杖斗时，忽又听得卡喇喇一阵巨响，只见一个庞大的身影，从屋顶疾跳下来，

只一掌就把厢房的窗口铁枝打断，纵身进去。那旁观的老头叫道：“来的是铁老吗？”略一迟疑，未及阻挡，铁飞龙已纵身入内，立即把一条大汉掷了出来，里面婴儿的哭声与穆九娘惊喜的叫声杂成一片。玉罗刹叫道：“爹。快出来收拾这三个恶贼，要不然我就一人独吞，没你的份了！”

铁飞龙呼的跳出，叫道：“裳儿停手！”玉罗刹愕然收剑，那和尚、道士纵身退后，与那旁观的老头站在庭院中的槐树下面，玉罗刹这才注意到槐树背阳的那边，吊着一个死人，尸体摇摇晃晃，竟是红花鬼母的独生儿子公孙雷。

铁飞龙怒道：“霍老二、拙道人、智禅上人，你们三人都是武林中的老前辈了，为何带了徒弟，联手来欺侮妇孺？”那老头道：“铁飞龙，你与红花鬼母不也是为敌的吗？记得当年我们邀你合斗红花鬼母之时，你虽因事不能前往，也未曾推辞。”

铁飞龙抬眼望天，淡淡说道：“一死百仇消，你们还记得当年之事吗？而且红花鬼母之事，与她的儿媳徒弟何干？”

拙道人首先惊诧出声，抢着问道：”我们的仇不能报了！”铁飞龙指着公孙雷的尸体道：“你们的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哼，哼！我老铁就看不过眼。”

拙道人怒道：“老铁，你想反友为敌吗？”霍老头也怒道：“你看不过眼又怎样？你打伤了我的徒弟，我还未向你算帐呢！”铁飞龙一声大吼，挥掌劈去，智禅上人横杖一扫，铁飞龙变掌为拳，喝道：“撤手！”铁飞龙内力惊人，远在玉罗刹之上，智禅上人只觉虎口一痛，拼力支持，拙道人剑出如飞，急刺铁飞龙手腕。铁飞龙右掌一扫，左掌一圈，轻拨拙道人的剑把，右手拢指一拂。又喝声：“着！”拙道人急退时，手腕已被他的指尖拂着，顿时现出五条烙印！

这几招快如闪电，就在拙道人给铁飞龙指力所伤之时，智禅上人被他的掌力一送，“啪”一声跌倒地上，虎口流血，禅杖也被拗曲，幸那禅杖是精钢所铸，要不然真会拗断。霍老头知两人不是铁飞龙对手，急忙解下软鞭，拦腰缠来，那霍老头名唤霍元仲、是陕西名武师世家，功夫甚强，软鞭起处，劲风拂面。铁飞龙喝声：“好！”回身拗步，掌背微托鞭身，掌锋斜斜的欺身疾劈；霍元仲霍地用个“怪蟒翻身”连人带鞭急旋回来，使出连环三鞭、“回风扫柳”的绝技，刷，刷，刷！风声呼响，卷起一团鞭影，以攻为守，才能封闭门户。智禅上人与拙道人一杖一剑，左右分上，将铁飞龙围在核心。霍元仲叫道：“老铁，我有话说！”铁飞龙喝道：“丢下兵器，再和你说话！这点规矩，你们都不懂吗？”丢下兵器，就等于认罪服输，丢下兵器再说话，那就是告罪求饶了。霍元仲怒道：“老铁，你欺我太甚！”软鞭一抖，缠身绕腕，智禅上人与拙道人也运掌使剑，合力进攻。

红花鬼母当年为了救护无恶不作的丈夫，曾与西北十三名高手为敌，以惊人的武功，将十三名高手全部杀退。这十三名高手引为奇耻大辱，矢誓报仇。但其后不久，红花鬼母就远离西北，遁迹穷乡。过了几十年，这十三名高手陆续逝世，只剩下霍元仲、拙道人和智禅上人尚在人间，这三人苦练了几十年，自信可以再斗一斗红花鬼母了。恰好在这一年，又听到红花鬼母再出现的消息，于是出来查访。他们并不知道敌人已死。一直寻到襄阳。

本来他们还不知道红花鬼母是隐居在襄阳乡下的。偏偏那红花鬼母的宝贝儿子公孙雷闯出了一场大祸，这才将他们引来。

红花鬼母死后，公孙雷没了管头，渐渐为非作恶。那时他的妻子穆九娘已怀孕七八个月，他在外面拈花惹草，看上了一个镖客的妻子，镖客在外保镖，留下妻子独守家中，公孙雷数度勾引，不能得手，反被那镖客的妻子痛骂一场。公孙雷一时怒起，竟然在一个晚上，偷去将那镖客的妻子强奸，弄得她悬梁自尽。镖客回来，找他算帐。公孙雷和他打得不分胜负，抛出客娉婷的名头。才将他吓退，不料这镖客却是霍元仲的徒弟。闻讯之后，立即和智禅上人与拙道人一同赶来。

这时穆九娘生下了一于，未满十日，产后生病，卧在床上，眼睁睁的看敌人将丈夫罪恶数说之后，便行吊死。穆九娘气得晕了过去。霍元仲的两个徒弟（即哪个镖客和他的师弟）怒火尚未平熄，一个来抢穆九娘的儿子，一个要把客娉婷擒去侮辱。幸亏铁飞龙和玉罗刹及时赶到，要不然真是不堪设想。

且说客娉婷见到了玉罗刹之后，惊喜交集，拉着玉罗刹的手，泪光晶莹，半晌才叫得出一声“姐姐。”玉罗刹瞥了一眼庭院中的打斗形势，笑道：“这三个人久战非我爹对手，妹于，咱们且先叙叙别后之情，不必忙着助战，”

客娉婷侧耳听厢房内婴儿的哭声，道：“咱们先瞧瞧穆九娘吧，她母子受了这场惊恐，不知怎样了？”

玉罗刹随她走入厢房，只见穆九娘形容枯槁，手足战颤，将儿子紧抱贴在胸前。客娉婷问道：“嫂嫂，侄儿没受损害么？我替你抱，你歇歇吧。”

穆九娘气若游丝，喘吁吁的说道：“我不成啦。让我多抱他一会吧。幸好没遭着什么伤害。”玉罗刹对穆九娘本来是十分厌恶，见此情景，心中一酸，怒气上冲，说道：“我替你把那几个人全部杀掉！”穆九娘急挣扎叫道：“不要，不要！”玉罗刹奇道：“你不想替你的丈夫报仇吗？”穆九娘道：“这都是他造的孽，他，他……”声音颤抖，说不下去。客娉婷也道：“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的师哥罪有应得，但他们的手段也毒辣了些，只要他们不涉及无辜，就让他们去吧。”玉罗刹睁大了眼，客娉婷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是我师哥强奸了别人的妻子，才惹了这班人上门的！”穆九娘料她们说的是什么，以手掩面，侧转了身。

玉罗刹又是一怒，她最恨男人欺负女人，何况是强奸迫死之事。这时庭院中打斗得十分激烈，忽听得那霍老头于大叫一声，似乎是给铁飞龙掌力扫中。

玉罗刹冲出房去，叫道：“爹爹住手！”铁飞龙劈了霍元仲一掌，迫得他鞭法散乱，主力削弱，敌势可破，闻言一怔，玉罗刹又叫道：“不能全怪他们，爹爹住手！”

铁飞龙愕然收掌，道：“他们迫死人命，凌辱妇孺，心狠手辣，罪恶滔天，怎么可以轻饶？”

霍无仲以下抚伤，冷笑道：“红花鬼母已死，她的仇我们不必说了。”伸手一指公孙雷的尸身道：“她的宝贝儿子，迫奸我徒弟的妻子，至令她悬梁自尽，如今我们将他吊死，一报还一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铁飞龙愕然问道：“裳儿，他们的话可是真的？”玉罗刹道：“是真的！”霍元仲冷笑道：“你们不间情由，横里插手，打伤了我，尚没什么，还重伤了我的徒儿，这该怎说？”

玉罗刹迈前一步，朗声说道：“我有话说！”杏眼一睁，冷森森的目光在三人面上扫过。霍元仲虽是成名的前辈人物，也觉心内一寒，忙道：“请

赐教！”
　　玉罗刹道：“一人做事一人当，公孙雷造了罪孽，你们将他吊死也便罢了。这关他的妻子与师妹何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哼，哼，你们当女人是好欺负的吗？”
　　霍元仲说不出话来。玉罗刹语调稍缓，又道：“你做得不当，受了一掌，也是应当。你的这个徒儿居然想侮辱我的娉婷妹子，本属罪无可逭，姑念他是因爱妻惨死，气怒攻心，报复逾分，我可饶他一死。”那镖客给玉罗刹刺中穴道，痛楚异常，玉罗刹的剑尖刺穴，又是独门绝技，他人无法可解，所以至今尚在地下辗转呻吟。玉罗刹话声一顿，突然飞身纵起，一脚向他的腰胁踢去！霍元冲大怒喝道：“你做什么？”拦阻不及，软鞭刷的一扫。玉罗刹早已跳开，笑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的徒儿何曾受了重伤？你看，他现在不是已经好了？”
　　那镖客给她一踢之后，血脉流通，痛楚顿失，霍地站了起来。玉罗刹又道：“还有你哪个徒弟，欺侮妇孺，更是不该。我要让他留下一点记号。”手指一弹，独门暗器定形针倏的出手，那人刚才给铁飞龙一摔，折断了两根肋骨，正倚在树下喘息，突见两点银光，闪电飞到，只觉耳际一凉，一阵刺痛，两边耳珠都给穿了一个小侗。
　　玉罗刹哈哈一笑，道：“爹，我都替你发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么？”铁飞龙道：“霍老二，红花鬼母已死，你的徒弟之仇亦已报了，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我这个干女儿的脾气比我更硬。你再罗唆，只有自讨苦吃！”
　　霍元仲等见过玉罗刹的本领，心想：只铁飞龙一人已是难斗，何况又添上这个女魔头。心虽不服，也只好拱拱手道：“老铁，咱们今日一场误会，说开便算，后会有期。”带领两个徒弟气呼呼的转身便走，智禅上人与拙道人也跟着走了。
　　铁飞龙叹了口气。厢房里穆九娘的声音断断续续，似乎是在低声呼唤谁人。玉罗刹悄悄说道：“爹，我看她是不成了，咱们瞧瞧她吧。”铁飞龙默默无言随玉罗刹走进厢房。
　　穆九娘面如金纸，见铁飞龙走进，道：“老爷，我求你一事。”铁飞龙道：“你说。”穆九娘道：“我想把这儿子送给你做孙儿，求你收留。将来他结婚生子，第一个便姓铁，继承铁家的香烟，第二个才姓公孙，让他留下我婆婆的一脉。若还有第三个男孩的话，那才姓金。”穆九娘本是铁飞龙以前的妾侍，如今却把儿子送给他做孙儿，此事说来可笑。可是铁飞龙此际哪里还会计较到辈分称谓的问题。
　　这刹那间，前尘往事，一一从铁飞龙脑海中掠过。他想起了自己从发妻死后，为了珊瑚无人照管，也为了要找一个人来慰自己的寂寥，于是讨了这个江湖上卖解的女子——穆九娘。当时自己完全没考虑到年龄的相差，性情的是否投合，就把她讨回来了。而且又不给她以妻子的名义，大大的损害了她的尊严。“她本来是不愿意的啊，十多年来她和我在一起，从来未得过快活，怪不得她心生外向，她离开我本是应该，可惜她一错再错，为了急于求偶，却结下了这段孽缘。虽说是红花鬼母的宝贝儿子累了她，但追源祸始，害她的人还不是我吗？”铁飞龙深觉内疚，觉得这是自己平生的一大过错。
　　穆九娘带着失望的眼光，瞅着铁飞龙，低低说道：“老爷，你还恨我？”铁飞龙道：“不，我只是求你不要恨我。”穆九娘道：“我并不恨你。你愿意收留我的儿子吗？”铁飞龙道：“我把他当做亲孙儿看待。”穆九娘满意

的笑了一笑。阖上双眼。

玉罗刹道：“她已去了。”铁飞龙凄然无语，几乎滴出泪来。客娉婷忽道：“爹，我也有话说。”玉罗刹道：“你也跟我一样称呼？你慢点说，让我猜猜你想说的话。唔，你也一定是想认个干爹了。”客娉婷道：“我的侄儿是铁老前辈的孙儿，那你说我不该叫他做爹吗？”铁飞龙哈哈一笑道：“我死了一个女儿，却多了两个，还有孙儿，想不到我的晚景倒真不错。”客娉婷知他己允，大喜磕头。铁飞龙拉她起来，道：“将你的师哥师嫂埋掉吧。”

三人就在那槐树下掘一个墓穴，将公孙雷和穆九娘的尸身放下掩埋。玉罗刹正在以铲拨上，侧耳一听，忽然说道：“咦，有人来啦？”客娉婷一点也听不出什么，道：“真的？”玉罗刹笑道：“我做强盗多年，别的没有学到，这伏地听声的本领，却是百不失一。”铁飞龙道：“有多少人？”玉罗刹听了一阵，道：“四个人都骑着马。”客娉婷道：“一定是我的娘派人来追我回去了。”玉罗刹道：“妹子，你不要慌，让我们来替你发付。”客娉婷道：“你可不要把他们全都杀掉啊。”玉罗刹道：“我知道。你也当我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吗？如果来人之中没有通番卖国的奸贼，我总可饶他们一死。”

再过一阵，蹄声得得已到门前。铁飞龙与玉罗刹退入厢房，只听得外面的人拍门叫道：“请宫主开门。”客娉婷在宫中被底下人尊为“宫主”，“宫”“公”同音，所享受的尊荣和公主也差不多。

客娉婷打开大门，只见来的果是四人，都是自己母亲所养的卫士。为首的叫作黄彪，是“乳娘府”的总管。客娉婷道：“你们来做什么？”黄彪道：“奉圣夫人请宫主回去。”客娉婷冷冷一笑，摇首说道：“我是绝不回去的了！”

黄彪躬腰说道：“奉圣夫人思念宫主，茶饭无心，宫主若不回去，只恐她会思念成疾。”客娉婷心中一酸，道：“你们远道而来，歇一歇吧。给我说说宫中的近事。”客娉婷是想探问母亲的情况，黄彪却以为她尚恋慕宫廷的繁华，见她口风似软，坐了下来，笑道：“宫主是明白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还是回去的好。”客娉婷听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不觉打了一个寒噤。黄彪又道：“魏公公的权力越发大了，又有好几省的督抚，求他收做干儿，送了重礼，他还不大愿意收呢。现在宫里宫外，都叫他做九千岁。魏公公也很想念宫主，叫我们务必将宫主寻回。”黄彪不提魏忠贤尚可，提起了魏忠贤，客娉婷顿觉一阵恶心，心道：“谁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要我回去，看着魏忠贤和我的母亲厮混，那真不如死了还好。”

黄彪见客娘哼涨红了脸，眼光奇异，若怨若怒，停了说话，正想设辞婉劝，客娉婷忽然拂袖而起，大声说道：“烦你们替我回去禀告母亲，叫她自己保重，我是绝不回去的了！”

黄彪愕然起立，道：“宫主，宫主，这，这，这叫我们怎样向奉圣夫人和魏公公交代？”其他三名卫士也都站了起来，四角分立，将客娉婷拦在当中。

厢房内忽然冷笑一声，玉罗刹和铁飞龙一同走出。玉罗刹冷笑说道：“你们想绑架吗？喂，强盗的祖宗就在这里，你们照子（眼睛）放亮一点，要绑票也得要我点头！”

玉罗刹和铁飞龙曾大闹宫闱内苑，卫士们谁人不晓，这一下突如其来，四名卫士全部慌了。铁飞龙沉声说道：“裳儿，不要吓唬他们。各位远道而

来，再坐一坐。娉婷是我的干女儿，你们只请她回宫，就不请我吗？哈哈，我的干女儿回去做宫主那是不错，可是你们叫我这个孤寡老头又倚靠谁啊！要请就该连我也一同请去。”玉罗刹也笑道，“是呀，娉婷也是我的干妹子，我和她亲如姐妹，舍不得分离，你们要请，我也要同去。御花园很好玩，以前你们不请我也去过。若得你们邀请，就是婢好不去，我也要去了。”

黄彪更是吃惊，他做梦也想不到客聘停会认这两个老少魔头做干爹干姐。面色忽青忽白，过了半晌，才挣扎说出几句话来：“两位要去，待我回去禀过魏公公再邀请吧。”玉罗刹冷笑道：“谁理你们的魏公公！”黄彪道：“我们是打前站的，随后还有人来迎接。那些人和两位曾交过手，见了只恐不便。还是我们回去先疏通解释的好。”黄彪心惊胆战，深怕铁飞龙和玉罗刹当场动手，所以用说话点出自己后面还有援兵。玉罗刹又是冷冷一笑，黄彪忽觉腰际一麻，悬在腰间的兵器龙形铁棒被玉罗刹一伸手就取去了，只听得玉罗刹冷笑道：“你们想拿魏忠贤来吓我吗？哼，哼！我偏不怕！”

黄彪吓得面无人色，铁飞龙道：“裳儿，将那打狗棒给我。”玉罗刹笑道：“这铁棒不是用来打狗的，这是大内卫士的兵器，用来打人的。”铁飞龙将铁棒接过，随手一拗，折为两段，道：“我平生最恨豪门恶犬，这铁棒既然不能用来打狗，要它何用？”丢在地上，客娉婷道：“你们回去吧。我是绝不回宫的了！”玉罗刹道：“你们不走，难道还要我们父女送你们一程吗？”

黄彪这时哪里还敢多话，急忙率众抱头鼠窜而去。玉罗刹与铁飞龙相对大笑，客娉婷道：“我怕他们再来骚扰，这里是不能再住的了。”铁飞龙道：“好，那么咱们马上就走。”进入卧房，将婴儿抱起，那婴儿甚似穆九娘，抱在铁飞龙手上，居然不哭。

三人连夜离开红花鬼母的故居，第二日到了襄樊，歇了一宿，折向西北，走了两天，只见前面山峦连绵，峭峰对立，铁飞龙指点说道：“那就是武当山了，裳儿，爹没带你走错路吧。”

玉罗刹虽然早知铁飞龙是想引她到武当山，这时一见，心中也不禁怦然震荡。过了一阵，昂首说道：“爹，我不想瞒你，我确是想见那人一面。”铁飞龙道：“听罗铁臂所说，他对你思念甚殷，我也望你早了多年心愿。我虽然不愿见武当山那几个老道土，但你若是要我同去的话，我就拼着和他们再打一架。”玉罗刹道：“我此去并不想找他们打架，我只是想去见卓一航，问他到底是愿做武当派的掌门，还是愿和我一同出走。他若愿和我一同出走，那就谁也拦阻不了。客魏派来的人，请不到娉婷妹子回宫，一定不肯放手。我们虽然不怕那些酒囊饭袋，但沿途若给他们骚扰，到底不便。何况你又带着婴儿。你们还是不要耽搁，先回山西去吧。西北义军势力极大，到了那边，可以安居。”铁飞龙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先走了。你可要小心一点，那几个老道士以玄门正派自居，只怕不轻易放他下山。”玉罗刹道：“我知道。说理打架我都不怕他们。”铁飞龙心道：“只怕卓一航又再变卦。但成与不成，也该让她上山得个分晓。要不然闷在心里，更不好受。”玉罗刹又道：“我明日一早，便上武当山去，按武林规矩，见他们的掌门。”笑了一笑，续道：“然后让卓一航将掌门交代，我们马上就回山西。”

玉罗刹这个月来，日里夜里，心中都念着卓一航写给她的诗句，心想卓一航这次一定不会负她。所以说得十分肯定，好像卓一航和她同走，已经是必然之事。

铁飞龙笑了一笑，道：“ 但愿如此。 ”这晚他们在武当山下的一个小镇歇宿，到了四更时分，玉罗刹便爬起身来，向铁飞龙和客娉婷道声暂别，单身背剑，独上山去。铁飞龙看她的背影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不觉叹了口气，喃喃说道：“ 但愿她此去能了多年心愿，不要像我那苦命的珊瑚。 ”

正是：辛酸儿女泪，怅触老人情。

欲知玉罗刹此去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剑闯名山　红颜觅知己　霞辉幽谷　白发换青丝

这一日正是武当派前任掌门紫阳道长的五周年祭，武当派自紫阳道长死后，渐呈衰落之象，黄叶道人本寄希望于卓一航，谁知千方百计，接得卓一航回山做了掌门之后，一年多来，卓一航都是消极颓唐，如癫似傻，加之几个师叔样样包办，久而久之，他对本派应兴应革之事，也便漠不关心，一切事情，都让师叔出头，卓一航挂着掌门人的名义，实际却是黄叶道人担当。武当的四个长老和四大弟子（四个长老的首徒）见此情景，都忧心忡忡。这日微明时分，黄叶道人便出了道观，到紫阳道长的坟前巡视，忽见白石道人坐在坟头，微微叹息。

黄叶道：“师弟，你也来了？”白石道：“大师兄五周年祭，我睡不着，所以来了。想大师兄在日，我派盛极一时，江湖之上，谁不敬畏。想不到今日如此，连玉罗刹这样一个妖女，也敢欺负到我们武当派头上，大师兄若地下有知，定当痛哭。”

黄叶道人也叹了口气，说道：“玉罗刹与我们作对倒是小事。我们武当派继起无人，那才真是令人心忧哪！”这两老缅怀旧日光荣，不觉唏嘘叹息。

白石道人以袖拂试墓碑，半晌说道：“大师兄最看重一航，想不到他如此颓唐，完全不像个掌门人的样子。”白石道人没有想到，他样样要插手干涉，卓一航又怎能做得了个“像样的掌门”？

黄叶问道：“一航以往和你颇为亲近，他有和你谈过心事么？”白石摇摇首道：“自明月峡归来之后，他总避开和我谈心。”

黄叶道：“你看他是不是还恋着哪个妖女？”白石道：“我看毛病就出在这儿。哼，哼，那妖女太不自量，她想嫁我们正派的掌门，今生她可休想！”

黄叶道：“话虽如此，但一航若对她念念不忘，无心做我派掌门，此事也终非了局。”

白石道：“今日是大师兄的忌辰，不如由你召集门人将卓一航的掌门废了。然后给他挑一门合适的亲事，止他精神恢复正常之后，才给他继任掌门。”

黄叶道：“他的掌门是紫阳道兄遗嘱指定的，废了恐不大好。”白石道：“我派急图振衰去弊，让他尸位素餐，岂非更不好。”

黄叶道人沉思半晌，忽道：“一航表面虽是颓唐，但我看他武功却似颇有进境，你看得出来么？”

白石摇头道：“我没有注意。”他自女儿嫁了李申时后，对一航颇有芥蒂，不似以前那样处处关心。对一航的武功更无考察。

黄叶道：“我看他的眼神脚步，内功甚有根基，和前大大不同。也不知他何以进境如此之速，所以废立掌门之事，还是从长计议吧。第二代门人中也挑不出像他那佯的人才。”

两人正在商量，黄叶道人偶然向山下一望，忽然叫出声来！

白石道人随着师兄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团白影，疾飞而来，白石叫道：“来者何人？”刹那之间，白影己到半山，来得太疾，看不清面貌，白石道人心念一动，拔剑飞前，但听得一声长笑道：“白石道人，我又不是找你，不敢有劳你来迎驾。”

白石道人又惊又怒，叫道：“玉罗刹你居然敢带剑上山！”长剑一抖，一招“长蛇入洞”，疾刺过去。玉罗刹叫道：“今日我不想与你动手，你让不让路？”白石道人咬牙切齿，“刷，刷”又是两剑，武当派的连环夺命剑

法，一招紧接一招，十分凌厉，玉罗刹怒道：“ 你真个不知进退么？ ” 飞身跃起，疾避三招，手中剑一个盘旋，但见剑花错落，当头罩下。猛可里，斜刺一剑飞来，只听得叮当两声，玉罗刹的剑直荡出去，看清楚时，来者原来是黄叶道人。

黄叶道人功力在众师弟之上，但适才双剑相交，讨不了丝毫便宜，心中也是一震。玉罗刹喝道：“ 黄叶道人，你是武当长老中的长老，也与白石道人一样见识么？ ” 黄叶道 :“ 你先把剑抛下，我武当山上不准外人带剑前来。” 玉罗刹怒道：“ 胡说，凭你们就敢摆这个架子？ ” 剑尖倏的上挑，黄叶道人剑一封，不料玉罗刹剑招怪绝，似上反下，剑锋一颤，中刺胸口，下划膝盖，黄叶道人大吃一惊，急忙足尖一旋，身形一转之间，剑光荡向四方，加上白石道人从旁侧击，这才把五罗刹的招数，刚刚化解。

黄叶心道：“ 这妖女剑法果然了得，怪不得她如此猖狂。 ” 暗运内力，沉剑一引，剑招甚缓，但玉罗刹剑尖触处，却反受潜力推开。玉罗刹喝声：“ 好，武当派中你算是第一高手了，比你的师弟强得多！ ” 突然劲力 · 一松，黄叶一喧搠空，但见玉罗刹身如一页薄纸，轻飘飘的随着剑风直晃出去，黄叶内力虽雄，却奈她不得。黄叶喝道：“ 你来做什么？ ”

玉罗刹跳开一步，笑道：“ 哈，你不要我抛剑了么？我今日来见你们武当掌门，你们懂不懂武林规矩？ ” 按说有武林高手来拜见本派掌门，那就不论来的是友是敌，本派中人都该引来人先见了掌门再说。

可是黄叶、白石是卓一航的师叔，一向又把玉罗刹当成本门公敌，兼之以玄门正派的剑学大宗师自命，哪肯和她讲什么“ 武林规矩 ”，白石首先喝道：“ 你这妖女，想见我派掌门么？哼，哼，你为何不揽镜自照？ ” 黄叶也道：“ 我武当派的门人，素来不交邪魔歪道，你快滚下山去，饶你一死。 ” 玉罗刹怒道：“ 哼，我还未曾与你们武当派算帐，你们居然胡说乱骂！ ” 宝剑一挥，飘忽不定，似刺白石，又似奔向黄叶，白石叫道：“ 师兄，今日绝不能放走这女魔头了！ ” 黄叶撮唇一啸，召唤同门，长剑划了一个圆弧，要把玉罗刹的宝剑圈住。

玉罗刹挡了几招，黄叶道人又是撮唇长啸，玉罗刹心道：“ 我虽不怕这两个牛鼻子老道，但给他们缠着，却是不妙。等会儿一航来了，岂不是叫他落不了台阶？ ” 黄叶道人剑剑取势，仗着内力沉劲，从上方劈压下来。玉罗刹身形一飘，猛然间欺身直进，剑起处“ 玉女投梭 ”“ 银针暗度 ”，‘ 彩线斜飘 ”，三招似柔实刚的剑法接连发出，着着迫向白石道人。白石道人被迫得侧身闪避。玉罗刹一声长笑，身形起处，疾如闪电，向缺口直冲出去，霎忽间便转过了一个山拗。

黄叶道：“ 这女魔头身法好快，咱们不必追她。看她去处，是想奔向我们山上道观。咱们召集门人弟子，布成地网天罗，她本领再高，也逃不了。 ” 白石道：“ 师兄说的是。今日若叫她逃了，咱们武当派就再也不能领袖武林了。 ” 他奔向山上，一路呼唤。

武当山峰峦重叠，一峰高似一峰，在紫阳道长的墓地虽然可以遥见山上道观，距离其实颇远。玉罗刹登了两座山峰，听得观中钟声齐鸣，山上已有人奔下。这时只要再上一个山峰，便是大殿所在。玉罗刹心道：“ 苦也，如此一来，怎能和卓一航单独晤谈？ ”

山拗处人影一闪，玉罗刹一看，却是一男一女，俗家打扮。看清楚时，原来是白石道人的女儿、女婿——何等华和李申时。这两人被白石道人带上

武当山重学武当剑法，小两口子天天早上都在山腰风景之地习武练剑。

玉罗刹一见，疾跳上前，何粤华刚转过身，肩头被她拍了一下，奇道：“咦，是你！我听得黄叶师伯啸声示警、观中又是钟声长鸣，只当是什么强敌来了！”

玉罗刹道：“你们小两口子好快活！喂，卓一航在哪儿，我要找他！”

何等华以前几乎给他父亲迫着嫁卓一航，好在后来知道卓一航情有所钟，又得姑姑说项，这才不致铸成怨偶。所以在何萼华心中，对玉罗刹虽无特殊好感，却也无恶感。闻言心中一动，想道：“在情场之上，我是过来人了。不能和自己意中人结婚，那是毕生遗憾。我的父亲好没来由，强要禁止掌门师兄与她来往。”心中起了同情之念，道：“一航这十多天来，每天绝早都到‘石莲台，练剑。”玉罗刹急道：“石莲台在哪儿？”何萼华道：“左面有一个形似莲花的山峰，有一条瀑布从山峰上倒泻下来，你见了那条瀑布，就向左斜方走，在瀑布旁边，有一块大石，那就是石莲台了。”

玉罗刹道声：“多谢！”依着何萼华阶指的方向便跑，这时晨光微曦，晓日方露，林中宿鸟被人声惊起，纷纷飞出。王罗刹心道：“我一定要在给观中众道士发现之前见着卓一航。”背后传来了白石道人叫唤女儿的声音，接着到处是人声呼唤。玉罗刹仗着绝顶轻功，急急攀登上那形如莲花的山峰，果然见着一条瀑布。

瀑布飞珠溅玉，和崖石冲击，发出轰鸣之声。玉罗刹无心观赏，顺着瀑布，向左斜方直走，瀑布声中，恍惚听到吟哦之声，玉罗刹心道：“这一定是哪个酸丁了。”脚步一紧，片刻到了上面。

再说卓一航自被白石道人逼迫回山之后，心中郁郁，镇日无欢，幸紫阳道长留有剑谱给他，长日无聊，唯有穷研剑谱以解岑寂。在剑谱中他发现有几招怪招，武当剑法都是一套套的，独有这几招怪招，首尾并不连贯，无法应用。卓一航去问师叔，才知这几招是达摩剑法中的招数，达摩剑法共一百零八招，原是武当派的镇山剑法，可是在元代中叶，“达摩一百零八式”的真本忽然不见，于是代代传下遗言，要后世弟子寻觅此书。同时这一百零八式的真本虽然失踪，但因故老相传，还大略记得几个招式。紫阳长老将它录入剑谱之中，以前也曾对卓一航说过，只是卓一航不知这几招便是达摩剑式罢了。

问明了师叔之后，卓一航心想：师叔们都说这几招怪招零碎散漫，并不连贯，只能留给后世弟子做样本，以备将来寻觅真本之时，可以作为印证，对于实用，却是毫无帮助。但这套剑法既然是武学中不传之秘，一招一式，都必定有它的道理，即不能连贯应用，也当有它的威力，我岂能囿于先人之见，置之不理。因此卓一航不理它能否实用，一味苦心研讨，每早都到石莲台练剑。那达摩剑法以静制动，以气运力，对内功修练大有帮助，卓一航虽然不明其中妙蒂，但不知不觉之中大有进益。

这一日早晨，卓一航练剑之后，非但不倦，且觉气血舒畅，精神饱满。他昨晚因思念玉罗刹、半夜失眠，本以为今日定无精神，谁知练剑之后，精神反而转好，心中大喜，知道这必是达摩剑法的妙用，于是专心一志，冥思默索其中妙理，连师叔的啸声，山顶道观的钟罄声，也听而不闻了。

正在出神，忽地有人伸手在他额头一戳，卓一航倏然跳起，惊喜莫名，做梦也想不到在他面前的竟是朝思夜想的玉罗刹！呆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玉罗刹道声：“你好——”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两人都有万语千言，却不知从何说起。那石莲台硕大无朋，一块大石，明亮如镜，可容百数十人，玉罗刹偶一低头，忽见石台上有数行小字，想是卓一航用剑刻出来的。玉罗刹默念下去，原来是一首《双调忆江南》的小令，词道：“秋夜静，独自对残灯，啼笑非非谁识我，坐行梦梦尽缘君，何所慰消沉。

风卷雨，雨复卷依心，心似欲随风雨去，茫茫大海任浮沉，无爱亦无憎。”

玉罗刹滴下泪来，幽幽问道：“这是你昨晚写的吗？”

卓一航道：“昨晚山中听雨，睡不着觉，胡乱写了这么几句，叫你见笑。”玉罗刹叹道：“这是何若！但教你下得决心，又何至消沉如此！”卓一航道：“练姐姐，是我错了！”玉罗刹轻掠云鬓，眼睛一亮，一丝笑意，现于眉梢，低声说道：“过去的不要提了——”卓一航抢着说道：“我已打定主意，今后愿随姐姐浪迹天涯。”玉罗刹道：“真的？”道观钟声，又随风传到，卓一航侧耳一听，空谷传声，外面还似乎有人在叫唤他的名字。玉罗刹道：“我已见过你的两位师叔了。”卓一航道：“哪两位？”玉罗刹道：“黄叶道人和白石道人。”

卓一航眉头一皱，问道：“你和他们说些什么？”玉罗刹道：“我说要见你，他们不许。但咱们到底是见着了！”在款款深谈之中，两人的手不知不觉紧握起来。卓一航但觉玉罗刹手心火热，叫道：“姐姐，这一年来你也苦透了。我，我……，玉罗刹续道：“你的两个师叔把我当做敌人……”卓一航苦笑道：“他们如此，我也没法。”道观钟声又起，谷外人声更近。卓一航霍然惊起，颤声说道：“一定是我的师叔召集同门，要来对付你了！”

玉罗刹眼睛溜圆晶亮，定神地看着卓一航，一字一句的问道：“那么你将如何？是助你的师叔，拿我，还是——”从指尖的颤抖中，玉罗刹感到卓一航内心正在交战，不觉一阵颤栗，说不下去，只听得卓一航道：“我绝不与你为敌。”玉罗刹道，“仅如此吗？”卓一航道：“我决意不做这捞什子的掌门了。”玉罗刹仍道：“仅如此吗？”卓一航道：“今日是我的师父五周年忌日。等会师叔到来，我便禀告他们，待祭过师父之后，我便和你一同走下此山。此后地老天荒，咱们再也不分离了！”

玉罗刹松了口气，脸晕红潮，半晌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卓一航道：“不过——”玉罗刹道：“不过什么？”卓一航道：“不过我几个师叔的脾气你也知道。等会你不要和他们动硬的。你看在我的面上，委屈一些。”玉罗刹道：“你要我向他们求情？”卓一航道：“嗯。求情的事不必你说，待我来说。若然他们骂你，你不要马上顶回去。”

玉罗刹道：“好，只要你是真心实意，我便受些委屈，又有何妨？”说话之间，武当派的门人已有一群进了山谷，循着瀑布攀登而上，陡然见着卓一航和玉罗刹并立石台，无不骇异。

卓一航己下了决心，面色不变，和玉罗刹的手握得更紧，玉罗刹挺胸昂首，望也不望那群道士。这时，她只觉喜悦充塞心胸，任它外界喧嚣，她只觉这天地之间，只有卓一航和她而已！

白石、红云二人走在前头，沉着面色，怒极气极，到了石莲台下，高声叫道：“一航，一航——”

卓一航应道：“师叔。”白石道人大声说道：“你身为掌门，观中鸣钟报警，你听不见吗？”卓一航道：“来了什么敌人呀？”白石怒道：“你羞也不羞？你这是明知故问。这妖女就是本门公敌，你却和她厮混。”卓一航

道：“ 她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白石道：“ 胡说，她屡次与我们武当派作对，怎么不是敌人？你是掌门，当着一众同门，你好意思么？快把她拿下来。 ”一航道：“ 师叔，我有话说！ ”白石道：“ 你还说什么？你要为这妖女背叛本门吗？何去何从，你马上抉择，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

黄叶道人缓缓而出，道：“ 师弟，且让他说，一航，你想清楚些，你说吧，你意欲如何？ ”卓一航道：“ 弟子德薄能浅，身任掌门，愧无建树。求师叔们另选贤能，弟子要告退了。 ”白石怒道：“ 你做不做掌门是另一回事，这妖女是本门公敌，你和她厮混，大是不该。 ”卓一航低声说道：“ 人各有志，我愿以今后余生，勤修剑法。若他日能有寸进，也算得是报答恩师。 ”白石怒道：“ 你要和她一同练剑？ ”卓一航道：“ 嗯，我总得有人指点呀！ ”白石怒不可遏，骂道：“ 武当剑法是天下武学正宗，你还要学什么邪魔歪道！”黄叶道人也很不高兴，喝道：“ 一航，你听不听师叔的话，快放手！ ”卓一航给他一喝，手指松开，但仍道：“ 弟子学剑之心，已不可改。 ”黄叶、白石、红云、青簑四个长老都跃上平台。白石道人冷笑道：“ 学剑，剑，剑！武当山先就不许外人携剑上来！ ”黄叶道：“ 一航，你真的去意已决了吗？ ”卓一航轻轻点了点头。黄叶忽道：“ 你站过一边，在未昭告你师父以前，你还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 ”卓一航走过一边。黄叶面向玉罗刹沉声说淳：“ 天下多少男人，你为何偏要缠他？ ”

玉罗刹怒火已起，若在平日，定要一剑把黄叶搠个透明窟窿，此际强抑怒火，冷笑答道：“ 天下多少正经事情，你不去管，为何你偏要理这闲事？ ”黄叶道人把手一招，虞新城等四大弟子，和其他各掌经护法的较有地位的弟子都跳了出来。

黄叶又问道：“ 玉罗刹，你这次是有心前来捣乱，要将卓一航带走么？ ”玉罗刹道，“ 又不是我迫他走的。 ”黄叶道：“ 你要走也未尝不可，先把剑放下来！ ”玉罗刹瞥了卓一航一眼，卓一航以为师叔要玉罗刹弃剑之后，就可让他们同走。低声说道：“ 这是山上的规矩。 ”玉罗刹哈哈一笑，将剑抛落石台，道：“ 我就依你们的臭规矩，现在可以让我和他同走了吧？ ”

虞新城俯腰拾起宝剑，平举头上，朗声说道：“ 外派妖邪，已服威解剑，请长老发落！ ”虞新城在第二代弟子中辈分最高，现任护法弟子，对武当派的传统一力维护。竟然把玉罗刹当成被打败的敌人，要举行献剑仪式。

玉罗刹几乎气炸心肺，只听得黄叶道人大声说道：“ 你即献剑，以往不咎，你快滚下山去！卓一航是我派掌门，岂是你这妖女所能匹配，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玉罗刹双眼一翻，冷笑道：“ 我偏不走！ ”白石、红云二人都曾被玉罗刹折辱，双双跃出，喝道：“ 你走不走？真未曾见过你这么下贱的女人，居然跑到我们武当山来要丈夫。 ”玉罗刹蓦地一声冷笑，身形一晃，啪的一下，白石道人捱了一记耳光。急忙伸手拔剑，只听得虞新城大叫一声，原来就在他踏正方步，目不斜视，要将剑献给黄叶道人之际，蓦然给玉罗刹将剑抢去，顺手也打了他一记耳光。

白石、红云怒叫道：“ 反了，反了！ ”双剑齐出，疾刺玉罗刹命门要穴，玉罗刹一招“ 倒卷星河 ”，宝剑挟风，呼的一声，从两人头顶掠过。耳边听得黄叶道人叫道：“ 你们看住掌门师兄，他今日有病，神智不清，受邪匿歪道所惑，不可让他乱走。 ”卓一航在积威之下，虽是愤恨填胸，却不敢发作。

玉罗刹记挂着卓一航，偷眼一瞥，见他面色铁青，坐在石上不动。白石、红云双剑齐展，剑剑指向要害。玉罗刹颇为失望，心想：“ 一航呀，你既然

说得如此坚决，为何此际却不出一言？”高手比剑，哪容分心。白石道人一个“盘膝拗步”，长剑刷的一指，一缕青光，点到咽喉，玉罗刹几乎中剑，心中大怒，侧身一闪，宝剑迅如电掣，扬空一划，回削白石手腕，红云道人一剑击出，与白石联剑，奋力挡开，说时迟，那时快，玉罗刹在瞬息之间，连进三招，饶是白石、红云双剑联防，也被迫得手忙脚乱，玉罗刹一剑快似一剑，剑风荡起，衣袂飘扬，白石、红云拼力抵挡，但觉冷气森森，剑花耀眼！

玉罗刹杀得性起，高声骂道：“白石贼道，你带领官军践踏我明月峡的山寨，我多少姐妹在那次阵亡，你知道吗？我本想饶你，你却还要逞强，今日不给你留点记号，我也枉为玉罗刹了！”剑招一变，顿时银光遍体，紫电飞空，着着进攻，招招很辣！

黄叶道人触目惊心，想道：“这女魔头出手凶辣，看她说得到做得到，莫叫她真的将白石师弟伤了，在众人面前，可不好看。”叫青蓑道人上前助阵，他自己则仍要端着身份，不愿当着一众门人弟子，合武当四大长老全力，去围攻一个女人。

青簑道人剑法甚精，剑诀一领，走斜边急上，玉罗刹大笑道：“好呀！又一个武当长老来了！你们自命为天下第一的剑法，原来是以多为胜的吗？”白石、红云、青簑都不出声，三柄剑急刺急削，互相呼应，将玉罗刹围在核心。此去彼来，连番冲击，玉罗刹剑招虽然快捷，到底还要换招的功夫，力敌三人，渐感吃力。

白石道人压力一松，这才纵声回骂：“武当的剑法如何？哼，哼，看是你伤得了我，还是我伤得了你，看剑！看剑！”刷刷两剑，欺身直刺。不料玉罗刹又是一声长笑斥道：“井底之蛙，岂知海河之大，叫你们开开眼界！”剑法又变，一柄剑犹如神龙戏水，飞鹰盘空，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身形疾转，匝地银光，顿时四面八方，都是玉罗刹的影子。

原来玉罗刹自与红花鬼母经了两场大战之后，吸收了教训，剑法更精，她知道以一敌三，纵不落败，也难取胜。心想：以他们三人之力，大约和一个红花鬼母相当。我的轻功也远出他们之上，大可用斗红花鬼母的方法来杀败他们。因此避实击虚，仗着绝妙的身法，在三剑交击缝中，钻来钻去，一出手便是辣招，叫三人眼花镣乱，各人都要应付偷袭；渐渐不能配合，虽然是三剑联攻，实际却是各自作战。

又斗了五七十招，三人剑法渐乱。卓一航叫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冤仇，罢战了吧。”此言一出，武当四老和玉罗刹都不满意。四老心想：卓一航竟然帮外人说项，胳膊外弯！玉罗刹心想：到我占上风时你才叫我休战，难道我要平白受他们凌辱。在此紧要关头，你不痛切陈言，表明心迹，却来如此劝架。两边都怒，斗得更烈。黄叶道人走到卓一航面前，沉重说道：“今日之事。关系武当荣辱。事已至此，你若然再恋私情，替她说项，那就不单是本派叛徒，而且也必为天下武林所不齿！你又不是普通门人，你应知你是掌门弟子！为本派荣辱而战，是掌门人的天职，纵粉身碎骨，也当不辞，你知道吗？”卓一航伤透了心，哭出声道：“她一个孤单女子，岂能战胜我派？师叔，你不要迫我和她作对！”黄叶道人面色白里泛青，双瞳喷火，斥道：“我让你多想一会，你是读书明理之人，我不愿见你沦为被人唾骂的叛徒！”双眼圆睁，扫了卓一航一眼，又再注视斗场。只见玉罗刹剑法神妙异常，已把三人杀得首尾不能兼顾！更难堪的是玉罗刹边打

边笑，好像全不把武当派放在眼内！

黄叶道人愤然说道：“好狠的女魔头，你交的好朋友！居然要把我武当派踏在脚底！掌门不出，我虽年迈，粉身碎骨，也不能让她在此逞凶。”气呼呼的拔出宝剑，纵入场心，卓一航痛哭失声，围在他身边的师兄弟无一人相劝。

黄叶道人身为四老之长，功力非比寻常，只见他剑光霍霍展开，隐隐带有风雷之声，一抽一压，玉罗刹的剑势顿然受阻，白石等三人松了口气，又急攻过来。玉罗刹狂笑道：“哈，哈，武当四老全都来了！我今日尽会武当高手，真是何幸如之！”黄叶道人听在心里，又羞又怒，喝道：“妖女休得猖狂，看剑！”一招“风雷交击”，运足内力，直压下去。

玉罗刹反臂一剑，只觉一股潜力直迫过来，玉罗刹身形快极，随着剑风，身如柳絮，直飘出去，剑起处，一招“猛鸡啄粟”急袭白石道人，剑到中途，猛又变为“神驹展足”，忽刺红云脚跟，红云长剑下截，玉罗刹剑把一颤，那柄剑陡然一指，却又变为“金鹏敛翼”，一剑刺到青蓑道人腰胁的“章门穴”。在这电光流火之间，玉罗刹已遍袭三名高手，黄叶道人大大吃惊，急把剑光伸展，护着三名师弟，用一个“黏字诀”，紧紧盯着玉罗刹。这“黏字诀”非是内家功夫已到炉火纯青之境，不能运用自如。拳经所谓“舍己从人”，“随曲就伸”，“不抗不顶”，“劲急则急应”，“劲缓则缓随”，如磁吸铁，紧黏不弃，便是这种“沾黏劲”的功夫。黄叶道人用出毕生虔修的绝技，玉罗刹虽然疾逾飘风，被他紧随不舍，威力难展，而且白石等三人也都是当世高手，玉罗刹顿时被迫得处于下风！

又斗了一百来招，玉罗刹额头见汗，连番冲刺，杀不出去，把心一横，生死置之度外，展开了拼命的招数，避强击弱，专向白石、青蓑、红云等三人下手，一出手便是凶极伤残的剑法，黄叶大惊，本来有几次可以伤得了她，但为了卫护师弟，不能不移剑相拒。黄叶道：“我守御她的剑势，你们疾攻。”长剑随着玉罗刹剑光运转，白石等三人运剑如风，狠狠攻刺。五剑交锋，有如一片光网，玉罗刹剑势所到，有如碰着铁壁铜墙，而白石等三人的连环剑法又首尾相衔，无暇可击。玉罗刹只好沉神应战，眼舰四面，耳听八方，仗着绝顶轻功，腾挪闪展，片刻之间，又斗了数十来招！

这一场大战，真是世间罕见，武当派的弟子看得眼花缭乱， 一个个屏了呼吸，目注斗场。卓一航也早已收了眼泪，被场中的剧斗所吸引了。这时，本来是武当四老占了上风，可是在众弟子看来，但见剑气纵横，光芒耀眼，剑花朵朵，有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遍空飞洒，五条人影纵横穿插，辨不出来。卓一航看得心惊动魄，知道此场恶战，非有死伤，绝难罢休。心中矛盾之极，也不知愿哪一方得胜。

虞新城忽道：“四位师叔，年纪老迈，力御强敌，若有疏失，我辈弟子何地容身，掌门师兄，你看该怎么办？”卓一航如听而不闻，不作回答。虞新城冷笑道：“师叔在场中拼命，我们弟子岂容袖手旁观！”黄叶、红云、白石、青蓑备有首徒，号称第二辈中的四大弟子。虞新城是黄叶的首徒，身为四大弟子之首，招呼其余三人道：“我们一同出去。和四位师叔布成武当剑阵，务必不令这妖女生逃。”说完之后，又向卓一航作了一揖，道：“掌门师兄，请恕我们不待吩咐，先出去了！”率众冲出，卓一航大为难过。只听得背后有人嘿嘿冷笑，回头一看，却是同门的师兄弟耿绍南。只见他面露鄙夷之容，卓一航的眼光和他一触，他理也不理，迅即把眼光移开。

耿绍南曾受玉罗刹利剑断指之辱，对玉罗刹恨之入骨。只因自知本事低微，非武当四大弟子可比，所以下敢出去。但他心中却在盘算主意，想把卓一航激得动手。

卓一航身受师叔责骂，又被同门鄙视，犹如不坚实的堤防，接二连三，受风浪所袭击，精神震荡，脑痛欲裂，真比受刑还苦，神智渐觉迷糊。

再说玉罗刹力敌武当四老，已感到吃力非常，四大弟子一加入来，更是难支。这四人虽然本领较低，亦非庸手。而且尤其厉害的是，这四人加入之后，八个方位，都站有人，布成了严密的剑阵，有如铁壁铜墙，连苍蝇也飞不出去。玉罗刹本领、再高，轻功再妙，也是难当。这时但见满场兵刃飞舞，把玉罗刹困在核心，犹如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挣扎，蓦然被卷入漩涡，动荡飘摇，势将没顶，形势险绝！

玉罗刹自晨至午，拼斗何止千招，武当八大高手的围攻，比当年在华山绝顶所遇的“七绝阵”还要厉害数倍。玉罗刹气力渐减，身法已不若以前轻灵。武当八个高手见将得手，围攻越紧，如潮水般倏进倏退，八口明晃晃的利剑，在玉罗刹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交叉穿插，看样子非把玉罗刹切成八块，不肯干休。卓一航惊心怵目，不忍再看，把脸移开。耿绍南哈哈大笑，拉卓一航的臂膊道：“掌门师兄，你看，你看呀，黄叶师叔这一剑好极了，白石师叔这一剑也不错，呀，可惜，可惜，青蓑师叔这一剑明明已刺到她的咽喉，怎么又给她避开了。唔，新城师兄也不落后，这一剑几乎削掉她的膝盖。啊！啊！好好！中了，中了。”卓一航忽听得玉罗刹一声惨叫，接着又是一声，急睁眼看，只见玉罗刹摇摇欲坠，脚步凌乱，犹如一头疯虎，左冲右突，冲不出去，剑光交映之中，但见一团红色晃动，犹如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染上胭脂，想是玉罗刹被剑所伤，血透衣裳了！卓一航不觉大叫一声，几乎晕了过去。

玉罗刹左臂中了黄叶一剑，右腕又给白石剑锋划伤，本已摇摇欲倒，忽闻得卓一航惊呼惨叫之后，心道：“原来他尚是在关心我的。”陡然间精神一长，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量，剑诀一顿，盘旋飞舞，顿如雨骤风狂，连人带剑，几乎化成了一道白光，直向黄叶道人冲去，黄叶道人仍用“黏字诀”，随曲就伸，剑势一施，想运内家真力，将她疯狂的来势化解于无形，哪知玉罗刹来得太疾，黄叶道人的内力未透剑尖，剑锋已被她一剑削断，黄叶道人横掌一推，玉罗刹随着他的掌风弹了起来，冲势更猛，白光一绕，只听得一阵断金戛玉之声，红云道人的剑也给削断，玉罗刹一声狂笑，刷刷两剑，白石道人反臂刺扎，“星横斗转”一招，刚刚使出，玉罗刹剑锋一指，疾如电闪，直刺咽喉。

白石道人心胆俱寒，绝险中急展“铁板桥”功夫，左足撑地，右脚蹬空，腰向后弯，触及地面，五罗刹呼的一剑在他面门掠过，青簑道人伏身一跃，长剑一旋，硬接了她的一招。正在此际，忽听得玉罗刹又是惨叫一声，两眼翻白，剑势突缓。青簑道人弄得莫名其妙，只听得玉罗刹哀叫道：“卓一航，是你，你也这样对我吗？”

原来在玉罗刹削断黄叶、红云的剑，几乎杀了白石之时，耿绍南在卓一航耳边大喝道：“掌门师兄，你还不快救师叔？用暗青子喂她呀！快，快！”把弹弓塞到卓一航手中，卓一航已人半昏迷状态，精神哪吝得如此摧残，被他一喝，如受催眠，糊糊涂涂的拉起弹弓，嗖嗖嗖连发三弹，这三弹被满场交荡的剑风震得粉碎，当然打不到玉罗刹身上，可是却打伤了玉罗刹的心！

白石道人方逃险难，又起杀机，乘势一跃而起，剑把一翻，旋风急刺，青簑道人也趁势一剑，直挂胸膛，斜刺腰胁。就在此际，石台那边又传来了卓一航惊叫之声，玉罗刹依稀听得他叫道：“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呀？”接着是咕咚一声，似乎已是跌倒地上。

白石、青簑双剑齐到，玉罗刹宝剑横胸，似乎忘了出招，二人大喜，都想刺她的穴道将她生擒，然后再由同门公决发落，两人抱着同一心思，认穴敛劲，势道略缓。双剑堪堪刺到，看看沾衣之际，玉罗刹手腕倏翻，把剑一挥，其疾如电，这一招，拿捏时候，妙到毫巅，在玉罗刹这方是蓄劲突发，有如洪波骤起，溃围而出；在白石、青簑这方是强弩之未，忽遭反击，劲力反为对方所借。一挥一接，金铁交鸣，白石、青簑的剑都飞上半空。黄叶道人叫道：“不好！”一掠丈余，运掌急攻，黄叶已快，但玉罗刹更快，只听得白石。青簑同时惨叫，就在这瞬息之间，两人手臂关节，都给玉罗刹剑尖刺了。黄叶一掌扑空，玉罗刹挥剑狂笑，旋风般直卷出去！

武当四个长老，两人的剑被削断，两人受了重伤，第二代的四大弟子，哪敢拦截，玉罗刹剑风所指，挡者辟易。迅即冲出重围，跳下石台，武当派的门人弟子虽然近百，都被她的神威杀气所慑，纷纷闪避，黄叶道人颓然长叹，眼睁睁的看着玉罗刹在大闹武当山之后，狂笑而去。

白石、青簑二人被玉罗刹的独门刺穴之法，伤了关节穴道，黄叶道人也无法可解，只能替他们推血过宫，减轻痛苦，叫四大弟子将他们招入云房，让他们静养，要过十二个时辰，穴道方能自解。

黄叶道人吩咐已毕，双眼横扫，只见门下弟于，个个垂头丧气，不禁又是一声长叹，将缺了锋刃的长剑抛下山谷。缓缓上近卓一航身边，卓一航晕在地上，怀中犹自紧抱弹弓。

黄叶道：“在紧急关头，你发弹助战，尚是我武当弟子。”伸手在他“伏兔穴”一拍，催动血脉流通，卓一航忽然大叫一·声，腾身跳起，曳开弹弓，嗖嗖嗖连发数弹，四面乱射，大叫道：／打呀，打呀，谁敢上武当山者，打！谁敢拦阻我者，打！多管闲事者，打！哈，哈，你胆大包天，触犯了我的祖师爷了，打！”黄叶喝道：“你疯了吗？”卓一航瞪目跳跃，大叫大嚷，黄叶纵身一掌，将他弹弓劈断，耿绍南跳上来将卓一航一抱，卓一航突然反手一“掌，啪的一声，打在耿绍南面上，这一“掌劲力奇大，耿绍南大叫一声，张口喷出一堆鲜血，两只门牙。黄叶急忙伸指一点，点了他的晕眩穴，道：“绍南，你的掌门师兄疯了。你有没有给他打伤？”耿绍南捧着红肿的面，道：“还好，只是外伤／黄叶道：“你抬他回去。将他锁在后面禅房，好好看守。”闹了半天，天色己近黄昏，紫阳道人的五周年祭，也因此一闹，没法举行了。

再说玉罗刹跳出山谷，伤心、愤怒、爱恨交织，口中焦渴，腹内饥饿，俯身一看，鲜血染红了外衣。玉罗刹恨恨说道：“待我休息一宵，再来与你们这些牛鼻子老道大打一架。我要抓着他问：你到底愿不愿跟我走？你说得那么真诚，那么恳切，难道都是假的？哈，哈，你还用弹弓打我，打我！哈，好在我还没有死哩。”愤恨之极。忽而转念一想：“若不是他那一声叫喊，我也没力气再打下去。一航呀，你助我死里逃生，你又要置我于死地，你想的是什么？你当我是亲人还是当我是仇敌？”爱之极，恨之极，恨之极也是爱之极！玉罗刹脑子一片昏乱，脚步虚浮，她恶战了半天，连中两剑，疲累不堪，迷茫茫的进入一处山谷，掬山泉洗涤了伤口，敷上了金创圣药，幸喜

没有伤着要害，止了血后，吃了一点干粮，眼皮一阎，再也禁不着疲倦的侵袭，颓然倒卧。双足浸到山涧之中，她也毫不知觉。

朦朦胧胧中，忽见卓一航含笑走来，玉罗刹伸出指头在他的额上一戳，卓一航道：“不是我要伤你的呀，是他们迫的！”玉罗刹道：“你是大人还是小孩，你自己没主意的吗？”卓一航道：“我是一只绵羊。”玉罗刹道：“好，你是绵羊，我就是牧人，我要拿皮鞭打你！”突然间，手上忽然有了一条皮鞭，玉罗刹迎风挥动，鞭声刷刷。忽然前面的卓一航不见了，玉罗刹脚下匍伏着一只羔羊，身躯赤红，露出求饶的目光。玉罗刹一鞭打出，急又缩回，伸手去摸那小羔羊的角，那羔羊忽然大吼一声，不是羔羊，而是一只猛虎了，那猛虎张牙舞爪，只一扑就把玉罗刹扑翻地上，张开大口，锯齿巉巉，咬她的咽喉。玉罗刹本有降龙伏虎之能，此时不知怎的，气力完全消失，那老虎白巉巉的牙齿已啮着她的喉咙，玉罗刹大叫一声，挣扎跳起，绵羊、老虎、卓一航全都不见了！

玉罗刹张眼一瞧，但觉霞光耀目，原来已睡了一个长夜，刚才所发的乃是一场恶梦。玉罗刹又觉颈项沁凉，伸手一摸，原来是山涧水涨，沁到了她的颈项，而她在熟睡转侧之间，后面枕着一块尖石，咽喉也碰着石头，所以梦中生了被老虎所啮的幻象。

玉罗刹翻身坐起，湿淋淋的头发披散肩头，极不舒服，水中照影，只见山涧里现出了一个陌生的白发女人，玉罗刹惊叫一声，这景象比梦中所见的老虎还要可怕万分！

玉罗刹道：“难道我还在梦中未醒？”把手指送人口中，用力一咬，皮破血流，疼到心里。这绝不是噩梦了。玉罗刹急忙将长发拢到手中，仔细一看，哪还有半条乌黑的青丝？已全斑白了！

玉罗刹跳起来道：“这不是我，这不是我！”水中人影摇晃，水波荡石发声，似乎是那人影在说：“我就是你，我就是你！”

要知玉罗刹生就绝世容颜，对自己的美貌最为爱惜，哪知一夜之间，竟从少女变成了白发盈头，形容枯搞的老妇。这、份难受，简直无可形容。玉罗刹颓然倒在地上，脑子空空洞洞的什么也不敢想。但见片片浮云飘过头顶，晓日透过云海，照射下来，丽采霞辉，耀眼生撷。野花送香，林鸟争鸣，松风生啸，满山都是生机蓬勃，独玉罗刹的这颗心已僵硬了。浮云幻成各种形象，玉罗刹又恍惚似见卓一航在云端里含笑向她凝视。耳边响起了这样的声音：“练姐姐，你的容颜应该像开不败的花朵。”“痴人说梦，普天之下，哪有青春长驻之人？……下次你见到我时，只恐怕我己是白发满头的老婆婆了！”“到你生出白发，我就去求灵丹妙药，让你恢复青春！”这是玉罗刹与卓一航在明月峡吐露真情之时的对话。而今却是昔日戏言之事，今朝都到眼前！云影变幻，“卓一航”又不见了。玉罗刹苦笑道：“天下哪有灵丹妙药，今生我是再也不见你了。”

玉罗刹本来准备在精力恢复之后，再去大闹武当，向卓一航问个明白，想不到一夜之间，突生变化，此时此际，玉罗刹的心情难过之极，就算卓一航走近前来，恐怕她也要避开了。

玉罗刹躺了半天，衣裳已干，山风中又送来道观的钟声。玉罗刹一声凄笑，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决定，迎风说道：“自此世界上再也没有玉罗刹了，我要到我该去的地方。”头也不回，下山疾跑。

再说经此一战，武当派损伤惨重，白石、青簑二人过了十二个时辰，穴

道虽解，关节筋骨已被挑断，不能使剑，要用柳枝接骨之法，经过半年培养，才能复原。黄叶道人极怕玉罗刹再来，提心吊胆数日，幸喜无事。而卓一航的疯疾也似有好转之兆，不再大叫大嚷了。

可是，卓一航虽然不再疯狂胡闹，却是目光呆滞，犹如白痴。黄叶道人十分伤心，严禁门徒，不准在他面前提起玉罗刹的名字，悉心替他治疗，如是者过了三月，卓一航说话有时也如好人，可是却不大肯开口，对师叔对同门都似落落难合，黄叶道人日夜派人守在他的房外，看管甚严。黄叶还怕他会自寻短见，常常夜间在窗隙偷窥，每天都见他闭目练功，并无异状。黄叶道人放下了心，想道：“他还肯用心练功，那是绝不会自杀的了。”门人中也有人提过废立之事，黄叶总不答允。武当第二代实在找不出可以继承的人才，而卓一航内功进境之速，又是有目共睹之事。

一日，武当山忽然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乃是慕容冲。慕容冲伤好之后，离开北京。心中思念铁飞龙与玉罗刹的恩义，漫游过武当山时，想起卓一航和玉罗刹乃是至交，他也知道白石道人阻挠婚姻之事。心想：武当派与玉罗刹的结冤，我也有一些责任。想当年我和白石道人联合，破了玉罗刹的明月峡山寨，两家结冤极深。而今我与玉罗刹化敌为友，此事也该我来调解。于是来到武当山上，请见白石道人。

白石道人伤势未愈，尚在云房静养，不便见客。慕容冲又请见掌门弟子卓一航。黄叶道人见了拜帖，想起慕容冲和武当派有过一段渊源，便代白石道人接见。

慕容冲与黄叶道人相见之后，各道仰慕之忱，红云道人也来陪客，问道：“慕容冲总管怎么有如此闲情逸致，驾临荒山？现在天下正是多事之秋，万岁爷放心让总管出京么？”慕容冲笑道：“我现在已是无官一身轻，不再在名利场中打筋斗了。”红云一怔，不便细问。黄叶笑道：“好极，好极！野鹤闲云，胜于高官多矣！”寒暄两句，慕容冲请见卓一航。黄叶道：“他不大舒服。”慕容冲道：“什么病。”黄叶道人不惯说谎，讪仙说道：“也没有什么病。”慕容冲面色不悦，道：“我与卓兄也是熟人，千里远来，但求一见。”黄叶、红云答不出话，慕容冲又道：“贵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想是我慕容冲不配见贵派的掌门慕容冲是武林中有数的成名人物，依武林规矩，成名的英雄来见掌门，若然不见，便是一种侮辱。黄叶急道：“慕容先生言重了，我就叫一航出来。”

过了一阵，卓一航在虞新城和耿绍南陪同之下，来到客殿。慕容冲见卓一航步履稳健，面色红润，笑道：“卓兄，你好！”卓一航不知慕容冲已与玉罗刹和解，睁眼说道：“好得很呀！你来做什么？”

慕容冲道：“我一来向你问候，二来向你问玉罗刹的下落。”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卓一航大声道：“不知道！”慕容冲道：“卓兄休得误会。小弟不是寻仇，而是觅她报恩。她实在是个至情至性，有恩有义的奇女子呀！”

卓一航一怔，忽然痛哭失声。慕容冲道：“卓兄也是性情中人，你们相爱之深，该成鸳侣。黄叶道兄，恕我不揣冒昧，我要做月老了。哈，哈。”黄叶勃然变色，大声说道：“不准提这个淫贱的女魔头，一航，你回去！新城，绍南，扶他回去！”

慕容冲是个傲岸之人，平生所服者唯有铁飞龙与玉罗刹，闻言大怒，喝道：“黄叶道人，你侮辱我还罢了，你还敢污蔑我的恩人！”呼的一拳捣出，黄叶横臂一挡，两人内功都极深湛，可是慕容冲力气较大，双臂一格，蓬的

一声，黄叶道人给他震出一丈开外，慕容冲也摇摇晃晃，退后三步。大声叫道：“卓一航，你只会哭，不害羞么？玉罗刹敢作敢为，你难道就不如一个女子！”

卓一航抑郁数月，本来就如一个将要爆发的火山，被慕容冲直言一喝，立刻收泪，大声说道：“请师叔原谅，另选掌门，弟子去了！”黄叶、红云齐声喝道：“不准去！”黄叶发身跃起，慕容冲一拳上击，把黄叶迫退下来。红云伸手一抓，抓着了卓一航肩背，突觉滑不留手，卓一航肩头一摆，如游鱼般脱了出·去。原来他的内力已有了火候，与红云已不相上下，红云又不敢施展杀手，哪抓得他着。红云道人举步要追，慕容冲又是一声大喝，左掌抓他胳弯，右脚踢他下盘，红云道人腾身急闪，慕容冲大笑道：“牛鼻子老道，你们不准我做大媒，我可不依！”黄叶扑来，慕容冲拦门一站，伸拳踢腿，狠斗二人。耿绍南与虞新城哪拦得着卓一航，被他左右一椎，两人都跌倒地上。黄叶与红云暴躁如雷，可是慕容冲号称“神拳无故”，在拳脚上的功夫比他们俩都要高明，拦门一站，犹如金刚把关，两人冲击十数回合，都冲不出去。慕容冲忖度卓一航已逃到山下，这才哈哈笑道，“牛鼻子老道，你的掌门人年纪也不小啦，他去找媳妇儿你们也要管吗。哈，哈，不用操心啦。我也要去赶着吃喜酒，失陪，失陪！”黄叶道人一个肘底穿掌，直插过去，红云道人脚踏中宫，双拳齐出。慕容冲哈哈大笑，一个“卧虎回头”右拳向后猛发，将黄叶道人格退，再霍地向后一撒身，双脚连环飞起，“分花拂柳”，踢红云双跨。红云武功稍低，只听得砰砰两声，被他踢个正着，顿时似一个皮球，抛起一丈多高，“啪”的一声，跌在神座之下，额头碰起老大一个疙瘩，还幸慕容冲脚下留情，不用全力，要不然连他的双腿也要扫断。

慕容冲拱手道：“得罪，得罪！失陪，失陪！”夺门奔出。红云气呼呼的爬起来，道：“师兄，鸣钟击罄，聚集门人，追这凶徒。”黄叶道人苦笑道：“不必多事了。结了一个冤家还不够吗，不要再结了。”其实红云也是在气头上，口不择言。细起一想：白石、青簑负伤未愈，自己和师兄不是人家对手，众弟子更不用说了，凭什么可拦截慕容冲。

黄叶道：“慕容冲我们不必理他，卓一航可要寻回。我近来越想越心寒，武当派若不能找到一个有能力的掌门，振作一番，只恐再过数年，武当派的名号更叫不响了。”可是卓一航一走，有如鱼跃深渊，鹰飞天外，哪里还能找得着他。

再说铁飞龙和客娉婷回到山西龙门故居，日夕盼望玉罗刹能和卓一航同来，一直过了数月，时序已从初秋转入寒冬，玉罗刹仍是连信息也无一个。客娉婷甚为焦急，道：“莫非她给武当山那群道士害了？”铁飞龙笑道：“那不至于，我怕的是卓一航变了心了。”客娉婷道：“来春我们到武当山探望消息吧。”铁飞龙道：“玉罗刹与我如同父女，与你亦如姐妹，以她的性子，即算失意情场，也断不会自寻短见。我看她迟早都会回来。”

可是日过一日，玉罗刹仍不回来。客娉婷修习红花鬼母的武功秘笈，颇有进境。一晚，夜过三更，客娉婷午夜梦回，忽见窗口伸进一个头来，白发披肩，面色惨白，眼睛闪烁，有如磷火，客娉婷吓得魂不附体，大叫“有鬼呀！”那人头急忙缩出。

铁飞龙闻声惊起，推窗一望，也吃了一惊，可是铁飞龙久历江湖，到底胆大，仔细一看，那白发披肩的“女鬼”向他拜了两拜，转身便走。铁飞龙大叫道：“裳儿，回来！娉婷，快出来接你姐姐！”客娉婷披衣冲出，那白

发女人已飞出屋外，铁飞龙和客娉婷急忙追出，一个叫道：“ 裳儿回来！ ” 一个叫道：“ 姐姐，回来！ ” 那团白影突回身说道：“ 婷妹，我不是有意吓你。 ” 娉婷道：“ 我不怕，你就是真的变了女鬼，我也不怕！ ” 那白影续道：“ 你要好好照顾爹，有你伺候他老人家，我不用担心了。 ” 铁飞龙道：“ 你回来吧。 ” 那白影又拜了两拜，道：“ 爹，你自己保重。我还了我师父心愿，也要去践岳鸣珂之约了！ ” 转身疾走，初时还见雪地上一团白影滚动，渐渐人雪不分，但见皑皑荒原，星斗明灭，玉罗刹已去得远了！

铁飞龙黯然回屋，客娉婷泪滚满面道：“ 练姐姐怎么弄成这么样子？可惜她绝世容颜，未老白头。她也真忍心，为什么不肯和我们同住？ ” 铁飞龙叹道：“ 一定是卓一航变了心了。伤心易老，伍子肯过关一液白头，优能伤人，有如此者。你姐姐素来爱惜容颜，听她口气，一定要到荒漠穷边之地，潜心练剑，再不见世俗之人了。 ” 两父女吁嗟叹息，久久不能人睡。

第二日娉婷仍是郁郁不乐，一个人到村外散步，忽闻得远处马铃叮当，过了一阵，一匹马疾驰而来，马上人血流满面，冲到她的跟前，忽然跌落马背，那匹马身上插有几支羽箭，骑客跌地，马嘶一声，发蹄疾走，‘ 客娉婷将那人扶起，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少年问道：“ 这里是龙门铁家庄吗？ ” 客娉婷道：“ 是呀，你是谁？ ” 那少年道：“ 你快救我一救。 ”

正是：荒村来异客，平地起波澜。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无意留名 少年求庇护　忏清遗恨 公子苦相寻

那少年身受重伤，疲倦不堪，跌下马后，爬不起来。客娉婷将他扶起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 那少年道：“ 你这小妞儿好罗唆，你愿救我，就快把铁飞龙叫出来，你若不愿救我，就请将我身上的佩刀拔出来给我！ ” 客娉婷不知他是什么来历。本想问个清楚，如今看出他受了重伤，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村子外马铃之声又隐隐传来，少年叫道：“ 来不及了，把佩刀给我！ ” 客娉婷道：“ 你要它做什么？ ” 那少年道：“ 我宁死也不落在奸人之手！ ” 客娉婷心道：“ 这少年直率可喜，而且宁死不辱，看来不是坏人。 ” 毅然说道：“ 好，我救你！ ” 马蹄声来得更近。客娉婷将那少年一把抱起，放在路旁麦田里的一个枯草堆中。客娉婷一生从未这样接触过男子，那少年身子又重，压得她胸口透不过气。好不容易将他掩藏好了，追兵已进入村口。客娉婷也算精细，急把外衣脱下，塞入草堆，双手在泥土上一抹，把血迹混合。

片刻之后，追兵已到，来的是五名骑客，好像是公差的样子，为首的问道：“ 喂，小姑娘，你可见有一个受伤的少年，骑马在这里经过吗？ ” 客娉婷道：“ 见着的！他向前面跑了！ ” 一手指铁家庄的方向。少年那匹马，本来受了好几处箭伤，沿途滴下马血。那几名骑客看了一阵，忽然问道：“ 前面是铁家庄吗？ ”

客娉婷道：“ 不错，那少年进入铁家庄了。 ”

五名骑客一齐下马，交头接耳商议一阵，一人道：“ 铁飞龙脾气古怪，不能问他硬要。 ” 一人道，“ 我们五兄弟难道斗他不过。咱们先礼后兵，叩庄索人。 ” 又一人摇了摇头，表示很不同意。这儿人商议之时，客娉婷站在路边，凝神静听，目不转瞬。

一名骑客突然如有所悟，迈前两步，磔磔笑道：“ 喂，你是什么人？ ” 客娉婷道：“ 我是农家女子，一早出来拾草的。 ” 那人道：“ 你不是铁家庄里的吗？ ” 客娉婷答道：“ 我是附近村子的。 ” 客娉婷自到了铁家庄后，洗净铅华，改成村女打扮，俊俏的脸上又有泥污，谁也想不到她在不久之前，还是一个比公主更华贵的女人。

可是这名骑客江湖阅历甚深，看了一阵，哈哈笑道：“ 咱们跑遍天南地北，几乎给这小妞儿蒙骗过去。来，你们瞧—— ” 伸手一指，说道：“ 你们瞧，她面有泥污，身上这件紧身棉袄，可光鲜得很哩！说话又这样清楚利落，哪里是什么农家女儿！ ”

客娉婷心中一震，只听得那人喝道：“ 快说；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他是万恶不赦的强盗，你敢把他收藏，你的小命还想要吗？ ” 客娉婷道：“ 什么强盗，我不知道。 ” 那人大喝一声，上前要捉客娉婷。另一人道：“ 不可造次，问她是铁飞龙的什么人？ ” 那人道：“ 铁飞龙的女儿早已死了。又没收有女徒弟，我料她是盗党！ ” 脚步不停，伸手便抓！

客娉婷回身一闪，那人叫道：“ 吓，好快，好俊的身法，居然是会家子呢！ ” 客娉婷这一出手，五名骑家全都动容，知道她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农家姑娘了。

和客娉婷动手的那名骑客武功甚是不弱，使的是北派劈挂掌，手脚起处，全带劲风。可是客娉婷得的是红花鬼母的真传，红花鬼母当年以一拐双掌，纵横江湖，武功非同小可，掌法刚柔并济，劲力内藏，厉害之极。客娉

婷虽然火候未到，可是掌法使开，回环滚而。那名骑客已是应付为难。

观战的一名骑客道：“ 这小妞儿准是盗党无疑，咱们上啊。 ” 这五名骑客都是陕西总督陈奇瑜帐下的武士，奉命追踪哪个少年的。可是这五名武士的来历又有不同，其中三名原是陕西的盗首，被陈奇瑜招安过去的。另两名则是东厂的桩头，外调到陕西总督军中，协助缉匪的。

和客娉婷动手的这人，便是受招安的盗首之一，和他同受招安的两个同伴见状不佳，拔了兵器，双双跃出，那两名东厂桩头，瞧了一阵，却凝身不动，彼此对视，面有诧异之容。

客聘停独战三名武士，却也不惧，双掌交错，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凌厉之中见绵密，所截之中杂点穴，三名武士，拼力围攻，又斗了五七十招，兀自未分胜负。

可是客娉婷究竟是初出道的雏儿，久战不下，气力不支，掌法转乱，敌人围攻更紧，一刀一鞭双掌，配合呼应，着着进迫。客娉婷汗透衣裳，面上的泥污，也给汗水冲掉了。

激战中客娉婷一个疏神，冷不防给敌人的鞭梢在肩头上扫了一下，痛得 “ 哎哟 ” 一声叫了起来，原来动手的那名敌人哈哈笑道：“ 你这女匪还不降顺？快快招供！ ” 客娉婷叫道：“ 爹，快来啊！有人欺负你的女儿呀！ ” 那三名武士怔了一怔，喝道：“ 铁飞龙是你的什么人？ ” 客娉婷道：“ 是我的爹，怎么样？ ” 三人哈哈大笑，齐道：“ 你还来蒙混我们，你想吓唬我们，真是笑话！ ” 围攻更紧！

草堆里忽然窸窸窣窣的乱响、那受伤的少年爬了出来，大声叫道：“ 不关她的事，我在这儿，你们将我带去，把她放开。 ”

这一来，大出众人意外，那三名武土发一声喊，舍了客娉婷，上前捕捉 “ 正点 ”，客娉婷呆了一呆，忽地里又听得有人叫道：“ 你不是宫主吗？喂，龙老二，且慢动手，这位姑娘是奉圣夫人的千金！ ”

这两个东厂桩头，外调之前，曾在内庭执役，那时客娉婷在宫中尊荣之极，两人职位低微，还没资格和她亲近。但虽然如此，他们也曾见过几次。适才初遇之时，他们万料不到客娉婷便是这个村女，后来汗水冲掉了客娉婷面上的泥污，他们才认得出来。赶忙大叫 “ 宫主 ”！

这一来，那三个和客娉婷对敌的人吃惊不少，收了后器，吓得呆了。那受伤的少年也极为惊奇，怔了一怔，忽然叫道：“ 什么，你是客氏的女儿。你，你为什么救我？我不领你的情，你们把我拿去！ ”

客娉婷心痛如绞，想道，“ 原来江湖上的好汉，如此憎恨我的母亲。 ” 那两个东厂桩头施了一礼，恭敬说道：“ 宫主，这人是和朝廷作对的叛徒，是魏宗主所要捕捉的犯人，请你将他交给我们带回！ ” 客娉婷斥道：“ 滚开，这人我留下了，你们要人，叫魏忠贤亲自来要！ ”

那先前和客娉婷对敌的三人惊魂稍定，不约而同想道：“ 这回糟了，她是客氏的宝贝女儿，今次被我们所伤，回宫一说，我们死罪难饶，反正是死，不如将她杀了灭口。 ” 那用皮鞭扫伤客娉婷的武士双眼一睁，蓦然喝道：“ 胡说，她哪里是什么宫主，天下尽有相貌相同之人，若然她是宫主，岂有远离深宫，独处荒村的道理！ ” 此言一出，那两个东厂桩头也立刻会意，正自犹疑不决，不知是助同伴杀她灭口的好，还是救护她好。那三人已发一声喊，又挥刀抡鞭，上前扑攻。

小道上人影一闪，铁飞龙如飞奔到，须眉倒竖，怒喝道：“ 谁敢欺负我

的女儿？”声到人到，声似奔雷，掌如骇电，那三人刚想抵挡，铁飞龙左右开弓，双掌一震，右足疾踢，双掌一脚，把三个敌人全都打倒。那两个东厂桩头急叫道：“铁老英雄，不关我们的事！”铁飞龙问道：“他们没有动手吗？”客娉婷道：“没有，饶他们吧！”铁飞龙喝道：“她是我的女儿，你们要找宫主，到别处去找，以后你们若再给我撞到，我立刻打断你们的狗腿！”铁飞龙不知他们是追捕犯人，还以为他们是找客娉婷来的。

那两个东厂桩头抱头鼠窜，急急奔逃。客娉婷微微笑道：“爹，他们不是找我来的。他们是追捕这位少年客人来的。”铁飞龙随着客娉婷所指，瞥了一眼，道：“我还以为他是被你打伤的呢。咦，你是谁？你不是以前和王照希一道的傻小子吗？”那受伤的少年早想出声，可是插不了口，见他一问，这才傻虎虎的笑道：“是呀，你老人家好记性，我是白敏，我的师妹曾在你的宝庄住过。”铁飞龙记不起他的名字，脱口叫他做“傻小子”，见他笑嘻嘻的自认，不禁笑道：“老了，记性不好了，你别见怪，喂，你是怎么受伤的？说给我听！”

白敏道：“照希兄叫我来拜候你老人家。”铁飞龙诧道：“他辅助闯王，军务繁忙，居然还惦记着我这个老头儿吗？”白敏道：“他不是专为你老人家才叫我来的，他是要我顺道过访，咳，说来话长……”铁飞龙见他说话不加掩饰，心中甚喜。客娉婷道：“爹，你看他伤成这个样儿，将他扶回家中，让他好好歇过之后再说吧。”铁飞龙哈哈笑道：“是我老糊涂了，你比我通达人情得多。不过他的伤虽然看来厉害，却不紧要，他受的只是箭伤刀伤，损了一些皮肉骨头，我包他在五天之内、便能治好。”

白敏身体壮健，在铁家庄养了三日便能走动，客娉婷长处宫中，接触到的多是虚伪小人，见了他后，很欢喜他真诚老实的性格，柑他谈得甚欢。铁飞龙心中暗笑，想道：“真是人结人缘，娉婷这样娇生惯养的姑娘，居然会欢喜个傻小子。”

白敏将他受伤的经过说出，原来李自成躲进秦岭之后，经过几年休养生息，实力大增。而陕西、山西两年遗留下的义义军，这几年来也颇有发展，李自成计划重回陕西，再西出撞关以争天下，因王照希是以前陕北各路大盗总头领王嘉胤的儿子，因此将联络山西、陕西两省义军的重要任务交付给他。王照希派白敏先行，通知两省义军的重要首领到指定地点聚会。陕西的已经联络好了。山西的则定在七日之后到中条山相聚，中条山距离铁飞龙所住的龙门不到三百里，因此王照希便叫白敏把事办好之后，顺道到龙门拜候铁飞龙。不料白敏在各处传递消息，被陈奇瑜帐下的武士注意，一路追踪，未到龙门，已受伤了。

白敏又道：“照希兄准备在会期前二三日赶到，他叫我在此等他。他还想专诚来请你老人家出山呢。”铁飞龙掀须笑道：“我老了，不中用了，将来我这个女儿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白敏道：“她不是客氏的女儿吗？”铁飞龙不答，却问客娉婷道：“他们与朝廷作对，与魏忠贤势不两立。你愿帮助他们吗？”客娉婷道：“只要爹说能帮，我武艺练成之后，便当随军效力。”白敏睁大眼睛，对客娉婷的观感完全变了。

铁飞龙想起以前曾想把女儿许配给王照希的往事，心中不无感慨。问道：“照希和孟小姐成亲了吗？”白敏道：“我已经有了两岁大的侄儿啦。孟师妹个子很小，人又文静，生下的娃娃却又白又胖，顽皮得很，哈哈！孟师妹也很想会你老人家。”铁飞龙道：“我也想见他们一见。”

可是到了约会前两天，还不见王照希到来，白敏甚为焦急。铁飞龙想了好久，道：“ 咱们去接他吧，白敏你的伤全好了吗？ ” 白敏道：“ 全好了。 ” 于是三人一道登程，同往中条山去。

当铁飞龙等人赶往中条山的时候，中条山边，正有一人踽踽独行，这人便是逃出武当山的卓一航。

“ 她还愿见我吗？她还会理睬我吗？ ” 这个问题在他心上打了一个大结，这个结非见到玉罗刹不能解开，因此他不管玉罗刹愿不愿见他，不管海角天涯，千山万水，也一定要寻到她。

“ 到哪里去寻觅她呢？ ” 卓一航首先想起了铁飞龙，他想：玉罗刹是铁飞龙的义女，铁飞龙应该知道她的消息，也许玉罗刹就在他家中。

于是他一剑单身，迎晓风，踏残月、穿过三峡之险，从湖北到了四川，从四川进入陕西，又从陕西来到山西。几个月的旅程，时序已经从木叶摇落的秋天到雪花飞舞的寒冬了。

这日他到了中条山边，距离铁飞龙所住的龙门不到三百里了，天色阴疆，暮色四合，雪越下越大，卓一航想起再过两日也许便能见着伊人，虽然朔风刺骨，寒气侵肌，他的心头却是火热，为了赶路，错过宿头，不知不觉之间，天已完全黑了。

山路难行，夜寒雪滑，卓一航四顾苍茫，冲着寒风微吟道：“ 雪花难冷故人心，海角天涯遥盼更情深！ ” 话虽如此，可是到底因赶了许多天路，疲倦不堪，又冷又饿了。

山边有个野庙，那是山民奉把的山神庙，想是因寒冬腊月，无人进香，荒凉之极。野鸟编幅，在庙中结巢避冬，见有人声，扑扑飞出。卓一航心道：“ 我且与鸟兽同群，在这里打一个吨。 ”

卓一航进了野庙，喝了一点冷水送下干粮，揭开神幔，见神像背后的地方比较干净，便和衣卧倒。本来是想打个瞌睡，却因大过疲倦，一躺下去便熟睡了。

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梦中见着玉罗刹走来，一声长啸，蓦然惊醒。笑声犹自在耳，忽然变了，尤如枭鸟厉鸣，惊心动魄。卓一航奇道，“ 难道我做的不是梦？真是练姐姐来了？不，绝不是她！她的笑声绝不是这个样儿，这么可怕！ ” 正想爬起，忽听得脚步之声，已有人进入庙内。

卓一航拉开一角神幔，张眼望去，几乎吓得出声，靠着庙中庭子里积雪所发的寒光，只见两个面无血色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家伙，正在磔磔怪笑。两人都是一头乱发，又高又瘦，一模一样！

卓一航定了定神，听得其中一人道：“ 老二，咱们且吓一吓他，给他个下马威！ ” 从皮囊中取出两个圆忽忽的东西，卓一航凝神望去，竟然是两个首级！

说话的人把首级供在神桌上，卓一航看不见了，但听得擦火石之声，不久便有香烟刺目，不知他们捣什么鬼？

过了一阵，庙外传来了马嘶之声，那两人霍然站起，怪叫道：“ 王兄真是信人，果然依时来了！有好朋友在这里等你来呢！ ”

外面的人答道：“ 神老大，神老二，你们来得好早。你们还约了谁呢？不是说好只是我们先谈吗？ ” 卓一航一听，声音非常熟捻，原来竟然是王照希。

卓一航平生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岳鸣珂，别一个便是王照希了。

他和王照希虽然道路不同，却是肝胆相照，听了他的声音不觉一喜，听完他的说话，又是一惊。心道：“神老大、神老二？哎哟，莫非这两人便是陕北二神，神大元和神一元？久闻这二人武功怪异，行事荒谬，何以王照希却约他们在这里相会？”

庙门开处，王照希缓缓走进，忽然惊叫起来道：“这不是夜猫子杜五和射天雕张四爷吗？你们怎么下了这个毒手！”

神大元磔磔怪笑，道：“他们不听八大王号令，我们是迫不得已杀鸡儆猴！”

王照希道：“这一定不是八大王的主意，八大王和我们的小闯王结拜了兄弟，他怎能杀我们的人？”

神一元朗声说道：“小闯王！哼，什么小闯王？我们闯道之时，他还在娘肚子里闯呢，他凭什么来号令山陕两省的英雄豪杰？八大王肯和他结拜，我们却不卖这个帐！”

八大王是张献忠，小闯王是李自成，张献忠几年前曾率三十六营盗党，二十余万人攻掠山西，败于明总督洪承畴，余众流入河南、河北两省，又遭明军阻遏，再自河南流入湖北境内，自湖北又转入四川。其时李自成亦自陕西入川，在秦岭练兵，两人乃结为兄弟。张献忠在四川的势力较大，于是李自成乃和他协定，将四川计给他做某地，自己则问陕西。至于山西，追溯历史渊源，本来是张献忠的地盘，但张献忠得了四川，已心满意足，心想：鞭长莫及，得了“天府之国”，何必还要贫穷的山西？因此在口头上答应了李自成，让李自成在山西发展。这便是李自成派王照希联络陕西、山西两省义军的由来。

不料神家兄弟不服，他们得知了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协定，便去见张献忠、力言不该将山西的地盘放弃。张献忠被他们说动，但又不好意思毁约，便放手让他们去搅。神家兄弟知道王照希已约了山西各路义军首领，即将在中条山聚会。他们便在会期的前两天，先约王照希谈判，王照希风闻他们在山西活动之事，也想与他们谈个清楚。便答应了。

不想二神心狠手辣，竟把力主接受闯王号令的两个义军首领杜五和张四杀了，还将他们的首级带来吓王照希。

王照希强抑怒火和他们谈论，越谈越僵。王照希道：“本来我们应同心合力，共图大事，谁做首领，都是一样。不过既然约好彼此分头举事，便不该夺利争权。自相残杀，更是不合！你们如此，我只好在后日请众英雄公决了。”神大元怪眼一翻，哈哈笑道：“你还想活到后天吗？”

王照希怒道：“你想怎样？”神大元道：“你这小辈，你父亲在日也不敢指责我们，你既敢无礼，我们只好请你和夜猫于、射天雕一道走了，乐得耳根清净！”王照希喝道：“你敢！”神大元纵声狂笑，喝道：“我为什么不敢！”一跃而前，手臂一挥，探身直取。王照希亦非庸手，轻轻一闪，宝剑出鞘，神大元一掌劈来，王照希反手便削，神大元笑道：“娃儿，你还有什么能耐？一并施展了吧！”猛地欺身直进，左掌里卷内劲，横拨剑把，让招递掌，右掌一沉，横肱便撞，下削膝盖，上击小腹。这是“野狐拳”中一招三式的绝技，神大元心想：王嘉胤的武功与自己也不过是伯仲之间，他的儿子还能有多大有耐，这一招他绝逃不了。

岂知王照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只见他右剑一落，横截来势，左手一勾，直掳敌腕，同时发出两招，一攻一守，妙到毫巅，恰恰把神大元的绝招破解

了！

神大无微吃一惊，不敢轻敌，蒲扇般的大手一拨，左手骄指如乾，一转身便点他脑后“天突穴”，王照希听得脑后风生，身形一矮，长剑滚地进招，化为“黑虎卷尾”的招数，径扫下盘，神大元喝声“好！”身子风车一转，忽拳忽掌，忽而点穴，招招毒辣，将王照希逼得透不过气来。

两人一场激战，只吓得庙中蝙蝠惊飞，吱吱乱叫，积尘卷起，四处飞扬，加上神家兄弟的怪模样，更显得阴风惨惨，骇目惊心。

卓一航看了一会，只见王照希剑法虽是甚精，到底是守多攻少。那神大元出掌怪异，明明看他打不到哪个方位，却会倏然攻至，而且虚虚实实难以捉摸，卓一航也看不出其中道理。

又打了一会，神大元越攻越急，王照希缩小圈子，剑光舞得如一圈长虹，护着身躯。神一元叫道：“哥哥不要和他缠了，把他打发了吧！”神大元道：“好，你用重手法打他后心。”两兄弟武功的路子相同，平时遇着强敌，总是一齐对敌。今夜他们因王照希是小辈，所以只出一人，谁知以一人之力，虽然亦占上风，却是久战不下。

神一无一上，王照希顿时背腹受敌，险象环生，卫照希拼力支撑，前遮后挡，夺路欲逃，神大无大笑道：“除非这庙中的山神显灵救你，你想逃出，万万不能！”运掌急攻，将王照希迫得步步后退，渐渐移至神座之前。神一元运掌一劈，掌风所至。神幔飞扬，一缕青光，突然电射而出，神大元猝不及防，脚踝中了一剑，只听得有人笑道：“山神来了！”

王照希叫道，“咦，卓兄，你怎么也在这里？”卓一航道：“先把这两个恶贼打发，咱们再谈。”挺剑直取神一元，王照希也翻身再斗，和神大元杀得难分难解。

神一元认得卓一航，并不把他放在眼内，左臂一挥，作势抢他宝剑，右掌倏然穿出，随手一扫，劈他膝盖，卓一航脚跟一旋，神一元掌势迅速无伦，竟然劈他不中，心中一凛，说时迟，那时快，卓一航剑决一领，青光疾闪，一招“乘龙引凤”，乘势反击，只听得“刷啦”一声响，神一元袖子已被削去裁。还幸他闪得甚快，要不然这一剑便是断腕穿腹之灾。

神一无大怒，手臂一挥，骨节格格作响，手臂竟然暴长两寸，变掌为指，反点卓一航左胁“期门穴”，这是神家兄弟的浊门武功，怪异非凡！本来高手对敌，只差毫厘，这一下卓一航本难逃避；幸亏他在适才旁观之时，己知神家兄弟有此怪异武功，早有防备，得势之时，并不追击，神一元一招发出，他已一个虎跳，闪到左边，一剑平挑，消了来势。

这一年来，卓一航武功大进，七十二手武当连环剑法，使得凌厉无前，如臂运掌，随心所欲，攻守如意，真如流水行，轻灵翔动。饶是神一元武功怪异，也被他迫得处在下风。

那边厢，神大元和王照希也杀得难分难解。神大元功力甚高，技艺也在于照希之上，可是他刚才脚踝被卓一航剑尖刺伤，腾挪闪展之际，远不如前。因此只能和王照希打个平手，而且渐渐还被迫处在下风。

拼了百数十招，神家兄弟知道今晚绝难得逞，打了一个招呼，反身欲走。王照希恨他们胡作非为，破坏闯王大计，哪里肯放，抢前两步，堵着庙门，剑势更紧。神大元吃亏在跳跃不便，闯不出去，只好横心狠斗。至于神一元则形势更劣，卓一航的剑使到疾处，但见剑光镣绕，剑影翻飞，神一无被裹在当中，已是脱身不得！

神家兄弟正在吃紧，庙门外忽然群鸟嘶鸣，接着人声嘈杂，似有一大群人下马奔上山坡。神大元怒道：“王照希你这小辈，为何不守信义，约人来暗算老子？”王照希也以为是神家兄弟约来的人，闻言一惊，叫道：“不是你约来的人吗？快别动手，定是官军来了！”

庙门轰的一声碎成几片，十儿名武士冲了进来，为首的竟是连城虎和金千岩。连城虎本已升为东厂总管，替了慕容冲之缺，只因军情紧急，又被调到前方，做“袭匪军”的总监；至于金千岩原是金独异的侄儿，金独异被岳鸣珂杀后，他因惧怯红花鬼母，不敢回家，索性正式投靠，做了西厂一名统领，到红花鬼母死后，他更肆无忌惮了。这次他也奉调出来协助连城虎，陕督陈奇瑜查得王照希在晋陕两省活动，因此央求他们亲自出马搜捕。

连城虎初意只是捉拿王照希一人，忽见神家兄弟和卓一航也在其内，又惊又喜。要知神家兄弟也是陕北著名的剧盗，为捕王照希而发现他们，可算是意外的收获，但卓一航却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连城虎虽明知他是王照希好友，却还不愿与人多势众的武当派结仇。

且说王卓与二神刚刚停斗，官军闯入，只听得连城虎大声叫道：“这位卓公子是好朋友，不准伤他。擒那三个恶贼。卓公子，你趁早退出是非之场，快快走吧！”卓一航大怒，一招“剑挟风雷”，直刺横削，雄劲凌厉，连城虎猝不及防，手指几乎给他削断，怒道：“你不听好言，终须后悔！”双钩一卷，裹着剑锋，金千岩率众武士纷纷扑上。

神大元叫道：“我等如何？”王照希道：“同舟共济，义不容辞！”展剑先敌着了金千岩。神家兄弟怪笑一声，骤然出手，把两名东厂桩头用大摔碑手直甩出去，飞身外闯，哪知众武士中也颇有高手，见他们来势凶狠，急急堵截，剑戟如林，刀枪飞舞，顿时将四个人都围在核心。

连城虎的武功非同小可，双钩翻腾飞卷，犹如怒龙惊蟒，要不是卓一航武功大进，万难抵挡，饶是如此，也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幸连城虎志在王照希而不在卓一航，混战中每每舍了卓一航而攻王照希。但卓一航紧紧靠着王照希，并肩作战，连城虎连下杀手，也伤不了王照希分毫。

王卓二神拼力抵挡，自午夜直至黎明，兀自奋战不休。可是时间一长，神大元伤口发作，跳跃更是不便，渐露疲态。连城虎看了出来，喜道：“先把这恶贼干掉！”双钩一伸，舍了王卓，交叉一剪，勾撕神大无的颈项，神大元大吼一声，右臂一挥，只听得“啪”的一响，连城虎被他用独门绝招，在肩头上击了一下，肩胛骨碎了两块，可是神大元也给他双钩钩着，撕下了好大一块皮肉。王照希大惊，刷刷两剑，横里窜出，直刺过去，才恰恰解了神大元之危！

神大元连受剑伤刀伤，更是不支。在四人之中，本来以他的武功最强，而今却反须其他三人照顾，如此一来，官军这方，顿时占了上风，围攻愈紧。

激战之间，曙光之间，忽听得一声长啸，远远传来，啸声低沉，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王照希与卓一“航闻声大喜，一齐叫道：“是铁老前辈来了！”王照希还补了一句道：“神老大，不要气馁。来的是威震西北的铁飞龙，咱们就可解围了！”王照希却不知道，二神曾与铁飞龙结有梁子，在铁飞龙掌下吃过大亏。

连城虎听得啸声，面色一变，叫道：“快把这几名小贼干掉，合力对付哪个老贼！”双钩霍霍，连走辣招！

金千岩的“阴风毒砂掌”与二神的“野狐拳”一样，同是邪派武功，以

毒攻毒，互不上下，这时也紧紧迫着神一元。官军一阵急攻，看看就要把王卓二神等四人格杀。

啸声更近。二神是孪生兄弟，同一心思，不约而同的想道：“大难来时，王照希当然与我们共同拒敌。解围之后，人心难料。

若然他与铁老贼联手对付我们，咱两兄弟可是死无葬身之地！”

二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打了一个眼色，正在吃紧之际，忽然双双反手一抓，神一元抓伤了王照希，神大元抓伤了卓一航，高声叫道：“助你们一臂之力，还不快快擒人！”

这一下变出意外，连城虎怔了一怔，叫道：“好，好！”神大元迈进两步，欺到金千岩跟前，金千岩以为二神阵前反叛，卖友求荣，已是自己人了，全不防备，哪料神大元陡然大喝一声，手臂暴伸，一把抓着了金千岩项后肥肉，横举起来，当成兵器，旋风急舞，哈哈笑道：“咱老子谁也不卖帐，兄弟快走！”往外硬闯！

这一连串动作，都发生在瞬息之间，众武士投鼠忌器，纷纷走避，到连城虎定了心神，明白真相之时，二神已闯出庙门去了。连城虎大怒，双钩斜飞，分取王卓二人。王卓都受了抓伤，腾挪不便，看看双钩己到，不能躲避，绝急之际，卓一航忽然身子一歪，摇摇欲倒，手中宝剑却突然往上一挑，表面看来似是不成章法，哪料连城虎一钩钩去，却扑个空，卓一航的剑势伸缩不定，在连城虎绝未料到的方位上突然进剑，“嗤”的一声，将连城虎左臂刺得透骨而过！

连城虎惨叫一声，急退几步，奇痛彻骨，左臂顿时垂了下来。他做梦也想不到卓一航的剑法忽然精妙如斯，不觉气馁。原来卓一航这一招在临危之际被迫出来的剑法，正是达摩祖师遗留下来的几个剑式之一，武当派的前辈长老因它断续凌乱，不成章法，从来未曾想过可以临阵实用，卓一航却揣摩熟透，大胆试用，出乎意料，竟奏奇功，威力之大，还在他的想象之上。

卓一航一剑得手，胆气陡增，刷刷几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霎时之间，又伤了几人。连城虎又惊又怒，双钩一展，左钩护胸，右钩应敌，小心进招，卓一航到底只是识得几个怪招，几招一过，又被迫退。连城虎虽是受伤，武功尚在，更兼王卓两人也是受伤，而且敌众我寡，只仗几招怪招，终难防护。顿时形势又紧起来。

门外啸声又起，卓一航大喜，拼力支撑，预计铁飞龙马上可到，不料啸声忽止，不见踪影。连城虎率众武士急攻，混战中卓一航腰胯中了一刀，痛极大叫，王照希急叫道：“铁老英雄，你怎么还不来呀！”连城虎双钩一起，照王照希双腕急剪！

已说铁飞龙老于江湖世故，听白敏说王照希在中条山聚会之前两三天，会到自己家来，但到期不至，料知必有意外，于是带了白敏与客娉婷乘了三骑健马，沿途稍作歇息，赶了一日一夜，赶到中条山下。忽见山坡上有十余匹马吃草，伏地一听，山坡上又隐隐有厮杀之声，对白敏道：“王照希一定是遇着伏兵了，咱们来得正是时候！”于是连发长啸，向王照希传讯，好让他有勇气支持。

三人下马爬上山坡，见了那荒山野庙，厮杀之声正是从里面传出。白敏傻虎虎的笑道：“要打架也该找个好地方，放着外面这一大片山地不打，却在庙子里打，难道是想吓煞山神吗？”客娉婷噗嗤一笑，白敏道：“客姑娘，我有什么说错了？”

正说话间，忽见庙中有两人冲出，铁飞龙叫道：“ 给我站着！” 凝眸一看，却是神家两个怪物。神大元还肩着金独异的侄子金千岩。这一下大出铁飞龙意外，喝问道：“ 王照希在里面么？” 神大元道：“ 什么王照希？我不知道！我们两兄弟在山神庙避雪遇伏，和东厂桩头及陈奇瑜手下的武士十多人恶斗，擒了这厮，才逃得出。老铁，我两兄弟现在筋疲力竭，你若想拿我们两兄弟献功，正是时候。” 铁飞龙怒道：“ 胡说八道！我老铁岂是如此之人。里面还有什么人？官军为什么不冲出来捕你？” 神大元咧嘴笑道：“ 铁老儿，你当我们两兄弟是等闲之辈么？我虽然受了伤，也把他们的人打伤了十几个。他们正在救死扶伤，连金千岩也被我们俘获出来，哪里还敢追捕！” 铁飞龙见他脚踝流血，走路一破一拐，而且确实是捉了金千岩，心想他两兄弟武功不错，说的许是实情。既然里面没有王照希，我何苦再去与那些受伤的官军为难？停一脚步。神大元道：“ 铁老儿，你既不想拿我们献功，那么，对不住，我们可要走啦！” 铁飞龙道：“ 你走便走，罗唆什么？” 神家兄弟向山下飞跑，铁飞龙忽道：“ 停着！”

神大元回头道：“ 怎么？变了主意吗？” 铁飞龙道：“ 金千岩给我留下！” 神大元用力一抛，金千岩在半空中惨叫一声，落到铁飞龙手上之时，已是寂然不动，铁飞龙俯身一看，原来他的喉骨已被神大元用掌力捏碎。

铁飞龙道：“ 这厮是杀害贞乾道人的凶手，害我的女儿他也有份，死不足惜！让他喂了饿狼吧！” 振臂一抛，将金千岩的尸身抛下山谷。忽然想道：“ 何以神大元要将他捏死之后才交给我？” 铁飞龙乃是江湖上的大行家，对黑道上的伎俩无一不识，蓦然醒起：莫非这是杀人灭口之计，神大元有什么事不愿让我知道？正在此时，庙中忽传出卓一航惨叫之声，接着是王照希

呼唤铁飞龙之声。铁飞龙叫道：“ 不好，中了神大元之计了！他使的是缓兵之计，要在我到场之前，借刀杀人，让官军将王照希干掉！”

铁飞龙识破好计，勃然大怒，这时已无暇再去追神家兄弟，虎吼一声，跃上山坡，冲入庙中，只见连城虎双钩闪闪，正对王照希施展杀手！

铁飞龙睁目大喝，顺手一捞，将迎上前来的一名武士擒着，向连城虎掷去，连城虎侧身一闪，双钩刺入那武士肉中，王照希趁势一剑，冲刺出去。卓一航精神大振，连环三剑连伤三敌，也冲杀出来，铁飞龙叫道：“ 卓一航，你也在此么？” 连城虎旋风般掠过铁飞龙身边，铁飞龙又是大喝一声，双掌劈出，连城虎双钩一架，他左臂受伤力弱、被铁飞龙神力一格，左手钓震上半空，刺入屋檐，哪敢应战，急急外闯，铁飞龙拔腿便追，正巧客娉婷与白敏双双进入，被连城虎单钩一拦，把白敏的软鞭扯飞，将客娉婷的单剑也锁着，两人都给他拦过一边，恰恰阻着了铁飞龙的路。连城虎冲出庙门，没命飞逃去了。

白敏叫道：“ 呀，王哥哥，你受了伤了！” 抢了一名武土的刀，乱斩敌人，那些武士见主帅逃命，发一声喊，纷纷向外奔逃。客娉婷道：“ 不要乱砍乱杀！” 白敏甚为听话，果然停手，霎忽之间，那些武士逃得干干净净。

铁飞龙检视两人伤势，道：“ 这是神家兄弟抓伤的！” 卓一航道：“ 正是！” 铁飞龙怒道：“ 这两人好毒！” 王照希道：“ 他们不肯投降官军，还算有一点志气。只是他们行事如此乖谬，若还让他们在张献忠身边，终是大患。” 当下将神家兄弟的行事说了。铁飞龙道：“ 待我去见张献忠，务必叫他惩治这两个恶贼。”

王卓二人幸喜受伤不重，只是斗了半夜，疲倦不堪，铁飞龙给他们敷上

金创圣药。要他们运气静坐，恢复疲劳。客娉婷和白敏偷偷指着卓一航谈论，客娉婷道：“这个白面书生，是卓一航吗？”白敏道：“是呀，你不知道吗？他是我的好朋友哩！”客娉婷道：“哼！这样的好朋友！”白敏极不高兴，大声问道：“他有什么不好？”铁飞龙“嘘”了一声，示意叫他们小声。客娉婷低声说道：“若然他好，为何令我练姐姐伤心！”白敏愕然不解，问道：“哪个练姐姐？”客娉婷道：“就是玉罗刹呀！”白敏对玉罗刹虽无恶感，亦无好感，道：“哪个女魔头也会伤心的吗？”客娉婷噘嘴说道：“枉你是绿林中人，玉罗刹不过嫉恶如仇，行事任性而已，她怎么是女魔头。”白敏道：“好，算我说错。她不是女魔头，但令她伤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之事呀！”客娉婷气道：“你这傻小子，我问你，比如说，你若令我伤心，你还能算是好人吗？”白敏想了一想，道，“你救了我，你待我这样好，我若令你伤心，我就是龟儿子！”客娉婷噗嗤一笑，道：“好，这就是了。你还不明白吗？”

客娉婷虽然小声，卓一航静坐凝神，却是听得清清楚楚，面上一阵红一阵白，这份难过，可别提啦！他不待疲劳恢复，蓦然跳了起来。

”

白敏慌道：“卓哥哥，我是说我若令客姑娘伤心，我就是龟儿子。我不是说你。你不要生兄弟的气！”卓一航向客娉婷作了一揖，道：“姑娘，你责备得对！”声音哽咽，走到铁飞龙跟前，长揖到地，问道：“练姐姐呢？怎么不见她来？她不在你老家中吗？”

铁飞龙冷冷说道：“她来过啦。”卓一航急问道：“现在呢？”铁飞龙道：“她又去啦！”卓一航道：“她去了哪里？”铁飞龙摇摇头道：“我不知道。”卓一航急道：“你一定知道。你不知道，就没有人知道啦，我今生今肚，若不见她一面，死难瞑目！” 铁飞龙抬头望天，彩霞满天，朝阳射目，客娉婷恨恨说道：“她在天边。”卓一航道：“她在天边，我也要去！”铁飞龙凝思一阵，这才说道：“她虽然不在天边，可是也跟在天边差不多。我想她也许是到天山去了。你要找她，可要远走塞外。沙漠风寒之苦，你这贵公子受得了吗？”卓一航道：“休说沙漠风寒，就是水深火热，我也要去！”铁飞龙道：“天山绵亘三千多里，你也未必找得着她！”客娉婷插口道：“她也未必见你！”

卓一航心中大痛，垂下泪来，道：”她不见我，我也要见她。即算终于不见，住得和她相近一些，我也心安。”铁飞龙道：“你既然如此诚心，那就去吧！”客娉婷道：“可是她头发已经白了，已经不是从前的练霓裳了，你见了她，也许会失望了！”卓一航道：“什么？她白了头发，一定是因我伤心，痛极白头的了。”客娉婷道：“你知道便好。”卓一航伤心之极，欲哭无泪，毅然说道：“莫说她白了头发，即算鸡皮鹤发，我也绝个变心。海枯石烂，天荒地老，此情不变。皇大后土，可鉴我言。”

客娉婷道：“你这些话留待见了练姐姐时再说吧。”铁飞龙拈胡微笑，道：“娉婷，不要取笑他了。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伤好之后，便可前去。”

卓一航道：“我现在伤已好了。”王照希做好内功功课，跳了起来，道：“卓兄，你就要走了吗？”卓一航道：“是的，就要走了！”王照希道：“儿女之情，虽然紧要，家国之事，也当挂心。我劝你若是找不见她，还是回来的好。”卓一航道：“家国之事有你们在，我可毋须顾虑。我若不能见她，

便长住天山了。咱们后会无期，愿你们能成大业。他日消息传来，我当在天山为你们遥祝。”铁飞龙道：“在回疆你也可行侠仗义，那边民风纯朴，说不定他日亦有作为。”卓一航道：“行侠仗义。乃是我辈分所当为，老前辈吩咐，我当牢记在心。”于是和铁飞龙、王照希珍重道别。王照希目送他背影下山，摇了摇头，半晌无语。之后就和铁飞龙、白敏讨论中条山群雄聚会之事，再也不提卓一航了。

正是：公子仟情徒有恨，英雄报国最关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塞外收徒　专心传剑法　天涯访友 一意觅伊人

且说岳鸣珂到了天山之后，削发为僧，改称晦明禅师，晃眼四年有余。他到天山后的第二年，罗铁臂送杨涟的儿子杨云骋上山，说是承玉罗刹的介绍，要晦明禅师收杨云骢为徒。晦明禅师道：“ 她怎么这样多事？总要给我添一点麻烦。 ”话虽如此，但见杨云骋聪明异常，气宇非凡，早已满心喜爱。更兼他是忠臣之后，自然一说便合，立即行了拜师之礼。

自此晦明禅师一面虔心练剑，一面传授杨云骢技业，杨云骆与武学甚有宿缘，晦明禅师教他从童于功课练起，他上山时刚满七岁，不过三年，他已根基扎实，徒手可猎虎豹。晦明禅师十分喜欢，在天山采五金之精，将师传遗留下来的两口宝剑，重新铸炼。他全心放在杨云骆身上，久未下山，对外面之事，十分隔膜。只是有时中宵练剑，对月怀人，想起熊廷弼与铁珊瑚的惨死，还不免对月长嗟。

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忽然不时有漠外的成名人物来访。向他打听一个女子的来历，原来晦明禅师虽是剑法无双，武功绝顶，可是从不仗技骄人，因此在回疆数年，甚得人望。天山南北的英雄，因他来自中原，见识广，所以遇到疑难之事，每多向他请教。

听这些人说，说是半年之前，回疆来了一个女子，自发满头，容颜却嫩，看她头发，像五六十岁的老婆婆，看她面貌，像二十余岁的少女。连她是多人年纪，都猜不出来。这女人神出鬼没，武功之深，不可思议。一到之后，就将横行天山南路的桑家三妖逐出回疆。桑家三妖，各有独门武功，大妖桑乾，练的是六绝诛魂剑，剑尖有毒，见血封喉；二妖桑弧，练的是大力金钢杆，外家功夫，登峰造极；三妖桑仁，练的是阴阳劈风掌，中了掌力，五脏震裂。因为他们所练的功夫阴狠毒棘，所以被称为“ 三妖 ”。三妖横行己久，见了那白发女子，行踪怪异，不合上前调戏，被那女子一人一剑，杀得大败而逃，几乎丧命，三兄弟在回疆立不住足，已逃到西藏去了。

驱逐三妖，不过是这女子听干的许多事情之一。三妖为害回疆，被她驱逐，人心称快，这件事没人说她做得不对。可是这白发女子，脾气甚怪，一言不合，便即动手。而且又喜欢找成名的人物比试，每每在数招之内，就将别人击倒。有时是长笑而去，有时是仰天长叹，说是自到回疆以来，无法找到对手，何以遗有涯之生？天山南北的成名人物，对她惧怕之极，因她白发盈头，大家都叫她“ 白发魔女 ”。渐渐有人以讹传讹，说她是姓白的了。

有些人怀疑她是从中原来的女盗，跑来向晦明禅师查询她的来历。还有人劝晦明禅师和她比剑。晦明禅师一听，心中有数。想道：这一定是王罗刹无疑，但不知她如何会白了头发。她远来回疆，一定是遇到失意伤心之事了，料不到她喜欢找人打架的性子仍是未改。

晦明禅师怀疑她是和铁飞龙同来，问那些人道：” 那白发魔女有同伴吗？ ”那些人道：“ 一人已难对付，有同伴那还了得！她神出鬼没，独往独来，飘然而来，飘然而去，无人能知她的行踪。 ”晦明禅师心想：玉罗刹既是一人躲到回疆，一定不愿外人知她来历。便对那些人道：“ 我也不知她的姓名来历，既然有人说她姓白，那么就当她是姓白的叶了。名字不过是个记号，何必查根问底。 ”那些人又问起中原有什么著名的女强盗，晦明禅师道：“ 我削发之前，随熊经略在关外巡边，对中原的绿林，生疏得很。也许她是个独脚大盗吧。 ”有人劝他下山找白发魔女比剑，晦明禅师合什笑道：“ 我

是个看破红尘的出家之人，佛法不容我动争强好胜之念。”有人道：“那么我们这口气不能出了？”晦明禅师又开解道：“她出手虽竦，但除了杀伤作恶之人外，可有伤害正人君子么？”那些人道：“这倒未听说过。”晦明禅师笑道：“那么她其实也没有和你们结什么冤仇，有些人性之所嗜，无法自抑。比如有棋痛极大之人，在旁看人下棋，棋盘上虽写有‘观棋不语真君子’等字，但他必忍不住插口；甚至反客为主，代人走子。能观棋不语固佳，但观棋出语亦非大罪。我猜想白发魔女或许是因极嗜武艺，因此见到武林名宿，便如棋痛大者遇有好手，便须入局一般。只要她不是存心恃强压弱，彼此观摩，也是佳事。何必生她的气！”那些人有些叹佩晦明禅师的胸襟广阔，有些人也不以为然。但晦明禅师不愿下山，那些人也无办法。

又过了半年，渐渐不闻白发魔女找人比试的事了。晦明禅师心道：“定是她找不到对手，觉得一些最负盛名的人物亦不过尔尔，所以懒得比试了。”晦明禅师在杨云骢上山之后，便采五金之精用少林秘法重铸师传宝剑，这时已满了三年，炼成了两口宝剑，一长一短，长的名为“游龙”，短的名为“断玉”，长短虽有不同，却都是削铁如泥，吹毛立断的利器。真是人间神物，更胜从前。

这日，晦明禅师静极思动，想冬天将到，应该下山采购一些过冬的用品，便把断玉剑交给杨云骢，叫他看守门户。自己带了游龙剑防身，前往北疆的一个大城博乐去采购用品。同时也顺便打听白发魔女的消息。

一月之后，晦明禅师从博乐回来，序属深秋，塞外苦寒，已是滴水成冰的气候。这一日晦明禅师经过喀达草原，忽见一个似是酋长模样的人，率领许多兵士，赶着一大群牛羊，横过草原。他的背后许多牧民在哀哀痛位。晦明禅师好生不忍，上前询问究竟，牧民道：“我们欠了孟萨思酋长的债，牛羊都给牵走了。”有一个破烂的帐篷，帐篷外有两具死尸，一个孩子在死尸旁边哭，晦明禅师又上去问，旁人道：“他们的牛羊都给牵走了，他的爹娘也自杀了，哎，我们命苦，这孩子更可怜！”

晦明禅师一看，这孩子大约有六七岁的样子，虽然骨瘦伶仔，长得却甚机灵，两只眼睛乌黑圆亮。晦明神师瞧了一眼，问道：“你是汉人吗？”那孩子道：“我姓楚，别人叫我南蛮子，我爹说，我们是从湖南搬来的。我也不知道湖南是不是汉人的地方。爹以前说，在哪里官府比狼虎还凶，所以逃到这里谋生。”旁边一个老汉道：“这里的孟萨思酋长，和汉人的官儿也差不多。”看样子，他也像是从关内逃荒来的。

那孩子又哭道：“爹呀，娘呀，你们去了，叫我靠谁呀。”晦明禅师不禁动了怜念，摸摸他的头发，想道：“云骢没有孩子和他玩，我不如多收一个徒弟，让他们做个伴儿。这孩子骨格不错，看来也很聪明伶俐，该是个习武的人才。”便道：“你别哭，你愿跟我么？我收你做徒弟。”那孩子抹抹眼泪，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叫道：“师父。”晦明禅师甚为欢喜，正想把他抱起，忽然有人叫道：“孟酋长又回来了。”霎时间，牧民们四散奔逃。有两个插着翎毛的兵丁跑过来吆喝道：“你这个游方野僧在这里做什么？”晦明禅师道：“这个孩子怪可怜的，你们别吓唬他了。”兵士道：“哼，我们要做什么便做什么，你敢多嘴！我们的酋长说，这孩子的父母已经死了，他无依无靠没人收留，叫我们回来抱他回去。你看我们的酋长多慈悲。”孩子哭道：“酋长好凶，我不跟他。”那酋长远远发话道：“那僧人是谁？你们和他说什么？赶快把那孩子抱回来。咱们还要去别的地方讨债。”原来那

酋长是想将孩子抢回去给他的儿子做仆人。

晦明禅师抢先将孩子抱起，说道：“这孩子是我的徒弟，你们饶了他吧！”那两个兵丁喝道：“好大的胆，敢跟我们的酋长抢人。你放不放手？”晦明禅师垂首说道：“阿弥陀佛！”那两个兵丁见晦明禅师不理睬他们，勃然大怒，一左一右，伸拳踢腿，晦明禅师将孩子抱在左手臂弯，又吟了声“阿弥陀佛！”两个兵丁拳脚打到他的身上，如击败革。只听得“蓬蓬”两声，两名健卒都给弹到一丈开外。还幸是晦明禅师一念慈悲，要不然这两人还要手断脚折。

这一下，大出孟萨思酋长的意外，怔了一怔，大声喝道：“把他擒下！”孟萨思身边有个穿着大红憎衣的喇嘛，朝着一个汉人装束的同伴说了几句，忽然叫道：“酋长且慢，这僧人颇有来历，待我问他！”越众而出，霎眼之间，已抢在众兵了的前头，大声叫道：“呔，你这僧人是从哪儿来的？快快报上名来！”

晦明禅师道：“游方野僧，无名无姓，大师，你高抬贵手！”那红衣喇嘛蓦然怪笑，朗声说道：“你当我不知道你吗？你是岳鸣珂，是也不是？”晦明禅师吃了一惊，看那红衣喇嘛一眼，却不认得，便道：“大师，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天寒地冻，孩子又冷又饿，我急着要回山去了。”

那红衣喇嘛大声喝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别以为做了和尚，便可逃过。你快把熊蛮子的兵书交出，要不然佛爷今日便要替你超度了！”晦明禅师一听，吃惊更甚，心道：这凶僧怎知熊经略的兵书曾付托给我？可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兵书早已交给玉罗刹了。这凶僧既间兵书，料是奸党，看来我今日可要大开杀戒了！

那红衣喇嘛又喝道：“岳鸣珂你说不说？”晦明掸师又念了句：“阿弥陀佛！”说道：“贫僧只知持戒修禅，厌闻杀戒，哪会有什么兵书？”红衣喇嘛叫道：“好，不到黄河你心不死，不叫你知道佛爷厉害，料你也不肯低头！”在腰间取出两片铜钹，相对一撞，发出破锣也似的响声，蓦然一跃而起，犹如一片红云，当头压下来，晦明祥师左手护着孩子，右手一伸，啪的一掌打去，红衣喇嘛双钹一合，眼看要把晦明禅师手掌夹着，谁知晦明禅师手掌似游鱼般滑了出来，突然变掌为指，点他面上双睛。那红衣喇嘛怪叫一声，身子风车一转，左钹上削，右钹下劈，晦明禅师急急变招，各退三步！

这一来两人都吃惊不少，红衣喇嘛虽知晦明禅师剑法通玄，内功深奥，却料不到他抱着孩子，单掌应敌，也这般厉害！晦明禅师也想不到在绝塞穷荒之地，居然也有武功如此高强之入！

晦明禅师隐居数年，不知外面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朱由校纵情声色，身子亏损，果然被客娉婷料中，短命而死。在位七年，年才二十二岁。朱由校死后，弟弟朱由检继位，改元崇祯。接位之后，便将魏忠贤凌迟处死，客氏被逐出宫，其后亦处死。其他奸党如崔呈秀等都处斩决，魏忠贤的干儿子罪状较轻的或被充军，或被黜为民，并起用袁崇焕及东林党人，一时正气伸张，颇有中兴之相。惜乎崇祯皇帝之杀魏忠贤，只不过是为个人打算，在扫除奸党之后，并不趁势兴利除弊，反而加重民间田赋，搜刮民财，以致终于亡国，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客魏一死，树倒猢狲便散，由校的“大护法”昌钦大法师是红教喇嘛，仗着一身武功，逃回西藏。魏忠贤的心腹连城虎也逃了出来。到西藏去找昌钦法师。其时回疆“喀达尔”族的酋长孟萨思野心极大，颇思统一回疆，

闻知昌钦大法师回来，便以珍宝重礼聘他相助。昌钦法师曾经沧海，本不想往。但连城虎却另有用心，他是满州内应，心想满州必得天下，迟早会对回疆用兵，回疆地大人稀，用兵不便，不如借孟萨思之力，先打好基础。因此力劝昌钦大法师应聘，他也和昌钦大法师一道，同到回疆。不料这日在无意之中遇到了已削发为僧的岳鸣珂，想起他有熊廷弼的遗书，若能取到，便可径赴关外，立受重用，不必在回疆放长线吊远鹞了。因此便唆使昌钦法师去对付晦明禅师。

昌钦大法师武功非同小可，手使两片铜钹，真有万夫不当之勇。那次玉罗刹为救杨涟而独闯深宫，便曾和他斗过。那次玉罗刹用旋风剑法杀败了他，但也斗了二三十招。昌钦大法师平生只曾败给过玉罗刹，所以甚为自负。不料这次碰到了晦明禅师，竟比当年的玉罗刹更为厉害，晦明禅师抱着小孩，单掌进招，任他双拔翻飞，还自屡屡欺身进逼。

昌钦大法师暗暗心寒，晦明禅师因抱着孩子，也自成惧。可幸这孩子胆子竟似杨云骢一样，不知害怕，看晦明禅师空手将一个又高又大的番僧逼得连连后退，而哪个番僧使的怪兵器又时不时发出破锣以的声音，觉得十分有趣，连父母双亡之痛也忘记了，看到精彩之处，连叫：“好呀！好呀！师父，你可得把这本领教我！”还不时把头探出来看晦明禅师怎样和他厮打。晦明禅师虽然欢喜他胆子奇大，却更怕他受了伤害。再换几招，卖个破绽，回身便走。唱钦大法师见晦明禅师毫无败象，突然退后，怔了一怔，双钹刚欲进招。蓦觉眼前一亮，寒气沁肌，晦明禅师已在这一退一进的刹那，将游龙主剑拔了出来。反手一撩，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昌钦左手铜钹，已给劈为两半！

昌钦法师大惊，吓得连连后退。晦明禅师见宝剑炼成，威力奇大，十分高兴，想再试两下，身形一起，挽了一个剑花，照昌钦法师背后自“魂门穴”又刺，想迫他回身抵挡，孟萨思一声号令，箭似廷蝗，掩护昌钦法师。晦明禅师舞动宝剑，四面披荡，只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那些飞箭，一被剑光绕过，立刻折断！

晦明禅师哈哈一笑，又念了句“阿弥陀佛”，道：“恕不奉陪，贫僧走了！”昌钦大法师趁他抵挡箭雨的时候，把大红袈裟脱下，替代左手铜拔，蓦然又一掠而前，喝道：“佛爷还要与你见个高下！”袈裟一抖，似一片红云直压下来，竟想运用内家真力，以柔克刚，夺取宝剑。晦明禅师愠道：“你还要苦缠么！”剑锋一起，“嗤”的一声，将大红袈裟撕下一块，但袈裟不比兵器，兵器被削断了便不能再使，袈裟被撕裂了却仍然可用。昌钦法师趁势一送，袈裟翻动，想把宝剑裹着，右手铜钹呼呼风响，横削过来。晦明禅师内外功夫都已登峰造极，焉能中他诡计，剑锋微微一颤，已抽了出来，迎着铜钹便削，昌钦法师知道厉害，不敢硬接，横跃三步，避过剑锋。哪知晦明禅师的天山剑法精妙绝伦，一被粘上，无法脱身，昌钦左跃右跃，剑光不离身后。晦明禅师正想再削断他右手铜钹，孟萨思手下的十多名武土已围捅上来，晦明禅师心念这些武上不堪一击，想待解决了昌钦法师之后，再削断他们的兵器，不料其中一人出手奇快，手使日月双钩，钩光一闪，竟对他的怀中孩子，猛施杀手！

晦明禅师脚尖一点，箭一般的横窜出去，怀中孩子，哇然大叫，晦明禅师回头一看，不觉冷笑道：“哈，我道是谁！原来是连大总管！你们害了熊经略还不够吗？我今日已削发为僧，魏忠贤也该放心了。岳某区区，怎敢劳

你们远到塞外。”晦明禅师不知魏忠贤己被凌迟处死，还道他仍如旧日当权，派连城虎与这个喇嘛追踪自己。

连城虎苦笑几声，双钩斜展，又与昌钦法师左右分袭。连城虎极为歹毒，见他左手抱着孩子，左边乃是弱点所在，双钩闪闪，专向他的弱点进攻，怀中的孩子胆子纵然再大，也吓得慌了，小手扳着晦明禅师肩头，时不时发出惊惧的叫喊，昌钦法师右手铜钹左手僧袍，也反守为攻。晦明禅师大怒，剑诀一顿，将自己与师父合创的天山剑霍霍展开，便见紫电飞空，寒光骤起，进如游龙，退若惊鸿，剑风指处，草原上那高逾半身的野草都飒飒作响。连城虎与昌钦法师哪敢迫近！

可是连城虎与昌钦法师都是顶儿尖儿的角色，晦明禅师抱着孩子，不敢放心厮杀，拼斗了五七十招，竟是打成平手。孟萨思率领手下武士，在百步之外，围成一个圆圈，张强弓搭利箭，只待晦明禅师一败，便乱箭射他，前后夹攻。

正在相持不下之际，忽然远远听得一声长笑，晦明禅师心中一动，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团白影，飞掠草原，片刻之后，叫声四起，孟萨思手下尚未看清，已有多人中剑倒地。有人惊叫道：“快走呀，白发魔女来了！”

晦明禅师运剑一封，将昌钦法师与连城虎迫退数步，只听得白发魔女叫道：“别来无恙！约会之期末到，我已提前来了！”仍是旧日豪情，只是声音已显得比前苍老了！

昌钦法师一瞥之下，吓得魂消魄散。白发魔女虽然不似旧日绮年玉貌，形容仍然可辨。昌钦法师曾吃过她的大亏，心想：岳呜琦己这么厉害，这女魔头又来。若给他们二人联手合攻，那是死无葬身之地。一个旋身，急急飞逃。连城虎双钩一撤，也欲逃命，但他轻身功夫，略逊于昌钦法师，白发魔女来得何等快捷，他未逃出十丈之地，自发魔女已如影附形，追到身后，剑光一起，直刺后心。连城虎奋力抵挡了数招，白发魔女剑光飘忽不定，行前忽后，似左反右，连城虎大约挡了十余招的光景，白发魔女忽叫声：“着！”声到剑到，连城虎心胆皆寒，辨不清她剑势走向何方，膝头一痛，咕咚倒！

白发魔女将连城虎一把抓起，信手点了他的穴道，对晦明禅师道：“走！”晦明禅师道：“去哪儿？”白发魔女道：“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不敢和我比赛么？”晦明禅师这才知道白发魔女是想较量他的轻功。

晦明禅师心中暗笑：一别数年，异地相逢，她竟然不先叙契阔，一见面就要比赛轻功。白发魔女道：“走呀，我背的是大人，你背的是孩子，你还怕输给我吗？”晦明禅师微微一笑，心、道，几年前，轻功我不如你，今日若比，胜负尚未可知，你怎么如此夸大！要知晦明禅师与自发魔女的武功本来是同出一源，一正一反，乃是晦明的师父天都居土与妻子赌气，各创出来的。天都居士曾道：一正一反，虽然各有特长但若练至出神人化之境，炉火纯青之时，正必胜反，此乃是不易之理的。所以晦明禅师也想借白发魔女的较考，测量自己的功夫。既被白发魔女一催再迫，便含笑道“好”。身形一起，疾逾飘风，自发魔女紧，跟在后，恰如白影两团，在大草原上滚过。

跑了半日，渐渐己到草原之边，再过去就是天山山脉所构成的高原了。晦明禅师因先起脚步，所背的孩子又轻于白发魔女所提的大人，因此竟然占先了十余步。白发魔女倏然停步道：“不必比了，这回咱们是不相上下了。你苦练几年，进步神速，可美可贺。”晦明禅师暗暗道声惭愧，两人停了下来。那孩子喜得拍手叫道：“师父，你是会仙法的么？我在你的背上，好像

腾云驾雾一般。”晦明禅师笑道：“这是轻功，不是仙法。你长大了就知道了。”那孩子道：“师父，这个我也要学。”白发魔女瞧了这孩子一眼，问道：“这是你新收的徒弟吗？”晦明禅师点了点头，白发魔女道：“这孩子的聪明不在杨云骢之下，心术却似不如。”晦明禅师道：“他年纪尚小，好与不好，成不成材，言之尚早呢。”白发魔女将连城虎放了下来，解开他的穴道，笑道：“现在该审问他了！”晦明禅师道：“先问问他，魏忠贤派了多少人来？”连城虎道：“魏宗主已经死了！”晦明禅师与白发魔女个禁愕然，白发魔女急道：“怎么死的？”连城虎道，“被新皇帝凌迟处死的。”晦明掸师道：“还好，我还道他是碍终正寝，那就便宜他了。”白发魔女道：“客氏呢？”连城虎道：“也被处死了。”晦明禅师因曾目睹客氏的淫邪和把持朝政，心中暗暗称快。白发魔女却为客娉婷感到有点伤心。道：“其实她是给魏忠贤所利用，将她逐出宫也可以了。”再问详细情形，连城虎怕白发魔女的毒刑，一一说了，只隐瞒了自己是满州的内应和到回疆的原因。岂知白发魔女早从应修阳的供词中知道连城虎乃是内奸。待他说完之后，微笑道：“你所说的还有不尽不实之处吧？”连城虎吓出一身冷汗，硬着头皮说道，“没有呀！”白发魔女冷笑道：“你是满洲的内应，为何隐瞒不说？”连城虎面无人色，舌头打结，说不出话。白发鹰女道：“你作恶多端，饶你不得。”剑光一起，将他劈为两段。

白发魔女哈哈一笑，道：“岳鸣珂，不，我忘掉你做了和尚了。晦明禅师，咱们再比一比剑法如何？”

晦明禅师笑道：“这不公平。”白发魔女道：“怎不公平？”晦明禅师将游龙剑拔出，随手一挥，将一块石头斩为两半。白发魔女好生艳羡，道：“原来你还会炼剑。”晦明禅师道：“其实武功若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用什么兵器都是一样。我苦心铸炼两把宝剑，不过是想传给徒弟，让他防身罢了。”白发魔女意似不信，道：“用宝剑总占点便宜。”晦明掸师道：“我辈功力未纯，剑法相差不远，那自然是有宝剑的占便宜了。”顿了一顿，又微笑道：“你我的剑法功力都差不多，不如你试用我这把宝剑。看能否在百招之内，将我打败。”白发魔女暗暗生气，心道：“我若使此宝剑，何用百招。”便不客气，将游龙剑接过，随便立了门户，叫道，“进招！”

晦明掸师道：“你先请。”白发魔女一声“有僭”，剑锋一颤，横剑便刺。晦明祥师沉剑一引，将她的攻势化解于无形。白发魔女转锋反削，晦明禅师并不招架，反手一剑，抢攻她的空门，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白发魔女迫得移剑相拒，晦明禅师疾进数剑，一沾即走，教她虽有宝剑，也无能为力。白发魔女斗得性起，心道：“我便和你抢攻，看你怎能躲避得了？”身形一起，剑法疾变，晦明禅师默运玄功，凝身不动，待她剑到，反手一绞，两剑平黏，如磁吸铁，白发魔女的剑指向东方，晦明禅师的剑也跟着到东，自发魔女的剑到西，他也跟着到西，未到百招，白发魔女已倏然收剑，气道：“还是二十年后再比吧！”将游龙剑交回晦明禅师，接回自己的剑，一言不发，飞身便走。晦明禅师叹了口气，道：“怎么还是如此好胜？”他本想问卓一航、王照希等一班旧友的消息以及她的经历，都来不及问了。

晦明禅师将孩子带回天山，给他取名楚昭南，除了亲自教他练童子功之外，并叫杨云骢教他的基本功夫，如：练眼神练腰步练掌法等等。转瞬过了数月，已是隆冬，天山气候奇寒，两个小孩子每日清晨，必在外面练武暖身。一日晦明禅师正在禅房静坐，忽听得外面两个小孩子似在和人说话。晦明禅

师走出禅院，只见一个相貌丑陋的老婆婆站在当中，任由两个孩子向她发掌，她东一飘西一荡，引得两个孩子跟着她团团乱转。晦明禅师大吃一惊，心道：“隆冬时分，能上天山，武功已是非同小可。”看她的身法更是最上乘的功夫，而且似曾见过。不禁问道：“喂，你是何人，怎么欺负孩子？”楚昭南道：“师父，你快动手，她说我们的天山掌法只有虚名呢。”那老婆婆一声不发，忽然一掌向晦明禅师拍来，掌势轻飘，劲力却是十足。晦明禅师运掌抵御，斗了片刻，已是心中雪亮，却不先说破，斗了一百来招，赢了一掌，那老婆婆腾身便走。晦明禅师道：“喂，你远上天山，就是单为找我比掌吗？”追过两个山峰，那老婆婆倏然停步，回过头来，手上拿着一张面具。

这“老婆婆”正是白发魔女，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张面具，把自己变成丑陋难看的老妇人。晦明禅师愠道：“何必开这个玩笑？”白发魔女面容沉郁，幽幽说道：“这面具配上我的一头白发，不正好吗？”晦明禅师见她丝毫不像说笑的样子，心中一动，料想她必有伤心之事，便默然无语，听她说话。

过了一阵，白发魔女叹了口气，开声问道：“卓一航曾找过你吗？”晦明禅师诧道：“卓一航几时来了回疆？”白发魔女道：“如此说来，你们还未曾相见。”晦明禅师道：“他若到来，当然是先去找你。”白发魔女凄然一笑，道：“他是在找我。“晦明禅师道：“你们尚未相逢吗？我真是不明白，你们本可是神仙眷属，何以不相聚一块，却闹到穷边塞外？”白发魔女又摇了摇头。晦明禅师正想再问，自发魔女忽道：“他若来见你，你可劝他早早回去，不要再找我了。”晦明禅师嚷道：“为什么？”自发魔女面色倏变，叹道：“我该走了！”晦明禅师道：“喂，你且慢走，你们到底在闹什么？”白发魔女道：“天山南北二峰，相距千里，你占了北高峰，我只好占南高峰了！”晦明禅师道：“卓一航若来，我就叫他找你。”白发魔女道：“你何必多事？我是再也不见他了！”说罢飞奔下山。晦明禅师想追之无益，叹道：“情缘易结难解开，伤心世事知多少？”面上突然一阵发热，想起自己以往的情孽，禅心动乱，急急回房静坐。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的光景，一日黄昏，月牙初现，晦明禅师在天山之巅练剑，使到疾处，剑光月色溶成一处。忽听得山腰处有窸窸窣窣之声，晦明禅师急走过去，只听得有人念道：“好剑法！”晦明禅师拨开积雪藤蔓，只见卓一航冻得满面通红，手足僵硬，爬在积雪堆中。晦明禅师道：“你辛苦了！”卓一航站了起来，搓搓手足，笑道：“现在已惯些了，初来时更辛苦呢！只是这几日特别寒冷，呵气成冰，我几乎以为上不到山巅呢！”

晦明禅师急将他带回禅院，叫杨云骢倒热茶给他喝，待他歇息之后，细问经过，才知卓一航因初次孤身远行，又不熟西北地理，从山西到回疆来几乎走了一年，到了回疆之后，在那绵亘三千余里的天山之中摸索，渴便嚼雪，饿便猎取雪羊烧烤来吃，又经过半年多，才摸到这里。好在虽然历尽苦楚，身体却练得非常结实，武功也比前大进了。

好友相逢，当然是十分高兴。卓一航留在天山数日，将别后事情，一一倾吐。说到玉罗刹在武当山大战之后，伤心而去的事，不觉掉下泪来。岳鸣琦笑道：“玉罗刹前几天刚刚来过。啊，我忘记告诉你，这里的人都叫她做白发魔女，没人知道她便是当年威震江湖的玉罗刹了。”

卓一航叹道：“是啊，她为我白了头发，我却无法找寻灵丹妙药，替她恢复青春。”晦明禅师想起天山南北牧民的一个传说，笑道：“恢复青春的

妙药也许没有，但令白发变回青丝，而且可以保住青春的妙药却未尝没有。”卓一航急问道：“在哪儿有？”晦明禅师道：“据草原上的牧民传说，有一种花叫做优昙仙花，每六十年才开花一次，每次开花，必结两朵，一白一红，大如巨碗。据说可令白发变黑，返老还童。我想这大约是比何首乌更珍贵的药材。返老还童我不相信，能令白发变黑，却不稀奇。”卓一航听说要六十年才开花一次，而且还不知长在什么地方，好生失望，苦笑道：“若是此花刚刚开过，再等六十年她岂不是相近百岁。”

晦明禅师又说起白发魔女那日的言语和神情。卓一航道：“她若绝情不愿见我，不会说出她的住处。”晦明禅师道：“南高峰比这里更冷，而且一路行上去都是渺无人迹的大森林。只恐比我这里更不易找寻。”卓一航道：“即算冻成化石，命丧荒山，我也是要去的。”

晦明禅师道：“那么等初夏解冻之后再去吧。”卓一航道：“我心急如焚，如何等到初夏？”晦明禅师坚留他再住七日，在这七天中和他研习内功，卓一航本来有根底，经晦明禅师指点，进益不少。卓一航叹道：“我的几个师叔犹如井底之蛙，不知沧海之大，自以为武功盖世无双，比起你们，真是差得太远。”晦明禅师道：“他们虽然稍微自大，其实武当的内功心法，那的确是武林所钦佩的。大约是你们达摩祖师的秘笈失传之后，现在已无人能窥其堂奥了吧。”卓一航颇为感慨，道：“我真想拜你为师，虔修剑法。”晦明拌师笑道：“卓兄，说笑话了。咱们彼此琢磨，那还可以，怎么说得上传授。其实，你现在放着一个良师益友神仙眷属，何必他求。”卓一航知他所指，又苦笑道：“若能得她见我，已是心满意足。谈到姻缘二字，只怕此生无望了。”

七日之期一满，卓一航拜别了晦明禅师，又向南高峰而去。在原始大森林中行了个多月，受尽风霜雨雪之苦，虫蛇野兽之惊，好不容易才望到南高峰。但见雪山插云，冰河倒挂，兀鹰盘旋，雪羊竞走，奇寒彻骨，荒凉骇目。卓一航有如朝拜圣地的信徒，排除一切困难，攀登高峰，行了三日，始到山腰。幸他内功大进，要不然绝难支持。这日正在攀登之际，寒风陡起，把野草山茅刮得呼啦啦响，磨盘似的大雪块，遍山乱滚。卓一航急忙止步，在几棵参天古木所围成的天然屏障里，盘膝静坐，躲避风雪之灾。

过了一顿饭的时候，风雪渐止。卓一航正想起身前行，忽听得不远处，似有人声，清晰可闻。只听得有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你拿得准白发魔女就是玉罗刹吗？”

卓一航吃了一惊，只听得另一人答道：“绝不会错。她虽白了头发，颜容憔悴，但还可辨认出来。而且那手剑法，天下也无第二个人会使。”卓一航向外一望，只见离自己十余丈地，从树丛中走出四人，想来也是像自己一样，躲避风雪之灾的。

这四人装束各不相同，一个是披着大红袈裟的喇嘛，一个是黑衣玄裳的道士，一个是脚登麻鞋，颈项挂有几个骷髅的怪异僧人，另一个却是年将花甲的老头。卓一航大为惊异，心道：“难道这四个人都是冲着玉罗刹来的？”

那老头耳目特别灵敏，卓一航抬头外望，手拨山茅，发出些微声息，他立即惊起，喝道。“有人！”四人一列摆开，如临大敌，卓一航知道不能再躲，他便昂然走出，施了一礼，问道：“各位都是上南高峰的吗？”

这四人见不是白发魔女，松了口气。问道：“你是谁？雪地冰天，单身上南高峰作甚？”卓一航正在考虑该不该说实话，那红衣喇嘛已发话道：“不

必问了，一定是上南高峰找白发魔女的，是也不是？”卓一航道：“是又怎样？”红衣喇嘛道：“你也是找她晦气的吗？”卓一航听，知道这四人乃是玉罗刹的仇人，气往上冲，冷笑道：“像我这样的人，再多十个，也不敢找她晦气。”那老头变了颜色，喝道：“你是何人？”卓一航做然答道：“武当派门下弟子卓一航。”那老人哈哈笑道：”原来是武当派的掌门，你放着好好的掌门不做，却到这儿来找魔女，哼，哼，我可要教训你了！”在腰际解下一条软鞭，迎风一挥，鞭声刷刷，随手一抖，竟似一条飞蛇，向卓一航当腰缠到！

原来这四人，一个是昌钦大法师，一个是霍元仲，一个是拙道人，还有一个却是西藏天龙派的乌头长老。昌钦法师吃了白发魔女的大亏之后，便邀了自己的好友乌头长老出来助阵。至于霍元仲和拙道人本是红花鬼母当年的敌人，自那次想找红花鬼母报仇，被铁飞龙和玉罗刹打败之后，退回西藏隐居。乌头长老和他们相熟，因此将他们也邀出来了。

霍元仲和紫阳道长是同一辈的人，几十年前也曾见过紫阳道长一面。卓一航是武当派当今掌门，武林中人，人人知道。霍元仲当年谈论武功，又曾受过黄叶道人和白石道人的气，如今见卓一航一人到来，而且又是来找自发魔女的，霍元仲心地狭窄，乃端起了前辈的身份，要赶卓一航下山。

卓一航恨他们与玉罗刹为仇，拔出宝剑，也不相让。霍元仲挥鞭猛扫，有如怒蟒翻腾，变化惊人。卓一航展开武当剑法，亦如神龙夭矫，虚实莫测，霍元仲吃了一惊，想不到武当第二代弟子，也厉害如斯。昌钦法师见霍元仲战卓一航不下，颇为失望，心道：“霍老二怎么这样不济！”乌头长老性子暴躁，喝道：“这小子既是白发魔女的同伙，和他客气作甚？”禅仗一摆，便冲上前。

乌头长老功力深厚，杖风强劲，呼呼数杖，将卓一航迫得连连后退。正在紧急，忽听得有人冷笑道：“什么人敢在这里拿刀弄杖？”卓一航这一喜非同小可，叫道：“练姐姐，练姐姐！”睁眼一看，不觉呆了，面前竟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晦明禅师当日叙述之时，说漏了白发魔女曾戴面具之事。卓一航叫了一声，不敢再叫。心想：纵令练姐姐白了头发，也绝不会老丑如斯！

昌钦法师喝道：“你是谁人？”白发魔女一言不发，身子平空飞掠，如怪鸟一般，向乌头长老扑去，长剑一招“倒挂冰河”，凌空下击，乌头长老两肩一摆，身躯半转，禅杖向后一扫，只听得“刷”的一声，肩已中了一剑。昌钦法师与拙道人急拔兵器合攻，白发魔女冷笑道：“霍元仲、拙道人，你们二人还不服气，居然也到这里找死吗？”

此言一出，霍元仲惊叫道：“这人便是白发魔女！”卓一航看了她的剑法，亦已知她确是玉罗刹无疑。还未开声，白发魔女已是剑走连环，对四个敌人痛下杀手！

卓一航听她道出两人名字，猛想起师父在日，曾提过和这二人有点交情。急忙说道：“练姐姐，饶这二人吧！”白发魔女不理不睬，一剑紧似一剑，卓一航好生没趣，只好拼力攻袭昌钦法师。激战中忽听得“哎哟”连声，霍元仲和拙道人各中一剑。白发魔女喝道：“还不与我滚下山去，还想多留两处记号吗？”霍元仲与拙道人料不到白发魔女的剑法比前更厉害许多，中剑受伤，魂不附体，急忙跳出圈子，抱头一滚，在积雪的山坡上直滑下去。卓一航心中暗喜，想道：“原来她还肯听我的劝告。”

四个敌人走了两个，只剩下乌头长老与昌钦法师，更感不支。又斗了二三十招，玉罗刹猛喝声“ 着 ”，一剑横披，迅如掣电，将乌头长老的头颅割掉，鲜血泉涌，雪地染红。昌钦法师咬实牙根，把钹一掷，分取卓一航和白发魔女，铜钹出手，立即也滚下山去。

卓一航一剑把铜拔磕飞，自发魔女冷笑一声，用剑尖轻轻向铜钹一顶，将它取了下来，喝道：“ 你的兵器我不合用，还给你吧！ ”将铜拔往下一飞，那铜钹四边锋利，迎风发出呜呜怪响，去势如电，昌钦法师刚滚至半山，被铜钹一削，顿时身首两段，尸身滚下冰河！

卓一航不敢下看，回过头来，只见白发魔女那张面冷森森的木无表情。卓一航不知她戴的面具，不觉一阵寒意直透心头，鼓起勇气叫道：“ 练姐姐，练姐姐！ ”白发魔女盯他一眼，忽然扭头便走。卓一航紧追不舍，狂叫道：“ 练姐姐，练姐姐！ ”按说白发魔女的轻功比他高出不知凡几，若然真跑，卓一航望风不及。她却故意放慢脚步，总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到了一处峰头，忽然站着，回头凝望。

正是：几番离合成迟暮，道是无情却有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空谷传声 伊人仍不见 荒山露迹 奸党有阴谋

只见她那双眼珠睁圆溜亮，顾盼之间，光彩照人，就如在一张极粗糙难看的羊皮上，嵌着两颗光芒闪闪的宝石。卓一航心中一酸：除了这流波宛转的双眼，还是五罗刹的当年的风韵之外，在面前这鸡皮鹤发的老妇人身上，哪还能找出她那些影子？卓一航不知她戴了面具，几乎疑心是在恶梦之中，岂有绝世容颜的少女会老丑如斯？

卓一航不觉滴下泪来，扑上前去，叫道：“练姐姐！”白发魔女轻轻一闪，卓一航扑了个空，几乎滑倒，只听得白发魔女冷然笑道：“谁是你的练姐姐？你认错人啦！”

卓一航道：“练姐姐，我找了你两年多啦！”白发魔女道：“你找她做什么？”卓一航道：“我知道错啦，而今我已抛了掌门，但愿和你一起，地久天长，咱们再也不分离了。”白发魔女冷笑道：“你要和我在一起！哈哈，我这个老太婆行将就木，还说什么地久天长？”

卓一航又扑上前去，哽咽道：“都是我累了你！”白发魔女又是一闪闪开，仍冷笑道：“你的练姐姐早已死啦，你尽向我唠叨做甚？”卓一航道：“你不认我我也要像影子一样追随你，不管你变得如何，我的心仍然不变！”白发魔女又是一声冷笑，冷森森的“面孔”突然向卓一航迫视，道：“真的？你瞧清楚没有？你的练姐姐是这个样儿吗？”卓一航几曾见过这样神情，不觉打了个寒颤，但瞬息之间，又再鼓起勇气，伸手去拉白发魔女，朗声说道：“练姐姐，你烧变了灰我也认得你。在我眼中，你还是和当年一模一样啦！”

白发魔女又是一声冷笑，一摔摔脱了卓一航的手，道：“你去找你当年的练姐姐吧。去呀，你为什么不去呀？”卓一航忽然如有所悟，道：“练姐姐，我说过的话绝不会忘记，我一定要为你找寻灵丹妙药，令你恢复青春。”白发魔女道：“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你。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彼此无涉。休说我不是你的练姐姐，就算是她，也等于死过了一次，还提那些旧事干嘛？”

卓一航一听，她口气虽然严峻，但己似稍有转机，便道：“我知道这草原上有一种仙花，可令人白发变黑，返老还童，咱们同去找吧！”白发魔女忽又冷笑道：“我可没有这样功夫。你对臭皮囊既然如此看重，你自己去找，世间尽有如花美女，与你一同享用。”

卓一航哪知白发魔女心情矛盾非常，她既惋惜自己的容颜，但又不愿所爱之人提起。卓一航再扑前两步，惶急说道：“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白发魔女不待他说完，忽然转身又走。卓一航叫道：“练姐姐，练姐姐你不能这样走呀！你可怜我历尽万水千山，风霜雨雪，才找得见你呀！”自发魔女倏然凝步，又发出一阵冷笑。

只听得白发魔女道：“是呀，你乃贵家公子，一派掌门，竟然肯受这塞外风霜之苦，你那位练姐姐应该感激不尽了！”语存讥诮，意思是说：这又有什么足以称功道劳，值得挂在口边？卓一航不觉一愣，急切间无辞自辩。冷笑声中，白发魔女在山峰上一跃而下，卓一航惊叫一声，但见衣袂飘扬，一团白影，随风而逝。白发魔女已运绝顶轻功走了。

笑声已寂，人影无踪。卓一航面临百丈危崖，颓然叹了口气，先是怨恨，继而自责。他本以为自己一片至诚，当能令玉罗刹感动；而今细想，以前种种，实在是有负于玉罗刹者多，而足以表示诚心者少。爱至深时，一切出于

自然，不待言说。远来塞外，风雪相侵，乃是份所应当之事，真是何足道哉？如此一想，卓一航倒觉得自己对于爱的体会，尚未够深了！

这样痴痴的想了一天，卓一航忽然如有所悟，知道再寻玉罗刹，玉罗刹也不会见他了。便离开了天山南高峰，又到北高峰去见晦明禅师，劈头便问道：“弱水三千，我如何明一瓢而渡？”晦明禅师合什答道：“本来无弱水，何必问浮沉？”卓一航又问道：“假如西天路上本来没有雷音寺，唐三藏怎样取经？假如有雷音寺，永行不到又有何法？”晦明禅师道：“唐三藏岂是为想成佛而取经？西天路上有没有雷音寺又有何关系？但求一心皈依，哪计路程长短？”卓一航深深一揖，道：“敬受教了！”匆匆出门，便不再叙。晦明禅师也不挽留，微微一笑，继而又叹了口气。

这一番禅机对答，其实乃是卓一航为玉罗刹之事而请教晦明禅师。他把“爱河”比如“弱水”，“弱水”有物即沉，问晦明禅师如何可以飞渡？晦明禅师劝他不必先问浮沉，弱水本就无有。卓一航又怕自己虽然尽力而为，但若仍不为玉罗刹所谅，或到玉罗刹能谅解时，岁月已虚度了，却又如何？因此一问，乃有“唐三藏取经”的比喻。

卓一航拜别下山，想道：是啊，只要我矢志不渝，此心终有为练姐姐谅解之日。也许她这番做作，就是故意的对我考验折磨。陡然又想起了那传说中的优昙仙花，心道：“我拼着再受十年雨雪风霜，也要采到此花，让练姐姐明白我的爱念。

自此，卓一航在大草原上漫游，走遍天山南北，不觉又匆匆过了三个寒暑。但那传说中的仙花，却始终无法寻觅。

一日，卓一航深入天山以北，被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峰所吸引。这座山峰好像一头骆驼，头东尾西，披着满身白色的绒毛。卓一航走至山下，忽见山坡上有一间石屋，天山脚下，有牧民本不出奇，但在积雪覆盖的山坡，却有人离群独居，却是怪事。好奇心起，遂攀登上去。

这几年来，卓一航受了许多磨练，非但武功大进，而且远比以前刻苦耐劳，攀登高山，亦如履平地。不一刻便攀上了山腰，石屋前面，正有着几个人在高声说话。

卓一航隐在岩石后面向外望去，只见两个喇嘛，一老一少，正在大声呼喝。对方却是一个哈萨克族打扮的山民，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那小孩子好似瘦皮猴一般，但两双眼睛，却生得又圆又大，奕奕有神。

那年老的喇嘛喝道：“辛老五，你应该交的雪莲既没有，犀角又不够，这是怎么说的？叫俺如何向王爷交代？”那年长的哈萨克山民哀求道：“今年仅找到几朵雪莲，都配了药卖给收药材的商人了，犀角也只有一根，大师父你多担待。”

那年老的喇嘛名叫天德上人，乃是西藏天龙派的长老之一，他受哈萨克族的酋长聘为护法师，那年轻的喇嘛是他的徒弟。哈萨克族是草原上一个游牧民族，族人都有向酋长缴交贡物的义务。是牧民就要缴纳牛羊，是山民猎户就要缴纳药材和野味。哈萨克族人十九都是在草原上畜牧牛羊，山民猎户亦有百十来家。散居在天山山脉之中，征收不便。天德上人别有用心，自告奋勇，每年都替酋长去征收山民猎户的贡物，用意却在采集天山名贵的药材，从中中饱。例如酋长只要某家一根犀角的，他却要两根，只要两朵雪莲的，他却要四朵，山民们既无法去见酋长求情，要反抗又敌不过他们，只好任由他们剥削。

那辛五是哈萨克族有名的猎户，被迫得无法，向他求饶。天德上人翻起一双怪眼，冷笑道：“卖给收药材的商人？哼，你好大胆！不缴给王爷先卖了！”辛五道：“不卖我们吃什么？雪莲又不能充饥。我们的王爷对待族人一向不错，以前若采不到雪莲，两三年不交，他也不会派人来讨，大师，你同他说说我们的苦况，王爷一定能够原谅的。”天德上人勃然变色，斥道：“王爷好心肠，你们就刁顽了，王爷能原谅你们，我不能原谅！你给不给？不给就把你抓去！”那年轻的喇嘛不待师父吩咐，立刻便奔上前动手。辛五连连后退，不断求饶，看看就要被那喇嘛抓着。

正在危急之际，那小孩子忽然叫道：“你们这些强盗，看你敢欺负我爹爹！”猛然弯下身躯，双足一跃，向前一冲，那年轻的喇嘛毫不在意，被那孩子一头撞正小腹丹田之处，咕咚一声，顿时倒地！

天德上人微微一愕，那小孩子撞倒一人，心气更壮，依法炮制，又向天德上人撞来，天德上人轻轻一闪，那小孩子一头撞在一棵树上，树干摇动，小孩子竟然毫不叫痛。卓一航看得大为惊奇，料不到小孩子竟是天生神力！

天德上人哈哈一笑，一把捏着了那瘦小孩子的手臂，天德上人是一派长老，武功自是非同小可，那小孩子虽是大生神力，却又动弹不得。辛五叫道：“大法师，他小孩子不懂事，你老饶了他吧，我冒险给你找雪莲便是。”

天德上人笑道：“辛老五，算你造化，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我非但不难为他，连你的贡物，我也都豁免了。”辛五大喜，正要道谢，天德上人忽道：“且慢。你儿子虽然天生有几斤蛮力，不得名师指点，将来也不过一条蛮牛罢了，有什么用？”

辛五一听，知他用意，却不作声。天德上人手指一松，笑道：“你这个小娃儿瞧着！”忽地一掌劈出，呼的一声，将那树劈倒；胜于力斧。道：“怎么样！你撞这棵树，连树叶子也没有摇落几片，我一掌便将它劈断了，我的本事是不是比你大得多？”那瘦孩子瞪着一双大眼睛，道：“本事大又怎么样？你年年都来欺负我的爹爹，我才不要这种欺人的本事！”

天德上人面色一变，忽又笑道：“好一个不知好歹的野孩子。告诉你，你的运道来啦。我要收你做徒弟，以后我也不要你爹的东西了。”那孩子面色一喜，忽而又道，“那么你还要不要其他叔叔的东西呢？”天德上人奇道：“你哪里来的许多叔叔？”

那瘦孩子道：“我爹告诉我，以前王爷并不要我们缴纳这许多东西，是你来了之后，才多要的。山外面叔叔们的牛羊，山里面叔叔们的药材，你都要。”辛五忙道：“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大法师，我只有这条命根于，求你不要将他带走。”天德上人大怒喝道：“哼，你敢违背佛爷，不瞧在你儿子的份上，先送你归阴！雪莲我不要了，我要你的儿子。别人求我收徒弟我还不收哩，你还不识抬举！”

瘦孩子叫道：“好呀，你骂我爹，你欺负我们，我不做你的徒弟！”天德上人狞笑道：“你不做也不成，我把你带回去，先用鞭打掉你的野性，等你服了，然后再教你本事。”瘦孩子用力挣扎，被天德上人扣着脉门，越挣扎越痛，可是这小孩子却是硬朗，毫不求饶。

卓一航看得心头火起，从岩石一跃而出，高声喝道：“岂有这样收徒之理！”天德上人瞧了一眼，见卓一航是个汉族的书生模样，哈哈笑道：“我收徒弟，关你什么事？”卓一航道：“收徒弟也得两厢情愿。”天德上人笑道：“佛爷要怎么便怎么，你再多嘴，我就连你的腿也打折。”卓一航冷冷

一笑，道：“你有这样大本事？老实说这小孩子天生美质，凭你也不配做他师父！”

天德上人大笑道：“我不配做他的师父，你配做不成？听你的口气，敢情你也会几手三脚猫的功夫，来来来，咱们较量较量！”卓一航纹丝不动，闲闲地笑道，“你既要较量，为何还不动手，尽吹热气做什么？”天德上人见他不拉架式，不立门户，毫不在乎的样子，不禁大怒，僧袍一拂，就用刚才劈断大树的招式，呼的一掌，横里劈来！

哪知这一动怒，却正着了卓一航的道儿。原来卓一航见他适才劈断大树的功夫，自量虽不至于落败，却也不易取胜。他表面虽闲若无事，暗地里却是玄功默运，以静制动。天德上人是轻敌过甚，其后又被激怒，躁则气浮，力虽猛而不沉，招虽快而不稳。卓一航候他掌锋堪堪劈到，看将沾衣之际，倏然横掌一卷，手心之力外登，手指之力内卷，天德上人一掌劈去，猛觉一股大力反推出来，身不由主地向旁倾仆，正拟运用“千斤坠”的重身法稳着身形，不料又被卓一航内卷之力向后一拉，顿时失了平衡，身子摇摇摆摆，卓一航左掌一翻，啪的一掌击到他的前胸，大喝一声：“去！”手掌一送，天德上人庞大的身躯顿时飞了起来，一个倒栽葱般向后撞去！

卓一航哈哈大笑，哪知天德上人武功确是非同小可，在半空中一个倒转，头下脚上手心一触地面，立刻翻了过来，双足一垫劲，居然又似飞箭一般射了上来，抡掌再扑。

卓一航见他武功了得，哪容他再抢攻势，立即斜身上步，左掌向他腕下一撩，右手骄指如乾，一探身，势捷如电，点他腰胁，天德上人双拳击空，腰胁一麻，急急闭气护穴，身形迟滞，卓一航双拳连环进击，着着占先。天德上人连吃了两次亏，胆色已馁，只不过斗了十多招，只见卓一航左脚一撩，右掌蓬的一声，击中他的肩头，这一回卓一航用的是武当掌法中“上下交征”的绝招，拳脚兼施，上下齐到，天德上人哪里经受得着，咕哆一声，跌翻在地，老半天也爬不起来。

那瘦孩子在旁看得拍手大笑，叫卓一航道：“再给他一脚，把他踢下山去！”卓一航道：“他自己不会爬么？”天德上人满面羞惭，爬了起来，不敢作声，和他的徒弟下山便跑，那小孩子乐得更是哈哈大笑。

辛五上前道谢，卓一航道：“这算得了什么？老丈何必言谢。你这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瞧他刚才那手，真是后生可畏！”辛五道：“龙子，你还不过来多谢恩人，要不是遇到这位相公，你已经给那凶僧拉去啦！相公，你别见笑，他今年十三岁了，还是什么事也不懂，野得很！”那孩子忽然跪在卓一航面前，说道：“恩人，你收俺做徒弟吧，俺辛龙子给你磕头了！”

卓一航本来没有收徒弟之念，但见辛龙子相貌奇特，神力天生，衷心欢喜，便道：“好，我收你为徒，你学了本事之后，可不许恃势欺人。”辛龙子道：“我若恃势欺人，就像刚才那凶僧一般，不得好死。”辛五也很喜欢，但却怕卓一航将他儿子带走。卓一航道：“我知道他是你的命根子，我在这里传他武功便是。”

辛五请卓一航进入石屋内坐，石屋内设备十分简单，墙壁上挂有两副弓箭，几张兽皮，地上摆着几个大石头，当做台凳，卓一航问道：“你们为何住在雪山之上？”辛五道：“我们习惯严寒，在这里谋生比较容易，山上雪峰很多，药材也容易采。”辛龙子道：“师父，明天我带你上上面冰峰去玩，哪里才好玩呢。上面有个冰湖，冰湖有两枝雪莲，每三年开花一次，可惜今

年的雪莲我们已经采了和药材商换盐食，要不然我拿给你看，那才叫好看呢，雪白的花，又大又香，一朵花就可换十斤盐。”卓一航道：“雪莲是非常难得的药材，拿到外面，一朵花最少值一两金子，以后可别这样贱卖了。”辛龙子道：“金子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辛五叹口气道：“我们何尝不知道雪莲值钱？但拿到外面，也不容易找到买主肯出公道的价钱，而且这一来一回的旅费，我们又到哪里去借？”卓一航生长富贵之家，对贫民的痛苦了解甚少，听得哑然无声，暗笑自己不懂世务。

辛龙于又笑道：“师父，我想起来了，上面还有两朵花，比雪莲更好看，可惜那花还没开。”卓一航心念一动，急问道：“这两朵花是不是一白一红？”辛龙于道：“是呀，你怎么知道？”卓一航这一喜非同小可，急又问道：“有没有饭碗那么大？”辛龙子失笑道：“只有梅子那么大，花瓣还是紧紧包着的呢。”卓一航道：“今天你就带我去看，好吗？”辛龙子喜道：“师父，原来你也爱玩。”辛五也好生奇怪，问儿子道：“你几时见到的？为什么不说给我听？”辛龙子道：“前两天我上去掏兀鹰的蛋，在花丛中发现的。那两朵花还没有开，我告诉你做什么？”辛五道：“傻孩子，这两朵花恐怕就是草原上传说的……”卓一航插口道：“优昙仙花？”辛五奇道：“恩公，你也知道优昙仙花吗？”卓一航道：“我正是为找它来的！”辛五甚为朴直，道：“恩公，你救了我们，又肯教小儿武艺，我们无以为报，就替你守这两朵花吧。听龙子的说话，这两朵花恐怕还要很久才开呢！恩公，你先吃点东西，咱们再上去看。”

卓一航胡乱吃了一点面团送炒野味，便和辛五父子上山，这座山为冰雪覆盖，时序虽已暮春，仍是寒风刺骨。卓一航随着辛龙子跑上山峰，越走越觉奇怪，普通的山，越高越冷，但攀登这座山峰却刚刚相反，山腰甚冷，来到上面，反而渐渐暖和！

辛五笑道：“这座山名叫木什塔克，维人称冰为‘木什’，称山为‘塔克’，木什塔克便是冰山的意思。整座山为冰雪覆盖，十分寒冷，单单只这一座山峰上面温暖如春。”卓一航奇道：“什么缘故？”辛五道：“据传说数千年前，这山峰上有个火山口，常年喷火。后来火山灭了，化为湖泊，但附近地脉还保着热气，所以温暖。”沙漠地带，颇多远古遗留下来的“死火山”，像吐鲁番以前的火山，就极为著名。木什塔克山上的火山，还只能算是小的。

卓一航笑道：“如此说来，这里倒是最好的隐居之所。”加速脚步，过了一会，攀上山顶，只觉眼前一亮，但见满山是绿茵茵的草地，一股清泉自山峰上流泄下来，汇成一个小小的湖泊，湖上有随山泉冲下来、尚未被地气融化的浮冰，还有零落的花瓣。冰湖之旁，繁花如海，辛龙子指着一处花丛道：“师父，你来看呀，那两朵未开的仙花，便在这里了。”

卓一航拨开繁枝密叶，钻进花丛，忽闻奇香扑鼻，精神顿爽。仔细看时，只见两朵蓓蕾，都如拇指般大。红的有如胭脂，白的宛如白玉，都被花瓣紧紧的包着。卓一航先是一喜，继而一忧。喜的是终于见到了优昙仙花，忧的是不知它什么时候才开？

卓一航看了一会，招手叫辛五过来，辛五一看，问道：“恩人，你要这两朵仙花做什么？”卓一航道：“我的一位朋友未老白头，我急着要这两朵花替她恢复青春。”焦急之情，见于辞色。辛五听了，半晌无话。心道：“待得这两朵仙花开花时，我儿子的头发恐怕也要白了。”传说中的优昙仙花，

六十年才开一次，开时，花如海碗，灿若云霞，此花在“ 十岁 ”之前，仅如拇指，十岁之后，才渐长大。卓一航只知道传说中有这么一种仙花，却不知道判别“ 花龄 ”之法。一再问道：“ 你看？它什么时候才能开？你们草原上古老的传说，还有什么有关这种仙花的么？ ”

辛五见他如此焦急，不忍气说，但道：“ 谁也没有见过优昙仙花，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开，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怎说得定呢？ ”其实是最少还要五十年，辛五故意少说了。

卓一航紧盛双眉，默然不语。辛五道：“ 恩公，你放心，我们父子替你看守这两朵仙花，我死了还有龙子呢，我们之中总有人能见着仙花开放。 ”卓一航凄然一笑，道：“ 也好。守得花开，不管人寿如何，也总算还了心愿。 ”

辛五慢慢走出花丛，想起一事，忽道：“ 就只怕那凶僧还会再来骚扰，那时我们父子想替你看守仙花也看守不成。 ”

卓一航想了一会，缓缓说道：“ 本来我对你们草原上各族的事情，不愿理会。但那凶僧既然这样可恶，我只好和他再斗一斗了。 ”辛五道：“ 恩公要再去找他晦气么？天龙派有势力，那凶僧尤其得我们酋长信任，恩公可得小心。 ”辛龙子却拍手嚷道：“ 好呀，师父去再打他一顿，最好把他赶出我们的草原。 ”卓一航微微一笑，道：“ 龙子，你要记着：学武之人，应戒好勇斗狠。我是想把他赶出草原，但却不想和他打架了。 ”停了一停，对辛五道：“ 我在天山南北漫游了几年，对你们草原上各族的情形，也大致知道一些。在各族各部之中，以哈萨克族、喀达尔族、罗布族三族最力强盛，尤其以罗布族的酋长唐努，更是英名远播，得人尊敬。喀达尔族的酋长孟萨思虽然也是极能干的人，但他为人残暴，野心又大，别人只是怕他却不尊敬他。

你们的酋长为人本来不错，可惜为那凶僧和一些不肖的部下所蒙蔽，所以近年行事好坏参半。可是这样么？ ”辛五道：“ 恩公说得不错。 ”卓一航续道：“ 因此我想去见你们的酋长，将那凶僧欺压百姓的事说出来。请你们的酋长将他赶出去。 ”辛五沉思半晌，道：“ 这敢情好，不过，我怕疏不间亲，恩公去时，最好先见我们的酋长的副手巴龙，这人对老酋长忠心耿耿，对族人也很好，听说他和那凶僧也是对头，先和他商谈，行事便容易得多。 ”卓一航道：“ 好，我先传授龙于一点本门的入门功夫，然后再去。 ”

辛龙子在冰山驼峰之上长大，自幼便追逐乌兽，助父亲打猎，锻炼成一副矫健的身手，且又生成神力，因此学起武来，十分容易上手。卓一航教了他一些入门功夫，又传了他一套九宫神行掌法，在驼峰上住了三个月，看辛龙子打好初步根基之后，便叫他自行练习，离开驼峰，直向北疆各族聚居的草原而去。

一日，卓一航正穿过天山支脉的慕士塔格山，过了此山，便是北疆水草肥美的天然大牧场了。这慕士塔格山虽不如天山主峰的高耸入云，但却是群峰环抱，有如重门叠户，险峻非常。因为此山仍是南北疆的通道，山腰之处，有山民开凿的一条羊肠小道，但因行走的人不多，也长满了野草荆棘，卓一航拨草开路，但见前面两峰对立，下临幽谷，山道婉蜒，就如一一条长蛇从两峰之间穿过，看那山路，只能容一人一骑，卓一航心道：“ 这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地。 ”

正行走间，忽听得前面有马铃之声，在这样崎岖的山道纵马奔驰，若非骑术精绝，万万不能。卓一航好奇心起，登高眺望，只见远处两匹马先后奔来，刚刚到了两峰对锁的山口，蓦然听得一声口哨，弓弦疾响，两匹马惨嘶

声声，马上人翻了个筋斗，从马背上直跌下无底深谷！

卓一航大吃一惊，以为是山贼伏劫骑客，马匹中箭，骑客翻坠，救已无及，卓一航心中正自愤怒，忽见那两名骑家在半空打了个筋斗，居然在落地之前，各自接了一支羽箭，就用这支羽箭，又拨打开几支近身的乱箭，脚尖一点峭壁，居然又翻上来，这时乱草丛中，岩石堆里，突然钻出十几条健汉，有的张弓射箭，有的挥刀舞剑，立刻围攻这两名骑客。

这些人都是罗布族人装扮，个个矫健非常，在危岩乱石的峭壁边缘，居然行动自如，听那嗖嗖的箭声，劲道更是十足。卓一航放声喝道：“青天白日，浩荡乾坤，恶贼休得先行凶！”拔剑奔去，忽见那两名骑客，翩如巨鹰般掠空飞过，接着有惨叫之声，有两名罗布族人已被他们打下幽谷！

这两名骑客脱出包围，立刻飞奔，背后的罗布族人衔尾疾追，领头的一人头顶插着三根羽毛，在山路上飞奔，如履平地，只见他拉开铁弓，嗖嗖嗖连珠箭破空射出，那两名骑客用腰刀挡箭，脚步稍缓，看看就要被罗布族人赶上。

卓一航大叫道：“再挡一阵，我来救你们！”施展上乘轻功，从山腰上疾冲而下。忽见那罗布族人已追到两名骑客背后，拔刀疾斩，其他的罗布族人也将追到。两名骑客，蓦然回转头来，大喝一声：“倒下！”其中一人和那罗布族人抱在一声，翻翻滚滚，像两个大皮球滚下山坡。

另一名骑客趁势奔逃，这时，距离已近，卓一航一眼望去，只觉这名骑客相貌甚熟。那骑客叫道，“卓公子救我！”此人非他，竟是以前的锦衣卫都指挥石浩！

这一下大出卓一航意料之外，他曾听铁飞龙说过，石浩夜带满洲使者捉拿袁崇焕之事，看来他也和满洲颇有关系，而今想是因为客魏倒了，所以遁逃塞外。卓一航被他一叫，不觉愕然，先前的推想：盗贼伏劫骑客，看来未必可靠。迫切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只听得石浩叫道：“你替我暂挡追兵，我去救那兄弟。”说时迟，那时快，那群罗布族人已追了上来，乱箭攒射！卓一航迫得运剑防身，石浩冷不防斜里窜出，右手一扬，暗器疾飞，向山坡上正在和他同伴缠斗的那名罗布族人射去。听那暗器嘶风之声，似是蒺藜之类的暗器，而且是连环发出。卓一航叫道：“石浩且慢动手！”把手一抄，连接罗布族人射来的三支铁箭，向石浩那边一甩，把他后来所发的几支暗器打落，可是先前那支暗器，已射到了那位罗布族首领的身上。

罗布族人纷纷怒叫，石浩趁他们和卓一航动手及去救他们酋长时候，急急飞奔而逃。罗布族人追之不及，却纷纷来扑卓一航！

卓一航叫道：“请你们息怒，我和他不是一路！”罗布族人哪肯相信，边打边喝骂道：“你们潜入草原兴波作浪，做满州人的内应，而今又伤了我们的酋长，非把你们碎尸万段，我们也不算是英雄的罗布族人！”卓一航暗叫一声苦也，想不到被石浩暗器所伤的，竟是草原上最有声望的罗布族酋长，英雄唐努！

卓一航仗着上乘轻功，东躲西闪，一面偷空窥探，只见石浩的同伴骑在唐努身上，腰刀往下力斫，唐努用力托着他的手腕，拼命挣扎。罗布族的几名武士，刚要奔去解救，尚未到两人跟前，忽听得那人大喝道：“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你们酋长的首级割下！”罗布族的武士虽然愤恨填胸，却被他的声势吓住，投鼠忌器，不敢向前！

卓一航见势危急，陡然振剑一荡，只听得一声断金戛玉之声，近身几名

罗布族武士的刀剑已被削断。惊叫起来，迫得后退。卓一航乘势冲出，直奔唐努。唐努附近的那几名武士上前迎敌，卓一航疾如飞箭，身形飘忽，一弯一绕，从迎敌者的身旁疾穿出去。石浩的同伴以为他是同一路之人，大喜叫道：“ 不用过来了，我没有受伤，你替我开路，咱们冲出去。 ”卓一航不声不响，双指一弹，把暗中扣着的梅花针骤射出去。那人喊声未毕，手腕突然一痛，腰刀落地，唐努振起神威，大喝一声，翻起身来，指顾之间，主客易势，倒骑在那人身上。

与石浩同行的那名骑客，名叫科图，乃是满州派到喀达尔族的使者，武功委实不弱，虽然骤被击倒，仍是顽强抵抗。唐努中了石浩的暗器毒蒺藜，这时已经发作，用力过猛，忽觉头昏眼花，科图左臂横肱抗着唐努的下击之势，右手五指如钩，力叉唐努咽喉。

卓一航飞针发出，一掠而前，来得正是时候，骈指向科图胁下一戳，科图全身麻软，仍然手指屈曲如钩，却已动弹不得！

卓一航飞针点穴，却是迅疾异常，罗布族的武士不知科图之被击倒，乃是卓一航的功劳，仍然蜂拥而来，刀枪纷举。唐努在地上挣扎坐起，嘶声叫道：“ 这是恩人！ ”

罗布族的武士大为惊愕，有人叫道：“ 他同我们厮打，放走了满州奸细，如何反是恩人？ ”酋长也猜不透卓一航来意，道：“ 你救了我，我绝不会对你为难，但我倒要请教：你救了我，又放了满洲奸细，却是为何？ ”卓一航好生难过，忽然从百宝囊中取出一个羊脂白玉瓶，将里面的药粉挑了一些出来，放在一片手掌般大的树叶上。罗布族的武士喝道：“ 你干什么？ ”

卓一航道：“ 你们的王爷中了毒蒺藜了，拿这包药去，一面内服，一面外敷，十二个时辰之后，可以恢复如初。 ”罗布族的武士对卓一航尚未相信，不敢即接，唐努道：“ 拿来给我！他若要害我，何必如今？ ”唐努说话坦率之极，一口道破部下的疑虑。卓一航见他相信自己，甚为感激。唐努接过解药，叹口气道：“ 可惜要十二个时辰，不能去追那满洲奸细了！ ”接着又问卓一航道：“ 你救了我的性命，却又放了我的敌人，究竟是何道理？卓一航看日影，朗声说道：“ 我替你将奸细拿回来便是！你们留下一些人来在这里等候，我黄昏时分，便可回来。 ”此言一出，罗布族武士都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他们眼见石浩脚程甚快，过了这么些时候，少说也已走了十多里的山路，如何还能追赶得上？卓一航无暇多说，拔脚便跑，只听得唐努叫道：“ 你拿了奸细，不必回来，交给巴龙吧，巴龙在最外面那重关口。 ”

卓一航心中一动，想道：“ 原来他们是约好了在山外山内险要之处埋伏，捉拿奸细的。我正要见巴龙，拿石浩这厮当见面礼，正是一举两得。 ”立刻施展上乘轻功，如飞追赶。

慕士塔格山虽是天山支脉，也绵亘一百余里，那条历代山民所开凿的山路，迂回曲折，更不止百里。卓一航近年武功大进，又行惯山路，心想石浩轻功虽好，但尚不如自己，估量无论如何，在他未出慕士塔格山之前，一定能将他追上。

追了约一个时辰，石浩的背影已隐隐可见，卓一航叫道：“ 石浩，是我来了，你等一等，咱们做个同伴。 ”石浩毫不理睬，仍向前跑。卓一航心道：“ 看他如此，果是心虚，唐努说他是满洲奸细，不会冤赖他了。哼，你不等我，难道我就追你不上？ ”脚步一紧，追得更快。

又追过了两处山口，相距益近。石浩忽然长啸两声，蓦然停步。回头笑

道：“ 卓一航，你追我干嘛？ ”
　　卓一航料定石浩已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再和他客套，冷冷笑道：“ 我为何追你，你自己应该知道。 ” 石浩嬉皮笑脸，双肩一耸，摊掌笑道：“ 我又不是你肚里蛔虫，怎能知道？ ” 卓一航道：“ 你哪个同伴是什么人？ ” 石浩笑道：“ 卓公子，你何必多理闲事？ ” 卓一航板脸说道：“ 这次我偏偏要理。你说，你那位同伴是不是满洲派来的使者？ ” 石浩冷笑道：“ 是又怎样？ ” 卓一航怒气上冲，道：“ 你还要我动手吗？跟我回去！ ” 石浩大笑道：“ 卓公子，你放着好好的掌门不做，却到这穷边塞外，乱管闲事。哈哈，可惜你来得迟了，这闲事轮不到你管啦！ ”
　　石浩话声未歇，只听得有人叫道：“ 石大哥，这小子是什么人？他要管什么闲事啊！ ” 接着又有一个番僧咕哩咕噜的喝骂声，山坳处同时钻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哈萨克武士的装扮，一个却是披着大红僧袍的头陀。
　　石浩道：“ 这小子来头可不小呢，他是武当派的掌门！ ” 那头陀双眼一翻，盯了卓一航一眼，忽然用生硬的汉语说道：“ 哈哈，武当派的掌门，你是？久闻武当派的武功，在中原号称第一，俺倒要和你较量较量。 ”
　　石浩道：“ 卓公子，我看在你适才替我打掩护的份上，不愿杀你，你快滚出回疆，回武当山去吧，这里没有你称强道霸的地方！ ” 卓一航斥道：“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少说废话，你们三人一齐来吧！ ”
　　石浩得了接应，心中大定，慢条斯理他说道：“ 卓公子，你要打吗？咱们也该先通通名呀，我给你引见引见。这位是天龙上人的首徒雷蒙法师，天龙派在塞外的势力就如你们武当派在中原的势力一样，这里是他们的地头，不是你的地头，你可得放明白点。还有这一位，是哈萨克著名的武士哈川，你来这儿有多久了，还未听过他的名头吗？ ”
　　石浩也深知武当派的武功厉害，所以先用说话要激卓一航火起。卓一航这几年来阅历与武功俱增，人比以前沉着许多，哪会中他圈套，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凝神待敌。果然雷蒙法师乘着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暗袭。把手一扬，打出红教喇嘛的独门暗器 “ 滚刀环 ”，那环半径不过五寸，内中却嵌着十二把小刀，近敌之时，十二把小刀可以同时射出，卓一航听得那暗器带着呜呜声响，横飞过来，倏地纵身，施展 “ 一鹤冲天 ” 的轻功，连人带剑，直迎上去，宝剑轻轻一挑，把那口 “ 刀环 ” 挑起四五丈高，环内的十二把小刀在半空中射出，都如流星陨石般坠下山谷中去了。
　　雷蒙法师勃然大怒，禅杖一摆，便扫过来，卓一航心道：“ 你的师叔尚不是我的对手，你敢猖狂？ ” 岂料雷蒙法师虽是天德上人的师侄，但他乃是天龙派宗主的首徒，天龙上人的武功比师弟们高出许多，所以雷蒙法师和师叔们竟不相上下，卓一航一念轻敌，几乎给他的禅杖将宝剑打飞。
　　雷蒙法师哈哈大笑，道：“ 见面胜似闻名，武当掌门亦不过如此！ ” 笑声未毕，冷不防卓一航一剑刺来，又狠又准，雷蒙法师横杖挡时，卓一航剑诀一领，左一剑 “ 孔雀剔翎 ”，右一剑 “ 李广射石 ”，嗤嗤两声，把雷蒙法师僧袍的束带割断，说道：“ 武当派的剑法如何？ ” 雷蒙法师大吃一惊，做声不得。卓一航运剑如风，着着进迫，雷蒙法师气焰受挫，更兼僧袍敞开，阻手碍脚，被卓一航杀得手忙脚乱！
　　石浩本以为雷蒙纵难取胜，亦不易落败，见状大惊，拔刀助战。卓一航恨极石浩，虚架雷蒙，剑锋一转，直取石浩。石浩以前在魏忠贤手下，仅次于慕容冲、连城虎、李天扬、应修阳四人，而名列第五，武功启是不弱，挡

了几招，各无进展。雷蒙运杖反击，以二敌一，堪堪打成平手。

哈萨克族那名武士哈川见卓一航剑法凌厉，也跳上前来助战，他手提独脚铜人，一上来便是一招“ 泰山压顶 ”，当头砸下。卓一航见他一身蛮力，不敢硬接，一闪闪开，以为有蛮力之人，轻功必定较弱，一闪之后，便立刻剑走斜边，取他下盘，哪知哈川武功，另成一家，他轻功确是平平，但却精于‘ 摔跤，之技，卓一航欺身直进，蓦然给他伸脚一勾，身子倾斜，剑势失了准头。哈川一声狞笑，独脚铜人对胸便撞，幸喜卓一航临危不乱，变招快极。见他铜人来势极猛，闪避己是不及，趁着身子前倾之势，骤然骈指向他手腕一点，哈川正在发力，忽然手腕一麻，铜人垂了下来，卓一航急忙一旋脚跟，转了出去，刷刷两剑，同时挡开了石浩与雷蒙的兵器。

哈川是哈萨克族中数一数二的武士，摔跤之技，更是称雄塞外，这一勾勾卓一航不倒，反而吃了大亏，真是大出意外。当下不敢轻敌，抖擞精神，以三敌一。

卓一航刺哈川不倒，也觉心惊。他本想施各个击破之技，先刺伤身法最差的哈川，却因要顾忌他的摔跤绝技，反而不敢过于迫近。至于石浩与雷蒙二人，武功比卓一航仅差一筹，绝非三招两式，就可将他们刺伤，因此要各个击破，实是难能。

双方恶斗了一百来招，卓一航渐处下风，雷蒙喝道：“ 念你是一派掌门，将剑献给佛爷，准你逃命。 ”石浩急道：“ 放虎容易捉虎难，岂可轻饶！ ”挥刀霍霍，急急进攻。石浩知道武当派的人，对外最是齐心，又知卓一航放他不过，所以反面成仇，狠起心肠，要将卓一航碎尸灭口。

卓一航是名门子弟，正派掌门，自有几分傲气，雷蒙喝他献剑，他己是气炸心肺，被石浩那么一说，更是怒气冲天。大声喝道：“ 今日有你无我，卓某岂是求饶之人？看剑！ ”剑法一变，将自己妙悟的那几招达摩剑式，使得凌厉无前。

石浩等三人见他剑法突然厉害很多，不觉大惊，各各运用兵器护身，只求自保。卓一航若然趁此时机冲出，他们三人都不敢追赶。但他气在头上，看剑法见效，连连反击。斗了一阵，石浩见他最凶最难抵御的剑法亦不过几招，大笑道：“ 卓一航，你黔驴之技已穷，这里便是你葬身之地了！ ”把手一挥，与雷蒙、哈川布成犄角之势，又再合围反击！

这一番斗得更烈，卓一航在武当七十二手连环剑法之中，杂以达摩剑式，靠那几招达摩剑式，仅能自保。但气力却渐渐不支，再斗一百来招，已是气喘心跳，汗如雨下。

石浩大喜，攻得更急，趁着卓一航抵御哈川的独脚铜人之际，霍地一刀，疾砍卓一航手腕。

就在卓一航生死呼吸，性命俄顷之际，山峰上忽然传来一声长笑，石浩心颤手震，那一刀本来是看准了才砍的，竟然歪过一边。卓一航大喜叫道：“ 练姐姐！ ”

雷蒙与哈川忽见石浩面如土色，大为诧异，同声问道：“ 你怕什么？ ”卓一航又叫了一声：“ 练姐姐！ ”雷蒙淫笑道：“ 你还有姐姐要来助战么？瞧你的模样，你的姐姐也一定长得不错！ ”话声刚了，忽然惨叫一声，向后便倒，哈川急展独脚铜人来救，卓一航刺的一剑刺在他左胁魂门要穴，哈川以为石浩还在左边，不加防备，被卓一航刺个正着，顿时跌倒！

石浩曾有几次险在玉罗刹手下丧生，这时听见笑声，如猫遇鼠，急急奔

逃，但手脚都已软了，越急越跑不快，被卓一航三脚两步，赶到背后，手起一剑，又把他捌翻地下。

卓一航无暇理会石浩，奔上山峰叫道：“ 练姐姐，你出来见我呀！ ” 山上白雪片片飞过，却是渺无人迹。

卓一航又叫道：“ 练姐姐，我在木什塔克山的驼峰之上，替你找到仙花啦，你下来呀！ ” 山风送声，群峰回响，仍然不见人影。

卓一航大为懊丧，颓然跌坐石上。想道：“ 她肯出手救我，为何不肯见我！哦，她来去无踪，这几年来也许常常在我身边，我都不知道。 ” 欢喜，失望，期待，辛酸等情绪，刹时间都上心头！卓一航目送白云，独立山头，如痴似醉！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听得山口外又传来人马行走之声，卓一航霍然想起石浩与哈川还在下面山路上，心道：“ 练姐姐不肯见我，我在这里也是无用。来的这彪人马不知是什么人？若是石浩他们同党，将人救去，我岂不是失了对唐努的诺言，负了练姐姐相救的情意。 ” 思念及此，急急奔下。

卓一航刚才那剑用力甚猛，石浩的胫骨已被刺穿，在地下挣扎爬行，还差丈许之地就要爬到哈川身边。看他样子，似乎是想替哈川解开被刺的穴道，然后叫哈川背他出山。

石浩正是如此存心，不料功败垂成，又给卓一航制伏。卓一航点了他的穴道，削了一条山藤，将他们二人缚在一处，然后去看那雷蒙法师。只见那雷蒙法师面朝天仰卧道旁，咽喉殷红一片。卓一航举足轻轻一踢，雷蒙动也不动，竟是死了！卓一航俯身察看，只见他咽喉上插有一口银针，仅有少许露出外面，不觉骇然失声！

雷蒙法师咽喉上的那口银针，不问可知，乃是玉罗刹的独门暗器——九星定形针。梅花针之类的细小暗器，只能及近，不能及远。而玉罗刹居然能不现身形，便制敌死命，即算她伏在最近的岩石堆中，距离也在五丈之外，在那么远的距离，能发针殪敌，不但暗器上的功夫出神入化，内家的劲道亦骇人听闻。卓一航叹道：不道练姐姐的功夫己达到如此境界，只是未免太狠辣了。

马蹄声来得更近，行了片刻，只见一小队哈萨克族兵士，列成单行，冲进峡口。领头的是一位老将军，手横金背斫山刀，长须飘然，十分威风。卓一航迎上去道：“ 来的可是哈萨克族的老英雄巴龙将军么？ ”

那老将军面有诧异之容，道：“ 你是谁？你这汉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 放眼一瞧，忽见哈川与石浩被缚做一堆，不禁失声叫道：“ 哈川，你也是满洲的内应吗？ ”

哈川睁眼喝道：“ 什么满洲的内应？我要助酋长统一天山南北，大好计划，却被你们破坏了！ ” 巴龙道：“ 什么计划？ ” 哈川道：“ 那满洲兵远在关外，怎威胁得了我们。咱们若与它联盟抗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恨你这老废物从中阻挠，至令王爷（大酋长通称王公）不信我的说话。我只好与天德上人同谋，更得喀达尔族的王爷相助，愿奉我们的王爷为各族盟主。将来满洲兵入关把大明亡了之后，我们在塞外自成一国，有何不好？ ”

哈川本是哈萨克族中数一数二的武士，可惜有勇无谋，头脑糊涂，以致竟与虎谋皮，尚未醒悟。巴龙叹了口气。道：“ 哈川，你好糊涂。你受了奸人利用，还不知道吗？ ” 一面叹气，一面却又暗喜哈川直肠直肚，将孟萨思、天德上人与满洲勾结的阴谋抖露出来，草原上的灾祸也可及时消弭了。

巴龙问卓一航道：“这两人是你捉着的吗？”卓一航道：“是。”巴龙道：“你为什么要捉他们？难道你也知道他们是满洲的奸细吗？”卓一航道：”我即算不知道他们的奸谋，也要拿他。”指着石浩道：“老英雄，你可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明廷以前哪个祸国殃民的魏忠贤的心腹，曾做到锦衣卫都指挥的石浩！”魏忠贤掌权多年，臭名远扬，塞外的人也都知道。巴龙不觉“啊呀”一声，笑道：“我们草原上有句俗话：是垃圾就倾做一堆，怪不得他和天德那秃贼勾结了。”

哈川睁大了眼睛，甚觉迷惑。听了这话，忽然发怒起来，嚷道：“巴龙，你骂我也是垃圾？”巴龙道：“你不是垃圾，但却被垃圾的臭味迷着了！”顿了一顿，忽对卓一航道：“这两人是你擒获的，本该由你处置，但我却要向你讨个情，将哈川的缚解开好吗？”

卓一航道：“但凭将军处置。”巴龙将哈川的缚解脱，把他拉过一边，慢慢和他谈论道理，卓一航也将所见所闻，天德上人如何压榨百姓，瞒上欺下的事情说了出来。两人说了半天，把哈川说得又惭又愤，汗流浃背。跳起来道：“好，你们有理！天德这厮骗我给他做打手，我要回去与他算帐。”巴龙道：“用不着这样急，咱们总要和他算帐。那么我问你，你今天到这儿来，也是奉天德这厮之命么？”哈川道：“是他叫我和他的师侄同来接应哪个满洲使者的。不料满洲使者未见，却只见了这个什么石浩。”卓一航道：“哪个满洲使者早已被唐努捉着了。”巴龙喜道：“唐努真成，他早已打听出那满洲使者在喀达尔王公孟萨思那儿活动，碍于孟萨思的势力，不能捉他。所以趁他离开之时，邀我伏兵追捕。可惜我还是来迟了一步。”

卓一航将石浩交与巴龙，道：“天德那厮作恶的事情，你已知道了，请你劝告你们的王爷将他赶出草原去吧。我告辞了。”巴龙道：“义士，我还要请你帮忙。”卓一航问他帮什么忙。巴龙道：“后天是我们北疆各族在喀沁草原会盟之期，在这次会盟上，将推出我们各族的盟主。只恐孟萨思他们会闹出事情，而且天德这厮武功精强，等闲也不容易对付。只好请你再出点力，我们感谢不尽。”卓一航义不容辞，便答应了。

巴龙老谋深算，带了卓一航与哈川二人，和心腹部下潜回草原，却不去见酋长，先自暗中布置，按下不表。

且说三日之后，各族各部落的酋长，都带了本族中有声望地位的人赶到喀沁草原会盟。哈萨克族的酋长甚为烦恼，他的副手巴龙这几天忽然不知去向，在这种重要的会期之前失踪，真是不可想象之事。

这时已是炎夏时节，草原上白天有如烘炉，晚上气候甚是凉爽，要穿夹衣，因此一切活动都在晚间举行。

晚霞消逝，草原上新月升起。巴龙还未见回，哈萨克族的酋长只好带了天德这一班人去参加会盟。草原上烧起一大堆火，各族酋长和他们所带来的人，都聚集在篷帐所环绕的草原上。

一开首就是一场激辩。喀达尔族的酋长孟萨思要争做盟主，罗布族的唐努却把那名被擒获的满洲使者推了出来。将他和满洲勾结的事抖露出来。私通满洲在中国本上是一个不容置辩的大罪名，但满洲和草原各族并无交战状态存在，所以“私通满洲”便只是一个策略上的争辩。孟萨思反而指责唐努不应扣留来报聘他的满洲使者。

一场激辩，大多数的酋长都不赞同联满反明。但对唐努之扣留满洲使者，也很有些人不以为然。正在争论得不可开交之际，守卫的武士进来报道：“哈

萨克族的巴龙将军带人到来！”

正是：共施伏虎擒龙手，要把乌云一扫清。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天际看寒星　情怀惘惘　草原惊恶头　暗气森森

巴龙在哈萨克族中的声望地位仅次于酋长，这次迟迟而来，各族酋长都甚诧异，哈萨克族的酋长更不高兴。

激辩暂停，众人注目迎接，只见巴龙带了一个汉人，昂然入场，天德上人见了，勃然变色。此人非他，正是曾打败他的卓一航。

喀达尔族的酋长孟萨思首先抗议道：“今日之会，乃我们草原上各族之会，如何令汉人参加？”巴龙笑道：“这个汉人和我们这次的会盟大有关系。而且天德上人也不是草原上的人，他参加会盟，为什么你又不反对？”孟萨思哑然无语，道：“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有话让他先说，说完之后，便当退出。”

在巴龙和孟萨思争论之时，卓一航环顾全场，和罗布族的酋长唐努相视而笑。孟萨思说完之后，卓一航正待说话，忽见围在外面的人群闪动，有人笑道：“唐努王爷，你的公主不愿在外面玩，要来跟你呢！”

草原上的集会，本来就没有很严格的“会场秩序”之类的，所以一个酋长的女儿跑入来找父亲，众人也不以为怪。

巴龙坐在卓一航身边，笑道：“唐努只有这个独生女儿，宝贝非常，到什么地方去都带着她走。我们都很喜欢她。”

卓一航暗暗好笑，但见人群闪处，一个大约十一二岁大的小女孩跑了进来。前额覆着刘海，头上梳了两个丫角，穿的是紧身青色箭衣，打扮得像一个小武士，丫角上还结着一条红绸巾，迎风飘扬，十分神气。

那女孩嚷道：“爹，外面不好玩，风沙又大，我要进来和你一道烤火。喂，你们等下有没有比武的节目的？”草原上的会盟，若然盟会争持不下，常以比试骑马射箭等项目来定盟主。这女孩大约是在外面听得那些守卫武士，说起里面正在大争大吵，所以跑进门来问。

唐努笑道：“你别大嚷大叫，你要在这里，就得乖乖的一声不出，要不然我就把你赶出去。”有的酋长逗她道：“我们的小飞红巾，有比武时请你裁判，好吗？”那女孩子看了他爹一眼，不敢大声回答，只把指头搁在嘴上，“嗤”的一声，又点了点头，好像在说：“好极，好极！”

卓一航的说话被这小女孩打断，本来不大高兴，但见了她活泼可爱的神态，也禁不住被她逗得笑了。低声问巴龙道：“怎么唐努女儿的名字如此古怪，叫做飞红巾？”巴龙笑道：“那不是她的真正名字。她的名字叫哈玛雅。但因为她头上总是结着红巾，她又喜欢骑马，你别瞧她年纪小，骑起马可跑得快呢，就像飞的一样，所以大家叫她做飞红巾。”

在激辩之中，飞红巾带来了轻松的气氛，众酋长也趁机会舒散一下。等到笑闹停止，孟萨思又扳起脸孔。说道：“巴龙，你带来的哪个汉人叫什么名字？他有何话要说？”

卓一航缓缓步出场心，四方一揖，道；“我名叫卓一航，乃中原武当派的掌门弟子。”此言一出，天德上人哗然叫道：“巴龙与汉族的武林宗派勾结，莫非是想篡位么？”巴龙冷冷一笑，哈萨克族的酋长虽然素知巴龙忠心耿耿，但这几日巴龙的突然失踪，却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怀疑，听了天德上人的挑拨，不禁问道：“我素闻武当派乃是中原武林的宗主，你既是武当的掌门弟子，为何却到此地？”

卓一航道：“我们这些江湖人物东飘西荡乃是常事，王爷你问我为何到

此，不如问魏忠贤的遗党，因何也会到此？我到此不过是为了私事，魏忠贤的遗党与满洲使者到此，才真是想篡夺你的权柄，甚至想杀你呢！”

天德上人面色大变，斥道：“胡说八道，这里有什么魏忠贤遗党？你们汉族的内争与我们何干？”魏忠贤掌政之时，曾勒索各藩属王公多缴贡物，所以新疆各族也都知此人乃明朝的奸阉，被勒索了一两次后，后来就索性不朝贡了。但对魏忠贤却是深恶痛绝。

卓一航冷冷一笑，续道：“要我把此人指出来给你认吗？”巴龙长啸一声，他在帐篷外预早布置好的手下立即把两个人推了进来，这两人一是石浩，一是哈川。

卓一航指着石浩道：“他曾在你的帐篷中住过几天，你这样快就不认得了吗？”石浩自知是网中之鱼，只求免死，为了想减轻自己的罪，也作证道：“上人，没有你和孟萨思王爷的收容，我一个孤身汉人，也不敢到此兴风作浪呀！”

孟萨思心头大震，却强作镇定，斥道：“你们这些汉人狡猾多端，焉知你不是买通此人，要他冒充魏忠贤遗党，串同诬捏！”

卓一航哈哈笑道：“天下到处都有奸猾之人，岂是汉族才有。哈萨克的大王公，你若不信任汉人，这里还有一位你忠心的部下。”

哈川应声而出，朗声说道：“王爷，我对不住你！天德上人起先本是和我说要扶助你做各族盟主，因此我才听了他的话，和孟萨思王爷及满洲使者联络，准备将来一统天山南北。现在我才知道他们另有阴谋！他们是准备利用我来代替巴龙，将你的兵权篡夺之后，然后迫你就范，做他们的傀儡。若你不听，就将你杀掉。待将来满洲入关之后，再由孟萨思王爷并吞各族开国称帝，做满洲人的属国！”

哈川的话说出，全场轰动。孟萨思喝道：“你有何证据？你含血喷人！哈萨克大王公！你的部下诋毁我，我只向你问罪！”哈萨克的王公也慌了，喝道：“哈川，你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

哈川不慌不忙说道：“证据么？我早已带来了！”天德上人双指一弹，一把叉牛肉的小叉闪电一般向哈川咽喉飞来！

卓一航早就提神防备，跃前两步，把手一抄，将那柄小叉接到掌心，大叫道：“天德上人想行凶灭口，这也是证据！”唐努喝道：“把他先拿下来！”

纷乱中，忽听得女孩子的尖叫，天德上人突然一手挟起了飞红巾，跳上在草地上搭起的、准备在会后举行祭天典礼的台上，狞笑道：“唐努，巴龙，你们买通了哈川与这两个汉人，想陷害我么？哼，我也不是好相与的！你女儿的性命在我掌心，我只这么一使劲，她就完了！”说时以手作态，捏着飞红巾颈骨。

唐努喝道：“无耻凶僧，把她放下！”各族酋长亦无不愤怒，可是飞红巾在他手中，奈他不得！

喀山族的老酋长道：“天德，有话好说，你欺负一个女孩子不害臊么？”天德上人笑道：“对呀，大家有话好说才是道理。我也不想在你们的草原上了。唐努你送我回西藏去，到了西藏之后，我再把女儿交还给你！”

天德上人自知不容于众，所以要藉此脱身。唐努大愤，忽见飞红巾在台上向他　眼，不禁叫道：“哈玛雅，你不要害怕。我答应他便是！”飞红巾在台上叫道：“谁说我害怕呀？”

天德上人听得唐努答应，心中一喜，手指放松。其实他也是怕捏得紧了，

弄死了这女孩子时自己也脱身不了。哪知手指刚刚放松，冷不防飞红巾小手向他胁下一拍，拍的地方，正是要害，天德上人大叫一声，飞红巾挣脱他的掌握，落在台上。

这一掌乃是极凶残的掌法，幸而飞红巾力小，要不然便是肋断骨折之殃，饶是如此，天德上人已痛得哇哇大叫，飞身一起，又扑过去。飞红巾身法竟极轻灵，忽然一个转身扬手，天德上人突觉眼前一片银光乱闪，急忙挥舞僧袍抵挡，飞红巾连发两把飞针，都被他拂落了。

这几下子快如电光石火，台下的人还看不清飞红巾是怎样挣脱出来的，卓一航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飞红巾那下手法，正是玉罗刹的独门绝技，玉罗刹当年掌击归有章，抢夺金马鞍，用的就是这一手！而那两把飞针，也正是玉罗刹独门暗器——九星定形针的打法。卓一航做梦也想不到，这个草原上王公的小女儿，竟然得了玉罗刹的真传！

这时唐努、巴龙等纷纷扑去，卓一航长啸一声，身形急起，后发先至，掠过众人头顶，飞到台上。天德上人拂落了飞红巾的银针暗器，五指如钩，刚刚抓下，被卓一航一挡，退后几步，飞红巾一笑跃落台下，跳到了父亲的怀抱之中。

台上天德上人面色灰白，双瞳喷火，拔出长剑，犹自负隅顽抗。卓一航更不打话，剑式一亮，立刻进招。忽听得台下又是一阵大乱。

原来是喀达尔族的酋长孟萨思见阴谋败露，带了手下的人离开会场，大声发话道：“盟主我不做了，此后我与你们各不相涉！”众人虽然恨他所为，但他到底是一族之长，大家也不便拦阻，让他离去。

这时天德上人己与卓一航交手，天德上人拼了性命，勇猛进攻，他的“天龙剑法”也确实凌厉非常，十八路一百六十二手循环变化，施展开来，剑风虎虎，疾如风雨，卓一航见他拼命，倒也不敢轻敌，展武当剑法护着全身，气定神闲，从容应付。

哈川走到酋长身边，把一大束文件递过去说道：“主公，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证据。”原来巴龙老谋深算，潜回草原，待天德上人去开会之时，才带卓一航与哈川冲进他的帐幕，天德上人留下看守的几个徒弟，哪是他们对手，一网成擒。巴龙在帐幕中一搜，搜出天德上人与孟萨思的来住书信，还有与满洲使者联络的文件等等，都包成了一包，交给哈川。现在哈川就将这束文件交给酋长。

哈萨克的酋长愤然道：“不必看了！我引狼入室，实在愧对你们！”哈川道：“以前我也受他蒙混，看了这些书信文件，才知他们的奸谋如此之大。”唐努携了飞红巾，来到哈萨克酋长跟前，笑道：“如今已水落石出，证据确是不必看了，咱们且看他们斗剑。”

哈萨克的酋长恨得牙痒痒的，对哈川道：“你还不上去助那汉人？”哈川笑道：“这汉人是一派掌门，不喜欢别人帮的。”哈川是练武之人，多少懂得汉族武林的规矩。

哈萨克的酋长见天德上人凶猛之极，剑光霍霍，竟似已把卓一航圈在当中，不禁担忧道：“天德这厮武功厉害非凡，这个汉人能是他的对手吗？”

哈川道：“在前几天，我也以为这厮的武功天下无敌。”哈萨克酋长诧道：“怎么，有人比他更强吗？”需知哈萨克的酋长就是因为天德上人曾在他面前显露了极厉害的武功，才聘请他为护法师的。而这几年来，天德上人也确是从无对手，所以哈萨克的酋长对他的武功已到了迷信程度。

哈川道：“这汉人就比他强得多！”哈萨克的酋长将信将疑，于是哈川一面看台上斗剑，一面将那日在慕士塔格山以三敌一，被卓一航打败之事说出，待说完之时，台上的形势已是大变！

卓一航的剑法本就比天德上人厉害，只因不想和他拼命，所以起初只守不攻。这时天德上人一百六十二手的天龙剑法已全部使完，兀自讨不到半点便宜，锐气顿折，心又焦躁，剑法渐渐散乱。卓一航猛喝一声，剑法骤变，犹如惊雷骇电，接连反击，直令台下的人看得目眩神摇。酣斗之中，忽见天德上人猛力一冲，长剑倏地指到卓一航面门。

哈萨克的酋长“啊呀”一声，以为是天德上人临败使出绝招，这汉人难逃毒手了。哈川也吃了一惊，忽听得卓一航喝道：“着！”看也未看清楚，只见天德上人庞大的身躯已被踢翻台下，胸口被剑搠了一个窟窿，血如泉涌，显见不能活了。原来天德上人情急拼命，卓一航故意卖个破绽，令他剑招用老，然后猛施杀手，令他无法撤剑防身。这正是武当连环剑中的夺命招数。

哈萨克酋长大为佩服，连声赞叹道：“今日大开眼界，这才是天下无双的剑法。”唐努微微一笑，笑他见闻不广，心道：要是令他见到哈玛雅的师父，他更要五体投地哩。

天德上人已死，孟萨思已逃，各族的会盟，很快就得出结果，罗布族的酋长唐努得到多数拥护，被推为北疆各族、各部落的盟主。典礼完成之后，观礼的各族族人欢呼震天，接着便是一个通宵达旦的狂欢大会。

哈萨克的酋长再三向卓一航道谢，并想挽留他在哈萨克族中传授他帐下武士剑法。卓一航委婉推辞，却独自去找唐努。

唐努正在和女儿看草原上的赛马游戏。卓一航问道：“王爷，我想和你说几句话，行吗？”唐努道：“我也正想找你道谢呢。你在三天之中，接连救了我们父女的性命，我们不知该怎样谢你才好！”飞红巾也很喜欢卓一航，边笑边道：“叔叔，你真是好人，不是你来，我几乎被那凶僧再抓着了。我师父说，男人很少好的，叫我长大了不要理那些臭男子，我看你就很好嘛。”

卓一航不觉苦笑。唐努携了女儿和他离开了喧嚣的人群，在草原上漫步。仲夏夜的草原，天空特别明净，满天星斗，就像一粒粒宝石嵌在蓝绒幕上，闪闪发光。卓一航凝视星辰，恍惚如梦。唐努好生奇怪，问道：“卓先生有什么话说？”

卓一航道：“恕我冒昧，请问教这小公主武艺的究是何人？”飞红巾顽皮的眼睛，笑道：“师父吩咐过，不准我对任何人说的。”唐努笑道：“卓先生不比别人，但说无妨。”飞红巾道：“那么爹爹你说。师父知道了也不能怪我。”唐努笑道：“你真是你师父的好徒弟。”

唐努续道：“卓先生，你先听我说一个故事。我在约十年之前，曾到北京进贡。哪个皇帝年纪很轻，对我很是不错。我回来时，他赐了我许多礼物，不想因为这些宝物，我几乎命丧异乡。”卓一航道：“却是为何？朝廷没有派人护送吗？”唐努道：“别提啦，那些护送的人竟然串同朝廷的叛军，合伙劫我。好在我命不该死，在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个女英雄突如其来，将我救了。”卓一航虽未听玉罗刹说过这个故事，这时亦已料到是她，不禁叫道：“是玉罗刹！”

唐努愕然道：“什么玉罗刹，她叫练霓裳，到了我们草原之后，又有人叫她白发魔女。”飞红巾插嘴道：“我的师父头发虽然全白，面貌却好看得很。我要是长得像她那样美丽，那就好了。”卓一航心中一动，暗叫奇怪。

只听得唐努续道：“ 所以她是我第一个救命恩人。当时我曾对她说：如果你有一日到天山南北，可一定要来看我，我当时也只是说说而已，料不到她前几年真的来了。她还没有忘记我，有一天果然来看我了，她见了哈玛雅后，非常欢喜。也许她们真有点缘份，她本来是住一两天就要走的，见了哈玛雅后，却住了下来。 ”卓一航急道：“ 那么，她现在在你哪里么？ ”唐努道：“ 你别忙呀，待我告诉你。她说她有个朋友住在天山北高峰的，收有一个非常好的徒弟，所以她也要收一个好徒弟替她争气。 ”卓一航心中暗笑，想道：练姐姐还是这样好胜，她总不肯让岳鸣珂占她上风。连收徒弟也要竞赛。又想道：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些小辈一个个都是良材美质，令人喜爱，岳鸣珂有杨云骢，练姐姐有飞红巾，我的辛龙子也不会输给他们。

唐努续道：“ 因此她要哈玛雅做她徒弟，这在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哈玛雅已跟她学了两年多了，卓先生，你看她还可造就吗？ ”卓一航道：“ 小公主的功夫俊极了！ ”心急如焚，又问道：“ 那么她现在还住在你哪里吗？ ”唐努道：“ 她性子很怪，每次来指点了哈玛雅十天半月，便又走了。不过每年要来三五次。 ”飞红巾笑道：“ 可惜你来迟了几天，要不然你可以见着她。她的剑法比你还好呢，我见过她一跳就能跳到树上去刺那低飞的鸟儿！ ”卓一航哪有心情和飞红巾闲话，急道：“ 嗯，那真不巧，她又走了！你可知道她要去哪儿吗？ ”唐努道：“ 这可不知道呀。她去哪儿，从来不会说的。不过她这次却交代下一些话。 ”卓一航道：“ 什么话呢？ ”唐努道：“ 她临走之前说，有一个朋友要来看她。但她还不愿见哪个朋友。她交托我，若有人很着急的查问她，就对那人说，叫他不要急，过一些时候，她就会去看他了。”卓一航大喜道：“ 真的？ ”飞红巾噘着嘴儿道：“ 我爹爹从来不说假话！ ”唐努笑道：“ 卓先生，看来你就是要找她的那位朋友了，是吗？ ”卓一航点点头道：“ 是的！ ”抬头仰望天空，万里无云，长空澄碧。卓一航的心情这时也像扫净了阴霾的天空一样，感到了多年来所未有过的喜悦。飞红巾忽道：“ 叔叔，你也欢喜看星星吗？ ”卓一航道：“ 是的。我欢喜星星的光，她们离我们很远，又好像很近。 ”说了之后，哑然失笑，心道：这些话孩子哪能明白呢？飞红巾忽然指着天边一粒明亮的星道：“ 我的师父也喜欢看星星，师父说，她是天边那粒北极星，要一点乌云都没有，北极星才会放光。 ”卓一航恍然如有所悟，再抬头看星，但夜晚已经渐渐消逝，星光也微弱了。

草原会盟之后几天，卓一航告别了唐努，心中充满喜悦，他知道玉罗刹不时会在他的身边，像星星一样偷望着他。说不定今晚或许明朝她就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必他多说一句话。

于是他又在大草原上漫游，期待着渴望的“ 奇迹 ”，可是，十天过去了，半月过去了，一月过去了，两月过去了，太阳落下，星星升起，黑夜过去，白天到来，时光流转，伊人无踪，大草原无边无际，玉罗刹的影子始终没有出现。卓一航又渐渐失望了。

他想起了辛龙子，想起了驼峰上那两朵仙花。于是他又横过草原，想回到木什塔克的驼峰上去，守候花开，等候人来。

在横过大草原之时，他忽然发现“ 奇迹 ”了，可是这并不是他所渴望的“ 奇迹 ”，而是在草原上发现一些江湖人物的标记，有时是在岩石上画着奇怪的花纹，有时是在草地上画着箭头，好像是指路标似的。卓一航艺高胆大，也不去理会它。

一日他行过草原之间的沙漠区，烈日当空，闷热之极，忽然刮起大风，

沙漠上黄沙四起。卓一航知道在沙漠刮风时候最为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移动的沙丘活埋生葬。幸喜他在这几年对于沙漠的风沙，已颇有经验，便找一个背风的地方躲藏，大风扬沙之中，忽见几骑健马如飞而过。

那一场大风只是骤然掠过的沙漠热风，来得快去得也快，约一顿饭的时间，风暴便过去了。卓一航赶快出来，希望早早穿过沙漠地带，好到草原上去找食水。

沙漠那头忽然传来了追逐厮杀之声，卓一航心道："难道是那些江湖人物，追踪仇人，追到沙漠上来厮杀。"忍不住向声音寻去，只见一个少年女子，跑在前头，背后追着两名大汉，那女子跑得甚快，但还是给人追上，三条人影，就在沙漠上厮杀起来。

卓一航心道：这回该问明白才好动手了，莫不要像上次那样，以为是救被马贼所劫的客商却救错了坏人。

卓一航走上前面，抬头一望，不觉吃了一惊，追踪少女的那条大汉竟然是神大元和神一元两兄弟。卓一航好生奇怪：难道张献忠已给官军打得土崩瓦解了么？要不然这两个活宝贝怎么会追到沙漠上来？给他们追踪的少女却又是谁呢？

卓一航刚想拔剑，忽听得那少女大声叫道："卓大哥！"卓一航不觉一怔，只听得那少女又道："我是绿华呀！大哥，你快来帮我！"这刹那间卓一航不觉又惊又喜，这少女原来竟是白石师叔的小女儿，记得在嵩山初见之时，她不过是七八岁，如今却长得这么高了！不知白石师叔可有没有来呢？

惊喜忧虑，霎时间都上心头，可是却容不得卓一航细想了。神家兄弟的武功非同小可，何绿华给他们二人夹击，正是险象环生。

卓一航大喝一声，拔剑便上。神大元怪笑道："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料不到在这儿又碰到你了！"卓一航喝道："你们为何欺负我的小师妹？"神一元哈哈笑道："连你的师叔我们也要欺负，怎么样？"卓一航大怒，展剑便刺，和神家兄弟在沙漠上恶斗起来！

神家兄弟料不到数年不见，卓一航的武功已大为精进，一口剑旋风急舞，有如戏水神龙，盘空怪鸟，而且式式相连，招招紧迫，绵密凌厉，兼而有之。以神家兄弟那样高的武功，竟然奈何他不得。

本来神家兄弟若然以二敌一，虽然不能取胜，也可稍占上风，但却还有一个何绿华，何绿华的剑法虽然远比不上卓一航，但也是武当派的真传，她又打得非常聪明，每每趁着卓一航将敌人迫紧之时，就冷不防从旁一剑，扰乱敌人的心神，二神毫无办法。

打了一阵，神一元中了一剑，连连后退，神大元无心恋战，护着弟弟，拔腿便逃。卓一航也不追赶，急急问何绿华道："你怎么会和他们打起来的？白石师叔来了没有？"何绿华举袖抹干净脸上的风沙，笑道："爹若不来，我一个人怎敢远到塞外？"

卓一航心头鹿撞，卜卜乱跳。只听得何绿华继续道："二师伯还想找你回去做掌门，叫我爹来寻你。姐姐已出嫁了，姐夫前几年还在武当山，现在已归宗峨嵋，姐姐也跟他去了。爹身边只有我一人，寂寞得很。我在武当山住得厌了，缠着他要跟他到塞外开开眼界，他给我缠得没法，只好答应。"何绿华聪明活泼，一副顽皮神气，和她姐姐的文静，颇是不同。

卓一航做声不得，心中正自盘算见了师叔之后如何措辞，何绿华又道："我们到了沙漠，水囊里的水己所剩无多。那边有个小山，我们隐约看见一

个岩洞，我爹说岩洞里也许有水，便去找水。他见我疲倦，叫我在这里等他。不料他去了不久，便刮风了。我躲到小沟里避风，风止之后，便见着了这两个人，也不知他们怎样会知道我爹的名字，两个人跑来追来我，要不是碰见你，可糟透啦，这两个人就像武当山庙里的那两个无常一样。”

卓一航举目远眺，只见那头果然有个小小的丘陵，这沙漠是两块大草原之间的沙漠，所以不像其他大沙漠一样全是一望无际的黄沙，卓一航看了一阵，忽道：“师叔素来精明，那小山离这里不算很远，为何他听不到你的喊声？”何绿华道：“就是呀，我也不明白。”卓一航急急和何绿华赶去，到了那座小山，找遍了也不见白石道人的影子，那小岩洞一眼见底，最多只容得一人，里面堆满大风刮来的沙石。卓一航暗叫奇怪。正在寻觅呼唤，忽然听得何绿华一声骇叫。

正是：始知沙漠风云险，变化离奇不易猜。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幽恨寄遥天　相思种种　琴声飞大漠　误会重重

且说卓一航四处寻觅，都不见白石道人的影子，忽闻何绿华骇叫一声，卓一航忙凑过去看，何绿华拨开小岩洞外面的稀疏野草，把手一指，只见沙石上有几点淡淡的血渍，何绿华花容变色，颤声说道：“莫非我的爹爹已遇害了？”

卓一航也吃了一惊，再仔细审视，除了这几点血渍之外，别无异状，展颜笑道：“华妹，你不必担心，白石师叔若然遇害，岂止这几点血渍？”何绿华道：“那么他去了哪里？”卓一航道：“沙漠狂风，威力极大，往往一场大风过后，沙丘易形，人畜迷路。也许他出来找你，迷失在大沙漠中了。那几点血渍，可能是被沙石刮破的。”何绿华想想颇有道理，又道：“那两个贼人见我时，曾说出我爹的名字，好像他们和我爹爹甚有仇恨，若果他们还有党羽，爹出来找我时，不是要和他们碰上了么？”

卓一航道：“这两个贼人是我认识的，他们与我派井水不犯河水，按说不该有什么仇恨，而且师叔剑法精妙，武功高强，也不怕他们这几个小贼，我倒是担心他迷了路了。”

于是两人在沙漠上寻觅了半天，仍是无影无踪。红日西沉，冷风陡起，卓一航道：“师叔这么大的人，一定不会失掉，也许他找你不见，穿过那边草原了。现在白日将逝，沙漠上寒冷难当，而且咱们没带篷帐，在沙漠上歇息，也很不方便，咱们也不如穿过那边草原去吧。”

这沙漠是两块大草原之间的小沙漠，两人不须多少时候，便走到了那边的草原。这时幕色相合，星星又已在草原上升起，草原远处，天山高出云霄，皑皑冰峰，在夜色中像水晶一样闪闪发光，冷风低啸，掠过草原，草原上有羚羊奔走，兀鹰盘旋之声，一派塞外情调。卓一航遥望星星，悠然存思，忽喟然叹道：“十年不见，你都这么大了，岁月易逝，能不感伤？”

何绿华抬起眼睛，笑道：“卓大哥，为什么你好像不会老似的，还像从前一样，只是黑了点儿。我还记得你初上嵩山之时，爹叫你和我姐姐相见，你羞怯怯的像个大姑娘。我和姐姐背后还笑你呢。哎，那时候你还抱过我，逗我玩呢，你记得吗？”

卓一航苦笑道：“怎不记得？”那时候，要不是白石道人横生枝节，他和玉罗刹也不至于闹出那许多风波。

何绿华道：“卓大哥，你不想回去了吗？”卓一航道：“塞外草原使是我的家了，我还回去做什么？”沉思半晌，问何绿华道：“我们武当派现在怎么样了。二师伯精神还好吗？”何绿华叹口气道：“二师伯自你走后，终日躲在云房，不轻易走出来。他衰老多了，去年秋天，还生过一场大病，口口声声要我爹把你找回来。山上也冷落许多，不复似当年的热闹情景了。”卓一航听了，不禁一声长叹。

这刹那间，黄叶道人的影子骤然从他心头掠过，那严厉的而又是期望的眼光似乎在注视着他，忽然间，他觉得师叔们虽然可厌，却也可怜。何绿华又问道：“大哥，你真的不回去了吗？”卓一航举头望星，幽幽答道：“嗯，不回去了！”

何绿华又问道：“你找到了她吗？”卓一航心头一震，问道：“谁？”何绿华笑道：“大哥与玉罗刹之事，天下无人不知。还待问吗？可惜我没有见过她，师叔们都说她是本门公敌，爹爹更”是恨她，只是我姐姐却没有说

过她的坏话。”卓一航苦笑了笑，道：“你呢？”何绿华道：“我还未见过她，我怎知道？本门的师兄虽然都骂她是女魔头，但我却觉得她一个女子而能称霸武林，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巾帼须眉。”

卓一航又笑了笑。何绿华道：“大哥，你真的要和她老死在塞外吗？”卓一航道：“我没有找着她，不，她就像沙漠上刮风，倏然而来，卷起一片黄沙，倏然之间，又过去了。”何绿华伸了一伸舌头，笑道：“那么，大哥你可得小心了，被埋在大风卷起的风沙之中，可不是好玩的呀！”

草原上寒风又刮起来了，夜色越浓，寒气越甚，卓一航见远处有一团火光，道：“那边想是有牧民生火取暖，草原上的牧民最为好客，咱们不如过去与他们同度这个寒夜。”

走近去看，围在火堆边的是一大群哈萨克人，带有十多匹骆驼，驮有货物，似乎不是牧民，而是穿越沙漠的客商，他们之中有人懂得汉语，见了卓一航和何绿华过来，惊疑的望了一眼，卓一航说在刮风之后迷路，立刻便有人让出位置来，请他们坐下。

沙漠上的行商，以骆驼为家，并无固定住址，因此贸易往返，一家大小都要同行，又因沙漠多险，往往是几家人结伴同行，组成了骆驼马队，和游牧部落也差不多。

哈萨克人最喜欢歌舞，年轻的小伙子便围起火堆唱起歌来，有一个少女，歌喉甚好，不久合唱变成独唱，一个少年拉起胡琴拍和，卓一航到了草原几年，大致懂得他们的语言，只听得那少女唱道：

大风卷起了黄沙，
天边的兀鹰盘旋欲下；
哥呀，你就是天边的那只兀鹰，
你虽然不怕风沙，你也不要下来呀！
大风卷起了风沙，
天边的兀鹰盘旋欲下；
我不是不怕风沙，
妹呀，我是为了要见你的面，
我要乘风来找你回家！

琴声清越美妙，歌声豪迈缠绵，卓一航听得如痴似醉，心中想道：“可惜我不是兀鹰，她是兀鹰，却又不肯乘风找我。”

那些哈萨克人载歌载舞，闹了一阵，年青的小伙子道：“请这两位远方来的客人，也给我们唱一支歌。”说罢便有人把胡琴递给何绿华，先请卓一航唱。

卓一航满怀愁绪，哪有心情歌舞，可是这乃是哈萨克民族的礼节，若然客人不唱，主人会以为客人心里不高兴。卓一航推辞不得，只好唱道：怅望浮生急景，凄凉宝瑟余音，楚客多情偏怨别，碧山远水登临。

目送连天衰草，夜阑几处疏砧。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长阴。

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恨难禁。惆怅旧欢如梦，觉来无处追寻。

唱到“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时，眼泪险险落了下来，声音且有点嘶哑了。玉罗刹以前在明月峡时和他所说的话：“普天之下，哪有青春长驻之人？我说，老天爷若然像人一样，思多虑多，老天爷也会老呀！咱们见一回吵一回，下次你再见到我时，只恐我已是白发满头的老婆婆了！”这些话不料如今竟成谶语，而这首词（词牌名《河满子》，宋代孙洙所作）。正是卓一航

因有感于玉罗刹之言唱出来的，唱出之后，才感到与欢乐的气氛太不相调和。

一歌既毕，满座无欢，哈萨克人虽然大半不懂汉语，但也听得出那凄恻的音调。何绿华心道：“别人正自欢乐，你却唱这样的歌！”不待哈萨克人邀请，便道：“我也唱一支吧。”卓一航替她拉琴，唱道：晚风前，柳梢鸦定，天边月上。静悄悄，帘控金钩，灯灭银缸。春眠拥绣床，麝兰香散芙蓉帐。猛听得脚步声响到纱窗。不见萧郎，多管是要人儿躲在回廊。启双扇欲骂轻狂，但见些风筛竹影，露堕花香。叹一声痴心妄想，添多少深闺魔障。

这乃是江南一带流行的民间小曲，歌声缭绕，曲调轻快，顿时间把气氛扭转过来。哈萨克的青年小伙子道：“这位姑娘唱得真好！”把一把名贵的胡琴送给何绿华，以示敬意。卓一航告诉她这是哈萨克族的礼节，不能推辞，何绿华含笑收了。那几个年轻小伙子对她甚为好感，围在她身边谈话。何绿华问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有懂得汉语的少年答道：“我们是从伊犁来的，曾穿过撒马拉罕的大沙漠呢！”何绿华心念一动，问道：“你们今日在旅途上可曾碰见过这样的道士么？”将他父亲的形貌详细说了。那哈萨克青年道：“哦，碰见过的。你们和他是一路的吗？那道士真怪，满脸怒容坐在马背上，混在一群喇嘛的中间。”何绿华奇道：“什么？喇嘛！”她的父亲和喇嘛可从来没有交情呀！那少年道：“是呀，我们也觉得出奇，一个汉族的道士混在西藏喇嘛的中间，刺眼极了！那些喇嘛也骑着马，个个都像凶得很！”

何绿华吃了一惊，问道：“那道士是被他们缚在马背上的吗？”那小伙子摇了摇头，说道：“我可没瞧清楚。那老道士在喇嘛的中间，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们的马群跑得很快，我们让路不及。还给他们刷了几鞭。”卓一航问道：“他们向哪方走？”那小伙子道：“向我们来的方向走。”卓一航道：“那么他们也要横过撒马拉罕的大沙漠了。”沉思半晌，忽从行囊中取出几朵雪莲，道：“你们看这几朵雪莲如何？”这几朵雪莲是卓一航上天山北高峰探望晦明禅师之时所采，每一朵都有几十片花瓣，层层包裹，好像一个雪球。那些哈萨克人惊叹不已，都道：“这样大的雪莲，我们见都还未见过，你到底是从哪里采来的？”卓一航笑了一笑，道：“我将这几朵雪莲与你们交换一匹骆驼，一张帐幕，你们可愿意么？”那些哈萨克人倒很公道，说道：“骆驼易得，雪莲难求，这几朵雪莲比一匹骆驼要值钱得多。”卓一航道：“在我来说，却是骆驼难得，雪莲易采。既然你们愿意，咱们就交换了吧。”那些哈萨克人大喜，还附送了他们一些沙漠上的用具和干粮。

第二日一早，卓一航与哈萨克人分手，和何绿华骑上骆驼，直向西行。何绿华问道：“你为什么要这骆驼，这骆驼比我们行得还慢？”卓一航道：“撒马拉罕大沙漠连贯回疆南北，黄沙千里，你又不是习惯沙漠的人，若无这沙漠之舟，如何去得？”何绿华道：“我的爹爹怎么会和那群喇嘛同走，真是令人猜想不透，难道是被他们绑架了么？可是我的爹从未到过塞外，和喇嘛更无交葛，这事也未免太奇怪了。”卓一航却想起自己和西藏天龙派喇嘛结怨之事，心道：“莫非是天龙派的喇嘛所为，可是他们又怎知他是我的师叔？而且白石师叔剑法在本门中数一数二，又怎会被他们暗算？”也是猜想不透，只道：“既然知道他们已穿入大沙漠中，咱们只有一路追踪去探寻消息。”

大沙漠黄沙千里，渺无人烟，幸好是两人结伴同行，可解寂寞。何绿华仅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又是第一次来到塞外，对沙漠的景象，样样感到新

奇，对江湖上的事情，也常常发问，卓一航和她谈谈说说，日子倒不难过，只是每当何绿华问及玉罗刹的事时，卓一航便往往笑而不答，或顾而言他。

不知不觉走了半月，也不时在沙漠上发现驼马的足印，可是跟着那些足印走时，足印又往往因风沙的变幻而被遮掩，何绿华走了这么多天仍未走出沙漠，不觉心焦，一日将近黄昏，忽然一阵阵风迎面刮来，黄色的沙雾迎风扬起。卓一航道：“看样子，今晚又要刮大风了，咱们找背风的地方安下篷帐吧。”晚上狂风果然刮地而来，沙漠上无月无星，黄灰色的沙雾，就像厚厚的一张黄帐，遮天蔽地。

卓一航拣背风的地方搭起帐幕。四边系上大石，骆驼在帐幕外又像一面墙壁，堵着风沙。饶是如此，帐幕仍然被风刮得呼啦啦响。何绿华道：“想不到塞外风沙，如此厉害！”卓一航笑道：“现在还不是风季呢，若是风季，沙丘都会被风移动，当风之处，人畜也会被风卷上半空，除了庞然大物的骆驼，谁都抵挡不住。这场风还不算大的，看来很快就会过去。”

过了一阵，风势渐弱，两人正想歇息，忽闻得帐外骆驼长嘶一声，卓一航抢出帐外，只见两条黑影在骆驼旁边倏然穿出。卓一航举手叫道：“风沙未过，两位何不进帐中稍聚。”

那两人停下步来，竟是汉人衣着，上前唱了个喏，道：“我们的马被风刮倒，奄奄一息，不能用了。得相公招呼，那是再好不过。”便跟着卓一航双双入内。

卓一航明知他们是想偷骆驼，但想起风沙之险，他们没有坐骑，想偷骆驼也情有可原，因此并不揭穿，仍然客气招待。

这两个汉人腰悬扑刀，满脸横肉，何绿华瞥了卓一航一眼，神色甚不喜欢。卓一航微笑道：“沙漠夜寒，生起火来，弄点开水吧。”何绿华生起了火取出一个铜壶将水囊的水倾入，道：“你搭个灶吧，要不然水壶可没处放呵。”卓一航扫了一眼，笑道：“这里没有碎石，压帐篷的大石头可不合用，怎么办呢？”那两个汉人道：“相公不用客气，我们久在沙漠，挨得风寒。”卓一航道：“何必用身子来挨，待我想法。”又扫了一眼道：“我有办法了，且试一试。”将压帐篷的一大块大石搬到帐中，暗运内家真力，双掌猛然一拍，喝声：“开！”那块大石裂为四块，笑道：“这不就行了！”立刻搭起灶来，那两人目瞪口呆，做声不得。

卓一航提防这两人是坏人，故意露了这手，仍然若无其事的和他们闲话，待水滚时，外面风沙已止，那两人喝够了水，告辞道：“多谢相公招呼。”卓一航道：“夜晚赶路，不方便吧？”那两人道：“我们长年奔走，已经惯了。现在不是风季，难得刮一场风，这场风刮过之后，三五日内，想必不会再刮，日间赶路和晚间赶路，都是一样。而且相公携有女眷，我们也不方便再叨扰下去。”何绿华面上一红，卓一航道：“既然如此，祝两位路上平安。”送出帐外。那两个汉人忽同声问道：“请相公留下大名，日后报答。”卓一航道：“些些小事，何足挂齿？”那两个汉人相对望了一眼，再三称谢而去。

卓一航回到帐中，何绿华埋怨道：“人心难测，你怎么不问清楚，就邀请他们。”卓一航道：“我辈侠义中人，岂能见难不救。”何绿华道：“那两人满脸横肉，我一见就讨厌。他们一定不是好人，幸好你露了那手，将他们镇住。我猜他们一定是作贼心虚，后来见你身怀绝技，这才赶快走的。”

卓一航笑道：“事已过去，不必胡乱猜测了。”何绿华道：“大哥，你的功夫真好，只是双掌一压，就能将那大石裂为四块，连我的爹爹都未必能

够，我看除了二师伯外，本门中人，谁也没有这样的功力了，怪不得师叔们一定要请你回山。”卓一航道：“达摩祖师的武功精深博大不可思议，我不过是略得皮毛而已。如果能将达摩祖师的秘赏寻回，我派武功那才真是无敌于天下。”卓一航这时已暗暗立下誓愿：武当山今生今世是绝不回去的了，可是为了报答师门之恩，那武当秘友，却是非找回不可，纵使自己死在塞外，也要命辛龙子找回。

风沙已止，夜亦渐深，两人谈了一会，各自歇息，那两名陌生客人既走，何绿华放下了心，不一会就呼呼熟睡，微弱的火光映着她苹果般的脸庞，稚气之中透着迷人的少女情态，卓一航暗暗叹了口气，不由得想起在黄龙洞初会玉罗刹的情景，那时玉罗刹装睡装得极似，脸上也是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记得自己怕她着凉，还轻轻的脱了大衣，盖在她身上……倏而又想了“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的诗句，想起自己辜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由得黯然叹息。

情怀怅触，愁思如潮，卓一航久久不能入睡，看着那一堆火渐渐就要熄灭，正想起身加一把火，忽闻得帐外骆驼又是一声长嘶，卓上航心道：“难道那两个家伙又回来了？”久身欲起，忽地一声裂帛，帐幕忽然撕开了一条裂口，劲风疾吹，寒光一闪，一柄明晃晃的飞刀掷了人来，卓一航大喝一声，双指一钳，将飞刀甩下地上，拔出随身宝剑，用个“白蛇出洞”招式，剑尖向外一吐，四围一荡，预防暗算，身子随着剑光穿出帐幕。

帐幕外的敌人却并未再施暗器，天黑沉沉，卓一航只依稀见着三条魁梧的身影，向西疾跑，卓一航大怒喝道：“偷骆驼的小贼，我好心招呼你们躲避风沙，你们却恩将仇报，还敢邀集同党，暗施毒手，我若不惩戒你们，天理难容！”剑随身走，旋风般的扑上前去，刹那之间，就追到了三人身后。

悼一航以为这三人中，其中两人一定是先前的汉人。岂知刚刚追上，那三人忽然回过头来，其中一人喝道：“老子纵横塞外，要偷也是偷珍奇宝贝，谁要偷你骆驼！”又一人道：“我倒要看看武当派的掌门有什么本领？值得我们香主费这么大的气力，特别邀请？”这三个人都以黑纱蒙面，说话的两人口音有点沙哑，并不是先前的那两个汉人，另一个蒙面人却只是发出嘻嘻的冷笑，并不说话。

卓一航吃了一惊，这三个蒙面人行径与说话的古怪，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听这些人口气，颇有来历，但暗中偷袭，却是武林所不齿的行为，按说有来头的人，不应出此。此其一。“香主”乃是中原帮会首领的一种尊称，在塞外边鄙之地，何以有关内“香堂”的组织？此其二。卓一航这几年来虽然阅历大增，对此却是万分不解。他本来又怀疑过这几个蒙面人是西藏天龙派的喇嘛，但听他们汉话说得如此流利，却又不似。

这时双方已如箭在弦，哪容得卓一航细细推敲。说话的那两个蒙面人一个转身，立刻动手。一个手使判官笔，点打崩敲，十分凌厉；一个双掌劈扫，虎虎生风，掌力亦甚雄劲。

卓一航不意在大漠之中，骤遇高手，惊然一震，打醒精神，急展武当七十二手连环剑法迎敌，刷刷两剑，分取二人，快如掣电，使判官笔的左笔一封，右笔斜点卓一航的“笑腰穴”，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飞溅，判官笔被荡出去，卓一航虎口也微微发热。卓一航变招何等快捷，他七十二手连环剑绵绵不绝，在这瞬息之间，已是身移步换，向另一名敌人疾进三招，那名敌

人也好生厉害，身躯一矮避过了上盘的一剑，左手一指，右掌往左臂下一穿，指戳掌劈，迫得卓一航的第三剑偏过一旁，接着双足一垫劲，刷的飞身而起，向右侧纵出一丈开外，卓一航攻势十分凌厉的迎门三招。竟给他半攻半守，全避开去。说时迟，那时快，使判官笔的蒙面人又缠了上来，双笔斜飞，势捷力猛，卓一航回身一剑，举腿横扫，武当派的“鸳鸯连环腿”与剑法同样驰名，这一招“上下交征”，剑腿并用，那使判官笔的蒙面人若避刺向上盘的剑，就避不开扫向下盘的腿；若避扫向下盘的腿，就避不开刺向上盘的剑，形势十分危急。

剑腿齐飞，剑先到，腿后到，那蒙面人刚刚架开上盘的剑，卓一航的飞脚左扫右踢，已到前心。但在这瞬息之间，那被卓一航迫开的汉子已是一退复上，飞跃而来，蓦然双掌下拿，竟是“大擒拿手”中的“飞鹰抓兔”的招数，若被他拿着腿弯，武功多强，也要当场栽倒。卓一航吓得一点足，也斜窜出六七尺外，心中好不诧异，这人的手法身法，似乎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两蒙面人喝道：“哪里走？”左右包抄，分进合击，笔起龙蛇，掌风飕飕，拼力强攻。卓一航怒道：“我还怕你不成？只是瞧你两人身份，亦非凡俗，却做下三流的勾当，可惜可惜！”那使判官笔的人大笑道：“试试你的身手，怎能算得下流？”卓一航无暇与他分辩，展剑疾刺。那人虽然说是试招，那双笔却是专向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下手，毫不留情。而那名通晓“大擒拿手”的家伙，更是狠攻恶打，俨如对付大敌强仇！

卓一航大怒，使出平生绝技，七十二手连环剑绵绵不绝，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以攻对攻，打得难分难解。辗转斗了三五十招，兀自不分胜负。

三个蒙面人，有两人与卓一航恶斗，尚有一人却悠然自得，立在旁边观战，时不时发出一两声笑声。卓一航好生诧异，但却亦不能不防他来偷袭。心中猜不透他们是何等佯人？

正酣斗中，何绿华已从帐幕中冲出，如飞赶至。卓一航顾虑强敌，叫道：“师妹，不必上前。”何绿华哪里肯听，旋风般疾上，刷的一剑，便刺那使判官笔的凤眼穴。那人回笔横架，何绿华十分溜滑，招式一转，身子已转到另一人的右侧，剑尖一指，刺的是腰背“精促穴”，那人反手一掌，掌风荡衣，何绿华“吓”的一跳，叫道：“好厉害！”又跳开了。

何绿华的剑法乃是白石道人悉心传授，虽然远比不上卓一航，但这两人在卓一航凌厉剑招的威胁下，一时之间却也奈何她不得，而且她的身法轻灵，打法溜滑，转来转去，左一剑，右一剑，上一剑，下一剑，所刺的也都是人身穴道所在，那两人虽然不把她当成强敌，却也不得不防。

这样一来，形势大变。那两人战卓一航已是吃力，加上了一个何绿华从中窜扰，立感不支。那在旁观战的蒙面人这时忍不着了，忽地长啸一声，解下束腰的皮带，随手一挥，噼啪作响，那皮带在他手里，就如软鞭一般，刷的一个盘旋，照卓一航肩头便扫，卓一航一个“倒踩七星”，巧步旋身，连人带剑，转到敌人身后，剑尖一指，疾若飘风，那蒙面人直像背后长着眼睛一样，头也不回，皮带反手一卷，卓一航大吃一惊，慌忙缩手，料不到这蒙面人竟然通晓“听风辨器”之术，武功也高出先前二人许多。

使皮带的蒙面人加入之后，形势又变，卓一航、何绿华以二敌三，渐渐只有招架的份儿，那使判官笔的敌人又发言冷嘲道：“哈，武当掌门，亦不过如此！香主对他也未免太过看重了！”卓一航大怒，剑锋一转，直如鹰隼穿林，掠波巨鸟，倏然从使皮带的敌人身边穿出，一招“猛鸡夺粟”，剑光

闪烁，刺他面上双睛，那人使个“横架金梁”，双笔向上横架，哪知卓一航这招却是虚招，只见一缕青光，剑随身转，“嗤”的一响，已把他衣襟刺穿了一个大洞，这还是他闪展腾挪快疾，要不然这一剑便是洞腹穿胁之灾。

使判官笔的蒙面人吓出一身冷汗，卓一航剑招之怪，大出他们意料之外，使皮带的蒙面人“噫”了一声，竟不是武当七十二手连环剑的家数，恰如平地生波，奇峰突出，倏然而来，寂然而逝，令人捉摸不定，防不胜防，一连几招将三个蒙面人迫得连连后退。他们哪里猜想得到，这几招乃是武林绝学，久已失传的达摩剑式。

这三个蒙面人惯经大敌，均非庸手，见卓一航剑招怪异，不约而同的退守联防。达摩剑式虽然厉害，可是卓一航会的只不过几招，用以突袭，那还可以，用以久战，却是不能。数招一过，敌人看破虚实，又围了上来。卓一航只得仍用武当的连环剑法，杂以达摩剑式，抵御强敌。

又拼斗了三五十招，卓何二人更处下风，三个蒙面人攻得更紧，但卓一航剑势绵密，何绿华身法轻灵，一时之间，却也未露败象。那使皮带的蒙面人杀得性起，使出“回风扫柳”的软鞭招数，呼呼风响，猛卷过来。卓一航心中一动，忽然失声叫道：“霍老前辈，你何故两次三番与我为敌？”

这个蒙面人正是曾上天山南高峰，被玉罗刹打败的霍元仲，霍元仲的软鞭在武林中乃是一绝，卓一航先前因他一来蒙面，二来改用腰带，所以到现在才认得出来。

霍元仲冷笑一声，道：“你的玉罗刹呢尸卓一航怒道：“你与玉罗刹有仇，理该前去找她，在你是前辈英雄，却做这鼠窃狗摸的勾当，横施一刀，暗射一箭，我若说与武林同道知道，看你这老面皮往哪里放？”霍元仲哈哈笑道：“谁暗算你了，你回帐幕去看，我替你送请帖来呢！玉罗刹也有人送请帖去了，有胆的你们就依期赴会！”说罢，又打了个哈哈，叫道：“试招够了，这小子做你们香主的客人，还不至于埋没你们吧？”皮带挥了一个半弧，解开卓一航攻来的一剑，倏然退下。

卓一航怔了一怔，却不料就在他和霍元仲说话之时，无暇兼顾，那两个蒙面人忽地向何绿华猛施杀手，使判官笔的架着何绿华的剑，另一人左手如钩，擒拿皓腕，右掌一挥，印她胸膛，何绿华被那使判官笔的缠着，无法抵御，只觉掌风如刀，飒然沾衣，不觉失声尖叫。

就在这刹那之间，紧接着又是一声尖叫，随着“咕咚”一声，有人翻身倒地。原来是卓一航飞身往救，一招达摩剑式中的“一苇渡江”，将那人右掌洞穿，可是因他急于救人，飞撞过去，肩头替何绿华受了一抓，只觉火辣辣般作痛。

霍元仲叫道：“受伤了么？”那使判官笔的闷声不响，背起同伴，回身便跑，霍元仲叫道：“卓一航，你若不怕别人报这一剑之仇，咱们风砂铁堡再见！”卓一航连声冷笑，按剑不追。

何绿华问道：“大哥，你被他的鬼手抓着了？”卓一航道：“没有什么，咱们回去。”何绿华道：“你认识他们的吗，他们既说是试招，为何这样狠毒？”卓一航道：“我只认识那使皮带的人是霍元仲。”何绿华道：“嗯，霍元仲，他和我爹爹有过一段梁子，我看我的爹爹一定是被他们暗算了。”

卓一航诧异问道：“什么梁子，我倒没听白石师叔说过。”何绿华道：“我也是到了塞外之后，才听他说起的。据爹爹说，三十年前霍元仲曾和他谈论武功，不服武当剑法是天下第一，爹爹就和他比试，三十招之内，便将

他刺了一剑，问他服了没有？那霍元仲也硬，闭口不答，我爹爹又刺了他一剑，一直迫他说出服了，这才干休。”卓一航叹道：“师叔少年之时，气也太盛了。”其实白石道人老了，脾气也还未改。何绿华道：“是呀，这件事我爹爹是做得有点过分了。所以他这次和我远来塞外，就对我说，塞外并无高手，只是要提防个霍元仲，恐防他报三十年前两剑之仇。”卓一航道：“凭霍元仲的武功，他现在最多也不过与你爹打个平手。你爹爹谅不至于受他暗算，只恐这里面还牵涉有人。”何绿华道：“是呀，霍元仲刚才不是说什么风砂铁堡，又说什么请帖吗？难道他另有同党，趁这空档到咱们帐篷中送帖子了！咱们倒不可不防。”

说话之间，两人已回到帐篷外面，卓一航打燃火石，以剑挑开帐篷，往里一照，但见残火已灭，帐中空无一人。何绿华进去加了一些原来是准备给骆驼吃的枯草，拨起火苗，纳闷道：“霍元仲胡说八道，哪里有什么请帖？”卓一航眼利，一眼瞥见刚才给自己甩在地下的飞刀，刀尖上穿着一张纸条，急忙拾起，道：“哦，请帖原来在这里。”

飞刀送帖，在江湖上倒是常有的事，用意不在伤人，因之不能算是偷袭。卓一航取下字条，笑道：“我还道霍元仲这老头怎会做那下流的勾当，只是他也是有身份的人，我且看他肯替什么人送帖？”何绿华凑过去看，只见字条上写道：“久闻武当派称霸中原，只惜万里关山，无缘请教，今贵掌门既远游边鄙，岂可不稍尽地主之谊，七夕之期，堡中候教。风砂堡堡主敬约。”

卓一航皱眉道：“一定是霍元仲这厮饶舌，到处说我是武当派的掌门，以致引出这种麻烦。我哪还有心情在武林争雄呵！”何绿华道：“为了我的爹爹，你不想争雄，也要争一下了。”卓一航道：“那些哈萨克人说你爹爹和一群喇嘛同走，未必就是在风砂堡中。”何绿华道：“这也是条线索。”卓一航道：“话虽如此，风砂堡到底座落何方，我们也不知道。”肩头伤处，微微作痛，何绿华见他皱眉，急忙取出金创药，道：“大哥，咱们先敷了药再说吧。”卓一航道：“嗯，给我。”背转了面，撕开肩上的衣裳，自己敷药。何绿华天真烂漫，平日不拘痕迹。卓一航和她相处，时时提心吊胆，怕玉罗刹出现，引起误解，所以总避免和她肌肤相接，见她想替自己敷药，急忙自己动手。

何绿华心中暗笑，想道：“亏他还是掌门呢？这样扭妮作态。”帐篷外忽然又有脚步声响，骆驼又嘶鸣起来。

卓一航摔下药膏，拔剑喝道：“谁？”帐篷开处，先前那两个汉人又走了回来，道：“卓相公，我们向你请罪来了！”何绿华怒道：“你们弄什么玄虚，我看你们是霍元仲的一党。”那两人道：“姑娘你猜对了，但你们也猜错了。呀哟，你受了伤了，这是毒砂掌之伤，在这边荒大漠，如何救治？”

卓一航见伤口麻痒，已在怀疑，听他们叫嚷，一笑道：“果然是金老怪所传的毒掌。”那两人道：“卓相公既知他的来历，还不及早想法救治？”卓一航淡淡一笑道：“就是再候十二个时辰，让它发作，我也还能救治。毒砂掌有什么了不起，用得着这么着急？你们且说，你们要向我请什么罪？”

何绿华见说是毒砂掌，却变了颜色，原来武当派传有秘方，擅医毒砂掌，可是却要烧十大锅热水，利用水蒸气的势力将体内的毒迫出来，这样配合解药，才能见效。在这沙漠，滴水如金，骆驼的水囊仅足供数日之用，如何能烧那十大锅热水？

卓一航却丝毫不以为意，催那两人快说。那两人道：“我们是风砂堡的

堡丁。”卓一航道：“嗯，我刚刚收到你们堡主的请帖。”那两人道：“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何绿华迫不及待，抢着问道：“你们的堡主姓什名谁？他为什么要约我的大哥比武？”

面前的那人答道：“我们的堡主叫成章五，他本来是从关内来的。”卓一航道：“没听过这个名字。”那人笑道：“他来了几十年了。卓相公的师叔也许知道。他以前也在淮南开设香堂，贩运私盐，后来被官军迫得紧要，无处立足，带了些兄弟逃到塞外来，也快三十年了，当年的兄弟剩下的也有限了，他才在塞外定居。我们的父亲就是跟他逃来的。撒马拉罕沙漠的边缘，有一片水草富饶之地，牧民怕风砂侵袭，不敢到那边牧羊。他却在哪里建起庄堡，主堡用铁建成塔形，不怕风砂，因此就叫做风砂堡，外人也称为风砂铁堡。几十年来，他率领我们这一群汉人在那里垦荒畜牧，日子倒还过得去。”卓一航道：“那很不错嘛，好好的日子他不过，为何又要找我生事？”

那人道：“可是他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前几年，中原来了一个白发魔女，塞外各族英雄，不论胡汉，有名的几乎都受过她的折辱。我们因在沙漠之边，同时堡主归隐已久，侥幸她没来过。可是受过她折辱的人，有人知道我们堡主是个有本领之人，就曾邀过他出山，要除掉哪个魔女，我们的堡主一直也没有答应。”

何绿华叫道：“又是白发魔女！我告诉你们，白发魔女是我们武当派的仇人，你们的堡主为何反而找到我们武当派的头上？”那人笑道：“我们堡主已经知道，白发魔女又叫做玉罗刹，卓相公就是因她才会到塞外来的！”

卓一航面上一红，道：“你们的堡主是因她而连及我吗？”那人道：“也不尽是如此。今年春天，霍元仲来到堡中，劝我们堡主重立香堂，称雄塞外。西藏天龙派的人更愿帮我们堡主在塞外称王。听说因为天龙派的人曾被卓相公所杀，又被哈萨克人驱逐，所以天龙派教主愿助喀达尔族的酋长和我们堡主合作，在沙漠草原之上，据地封王。同时天龙派的人也曾吃过白发魔女的亏，因此，天龙上人也愿与草原沙漠英雄豪杰，联手抗她。”

卓一航吃了一惊，道：“如此说来，岂不是变成了西藏回疆两地的好手都来对付我们了。”那人道：“是呀，我们的堡主还怕敌不过白发魔女，所以到处邀集好手，我们就是他派到北疆去请人的。”卓一航道：“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来告诉于我？”

那人道：“我们日子过得不错，我们也不愿堡主大动干戈，听说那白发魔女十分厉害，若然两败俱伤，如何是好？而且卓相公为人如此之好，明知我们想偷骆驼，也愿收容，我们又怎忍相公赴险。”

何绿华忍不住问道：“何以你们刚才又不说。”那人道：“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就是卓相公，后来碰到副堡主和霍元仲，我们说起有这么一个‘异人’，霍元仲立刻猜出是卓相公。霍元仲好像很熟悉你们……”卓一航插口道：“玉罗刹和我都曾与他交过手。”那人道：“怪不得。白发魔女又名玉罗刹也是他说的。许多人都不知呢。”

那人续道：“后来他们三人就来找你。他们本来是堡主请来探听你们行踪的。”卓一航道：“哪一个是副堡主？”那人道：“我们的副堡主是点穴名家……”卓一航道：“哦，那不用说了，他是使判官笔的。”何绿华道：“还有一个又是谁？”那人道：“听说是以前称雄西北的‘阴风毒砂掌’金独异的一个门人。金独异的门人很多，他死了之后，有些门人走到塞外。”卓一航道：“怪不得我对他的掌法似曾相识。”何绿华又问道：“那么白石

道人你知道吗？”那人摇摇头道：“没听说过。不过前几天，天龙派的喇嘛来了一大批，有人说夹有一个道士在内，也许就是你所说的哪个白石道人也未可知。”何绿华跳了起来，道：“你们 的堡主没发请帖给我。我也要去了。喂，今天是什么日子？在大漠之中，只见日起日落，时节日子都忘记了。”那人道：“今日是七月初四，七夕之期，便是我们堡主重立香堂的日子。”何绿华道：“这里离风砂堡还有多远？”那人想了一想，忽笑道：“如果你们是贺客，可以刚好在七夕之期赶到。”卓一航笑道：“我们就是要去道贺。”

那人急道：“卓相公还是不去的好。我还想请卓相公劝那白发魔女也不要去。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伤了卓相公固然不好，伤了我们的堡主也不好。”卓一航道：“我知道了。我们自有主意。你们的堡主既然要你们去请人，你们就快走吧。”那两人告辞之后，何绿华忽然拍掌说道：“真是意想不到！”

卓一航愕然问道：“什么意想不到？”何绿华道：“看这两人面生横肉，却也知恩善报。嗯，大哥这沙漠之地，如何找得十大锅水。”卓一航知她记挂自己所受的毒砂掌伤，笑道：“这个容易，你听我说……”忽然蹙了双眉，说不下去。

原来卓一航适才自忖，以自己现在的内功造诣，大可不必利用水汽之力，只凭“玄功内运”，也可将体内的毒自己迫发出来。可是再仔细一想：在玄功内运之时，自己一动也不能动。这时需要有人给自己推揉穴道，若是男人，那还罢了，偏偏何绿华却是女子；若何绿华功力极深，那么隔衣认穴推揉，那也还可以，偏偏她功力尚浅。必须脱了上衣，让她亲接肌肤。

何绿华不知所以，见他双眉紧蹙，不觉慌了，说道：“大哥，你为我受了伤，我却无法相救，如何是好？大哥，我只靠你去找爹爹，大后天便是七夕，你的伤，这，这怎么办？”卓一航心道：事急从权，不能顾虑这么多了。何绿华泪盈双睫，上前拉卓一航，卓一航道：“毒砂掌算不了什么，只是要你帮忙。”何绿华道：“怎样帮忙？”卓一航将方法说了，并教她怎样推揉穴道，何绿华破涕为笑，格格笑道：“你这个人真怪，既然如此容易，何不早说？快盘膝坐下。”卓一航解了上衣，调好呼吸，眼观鼻，鼻观心，有如老僧入定。何绿华替他推揉穴道，助他发散，过了一会儿只见卓一航满身热气腾腾，睁眼说道：“行了，只是热得难受。”何绿华拉开帐篷一角，让冷风吹进，道：“歇会儿你再穿上衣服。”

这时卓一航运功已毕，热得直喘气。何绿华心想：不如逗他说话，让他分心，那就没有这样热了。于是问道：“你和玉罗刹很要好吗？”卓一航“唔”了一声，似答非答。何绿华故意逗他道：“我不信，你们怎会好得起来？”卓一航微微一笑，心道：男女之情，奇妙无比，你还是个黄毛小丫头，如何懂得？何绿华续道：“玉罗刹喜欢打架，是吗？”卓一航点了点头，道：“若不是她喜欢找人比试，也不致惹出这么多麻烦了。”何绿华又道：“你不喜欢打架，是吗？”卓一航又点了点头。

何绿华格格笑道：“可不是吗？你们两人性子根本不同。她是有名的‘魔女’，你却像个文雅的书生。怪不得她和你闹翻，本就合不起来嘛！”

卓一航怔了一怔，这话说得也有几分道理。又怕她口没遮拦，被玉罗刹暗中听见。心中一烦，热气更冒。急道：“不要再提玉罗刹了，好吗？”何绿华微微一笑，道：“那么我给你拉胡琴唱歌给你听，我爹爹心烦的时候，也是喜欢听我唱歌的。”

卓一航心道：只要你不胡言乱语，唱什么都好。便点了点头。何绿华拿

出哈萨克人送她的那把胡琴缠问卓一航喜欢听什么？卓一航：“你就唱一支欢快的江南小调吧。”

何绿华理好琴弦，边拉边唱道：莫不是雪窗萤火无闲暇，莫不是卖风流宿柳眠花？莫不是订幽期，错记了荼蘼架？莫不是轻舟骏马，远去天涯？莫不是招摇侍酒，醉到谁家？莫不是笑谈间恼着他？莫不是怕暖嗔寒，病症儿加？万种千条好教我疑心儿放不下！

这调子本是江南一带的歌妓从《西相记》的曲调变化出来的，描写张生远去之后，久久不归，莺莺惦记之情。只因文词活波风雅，故此流传民间，大家闺秀也欢喜唱。何绿华见他说欢喜欢快的调子，便随口唱了出来。卓一航妙解音律，不觉轻轻叫了一声：“练姐姐。”

何绿华不禁噗嗤一笑，道：“你说不提玉罗刹，你自己又提了？喂，听说玉罗刹美若天仙，可是真的？”

卓一航心道：“男女之情，岂是只因容貌相悦而起？”便道：“她现在白发满头，容颜非昔，要说美吗？她可还比不上你，可是……”正想解说为什么纵使玉罗刹又老又丑，自己也还喜欢她的道理，忽听得一声长笑，脆若银铃，帐篷上嗤的一声，玉罗刹割开一个裂口，跳了下来。

卓一航这一惊非同小可，“练姐姐”三字想叫却未叫得出来，只见她银丝覆头，容光仍似少女，柳眉一竖，眼如利剪，横扫了何绿华一眼，却仍是笑吟吟的道：“好俊的人儿，好美的琴声，为什么不弹下去！”卓一航急道：“这不关她的事，是我，是我……”正想说“是因我受了毒砂掌，她替我治。”哪知这么一说，误会更增。玉罗刹一声冷笑道：“是你，你好呀！”嗖的一声，拔出佩剑，朝卓一航分心便刺。

原来卓一航漫游草原的时候，她己到慕士塔格山的驼峰看过辛龙子守护的仙花，虽知这仙花要几十年后才开，可也感念卓一航意念之诚，因此也到草原追踪，不料今晚相见，却刚好见到他赤裸上身，听何绿华拉琴；又听到他和何绿华谈论自己的容貌，这一下爱意反成怒气，恨极气极，不由得拔剑出鞘。

何绿华惊叫道：“玉罗刹，你这是干什么？你杀了他，没人救我的爹，我可要和你拼。”拔剑闯上。

卓一航迈上一步，挺胸迎接剑尖，苦笑道：“练姐姐，能死在你的剑下，在我是求之不得！原来你爱我还是如此之深！”玉罗刹面色一变，急忙缩手，何绿华剑到后心，被她随手一撩，飞出帐外。

这刹那间，玉罗刹心头浪涌，是爱是恨，亦己难明。卓一航向前一扑，拉她衣角。玉罗刹凄然笑道：“你是官家子弟，正派掌门，拉我这个草野女子做什么，你随她回武当山去吧！”轻轻一跳，卓一航扑了个空。玉罗刹的影子又不见了。

卓一航颓然跌倒，何绿华莫名其妙，道：“咦，玉罗刹怎么这样大的脾气啊！”她天真无邪，竟是连想也想不到玉罗刹会吃她的醋。

正是：琴声飞大漠，听者倍关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漠漠黄沙　埋情伤只影　迢迢银汉 传恨盼双星

三日之后，已是七巧之期。风砂堡中，群豪集聚，龙蛇混杂。有天龙上人和他门下弟子；也有天山南北的各路英雄。堡主成章五拣这日重立香堂，意图在塞外再干下一番事业。

典礼过后，己近黄昏，堡外风沙呼啸，堡中却和暖如春。成章五、霍无仲与哈萨克名武师隆呼雅图及天龙上人闲坐商谈，隆呼雅图道：“ 成堡主，你到了草原这么多年，我们都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我们并不仇视汉人，只奈那白发魔女委实欺人，不把我们塞外英豪放在眼内，这口气不能不吐。 ”

天龙上人笑道：“ 谅那白发魔女也不是三头六臂，我们四人随便一个已够她斗了，何况还有许多好汉与她为仇。想那白石道人也曾夸过海口说塞外没有高手，结果还不是被我们擒回来了。谅那白发魔女也厉害不到哪里去。 ”

隆呼雅图笑道：“ 成堡主，武当掌门若来赴约，你将他打倒，可真是大大露面之事。 ”成章五用意也是想趁重建香堂之日，打倒一个名手，树立威风。他之约卓一航比试，其实正是因为卓一航乃武当派掌门，正是挑战的最理想人选。并非他和卓一航有什么仇。

天龙上人道：“ 可不知他敢不敢来。 ”霍元仲道：“ 他师叔在此，一定会来。卓一航并不难斗，成堡主定可操胜券。武当派气焰骄人，待会成堡主将卓一航击倒之后，咱们再把白石道人拉出来，各赏五十皮鞭，将他们赶出回疆，好叫关内英雄也同声一笑。 ”

成章五道：“ 霍兄之言，甚合我心。卓一航不比白发魔女，可以饶他一命。 ”

天龙上人道：“ 卓一航和我们可有点过节，成堡主在赶走他之前，我可还要和他谈论。 ”

黄昏日落，成章五在堡内摆下筵席，大宴群豪，四边墙壁，都插有粗如人臂的大牛油烛，把场子照得通明。众人纷纷向成章五道贺，谈论卓一航敢不敢来。

酒过三巡，外面把门的堡丁进来，献上一张犀牛皮贴子，上面写着：武当派门下弟子卓一航答拜。犀牛皮极厚，普通的刀子也割不开，那几个大字却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指头划出来的。成章五见了，哼了一声，立刻叫人开门迎接。

且说卓一航虽因情海翻波，伤心之极；可是为了要救师叔，仍然依期而来，投下贴子之后，便和何绿华大步迈进。

只见场于堆满了人，有一群喇嘛个个怒目相向；还有霍元仲和神家兄弟也杂在人群之中，卓一航傚然不惧，何绿华也神色自如紧紧跟随。

成章五越众而出，道：“ 风砂堡主成章五敬候，卓先生果是信人。这位小姑娘是谁？ ”卓一航道：“ 她是我白石师叔的女儿。 ”

伸手一拉，各运内力，相持不下。成章五哈哈一笑，道 :“ 请先饮三杯！ ”卓一航放开了手，道 :“ 多谢堡主盛情，美酒慢领，请先把我的师叔放出来！ ”

成章五哈哈笑道：“ 这个容易。难得武当掌门到此，我老儿可想先领教几招。 ”卓一航道 :“ 堡主是前辈英雄，既要赐教，卓某岂敢推辞？不过…… ”横眼一扫全场，道：“ 咱们还是先讲好的好，我可只和堡主打交道，这么多的英雄好汉，请恕我招呼不周了！ ”意思是要照武林规矩，以一敌一，定个赢输。

成章五又哈哈笑道：“ 承掌门赏面，瞧得起我，老朽实是惶愧，这个拜贴…… ”说到此处，拿起那张犀牛皮，卓一航道：“ 荒漠旅途无纸笔，只好猎了一头犀牛，剥它的皮，权充拜贴，叫堡主见笑了。 ”成章五摇摇手道：“ 不是这个意思。想武当派威震中原，老朽如何敢收掌门的拜贴？ ”随手一抓，将那张犀牛皮抓得四分五裂，放在掌心一搓，再放开手时，那张犀牛皮竟像卷成了一个纸团，给成章五抛出很远。卓一航惊然一惊，心道：这老儿的鹰爪功也算得是上乘的了，不可轻敌。

成章五显了这手，正想下场，人群中忽然闪出一个少女，叫道：“ 爹爹，待女儿先玩一场。久闻武当剑法，天下无双，我想先向这位姐姐请教，开开眼界。 ”这少女正是成章五的女儿，名叫成掌珠。

成章五持须一笑，道：“ 也好；我们招待掌门，也不该冷落了这位姑娘。你就向她好好请教吧！ ”

何绿华一肚子气，见成掌珠指名索战，也不推辞。两人下了场子，一个用刀，一个使剑，寒暄几句，便动起手来，两人都是十六八岁的小姑娘，一个白衣红裙，一个青色猎装，红白青三色飞扬，两个小姑娘像粉蝴蝶般扑来扑去，功夫虽非上乘，神态却是好看之极！

何绿华剑走轻灵，穿来绕去；成掌珠却是刀沉力重，赛过男儿。两人斗了五七十招，何绿华不敢硬接兵刃，成掌珠却也所不到她。两人各有擅长，倒是难分高下。

成章五一面看一面微笑，心喜女儿虽然从未和人正式对打过，却也不错。哪知成掌珠就吃亏在从无对敌的经验，五七十招一过，被何绿华看出破绽，沉剑一引，待成掌珠一刀磕下，手一中剑突然一提一翻，青光闪处，一招“ 樵夫问路 ”，刷的向对方“ 华盖穴 ”扎去，成掌珠慌忙使个“ 横架金梁 ”，横刀力磕，哪知何绿华这招却是虚招，青光再闪，娇喝一声：“ 撤刀！ ”剑锋刷的指到手腕，成掌珠急忙松手退闪，那口刀呛当当丢了下地。杏脸羞红，跑回父亲身旁。

成章五道：“ 武当剑法果然妙绝，小女不知自量，见笑方家。还是咱们下场吧。 ”卓一航道声：“ 好！ ”成章五却端起酒杯，连喝三杯，笑道：“ 贵客远来，未尽杯酒，如何使得？干了此杯再下场吧！ ”蓦然双手齐扬，一杯酒和一柄叉着牛肉的小叉，一齐向卓一航面门飞来！

卓一航双指一伸，将那杯酒一勾一旋，旋到口边，口一开，又把那柄飞叉咬着，吃了牛肉，吐出飞叉，将酒倒入口中，掷杯笑道：“ 谢堡主！ ”与成章五相对拱手，双双奔下场心。

这一战与刚才小儿女的相搏，大是不同。只见成章五双臂箕张，向外一展，搂头疾抓，卓一航竟不避招，倏然转身，刷的一剑，便刺敌人软肋。成章五喝声：“ 来得好！ ”往旁一个滑步，身形一俯，左掌直插咽喉，右手横肢撞胁，卓一航腾身一跳，刷刷两剑斜削了来，成章五身驱一翻，运退步连环掌法，半攻半守，俨如神鹰盘旋，龙蛇疾走，卓一航一连数剑，都落了空！

成章五暗暗吃惊，料不到卓一航不过三十多岁样子，剑法火候都极老到，两人全神贯注，不敢轻敌。成章五双掌翻翻滚滚，忽扫忽拍，忽抓忽戳，掌风激荡，须眉俱张，卓一航一剑回旋，疾如鹰隼，剑气纵横，变化莫测。只见掌风到处，沙石飞扬，剑气冲霄，人影莫辨。斗到了一百来招，兀自不分胜负。

成章五功力较高，但卓一航剑势绵密，却也攻不进去。又斗了一阵，成

章五心中焦躁，奋力强攻，激斗之中，飞身突起，五爪如钩，抓卓一航顶心，卓一航一剑上燎，成章五竟然在半空中身子一屈，一掌荡开卓一航的剑势，仍然飞抓上来，卓一航大吃一惊，急展燕青十八翻的功夫，伏地三滚，才避开了成章五一抓，风砂堡众，哈哈大笑，吃过卓一航之亏的副堡主更纵声大笑道：“哈，你们看到了没有？好一个乌龟爬地！”

卓一航闷声不响，挺剑再斗，过了一阵，成章五又用前法，飞身纵起，扬爪下擒，卓一航身子突然斜掠，剑尖一掠，成章五依样葫芦，左掌劈下，右爪一拿，哪知掌风到处，扑了个空，卓一航长剑一拖，反手一削，又狠又疾，就像在夜空中闪过一道电光，成章五大叫一声，头下脚上，疾冲出三丈开外，接地之际，才一个筋斗翻了过来，缠着手腕护手的皮套已被割开，幸好人还未伤。风砂堡众人相顾失色，何绿华也纵声笑道：“哈，你们看到了没有？好一个老狗翻身！”

成章五叫道：“一抓一剑，各不输亏，再来，再来！”飞身又扑，剑掌再度交锋。卓一航细心防备，斗了二三十招，却未见他再施前技。

原来成章五飞身一扑，乃是鹰爪功的精华所聚，厉害非凡。功力最深的可以在半空中转折回旋，屈伸如意，扑下来时，就真如巨鹰扑兔一样，无可回避，可是成章五尚未修到上上的功夫，只能在半空中一个回旋，所以后来卓一航使出达摩怪招，立刻还刺了他一剑。

卓一航虽然只识几招达摩剑式，但用于应付成章五的飞擒突袭，却是功效非常，成章五试过吃亏，不知他的虚实，竟然不敢再用这门绝技。

成章五不用飞擒扑击的绝技，卓一航也不用达摩剑式，这样一来，仍变成了武当派的七十二手连环剑法斗他的鹰爪功擒拿掌法，恢复了先前的状况，成章五虽然功力较高，可是卓一航却胜在年轻力壮，久战不衰，加上成章五使不出绝技，心中已怯，锋芒渐减，大不如前。天龙上人皱起眉头，何绿华看得大为高兴。

再斗了三五十招，卓一航渐抢上风，天龙上人忽然跃下场子，双掌一分，喝声：“住手！”卓一航突觉一股猛力推来，急急闪开，冷笑道：“成堡主，这是怎么个说法？”

天龙上人道：“你们斗了许多时候，仍是不分上下，就算平手了吧。”卓一航一想：彼众我寡，也不好大过扫他面子，便道：“多谢堡主手下留情，卓某幸未落败，我的师叔可以放出来了吧？”

成章五面色尴尬，支吾难答，天龙上人道：“那是你和成堡主的事，我本来不好干预，可是我和你也有点小小过节，我敢冒昧请成堡主准允，将两件事情拼在一起，你我的帐算清之后，天龙派从此不向你寻仇，白石道人也放还给你。”

卓一航心念这场恶斗无可避免，朗声问道：“如何算法？你们天龙派人多势众，若要群殴，那么卓某将头奉送给你，抵你师弟徒弟的命便罢！”心念天龙上人也是一派宗祖，自己先用说话将他镇住，谅他不敢不要面子。

天龙上人果然笑道：“你是武当派掌门，我是天龙派教主，旗鼓相当，何必旁人相助。你若胜得了我，白石道人决少不了一根毫毛。可是你若输了，也得依我们的规矩。”

卓一航道：“什么规矩？”天龙上人道：“我们西域的浮屠弟子，素来有一个规矩，不论是辩论佛法，或比试武功，输的那方，一是投降胜方，自愿做胜方的弟子；若然不愿做得胜者的弟子，那便要将头割下，以赎罪葱。”

卓一航怒道：“ 你我比试便是。何必多言，我若输了，人头奉送。 ” 天龙上人哈哈笑道：“ 好，一言为定，列位英雄作个见证。斟两杯酒来！ ”

天龙派门下弟子捧上两杯满满的酒，卓一航道：“ 不必多阻时候，喝什么酒？ ” 天龙上人道：“ 我们西域规矩，临死诀别，必得尽一杯酒，听说你们关内的规矩，死囚待决，狱卒也得敬他三杯。咱们二人决斗下来，总有一个要死，理应互敬一杯！ ”

卓一航大怒，端起酒杯，照面劈去，就在同一时刻，天龙上人哪一杯酒也照面劈来，卓一航想煞他气焰，心念一动，卖弄了一手上乘功夫，左掌向前一推，运掌力压着酒杯，纵身一跃，将那酒杯取了过来，杯中酒竟然丝毫未滴！卓一航一口喝尽，以为必然有人喝彩，哪料满场鸦雀无声，卓一航纵目一看，不觉大惊失色！

只见天龙上人伸长颈子，向空中吹气，那酒杯被他吹得向上腾起，落不下来，见卓一航望他，这才笑道：“ 贵客既干了杯，我也该奉陪了！ ” 说话之际，空中的酒杯翻跌下来，酒如一条银线，从空射下，天龙上人张口一吸，吸得干干净净，抹抹嘴道：“ 葡萄美酒，好香好香！ ” 满场彩声雷动。

卓一航吃惊非小：天龙上人竟是远非他的师弟可比，内功在己之上。心中暗暗盘算抵敌之法，只听得天龙上人得意洋洋，微微笑道：“ 我们都是一派领袖，动手动脚，有失尊严，不如文比了吧？ ”

卓一航道：“ 怎么比法？ ” 天龙上人道：“ 我坐在台上，由你连击三掌，我不还手，若能将我击倒，你便赢了。 ” 这个比法，看来是卓一航占尽便宜，其实却是天龙上人的老谋深算。

原来天龙上人用杯酒试出他的内功不如自己，心中想道：卓一航剑法超妙，我虽能胜他，恐怕也要百招以外；不如用这个比法，三掌之后，立即胜他，何等光彩！

卓一航也想道：若与他硬拼，看来非他敌手，他既如此托大，我就试他一试。不信他是铁铸金刚，打他不倒。

当下两方愿意，天龙上人跳上高台，盘膝坐下，挺起一个大肚皮，宛如弥勒佛像，哈哈笑道：“ 武当派的大掌门，佛爷在此候教了！ ” 卓一航跳上台上，小臂一挥，划了一个半弧，呼的一掌，就向他的大肚皮击去，不料掌锋所及，犹如一团棉絮，而且有一股吸力，竟把自己的手掌紧紧裹住，卓一航大吃一惊，急把劲力一松，手掌顺他吸势，轻轻一推，斜斜的在肚皮上滑脱出来。天龙上人见吸不着他的手掌，也微微一惊，却哈哈笑道：“ 这是第一掌了，再来，再来！ ” 台下众人，纷纷拍掌！

卓一航略一思索，迈前一步，横掌一扫，这一掌不扫他的肚皮，却劈他的面门，心中想道：“ 任他内功多好，也不会练到面皮上来！ ” 哪知一掌劈去，天龙上人突然眉头一抬，“ 蓬 ” 的一声，硬接了卓一航一掌，卓一航掌锋所及，如触钢板，卓一航给震得倒退三步，几乎跌落台下，天龙上人也被震得屁股移过一边，挪了一个方位。不过有言在前，要将他击倒，才算得胜，他只移了一个方位，仍算他赢。台下众人，又是大声喝彩！

天龙上人大笑道：“ 只有最后一掌了，你若击我不倒，不做我的弟子，便要割下首级了！ ” 卓一航料不到他内功外功均是登峰造极，一时间想不出向何处落手，手掌挥在半空中将落未落。天龙上人甚不耐烦，喝道：“ 你怕死么？为何不打？ ”

堡后面忽然一阵喧哗，成章五喝道：“ 什么人胡闹？快入去看。 ” 台下

众人，仍是目不转睛，要瞧卓一航这最后一掌。

就在此际，堡内传来一声长笑，里面一大堆人，跌跌撞撞，捅奔逃出，卓一航大喜叫道：“练姐姐！”随手一掌，向天龙上人腰胁拍下，天龙上人忽觉胁下一酸，被卓一航轻轻一送，跌落台下。天龙上人莫名其妙，心中怀疑有人暗算，可是却看不出来，自己是一派宗祖，受人暗算而无法防备，说了出来，更是丢脸，只好鼓着一肚子气，忍着哑亏，腾身跳起。举目一望，但见一个白发女子，从堡内直跑出来，手持长剑，随意挥洒，被她剑尖触及的顿时倒地狂呼，霎眼已冲到场心，大群堡丁纷纷逃避，不敢近她身边。

成章五大叫道：“这是自发魔女！”和十几个有名高手，拔出兵刃，向前堵住，忽见后面还有一人，气呼呼的持剑跑出，大声喝道：“天龙妖僧、霍元仲老贼，吃我一剑！”这人正是白石道人，何绿华大喜叫道：“爹爹！”卓一航已跳下台，将她拉着，道：“不要冲上去，玉罗刹来了，我们绝能脱险！”

你道玉罗刹何以会突然而来，原来她在那晚听了何绿华之言后，见说白石道人被擒，第二日便去查探，始知成章五与天龙上人约了一大群人，对付自己，白石道人被擒，不过是个陪衬，不由大为生气，她虽然憎厌白石道人，至此也不能不救。何况她又探知卓一航在七夕之期，便将赴约，不管她心中有恨，总还不忍卓一航孤身送死。因此，便乘着卓一航在前面和他们相斗之际，悄悄地溜进堡中去解救白石道人。

玉罗刹轻功卓绝，来去无声，更兼一众高手，都在前面看卓一航与成章五及天龙上人比试，被她神不知鬼不觉溜入堡中，正苦于不知白石道人囚在何处，忽见墙角每隔不远，便有黄泥所画的箭头，玉罗刹甚为奇怪，心道：“不知是哪位高手，先我而来？”依着箭头，一路找去，果然找到了白石道人的囚房，玉罗刹击晕看守，将白石道人的镣铐削断，懒得听他道谢，便先跑了出来。正遇着卓一航第三掌将要击下，玉罗刹乘着混乱之际，偷发了一枚她的独门暗器“九星定形针”。飞针极小，天龙上人又正在全神贯注，防卓一航的第三掌，因此丝毫没有发现。

再说白石道人那日在大沙漠风沙之际，被天龙上人与霍元仲合力所擒，囚在堡中多日，气闷非常，又突然被玉罗刹所救，更是难以为情，冲了出去，便立刻奔向天龙上人，要和他再决生死。玉罗刹却轻轻一笑，纤掌一挥，冷不防将白石道人挥出一丈开外，令白石道人几乎跌倒。白石道人料不到玉罗刹救了他却又令他当场出丑，瞪大了眼，只听得玉罗刹冷笑道：“白石道人，你不是他的对手，乖乖的站过一边吧！”白石道人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但一来是她所救，二来大敌当前，却也不敢回嘴，满腔怒气，都要忍着！

天龙上人见玉罗刹威势，也自心寒，但当着众弟子面前，仍得硬着头皮骂道：“白发魔女，别人怕你，我不怕你！来，来，来，佛爷和你斗三百回合！”玉罗刹盈盈一笑，丝毫不像要和他对敌的样子，天龙上人怔了一怔，破口骂道：“佛爷是百炼金刚，岂是你这厦女所能诱惑！”不料玉罗刹一笑之后，淡淡说道：“你真的不怕我么？你真的是百炼金刚么？你试摸摸你腰脊骨，自下数上的第七节看！”天龙上人由不得伸手一摸，只觉又痒又痛，大怒喝道：“你这魔女，原来是你暗算佛爷！”拔出拂尘，便想拼命，玉罗刹又是轻轻一笑，说道：“你中了我的暗器，若然不再动怒，不再用力，回去静养七七四十九天，以你这点道行，还可以自己运气将暗器迫出来，你若还要动气，不必我再出手，三日之内，便是你的死期！”说完之后，蓦然反

脸一喝：“念你是一派宗主，修练不易，饶你一死，你还不快滚么？”这一喝刺耳钻心，天龙上人不由自己的打了一个寒噤，心想：性命交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回身便退，天龙派的弟子一哄而散，跟着教主逃出风砂铁堡。

成章五气得面色青白，料不到天龙上人如此脓包，只见玉罗刹眼珠滴溜溜一转，又笑道：“风砂堡主，你邀集了这么多人，为何还不动手？哈，神大元，神一元，你们这两个宝贝也在这里，我和爹爹曾两次饶你，今番可放你不过，霍元仲，你也在这里么？南高峰上的教训，你就这样快忘记了么？”

神大元大叫道：“这魔女心狠手辣，而今骑虎难下，大家和她拼吧！”成章五不知厉害，把手一挥，十几二十名高手一拥而上，玉罗刹一声长笑，转眼之间，刷刷刷接连三剑，将三名好手刺翻地上，成章五一抓扑下，玉罗刹道：“好，试试你的鹰爪功夫！”左掌往上一勾，成章五虎口流血，剧痛难当，挣脱之后，大怒喝道：“众兄弟一齐围上，纵然身死；不能受辱！”堡内群豪虽然个个心惊，堡主令下，却都视死如归，人人争上。

玉罗刹点了点头，心道：看来这堡主还深得人心。副堡主是点穴名家，判官笔乘空偷袭，玉罗刹直像背后长着眼睛，反手一点，又笑道：“也试试你的点穴功夫！”副堡主大叫一声，当场跌倒，堡丁急忙将他抬出。

这时堡内群豪已将玉罗刹、白石道人、卓一航、何绿华四人都包围起来。成章五率神大元等七八名一流高手，紧紧缠着玉罗刹，玉罗刹虽然厉害，对方人数大多，一时间却也冲不出去。只仗着绝顶轻灵的身法，在兵刃交击缝中，穿来插去，一有机会，便立刻将武功较弱的刺翻地上，霎时间号叫之声四起，成章五气红了眼，紧紧包围，死战不放。白石道人在人丛中追觅霍元仲，卓一航则因何绿华武功最弱，一柄剑龙飞凤舞，紧紧傍在何绿华身边。

混战中，五罗刹数度在卓一航身边穿过，看也不看他一眼，卓一航连声叫道：“练姐姐，练姐姐！”玉罗刹振剑力战，毫不理睬。激战中卓一航不敢分心，不能解释，只有心中暗自悲哀。

白石道人在人丛中觅着了霍元仲，一肚子气都发泄在他身上，运剑如风，狠狠追击。岂知霍元仲身手也甚不弱，即算以一对一，他虽略逊于白石道人，也可抵挡百数十招，何况在众寡相敌的情况下，白石道人更不易得手，方斗了五七招，哈萨克的名武师隆呼雅图斜刺冲到，手举铁椎，当头疾劈，隆呼雅图功夫不在成章五之下，一连三椎，打得白石道人手忙脚乱，霍元仲乘势刷刷两鞭，连抽白石道人左右腰背，将白石道人衣裳打得碎成小片，腰背泛起两道血痕，霍元仲哈哈笑道：“两鞭还两剑，不收你的利息了！”收鞭闯出人丛，一溜烟般如飞溜走。从此隐居，再也不理闲事。

白石道人气炸心肺，狂冲猛刺，伤了两人，却又被隆呼雅图挡着，玉罗刹叫道：“你还不快快回来与我们联手，想找死么？”白石道人双瞳喷血，偏不闯回，被隆呼雅图联合几个高手一阵猛攻，险象环生，几遭不测，卓一航、何绿华双剑抢救，卓一航这时的武功已在师叔之上，一连几招达摩剑式，怪异狠疾，伤了几人，抢到白石道人身边，玉罗刹看了也暗暗称赞，但亦怕他有失，急忙杀开条路，又和白石道人等联在一起。

这时天龙派的溜走于前，霍元仲溜走于后，风砂堡这边，实力大减，激战中卓一航又叫了两声“练姐姐！”玉罗刹忽道：“一航，好好护卫你的师叔，不要让他再给人伤了。”卓一航忽听得她出声答话，如奉纶音，不暇细想，慌忙答道：“是！我听姐姐吩咐，不能再让师叔给人伤了！”白石道人

双眼翻白，几乎气死！何绿华连问他两声：“爹，你的伤碍事么？”他也如听而不闻，闭嘴不答，何绿华见他神色骇人，低低对卓一航道：“爹似是疯了。咱们紧护着他！”卓一航点了点头，一柄剑夭矫如龙，不离白石道人身后。

玉罗刹嘱咐了卓一航之后，一声长笑，脚尖二点，身子突然腾空飞了起来，从成章五等人的头顶飞越过去，在半空中挽了个剑花，向神大元猛刺，神大元吓得慌了，回身一避，反手一抓，神大元的野狐拳本来也是武林一绝，厉害非凡。可是玉罗刹自到塞外之后，潜心研习师父所留下的剑谱，剑法已到出神入化之境，神大元扑前一抓，被她乘势一剑，直透后心，神一元要待走时，又被她朝着后心一踢，顿时呕出黑血，仆地身亡！

玉罗刹哈哈笑道：“风砂堡主，神家兄弟比你如何？你尚不知进退，我可要大开杀戒了！”成章五怒道：“我岂是畏死之人！”竟然迎着玉罗刹剑尖，挥掌猛击！

玉罗刹肩头一缩，左手轻轻一带，成章五脚步不稳，踉踉跄跄地冲过一边，转眼之间，玉罗刹又刺伤了数人，成章五心中大痛，叫道：“你杀伤我一众兄弟，我与你是除死方休！你不必手下留情，杀过来吧，我死也得与众兄弟同死。”玉罗刹身形快极，霎忽之间，又伤了几人，成章五追之不及，想与她拼死，也不可能。

玉罗刹忽然笑道：“风砂堡主，我何曾杀了你的弟兄？”成章五愤怒之极，望着满场翻滚呻吟的弟兄，大声喝道：“你这魔女还说风凉的话儿！”纵身追她，忽听得一阵木鱼声响，“阿弥陀佛”之声在耳边响了起来，成章五纵目一望，只见一个和尚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沉声念道：“阿弥陀佛，冤家宜解不宜结，请快停了干戈斫伐之声！”

成章五邀来的天山南北高手，有过半认识这个高僧，不禁同声呼道:“晦明禅师！这魔女杀人如草，请快来相助！”玉罗刹微微一笑，道：“岳鸣珂，原来是你！”

众人见玉罗刹和晦明禅师招呼，更是吃惊。晦明掸师击了一下木鱼，合什说道：“阿弥陀佛，两边都停手了吧！！”

晦明禅师到天山已有八年，武功既是深不可测，人又谦和平易，天山南北英雄无不服他。见他一说，纷纷跳出圈子，只有成章五还不肯干休，披头散发，狠狠追击，要和玉罗刹拼命。晦明禅师合什喊道：“堡主住手，她并没有说错，你手下弟兄，并无一人丧命。伤了的我替你救，请瞧在贫僧面上，住手了吧！”

风砂堡主愕然住手，道：“伤得如此之重，还能个个都救活吗？”晦明禅师道：“她虽号称魔女，其实心中却还存着一点慈悲。她的剑尖刺的都是关节，虽然不能起立，却非致命之处。我有上好天山雪莲配制成的碧灵丹，开水内服外敷，痛楚立失，不须一个时辰，便可行动如常。”

晦明禅师取出了数十颗碧灵丹，交与未伤之人，叫他们一同救治伤者，片刻之后，果然一个个都站了起来。

玉罗刹笑道：“鸣珂，这次又是我遭人骂，你充好人了。你别得意，将来我还要与你比剑！”

成章五忽然向玉罗刹兜头一揖，长叹一声道：“今日我方知天外有天，这香堂我决把它散了，从此不再争强！我还要谢你手下留情！”

晦明禅师笑道：“瞧，这不是有人向你道好了？”回头向卓一航笑道：

“这里事情已了，贫僧也该走了！你们这对欢喜冤家，也该和好了吧？”话刚说完，忽见玉罗刹面色大变。厉声喝道：“卓一航，你这武当派的得意弟子，还不随你师叔回山去么？”卓一航骇道：“姐姐，你听我说……”碍于白石道人父女在旁，不好解释那晚之事，讷讷说道：“姐姐，不管你对我如何，我己是决心终老边荒，追随你了！”玉罗刹冷冷一笑，忽见白石道人双颊火红，突然朝她一揖！

玉罗刹一闪闪开，冷笑道：“我乃邪派魔女，怎敢受武当五老之拜！”白石道人哑声叫道：“这一拜是谢你相救之恩，但我也不白领你的情。我们本来要一航回山掌门，现在我一肩担起，将他让与你了。一航，从此你与武当派两无干系，终生服侍你的练姐姐吧！”卓一航嗫嚅道：“师叔；这是什么话？”

白石道人携了女儿如飞奔跑，玉罗刹连连冷笑，何绿华却回头道：“玉罗刹，你可得好好待我大哥，不要逞强欺负他！”玉罗刹微微一愣，欲待问时，何绿华已随白石道人奔出。

卓一航呆若木鸡，他受紫阳道长栽培抚育，虽然十多年来，因与玉罗刹相恋之事，为同门所不谅，可是一心都还想报答本门，岂料白石师叔却要把他逐出门墙，这怎能不令他心痛。他却没有想到，他的掌门，只有同门人公决，才能免掉。白石道人根本没有权力将他逐出门墙。

王罗刹心灰已极，想起十多年来的波折，如今头发也白了，纵许再成鸳侣也没有什么意思。玉罗刹的想法就异乎寻常女子，在她想和卓一航谈论婚嫁之时，便一心排除万难，不顾一切。到如今几度伤心之后，她觉得婚嫁己是没有意思，也就不愿再听卓一航解释，宁愿留一点未了之情，彼此相忆了！

卓一航话未说完，只见玉罗刹已飘然而去，卓一航狂呼追赶，哪里追赶得上？但见天上是耿耿银河，地下是黄沙漠漠，玉罗刹的影子又不见了。

卓一航失声痛哭，良久良久，忽觉有人轻轻抚自己肩背，轻轻说道：“情孽，情孽！”晦明禅师一直就跟在他的身后，让他哭得够了，这才出声慰解。

卓一航默然不语，和晦明禅师在沙漠走了一程，这才说道：“练姐姐此去，以后相见更难了！”抬头望天，天上双星闪耀，猛然记起，今夜正是七夕佳期，又不禁怅然叹道：“天上鹊桥聚会，人间劳燕分飞，老天爷也未免太作弄我了！”

晦明禅师也抬起了头，看牛郎织女星冉冉掠过天空，忽然问道：“你饱读诗词，可记得秦少游咏七夕的《鹊桥仙》一词么？”

卓一航情怀怅触，低声吟道：织云弄巧，飞垦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晦明禅师道：“可不是么？若她还对你有情，又何必朝暮相处。人间百年，天上一瞬，你若作如是观，则两情相谅之日，也并非地久天长！”两人踏着星光，穿过沙漠，牛郎织女垦升起了又落下了！

经过风砂铁堡一战，白发魔女威名远播，天山南北，无人敢再惹她，但大漠草原，却也再难见她的影子，她已隐居天山南高峰，最初几年还一年一度到唐努处作客十天八天，传飞红中武艺，以后就难得下山了。

卓一航送晦明禅师回到天山北高峰后，便回到慕士塔格山驼峰之上，辛龙子出来迎接，告诉他道：“数月之前，有一个白发满头的女子，攀上驼峰

探望。”辛龙子道：“我怕她毁坏仙花，上前喝问。她轻轻把我推开，对仙花看了好久，叹息几声，面上忽又现出微笑，终于走了。这女人好奇怪，师父，她可是你的朋友么？”

卓一航怅然叹息，过了好久，忽叫辛龙子上前问道：“你依实告诉我，你可知道这两朵仙花什么时候才开吗？”辛龙子道：“我问过爹爹，听爹爹说也许要五六十年！”

卓一航道：“好，将来我死了之后，你也要守着这两朵仙花。”辛龙子满腹疑团，见师父目中蕴泪，神色奇异，不敢发问。

是夜，又是淡月疏星之夜，卓一航独上驼峰，凄然南望，遥遥见南高峰高出云表，在那变幻的云海之中，似乎有一个人也在向他遥望。

卓一航叹了口气，十数年来情事，一一在他心头掠过：黄龙洞的初会，明月峡的夜话，武当山上的纠纷，大沙漠上的离别，历历如在目前，有仟悔，有情伤，有蜜意柔情，有惊心谣诼，最伤心的是往者已矣，来者又未必可追，所能做的，也只有夜夜在此相望罢了。

卓一航想得如醉似痴，看着头顶上空的星星，想起飞红中所转达的玉罗刹的话，只觉玉罗刹就像头顶上的星星，离自己像是很近又像很远，心潮浪涌，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不觉用剑在石壁上刻下了一首律侍，诗道：

别后音书两不闻，

预知谣诼必纷纭，

只缘海内存知己，

始信天涯若比邻；

历劫了无生死念，

经霜方显做寒心！

冬风尽折花千树，

尚有幽香放上林。

刻了之后，放声吟诵，余音袅袅，散在山巅水涯，天上的北极星又升起了！